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十字架与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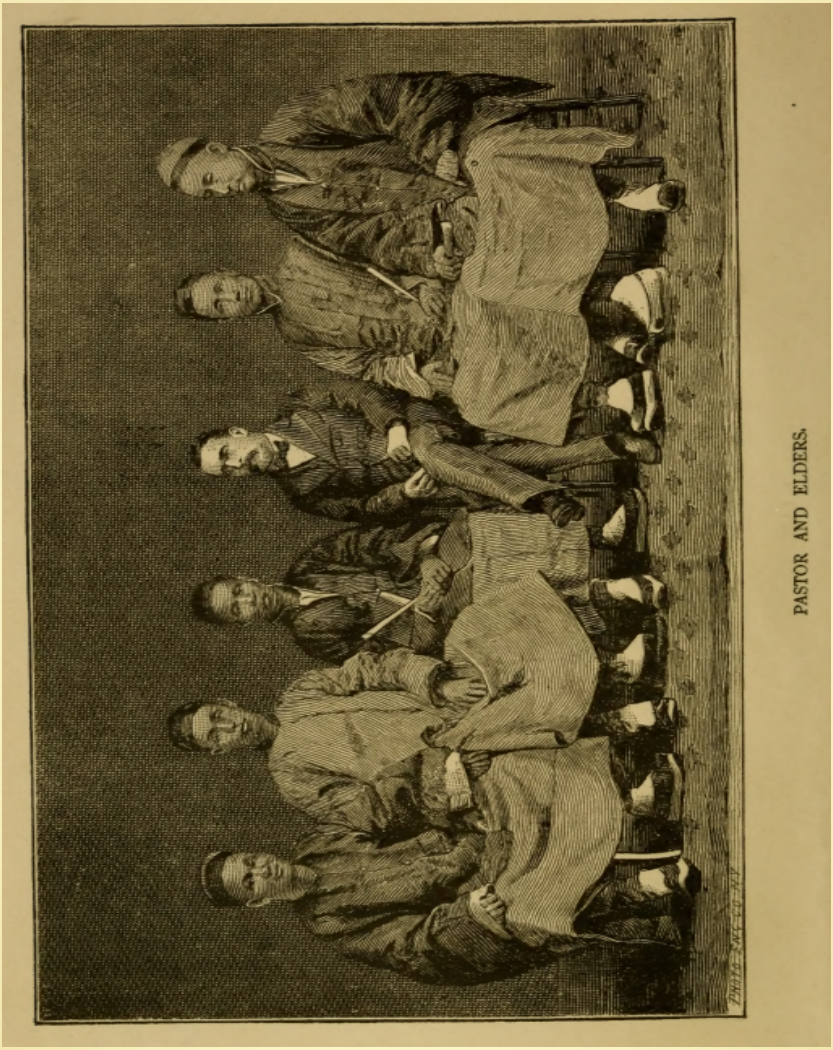
远东之光

本杰明·亨利 著

十字架与龙

远东之光

本杰明·亨利（Benjamin Couch Henry）著



图一 牧师与长老

目　　录

前言 11

第一章　辽阔的东方及其人口 20

第二章 接近民众的便利 36

第三章 人民的若干特征 48

第四章 孔子与儒家 75

第五章　中国的佛教 92

第六章　道教 110

第七章　祭祖与风水 133

第八章 节日、娱乐与民间传说 161

第九章　广州差会史略 179

第十章 差传工作的现状 201

第十一章　外国宣教士 219

第十二章　宣教士讲道 236
第十三章　教育工作 253
第十四章 医疗事工 270
第十五章 妇女事工 287
第十六章 为孤儿与被弃者的工作 301
第十七章 本土同工 312
第十八章 本地信徒 328
第十九章 皈依者的试炼 346
第二十章 信心的考验 364
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的奉献与自养 379
第二十二章 旅人的批评与罗马天主教差会 394
第二十三章 教授英语 411
第二十四章　广州基督教书院 420
第二十五章 当前展望 437

第二十六章　向内地推进 448

插 图 目 录

图一	牧师与长老（Pastor and Elders）	卷首	 4
图二	广州差会地图（Map of Canton Mission）	卷首	 16
图三	广州城图（The City of Canton）	第一章	 20
图四	太平门（The Great Place Gate）	第一章	 25
图五	拖鞋船（A Slipper Boat）	第二章	 36
图六	舢板（A Sam-pan）	第二章	 37
图七	绅士与儿子（A Gentleman and Son）	第三章	 48
图八	穷人（Poor People）	第三章	 49
图九	佛教方丈（A Buddhist Abbot）	第五章	 92
图十	佛教尼姑（A Buddhist Nun）	第五章	 93

图十一 道士像（A Taoist Priest）	第六章	 117
图十二 道观中的神像（Idols in Taoist Temple）	第六章	 128
图十三 中国戏台（A Chinese Theatre）	第八章	 161
图十四 长老会差会大楼（Presbyterian Mission House）	第十章	 201
图十五 广州十三行礼拜堂（Treasury Street Chapel, Canton）	第十一章	 219
图十六 集镇（A Market Town）	第十一章	 221
图十七 吸食鸦片（Opium-Smoking）	第十三章	 253
图十八 育婴堂的孩子们（Children in the Orphanage）	第十六章	 301
图十九 好运宝塔（A Good-Luck Pagoda）	第十七章	 312
图二十 中国新娘（A Chinese Bride）	第十九章	 346
图二十一	第二十一章	 379

广州北郊一景（A Scen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anton）

图二十观音像（The Goddess of Mercy） 第二十二章 404

图二十海南岛地图（Hainan Island） 第二十六章 448

《十字架与龙：或，广袤东方之光》前言部分

本书原名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十字架与龙：或，广袤东方之光》），著者为在广州传教十年的亨利牧师（Rev. B. C. Henry，中文名香便文），附约瑟夫·库克（Joseph Cook）所作引言，由纽约安森·D. F. 伦道夫公司（Anson D. F. Randolph and Company，百老汇900号，二十街街角）于1885年出版；版权页标注1885年版权归该公司所有，由剑桥约翰·威尔逊父子公司（John Wilson and Son）的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印制。

献 词

谨将此卷深情地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早年得蒙造就、为毕生事工做好预备，全赖他们舍己的爱。

序 言

中华帝国幅员辽阔、风土殊异，人民众多而习性独特；与各国人士的频繁往来正将其内陆疆域广泛敞开；学者与专家的研究考察，又揭示了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风俗与物产的浩瀚信息——因此，要在一卷之中对全貌作一瞥之观，已不可能；是时候分而治之、逐段研究了。循此计划，本书取帝国南部一隅，就其进步之某一特征加以论述。

广州——土著读作广东（Kwong-Tung）——字面意思是"广袤的东方"；广西（Kwong-Si）则是"广袤的西方"。

书名表明本书内容之性质。龙是中国之国徽，在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中国的宝座是龙椅；国旗是黄底蓝龙旗；士子科举高中，便是"跃龙门"。龙在地也在天：在地，龙掌管吉凶祸福之气运；寻得"龙脉"——吉气之所流——成了至关重要的大事。龙与中国人的诸多信仰风俗交织

缠绕，正如十字架是基督教一切的象征，龙便成了中国一切特性的象征。

自我从广州归来前后，许多人曾当面或致信向我询问，由此我深信，许多人渴望获得关于中国南方传教事业的确切信息。我对该地区传教事业现状与前景的了解，也使我深信：为了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教会尤其应当尽可能充分地了解那里正在做的工作。为满足这种对信息的需求，也为服侍我所献身的事业，本书得以成书。我在广州的生活，使我有最充分的机会观察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纵使呈现或有不完美之处，关于这项事业之广度、重要性与进展的宏大事实却无可置疑。

我的目标是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不区分参与其中的各教会与各差会；但因我隶属长老会，对其工作的细节与事迹更为熟悉，或许会显得对该差会的运作着墨较多。然而这绝非出于抬高一家、贬低他家之心，更不是要把众人的荣耀归于一家。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已尽力从各差会搜集尽可能多的统计数字、史料、重要事实与事迹，并本着

良心，以公正之心呈现这项工作——这是众人同心合意参与的伟大事业。

关于中国信仰体系的论述，我参阅了卫三畏（Williams）、理雅各（Legge）、艾约瑟（Edkins）、欧德理（Eitel）、花之安（Faber）诸位博士的著作，并屡加引用。地名、人名一般采用粤语读音，因其对直接相关者而言更易理解。

亨利（B. C. H.）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884年11月1日。


MAP OF
CANTON MISSION
Scale:
Explanation of Signs
GULF OF TONQUIN
PENINSULA OF LEICHOW

图二 广州差会地图

引 言

一条灰蓝色的大河，满载着收拾得格外整洁的船只，船上住着人家；一片开阔起伏、碧绿肥沃的田野，耕作精细；宝塔在风和日丽中俯瞰着过往的轮船与帆船；一座规模宏伟的城墙之城，低矮的棕红屋顶绵延，前面是熙攘的码头——这便是我忆及初抵广州时浮现眼前的画面；我有幸作本书作者的座上宾，他以一系列深刻而权威的篇章论述中国。

我们乘着轿子，穿过狭窄却整洁的街道，街道上挤满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参观了中国的庙宇、考场、主要商贸之地、学校、风景名胜、医馆、布道所；于是我的思绪中充满了无数新奇有趣的意象。

然而，最让我受益的，是闲暇时分坐下来向主人兼向导提问，或在他的客厅里盘问他二十多位英勇的同工——那时我学到最多。普林斯顿的詹姆斯·麦考什校长（James

McCosh）大名鼎鼎，成了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因为我的主人是普林斯顿新近的毕业生，满怀对古典学与哲学研究的热忱。每当他敞开知识的宝库，讲述那个他已献身终身、为其复兴而奉献的庞大帝国，我便觉得他最为出色。

至于中国人的心智、品格、政治、社会生活与宗教之谜，就我个人而言，除了与那些第一手研究这些课题多年的传教士交谈和阅读他们的著作，我找不到别的钥匙来解开。祝贺本书读者有幸借此机会，汲取关于重大问题的成熟见解——在这方面，普通的游记实在算不得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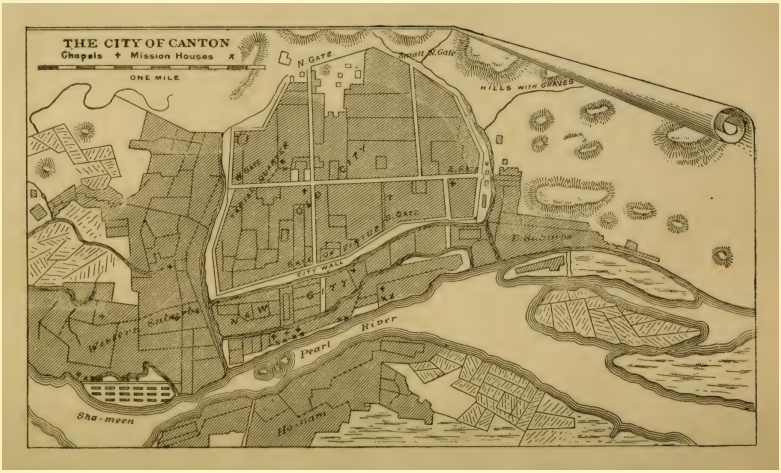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Gibbon）告诉我们，罗马在其鼎盛时期统治的不过一亿二千万人。中国的人口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西方文明形式的曙光、基督教的晨星，开始在这片土地资源丰富广袤的人群中升起。这本书生动描绘了东方长夜之后圣洁之光的破晓。儒教、道教、佛教与祖先崇拜的暗星与明月曾行过中国的长空，但东方的无垠灵性原野一直缺少太阳赋予生命的照耀。在它的激发下，这些原野孕育新

生的能力无疑是巨大的。当今世代眼前，没有哪一幅新的神圣景象比基督教无遮之日在远东的升起更值得研究。

约瑟夫·库克

波士顿，1885年2月20日。

第一章　辽阔的东方及其人口



图三 广州城图

广州（Canton）作为新教差会（Protestant Missions）最早进入中国的舞台，将永远在远东（Far East）基督教会（Christian Church）史上占据显赫的一页。

无论从商业、政治还是文化角度看，它都举足轻重；加之人口众多、民风易于接近，又扼守周边地区的形胜要冲，使它成为整个帝国最有希望、最具影响力的宣教中心之一。

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片奇妙的工场，纵使投入比现在全省传教士多出数倍的人力，也远不足以穷尽这片工场的可能，或把摆在眼前的机会利用到极致。

全城人口之众，恐怕不下于一百五十万，每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为公为私涌入，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全城宛如一座巨大的蜂巢，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忙碌人群，各自专注于自己的营生。他们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却很少喧哗，也很少争吵。

它是南方的大商埠，是各国人士因种种缘由云集的交会之地，是梅岭（Mei-ling Ridge）以南整个辽阔地区影响力的中心。

然而，我们事业的工场并不限于这座城市，而是延伸到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展开的广袤地域。借助地图和几堂地

理课，我们便能对这片土地的位置和范围有个大致的概念，这对我们日后细究各项工作大有裨益。

我们要考察的广州宣教区，不包括本省最东部的地区。那一带被连绵的丘陵山脉与中西部隔开，河流水系都汇向汕头（Swatow）港附近入海。

方言不同又是一道屏障，把那一带的人民与西边的同胞隔开。在这一地区，英格兰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s）和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s）正精力充沛地开展着兴旺的工作；只需参阅这两个差会旗下汕头差会（Swatow Missions）的报告，便可确信那里的圣工大有希望。

我们所关注的广州工场，包括广东省（Kwong-Tung）中部和西部的全部，以及相邻的广西省（Kwong-Si，亦作 Kwang-Si）的几乎全部（即使不是全部）。这片辽阔的土地，除西南一小部分外，都属于同一个庞大的水系，东西北各方无数支流都汇聚到省城附近。

这整片土地实际上都向宣教事业敞开。这句话虽然说得宽泛而绝对，但对于不熟悉此地、不明各地相对位置的人来说，却远不能传达真实情况。一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传教士的到来，或其助手长期居留工作，可能不会遇到严重的反对；但交通条件和沿途食宿可能很差，往来各地势必耗费大量时间，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所受的劳顿艰辛与其所做的工作相比也过大。在广州，人们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这片土地不仅向愿往其最偏远角落去的人敞开，沿途的交通和食宿条件也尽如人意。其水系极为便利，可抵达广州府（Kwong-Chow）、韶州府（Shiu-Chow）、肇庆府（Shiu-Hing）、惠州府（Wei-Chow）四大府的各地——这四府构成全省中部的主体；而循着这一水系的主干——西江（West River），其全程已于近期由科尔昆先生和瓦哈布先生（Messrs. Colquhon and Wahab）在"穿越金乡"（"Across Chryse"）之旅中勘测开通——广西全省被贯穿直至其最远的边境，南北又有几条大支流和众多小支流，使其最偏僻的角落也能为旅人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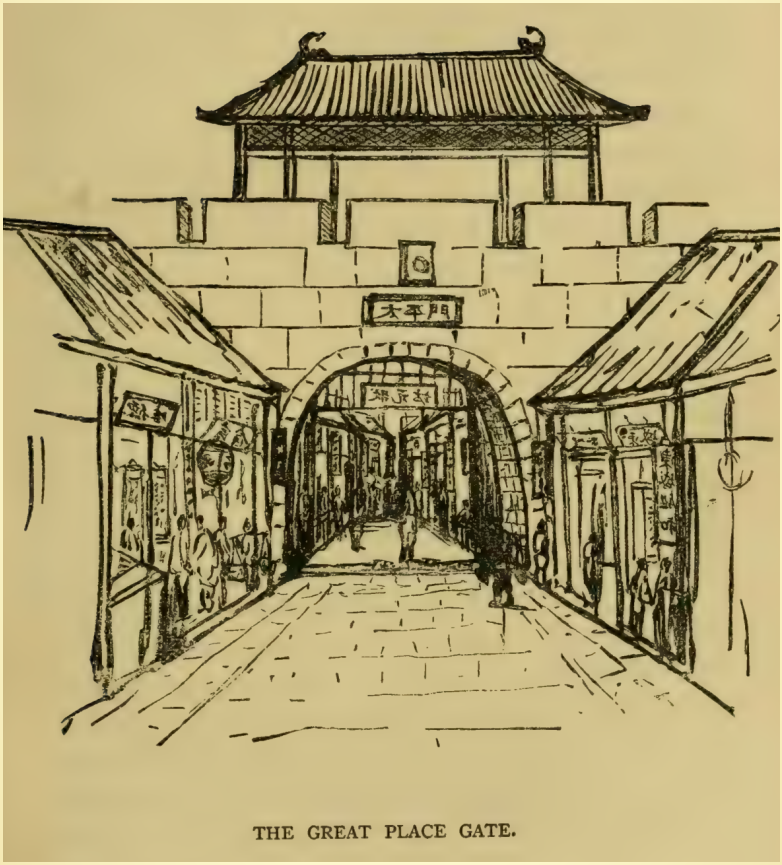
实地亲历和观察，才能让人充分领略这无数水道带来的奇妙便利。仿佛早已预知将来要为这百姓成就大工，道路已经预备好了，使人能以最小的艰辛抵达他们中间。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片如今为基督教圣工敞开的广大工场的范围和情形，更充分地认识使各地都触手可及的便利条件，我们有必要细述这片土地的幅员、自然风貌和人口分布。

讲述一地风土，无论从哪方面看，依循土地的自然分区，都比依循行政上的府县分区更为便利。

我们便从入境的港口启程，在香港（Hong-Kong）城小作停留——那城市以地势之美著称，又兼自然、历史与机缘赋予的种种魅力——然后登上江轮，舒适地航行，越过"孤独之岛"——伶仃岛（"The Lonely Isle" (Lintin)）外的海湾，穿过"虎门"——虎门（"Tiger Gate" (Fu-mun)），溯珠江（Pearl River）宽阔的江面而上。南岸宝塔林立，有的在高山之巅，有的从近水的低处巍然拔起；两岸是广阔的稻田和绵延的芭蕉园，自山麓铺展到江岸；船过旧镇黄埔

（Whampoa）——它曾是封闭帝国的门户——直到"羊城"[^1]（"City of Rams"）的城楼映入眼帘。



THE GREAT PLACE GATE.

图四 太平门

各式船只成群，绵延数英里排满两岸，许多地方后面还衬着一排排难看的木屋，搭在桩子上，高出潮汐江的污泥。初见之下，全城仿佛是一大片低矮房屋连成的整体，间或有一座方形塔楼高出矮小的邻舍；从江轮甲板上望去，狭窄的街道几乎难以分辨。

从江轮上清风习习的甲板和相对的宁静中，我们一下子被抛进码头上热浪滚滚、人海沸腾的喧嚣，挤过狭窄的街道。我们很快明白：我们到了中国。耳目所接，无不证明我们置身于一个言语习俗奇特的人民中间。不必细述许多人在游览这座大城市的名胜时都曾有过的感受，我们只记下它稠密的人口、繁多各异的行业，以及它在各类基督教慈善工作上显而易见的便利和奇妙的机会，然后继续深入内地，巡视这片广大的土地。

以广州为起点，我们第一站前往它的姊妹城市——西边十五英里外的大商埠佛山（Fat-Shan）。它被称为"中国的伯明翰"，人口五十万，忙碌于粮仓、工厂和无数行业之中，以财富和商业之重要可与省城媲美。

以广州和佛山为北界和观察基地，我们俯瞰珠江三角洲——三条大江的江水在此交汇、混合、再分流，经众多入海口向南流入大海。这个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三角洲之一。东、北两面以珠江为界，长约一百英里；西面以西江为界，江水在西侧以宽阔深沉之势奔流约八十英里；沿海一带为三角形的底边，长约四五十英里。

这个三角洲并非全是平坦沼泽。各地有颇高的山峦和无数丘陵，还有大片高地，是城镇的理想选址。但大部分是肥沃平坦的冲积平原，涨潮时部分被淹没，全境都得到最高程度的开垦。生长中的稻子一片娇嫩的青绿，绵延数英里不见间断，风吹稻浪起伏如碧海波涛，悦目之极。这些田里一年两熟，产量惊人，成千上万双忙碌的手挥动镰刀收割。两熟之间，地势较好的田块种植蔬菜。三角洲东部和南部几乎全部种稻，西部则几乎全种桑树、饲养蚕。

桑园的地势经人工垫高，超出潮水所及，并开深沟、挖鱼塘以排去多余的水分。桑树每年齐根砍伐，土壤施足肥料，以长出茂盛的嫩叶。桑叶季开始后每四十天可采一批新

叶，一年通常采六次，所产桑叶按每担（133⅓磅）计，价值从五角到三美元不等。三角洲被江河溪流运河纵横交错，交通全靠船只，但经由水路，每个城镇村庄都能到达。数百城镇、数千村庄，人口自一千至数十万不等，遍布这片肥沃的土地。其中有七八座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至少还有十几座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重要市镇。丝绸区人口最稠密、最富庶的城镇云集，其中首推九江（Kow-Kong），据说在长七英里、宽五英里的地方聚居着一百万人口。九江以北数英里是龙山（Lung-Shan）和龙江（Lung-Kong），两镇相邻，都是著名的大而富庶的丝绸重镇，各有数十万人口。南面是黄连（Wong-lien）、勒流（Lak-low）和甘竹（Kom-chuk），都是丝绸市场上熟悉的名字，各有至少五万人口；西樵山（Sai-tsiu Hills）山麓一带还有几座大而繁忙的城镇。丝绸区这些地方，都在一天行程的从容往返之内。

在稻作区，广州以南二十英里是商埠陈村（Ch'an-tsun），人口不下十万，是本土商业的主要口岸之一；数百艘海船往来于沿海城镇之间，进出口贸易繁忙，北至上海

（Shanghai）。从陈村再向南行二十英里，经过几座大镇，便到大良（Tai-Leung）——顺德（Shun-tak）县的首府，人口几乎同样众多，繁荣而奋发。再往前十英里是两座重要市镇：容奇（Yung-ki）和桂洲（Kwai-Chow），后者绵延数英里，沿低山山麓兴建，部分建在山坡上，人口接近十万。再往前进入香山（Heung-Shan）县，直抵海滨，有许多大镇和重要的贸易影响中心。其首镇是小榄（Siu-lam），人口据估计在三十万以上。整个富庶的三角洲，连同数百万人民，都紧邻广州。

在广州西南七十五英里处渡过西江——三角洲的西界——我们进入另一个水系，由几条运河引路，从西江穿过中间的低地。我们刚离开干流转入运河，就遇到重要的商业城镇江门（Kong-Mun），人口至少十万。它是一大片地区的入口，与沿海城镇贸易兴旺，自香港下至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我曾亲眼见近百艘海船同时停泊在镇前。江门以西五英里是县城新会（San-ui），是同级县城中最大的之一，人口二十五万。它是葵扇产区的中心，临近县城时，但见蒲葵种植园在溪流两岸绵延。再行一两英里，我们离开狭窄的

运河，进入一条宽阔的江河，它经著名的崖门（Ngai-Mun）流入大海——宋朝（Sung dynasty）末代皇帝在此溺亡。这条河的几条支流灌溉着开平（Hoi-ping）、恩平（Yan-ping）两县，以及新会、新宁（San-ning，今台山）、鹤山（Hok-Shan）的一部分——出洋赴美洲（America）、澳洲（Australia）的人多出自这些县。溪流经过的平原上城镇村庄密布，四处集市人潮涌动。从与大镇赤坎（Chik-hom）隔江相望的蜈蚣岭——百足山（"Centipede Hill" (Pak-tsuk-Shan)）顶上望去，可见三百五十个村庄，平均每村人口恐怕不下两千。沿水路所能抵达的最远点是恩平县城，距广州一百五十英里，从那里有一条陆路，一日行程翻过分水岭，到达阳江（Yeung-Kong）县，旅人重得水运之便，进入一片肥沃稠密的谷地。

回到西江，我们溯其宽阔的江面而上，右手是三角洲向远方铺展，左手是丘陵群山间的片片平原。两岸有许多重要城镇经过，其中有库朗（Ku-ló），以香茶闻名，深受华人喜爱。几条小溪从左岸汇入，其中一条深入鹤山县腹地，穿过

城镇村庄密布的稠密平原，另一条通往高明（Ko-Ming；原文OCR作"Kó-Ming"）县城。

来到西江、北江、珠江三江交汇处——三水（Sam-Shui，"Three Waters"），正在三角洲三角形的顶点，我们折向西，沿大江自内陆省份奔流而下的河道上行。这是通往广西、更远的云南（Yunnan）省的水上大通道。这些省份对传教士来说还是新地，但福音的先锋正在探索。在广西，水运条件极佳，大部分人口都可由江河抵达。刚入广西东境，就见其首府梧州（Ng-Chow），占据着控制内地商业的最佳战略位置。溯干流而上，到达桂江（Kwai River，亦称"Cassia River"）自北汇入。它发源于北部的山区，流经省会桂林（Kwai-lam），穿激流、过峡谷，奔腾而下，经过太平天国起义（Tai-ping rebellion）的发源地，湍急的江水最终汇入宽阔平静的西江。

再往上，江流又分岔，一大支流自柳州（Low-Chow）而来，其源头在北境的群山中，上游支流深入分水岭的谷壑，通向贵州（Kwai-Chow）省边境许多土著部落的居地。

前往南部重镇南宁（Nam-ning）的途中经过许多大而重要的城镇。通航的尽头在距广州八百英里处，在百色（Pak-shik，又作Pe-se）镇登岸，前往云南的陆路就此开始。西江下游流经肇庆府一段，两岸城镇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府城本身。

回到三江交汇处，我们转而溯北江（North River）而上，它自本省最北边境奔流而下近三百英里，几乎可通航至各支流的源头。两岸相隔不远便有许多重要城镇。下游河段有几条小溪汇入，其中一条是斯威河（Sz-Ui River），上溯经稠密之乡，过两个县城，进入邻省。上游北江穿过韶州府，经其主要支流连州河（Lien-Chow River）抵达同名城市连州（Lien-Chow）。回到广州，我们的目光转向几条小溪流，向各方——主要是北面和西面——通往人口稠密的地区。其中一条长五十英里，向西北通往花县（Fa district）——洪秀全（Hung-Sau-tsiin），太平军（Tai-pings）领袖的出生地和家乡。另一条长一百英里，向北穿过富饶宜人的农乡，通往从化（Tsung-fa）县。

转向日出之地，我们来到东江（East River）流域及其众多支流。江口附近是富庶稠密的东莞（Tung-Kun）县，被许多小溪分割，几乎可抵其每一角落。江畔有重要城市石龙（Shek-lung），人口十万，是食糖大集散地，也是大宗贸易的中心。距此数英里是茶园河（Ch'a-Uen River）的入口，一条小溪流经一片奇稠密的地区，名叫哈内（Hap-Noi，意为"口内"），在不大的地方竟有一千多个村庄，有的村多达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口。我曾游历这一带，不到两周走了上百个城镇村庄，并不觉得特别劳累。石龙以西十英里，增城河（Tsang-Shing River）自北汇入，流经同名县境，自龙门（Lung-Mun）奔流约八十英里，穿过罗浮山（Loh-fow mountains）外围的丘陵，可抵许多重要地方。东江上中游穿过惠州府，支流伸入许多偏远县境，为广阔稠密的乡土开辟通途。

以上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片土地的简要轮廓，有其城市城镇和众多溪流——那些伟大的动脉，全省的生命与商业沿之流动。中国人发现并利用祖国这一切奇妙便利，花了漫长的岁月；我们要充分领会为便利我们工作所预备的天然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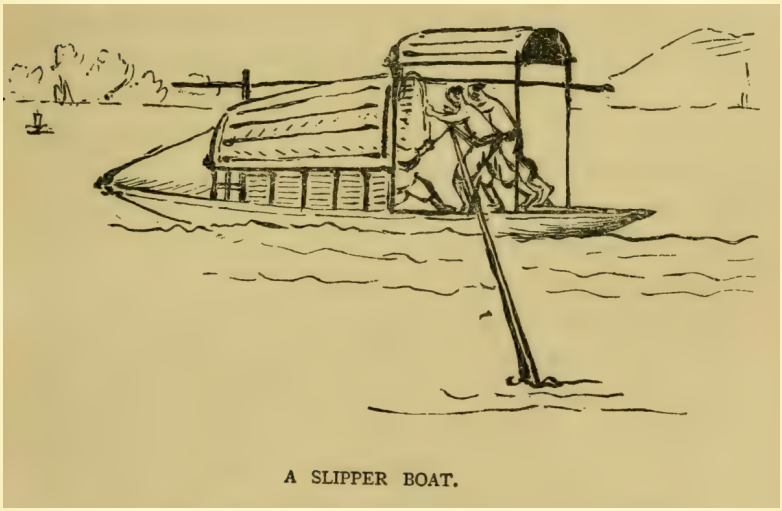
件，也需要许多年。这片富庶的南方诸省，被一道绵长的山岭与帝国北方隔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才归入中国（"Middle Kingdom"）版图，而当时这种归附有名无实。直到公元二世纪，岭南这片被称为"九蛮"（"nine savage tribes"）之地的区域，才在汉武帝（Han-Wu-ti；原文OCR作"Han-VVu-ti"）治下永久并入帝国。当年征服者翻越山岭、沿未经探查的江河穿越寂静森林的莽原，直抵今日广州城址的那些远征故事，即使从那个时代寥寥的记载中传来，依然引人入胜。

当年一些将领把名字留在了他们经过的地方，有些还被奉为神明，至今仍受船夫和旅人的祭拜。当年殖民的规模宏大，曾一次派出五十万军屯移民，让他们各自设法娶妻，在南海之滨富饶的沿海土地上建立汉家的帝国。他们把根基扎得很深，广州始终是生命与影响的中心，向海承接海洋的商业，向内汇聚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于一个焦点。当年使它成为政治、贸易、教育中心的重要条件，同样显明它是教会那大事业的中心——那事业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永不衰残的国度。

数千英里四季通航的江河运河，两岸星罗棋布的城镇，以及因交通之便而触手可及的千百万人民——这一切都宣告：它是向基督教事业敞开的最广阔、最重要、最易抵达的工场之一。

[^1]: "羊城"之名源于广州建城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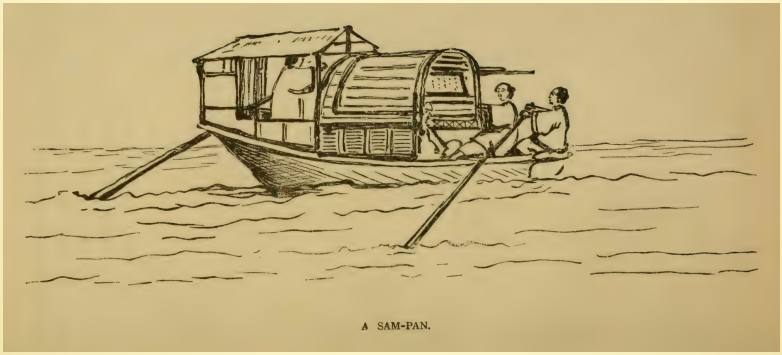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接近民众的便利



图五　拖鞋船

要抵达的地区极为广阔，人口极其众多；但交通之便利足以应付一切需求，使与几乎所有地方的往来都变得相对容易。全国遍布大小溪流，皆有适合其水情的船只可以通航。稍有重要的地方，几乎没有船只不能到达的；即使不能直达，最重要的地方也可在一日或半日路程之内接近，十分便

利。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只有在极少数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轿子或山轿，而且只走短途。就一般实用和适应所需而言，这些船无疑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船有好几种，各有可取之处。这里且不谈本地的客船——那些船在各大城镇之间成群往来。由于乘坐一般不舒适、空间狭小、客舱拥挤，又有感染传染病的危险，传教士很少乘坐，只有当它们直达某处、而到了那里能找到更好的住宿时才用。当我们只有一两天时间，或想直达某个已为我们备好房间的站点时，通常雇用的是马浪（ma-lang）船，即所谓"拖鞋船"，船员三至六名桨手，视潮汐或水流情况，每小时行四至十英里。这些船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快船"。



图六 舢板

其形状颇似拖鞋：船头封闭如鞋尖，船尾敞开如鞋口，桨手站在船尾，以一对桨划船，众人齐心协力，同落一桨。乘客躺在狭长渐尖的船舱里的席子上，头下垫着木枕。若行程较长，而速度又很重要，则雇用广州人所说的紫洞（Tsz-tung）船——因最初建造此船之地得名。那是方形平底船，客舱长五至七英尺，高约相同，配有椅、桌、床、灯，布置舒适。船上有一根桅杆，善于扬帆。无风时，船员便用桨、用篙、用纤绳。若我们的路线是溯某些小溪而上，水浅或多急流堤坝，就需要另一种船——专为此等溪流建造的长而低、又窄又长的船，倒也并非全无舒适可言。若我们的目的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把沿途各区彻底走访一遍，那么最宜乘坐的是河头（Ho-t'au）船。这是中国官员从一城迁往另一城时通常乘坐的船，故常被称为"官船"，原名来自制造此船的地区，船员也都来自该地。那是吃水浅的大船，客舱宽敞，尽归旅客使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极为舒适。

乘船旅行的好处多而明显。其一，更便于接触民众。溪流是商业的通道、运输的干线；因此大镇几乎都在河岸，人口最多的村庄都聚集在这些镇周围。船载我们到任何想去的

地方，在人口最稠密处靠岸，把我们直接送到我们最渴望接近的人群当中。我们不必匆匆赶路；船完全由我们支配，愿在某处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把每个机会都利用到最好。

其二，比较省钱。船的租金每天五角至二元，视大小和船员人数而定；不论船上是一人还是六人，行李多还是少，费用都一样。凡在陆上徒步、乘轿或坐车旅行过的人，都会证明此法的优越。当每个旅客都要单独雇车，行李书籍还要雇苦力时，每日费用必然远高于乘船。

其三，极为方便。船雇定后，便开到最近的码头，把旅客认为舒适便利所需的一切搬上船。船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可以布置得几乎和家里的房间一样舒适。炊事、饮食、睡眠，一应俱全。不必为行李操心；愿带多少带多少。出发时搬上船，直到回来才搬下。书籍和小册子可以带足，以应所到各处的需要。自己阅读参考的书，想带多少带多少，平常或专门的研究不致大受干扰。途中不必为投宿客栈或朋友家而烦心。

船就是我们临时的旅馆，在里面我们不仅自己舒适，还能接待款待朋友。我们免去了与土著乌合之众过密接触的种种不快；不必每天为与苦力和轿夫讨价还价而疲惫烦恼；不会吃不卫生的食物而恶心，也不会染上常去土著娱乐场所的人易得的种种毛病。船通常按天雇用，我们想何时走就何时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各处停留或长或短，悉听需要；一处工作做完，便前往下一处，行船的间隙正好休息，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若是医生，船可作为流动药房，备齐分发药品和施行简单手术所需的一切器械。

乘船还有一个好处：节省传教士的体力。在只能靠长途步行或乘轿坐车的地方，疲劳困苦在所难免，讲道和教导所需的体力在路上就耗去大半。乘船则把这份体力全省下来，实为效率上的一大净收益。每天工作之后，都有一段休息安静的时间，使我们恢复体力，迎接次日的职责。这样我们就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要完成的具体工作上。

船还便于在途中教导本地助手和传道员，或特别关怀那些白天听了道、心被触动、想私下谈谈的慕道者——在大街

上或几乎同样公开的客栈里，这种私谈是不可能的。船使传教士能以双方都愉快的方式接待来访的官员、镇上有体面的人，以及本地基督徒。每天都有学习和预备的机会，使他无论面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听众，都能带着更清晰更新鲜的思想出现，在各方面都大增效率。这种节省体力十分重要；一个人从内地积极工作回来，完全可以像出发时一样精神抖擞，回到城里立刻投入工作，一天都不耽误。这种旅行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比起陆路旅行，它较少感染时常流行的传染病的危险，也较少遭遇强盗。船是一座堡垒，通常备有枪支弹药；船是船员的财产，他们随时准备保卫它，不受任何攻击。许多地方的河流有海盗出没；但这些游荡之徒通常很谨慎，除非确有油水可捞，极少动手。传教士身上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他们抢，即使抢了，也只会留下追查贼人的线索，所以传教士极少、甚至从未受骚扰。白天遭袭击在任何情况下都极罕见，夜间也很少行船。傍晚船夫通常把船靠到巡船旁边——主要河流上每隔几英里就停着巡船——在它的庇护下抛锚。旅行中真正的危险，只有夏天的烈日曝晒和低洼地区的疟疾。前者小心即可避免，后者缩短在彼处的行

程，也可减轻，甚至完全避开。低洼地区大多靠近广州，一次七八天、十天的短途旅行就能做很多事，而很少受疟疾之害。在高地，水清流急，无此危险；在乡间清新的空气中旅行数周，山风拂过水面，吹散数月来在广州闷热潮湿空气中积下的郁闷，真是莫大的舒畅。我们沿江而上，向东、向北、向西，许多地方经过奇美无比的景色——东有罗浮山、西有丁乌（Teng-oo）那样的群山，森林、峡谷、瀑布，林间幽谷、树荫掩映的神龛，蕨类与野花繁茂；连州河那样的河流，穿行于山区，越过急流，穿过狭谷，一连串变幻的景色，妙不可言。论江景之幽美、高地边疆之多姿雄伟、江关山隘之众多广阔，两广（Two Kwongs）之国当在造化钟秀的画册中占一席显要之地。

除了这些远近交通之便，最重要的是我们受到民众怎样的接待，以及有什么实际办法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把我们宗教的伟大真理教导他们。这纵横全国、使大地如被血脉贯穿、使各处皆可抵达的奇妙水系，以及载我们四方来去的种种异常便利舒适的船，若不能接触到民众本身，对我们所怀的宏大目标就毫无用处。若我们的计划在这方面不能实现，

就是彻底失败。那么，传教士行经其地时，民众对他是何态度？是友好、敌视，还是漠不关心？对不同地区的回答会大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似乎是友好的，虽然言语常常粗鲁无礼。他们成群结队出来看传教士、听他讲道，固然主要是出于好奇，但都愿意听他讲，也乐于给他一切方便，让他发书、讲道，直到他嗓子讲不动为止。全国几乎所有地方，进任何城镇村庄都没有阻拦；男孩们一嚷嚷说我们来了——他们总是机警地等着看热闹——人们就蜂拥而出，男女老少急切地围上来，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明白告诉他们我们来访的目的，传讲我们奉差要传的信息。有些地方，传教士的到来受到最热烈的欢呼；他受到尊敬，受到殷勤款待，若愿在镇上住下，还有人主动提供住处。但这样的经历并不普遍。不过，他想讲道时，极少找不到感兴趣又专心听讲的听众。

城镇村庄的居住方式，也大大便利了接近民众。乡下没有孤立的农舍。人们都挤在村子里，房屋一间挨一间地紧紧建造，唯一的间隔是穿行在密集房排之间的窄巷。人们早晨下田，晚上回村；傍晚时分去，正好一次见到几乎全村的

人。几乎每个村后都有一片树林，大增村庄的美丽与卫生。村前有一口池塘，有时几口，养鱼，牛从田里回来也在里面洗澡。池塘外沿是一道高堤，不少地方是墙；内侧又有一道墙，隔不多远开个口子，拾级而下，直通水面，村里的妇人姑娘都到这里洗衣、汲水家用。内墙里面是一块五十至一百英尺宽的空地，祠堂庙宇都面朝这空地。窄巷都通向这个场子；从外面进来，要经过两端的门，门上有楼。许多地方村口有大树，干完一天活，在树下歇息聊天，凉爽宜人。

传教士一到，人们就密集地聚在空场上或树下，常常全村都出来。有衣冠楚楚的读书人、村学的先生、士绅人家的傲慢代表，也有劳苦的工人、老老少少的妇女、各色衣着、大小不一的孩子，都急于看陌生人、听他讲话。访问村庄最好的时间是秋收刚过，那时人们比较闲，能接触到更多的人。

集镇的设置是接近民众的另一大便利。极少村庄有像样的店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货物的一般交换，都靠遍布全国、相隔不远设立的集市完成。这些集镇通常是几村

联合组成的一个小团体的中心，联合办理公共事务。办理公务的公所、免费的学堂（如果有的话）、存放钱财贵重物品的当铺，都设在集镇。这样的镇全国有成千上万。它们定期开集或大市，每十天两三次，日子定好。每逢集日，四乡的人都来买卖，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此时传教士发现全乡相当大一部分人口都聚在面前；他在庙前的台阶上、某公共建筑前，或大榕树的浓荫下——有时也应邀登上公所——找个方便的地方，想讲多久就讲多久。许多人从偏远闭塞的地方来，也许是深山里的小村，平常走访难以到达；但一句记住的话、一本买去的书，就把宝贵的信息带到了这些偏僻角落。而且邻近的集镇把集日错开，互不冲突，这样一天换一个镇，每天都有新的人群，直到把该区的集镇走完一遍。

集市之后是大镇和城市，有些定期开集，但每日的人流总是很大。在这些繁忙稠密的商业中心，总能找到大群听众，乐意听真理。公共建筑前或河岸边的许多空场，足以聚集人群施教。露天布道之后，便是带着书穿街走巷，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不仅走商业街，也走人迹较少的住宅区。我们到来的消息迅速传开，几乎每家门口都站着一群翘首以待的

人，急于近看陌生人；识字的，还想买他的书。传教士深入民间，穿行于百姓居所之间，怪事笑话层出不穷。走到某座讲究的房子门前，会见一群姑娘媳妇，脸涂脂粉，眉描细线，头发梳得又硬又光，盘成茶壶形的发髻，小脚穿着绣花鞋，鞋头缀着珠子，挤在窄窄的门口，用手遮眼，怯生生地顺着街往这边张望，想看陌生人一眼。走近时，有人会说："当心！他在看你呢！"她们便大惊小乱地退回去。不过好奇心通常胜过恐惧，不一会儿又出来了。有时传教士被误认为走街串巷的小贩，被围住问货物的种类和价钱。人们模糊地认为凡从西洋来的人都懂医术，便请他做全村的医生。他的衣着相貌都引人好奇；常常有人客客气气地请求："先生行行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们看看你的头和头发。"答应之后，常引来一阵哄笑嘲弄——原来他头不剃，发无辫。那条人人皆有的辫子没有了，在他们看来，正如在我们看来有了它一样奇怪；旅人走过街道，身前身后跟着成群的孩子，一路喊着："他没有辫子！他没有辫子！洋鬼子，没错！"在店铺里的男人群中、住宅门口的妇孺群中，常有人对我们来访的目的表现出真兴趣。不时有人请我们进店喝茶

叙谈；偶尔也有私人住宅的邀请，主人自己想多了解基督教，或想对陌生人表示殷勤。前面说过，我们受到的接待各地大不相同。我到过许多地方，人们十分友好，挤得密密麻麻，争着要书，急得发书的工作都做不下去，问题一个接一个，讲道根本讲不成。这种过分的友好和好奇，总比相反的极端好得多——相反的情形有时也会遇到。在较穷的地区，人们较朴实顺良，接待通常更热情；而在较富较稠密的地区，人们常傲慢无礼。住在广州附近的，一般不如住得更靠内地的友好。

把走遍全国的人的经验和观察所呈现的事实仔细衡量，只能证实这一点：全国完全向传教工作敞开；各地民众传教士都可接近；近处远处的各区要经常彻底地走访，没有值得一提的障碍。

第三章　人民的若干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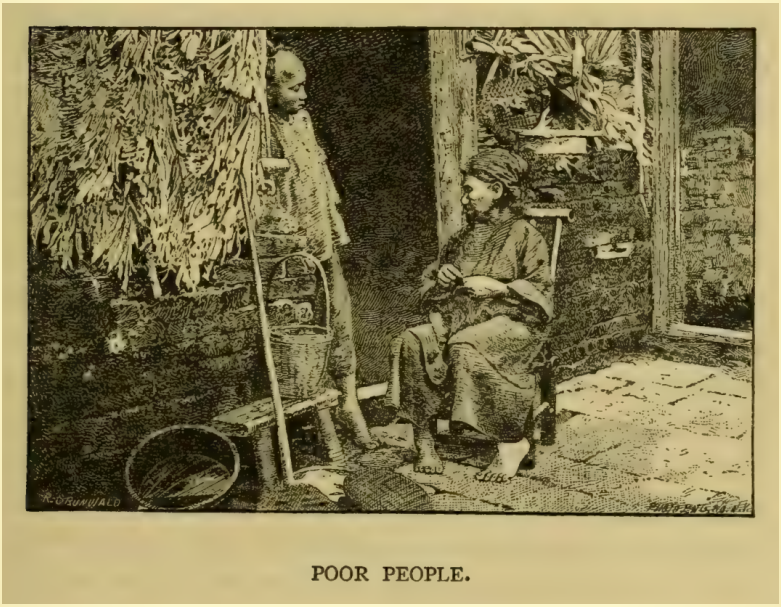


A GENTLEMAN AND SON.

图七　绅士与儿子

对古物的热爱深植于中国人心中，他们活在过去之中。尽管广州及其属地纳入帝国版图相对较晚——仅在两千年前

才成为中国领土——但粤东与粤西（Broad East and Broad West，即广东与广西）的人民仍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大举南迁之前，遥指北方诸省祖先的故居，尊崇那些遥远过去发生历史大事的地方；相比之下，近代史实简直不值一提。



图八 穷人

若有哪一个民族对过去怀有如此崇敬之情是情有可原的，那便是中国人。他们的史籍记载绵延两千五百年未曾中断；若其经书记载可信，则在此之前两千年，他们的国家生

活就已延续，可追溯到民族起源的朦胧曙光。亚伯拉罕（Abraham）蒙召之前，他们已是一个民族；他们的早期历史与古埃及人同时。亚述（Assyria）、巴比伦（Babylon）、希腊（Greece）、罗马（Rome）相继兴起、繁荣、衰亡；而中国延续至今，历经战乱与革命——血染中国、王朝倾覆——民族特性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与中国走过的漫长岁月相比，欧美大国不过是襁褓中的婴儿。中国人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哲学与文学的经典著作，已传承二十多个世纪。对他们而言，过去不是一堆霉气熏天的故纸、散发着腐朽的窒息气味（正如我们常常觉得的那样），而是一座富饶的宝库，飘散着至纯智慧与最高典范的芬芳。

由这种对过去的强烈热爱与尊崇，滋生出极端的保守主义。统治阶级——官员与绅士，这些昔日宝藏的守护者——反对一切革新与改革。他们排外至极，若非被迫，绝不会与其他国家往来；时至今日，他们中大多数仍乐意关起大门、驱逐所有外国人、缩回壳中直到永远。保守主义已走向极

端，整个民族仿佛化石一般。只要绅士阶层（即士大夫）还握有今日之权，这种极端保守主义就将长存。只有当开明思想的传播——尽管他们竭力阻止，传播仍在进行——在思想领域或更广阔的社会与国家生活中引发某种革命，从这个自封的寡头集团手中夺走权力，这层化石般的硬壳才会被打破。

与这种排外精神紧密相连的，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过度自负和荒谬的自大，以及对一切外国事物的无端仇恨。只要说某物"不是中国的"——尤其在伦理与宗教事务上——就足以给它打上"不予认可"的烙印。他们自称"中国"之人，相信自己的土地不仅是地理上的大地中心，更是知识与文明的中央源泉，视域外一切为野蛮人、化外之民，甚至更糟——魔鬼。过去这种排外表现为对边境之外民族的傲慢冷漠或轻蔑鄙视，视之为粗鄙未化、样样不如己。与咄咄逼人的西方国家交往后，这种冷漠演变为积极的敌意，使仇外成为有影响阶层、乃至各阶层相当普遍的显著特征。这种情绪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初期的强横对待中滋长加剧，尤其因鸦片贸易被强行输入而加深——尽管皇帝与高级官员最强烈抗议，民

意也普遍反对。广州作为这些早期冲突的发生地，更明显地显露出这种仇恨的苦涩。我们走遍乡间，所到之处都被称作"洋鬼子"；这个称呼已如此流行，许多人似乎不知别的叫法，当被责备用这种侮辱性语言称呼人时，反而会问："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最大的敌意来自广州府的人民，广州府辖地覆盖整个三角洲，以及向北、向西同样广袤的地区。这些人是全省人数最多、最富裕、最有影响的，同时也最深受排外偏见浸染。他们有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聪明勤劳、善于经商、富有进取精神，其咄咄逼人的影响力令我们敬重。他们不仅掌控本乡本土的生意，更把全省的生意握在手中。全国各地，来自这些下游地区的人控制着贸易，按自己的意思打理一切；在其他省份，从事所谓"广州贸易"的，也都是广州城周边各县的人。然而他们不仅反基督教，更极端排外。走到省内内陆各地，他们煽动民众反对我们，常常在原本安宁兴旺的地方挑起骚乱。他们极度骄傲自负，不仅轻视外国人，连本国较不发达地区的人也极其鄙视。毫无疑问，他们是最难打动、最难施以良好影响的民众；但一旦归信——我们希望这一天

不会太远——他们的力量转向正途，便会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中最有干劲、最富进取心的信徒。在他们目前这种敌对态度下，向他们传道几乎得不到什么鼓励；但对热情的传教士——从不怀疑福音终将得胜的人——来说，他们归信真理后展现出的无限可能，使那一地区成为最诱人的工场。他们的商业才能已在多方面得到认可。他们使自己成为欧美商人不可或缺的人，买办（compradore，即华人总管）在一切与本地人的生意往来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助手。居间人的地位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他们不动声色地为己所用，很少鲁莽到让自己陷入被动、任雇主摆布。在广州和香港，银行和商行周围、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群的买办：肥头大耳、油光水滑，身穿华丽锦缎，一副志得意满、财运亨通的神气。广东人几乎垄断了这些肥缺，不仅在南方，在华中、华北各通商口岸乃至日本也是如此。他们的精明与进取不仅令我们敬重，更显示出其品格底层的坚实，是大有可为的良材。

华南另一部分人民的进取精神表现在另一个方向。他们发展出一种与本民族传统安土重迁大相径庭的迁徙习性；仅从本省就有数十万人前往亚洲东南端的沿海地区。他们涌入

暹罗（Siam），直到该国几乎全部商业都落入他们手中，还深入到北部遥远疟疾肆虐的老挝王国（Laos kingdom）地区。他们大批前往缅甸（Burmah）；在远东所有英、法、西、葡殖民地，他们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正在移居婆罗洲（Borneo）和东印度大群岛（East-Indian Archipelago）的各个岛屿，似乎注定要取代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的原住民。澳洲和美国的华人全部来自广东省。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排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隔绝。他们特有的熏陶使他们看不见其他民族的长处，欣赏不了西方学术与改良的好处。当某物的明显优越性摆到眼前时，他们便退回那个无可救药的论调：适合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与各国持续交往，以及接受基督教知识、普遍开明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必将引发对陈旧刻板信念与习俗的反动。人民在本土普遍的勤劳节俭，随处可见、令人印象深刻。穿过城市狭窄的街道，人人似乎都在忙碌：挑着担子的苦力匆匆而过，切玉机的嗡鸣，打铜器的喧闹，铁匠铺的叮当，手织丝机的咔哒，金箔匠锤子单调的捶打，绣工耐心的针线——在她们灵巧的手指下绽开奇美绝伦的图案；集市上

人群熙攘，运进水果、蔬菜和鱼；还有千百种其他行当，在敞开临街的店铺里进行——都让人深切感到：人人有活干，人人忙于生计。

广袤的粮田、果园和菜园养活了无数人，千百万人的需求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行业，使各行各业都有活可做。实用压倒华饰，节俭是芸芸众生每天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的需求简单有限，但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常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工人的月工资从三元到六元不等；必需的食物约花费一元半；由于几乎人人都有家小或亲属要供养，要收支相抵、让所有人吃饱，非得极度节俭不可。大米是主食，配以猪肉、咸鱼或蔬菜，量力而行。有些地区大量食用番薯，但那被视为穷人的食物；一个只能吃得起番薯的人，被认为已跌到贫困的最底层。他们的衣服都按一个式样制作，通常是结实耐穿的粗布。在乡下，男女一起耕种田地；在早春寒冷的日子里，必须在沼泽般的稻田里翻土或犁地，这样的劳作常使他们患上严重的风湿病。看到他们——尤其是妇女——双腿陷在泥水里翻着沉重的稻田泥土，令人心酸；旁边一条破烂小船靠在滑溜的田埂上，船里坐着两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带着一

点最粗糙的干粮和最简陋的炊具。劳工通常一天吃三顿，但常常从黎明干到黑夜，中午只靠一碗冷米粥果腹。店员和学生一天只吃两顿正餐：上午十点左右吃早饭，下午五六点吃晚饭。男人们围坐在一张公用桌旁，中间放一大盆或一大桶米饭，各人添饭；周围摆着荤素菜肴，各人用筷子随意夹取。有客人在场时，主人用自己的筷子从公用盘中夹一口菜，送到客人嘴里，是极大的礼遇。他们使用这些简单餐具的技巧令人惊叹。有一次我作客于一位道士（Taoist priest），午饭只是一碗不知怎么炒的粉丝，用筷子吃。主人把每一口都稳稳送进口中，一点碎屑不掉，令我佩服；而我再怎么努力，也只是把碗里的东西撒了一桌子，只有小部分进了嘴。

中国人的身材一般比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矮小，许多人看上去瘦弱不堪；但在苦力阶层中，却不乏体力惊人的例子，他们的耐力常令我惊叹。某日我安排去广州以北三十英里的一处布道站，急于尽快赶到，便雇了一顶轿子、三个轿夫，约好清晨六点出发。我们按时启程，走了五英里，轿夫们告诉我还没吃早饭。我说可以在附近的食店停

下吃。他们说，如果我出钱就吃。由于约定的轿价已包含一切费用，我拒绝了。又走了五英里，我催他们停下吃饭，怕他们病倒。他们说不，要等回到广州再吃，在店里有饭吃，不用自己花钱，每人早饭约五分钱。我不再多说，只想看看结果。他们走到离广州二十三英里的一个镇，行了五个小时，在那里找人替班，把我留下，自己回城吃早饭——全为省下五分钱。这让我大开眼界：人竟能自愿在早饭前走四十六英里路，而且大半时间还挑着重担。从那布道站返回途中，我遇到更惊人的例子。乘船顺流而下，我发现两个轿夫，当天早晨刚把一位中国人从广州抬到三十五英里外的一个镇，现在乘渡船返回。当时下午四点，他们从早晨六点起粒米未进。船费已有人替他们付了——四十英里九分钱——但不含晚饭。三分钱能买两大碗米饭，他们却嫌贵不吃。船本应在次日天亮抵达广州，不幸在广州上游十五英里处搁浅，我们直到下午两点才进城。早晨见延误已成定局，这两人主动提出把我抬进城，走那十五英里，要不是我的行李太多，他们真会这么做。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其间还抬着重

担走了三十五英里，居然还有力气再把人抬十五英里——简直难以置信。

中国没有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人民整体是同质的，不仅指同一民族，更指权利与特权相同。最高职位向各阶层有志者开放；不乏出身卑微者擢升至国家最高官职的例子。他们的生活大致沿袭古老的宗法制度：聚族而居，家族界限分明。广州一带现有的家族，都是很久以前由早期移民建立的，而这些移民又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北方更古老的家乡。有谱牒可考的、定居岭南（the Ridge以南）的原初家族中，许多已分支出去，各房迁往相隔遥远的地区，但都把家族最初的落脚地视为老祖家。我常问在城里遇到的男子家乡何处，他们会说出乡下某个遥远的村庄；但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父亲都从未去过那个地方。那却是宗族的原籍所在，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家"。这些宗族在一切政治和地方事务上抱成一团，敌对宗族之间常生仇隙，发展成公开敌对。械斗是中国生活中常见的插曲。不久前我路过一个地区，那里宿怨已久的两族爆发了公开战争。两族的壮丁各自组成小股军队，在官府调停之前已打了几仗。死亡不下十

八人。清点双方死者，发现一族比另一族多死了两人，于是赔了二百元人命钱，两条命的账就此扯平。恢复和平后，知县明智地不再追究，不敢问罪于民，怕两族反倒联合起来对付他。常见整村只住一族：我们一位按立牧师的家乡就是如此，全镇三千男丁都姓赖（Lai），别无他姓。另一处我们设有布道站的刘浦（Liu-po），有一万男丁都姓温（Wan）。

每个家族都有以祠堂为中心的组织，祠堂里供奉着已故先人的牌位。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团聚，大约在复活节（Easter）前后，正是扫墓祭祖之时，届时分烧猪肉给族人，作为对其族内地位的认可。威胁剥夺某人的那份猪肉，意味着要把他逐出宗族。此时还要安排修墓和每年的墓祭。祠堂通常设有办学基金，也资助学生；族人考取功名后，可领取固定津贴，功名越高津贴越丰。随着家族分支繁衍，贫富自然分化：有的贫穷，有的兴旺，族中事务通常落到兴旺者手中。族中总有一部分人务农，耕种祖产；有的经商；但无论多穷，每户人家都希望至少供出一个读书的儿子，哪怕考不上功名、当不了官，至少能当个教书先生，做家里的文化人。然而也有整村整村的地方，百人中没有一个能读写通

顺的。这套宗族制度目前是基督教传播的障碍。大集体行动迟缓，中国人举家归信的时代尚未到来。一个人要面对整个敌对的宗族，承认自己背弃了祖宗的宗教，不能再去坟前和祠堂祭拜，是件非常严重的事。结果常常是被逐出宗族；不仅如此，还常因被认为给宗族带来耻辱而遭到暴力对待。不过将来这套制度会成为大助力，因为那时归信的趋势将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

村务通常托付给几位因财富或文名而出众的人管理。他们被称为绅士，或绅衿（Shan-Kam）；族中默默无闻的成员要向官府告状或申冤，只能经他们居间调停。宗法制就这样与封建制合流。在许多幅员广大的乡区，社区通过族长实际上自治，甚至能抗拒干预、向知县发号施令。这就是中国制度长存的秘诀之一。无论外在政权如何更迭，百姓世世代代受绅士以同样的方式统治。中国法律还有一条原则：罪犯的亲属在一定程度上要为其罪行负责，因此全家都要为每个成员的行为操心。最近广州以东发生的一案就揭示了这一点，还有其他令人惊异的情节。一男子精神失常时杀了母亲。他幻觉看见一条疯狗冲进屋来，抓起斧头将其砍死——那正是

他母亲。他被捕，家产全部没收，全家沦为乞丐。审判后被处以磔刑，即凌迟：十二刀，最后一刀枭首。受牵连的不只是他的直系亲属：启蒙老师因名声受玷污而深受打击，服鸦片自杀——按当时的说法，他必定把托付给他的幼小心灵教坏了。审判时，知县问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前世对你有何亏欠，你今生要带给我这等耻辱？"他也被牵连在内，法律认为他对辖区内发生的罪案负有连带责任，于是被革职，贬到另一地区任低职。

中国的家庭生活既不能增进家庭和睦，也无助于改善男人的社交一面。它唯一的亮点是尊敬老人，但这一点被推到荒谬的极端、放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其他一切义务都被掩盖。"幼者当敬长者"这一原则的正确性，我们不打算质疑，但希望它能辅以另一条同等重要的原则：长者应当看顾保护幼者，尤其在幼者无助的婴儿时期。子女不仅要对父母尽孝，幼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听命于长兄。长幼之分不仅在年龄，更在权威，贯穿亲属关系的每一等级、细致入微。兄弟姐妹中，长幼各有不同的称呼："阿哥"（Ah-Koh），意为"第一"或"为首者"，是对兄长的称呼；"细佬"（Sai-lo），

意为"小的一个"，是对幼者的通称。叔伯姑舅也照此区分；此外，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各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称呼。父亲的兄长称"阿叔"（Ah-Shuk），父亲的弟弟称"阿伯"（Ah-Pak），都是叔叔，但等级不同；这些区别不只是名称上的，更标示着各自有权行使的权威程度。订婚与婚姻之事由父母决定并一手安排，当事人常常毫不知情；小两口直到完婚之日才第一次见面，也是常事。万一双方此前相识，按礼法，订婚后必须严格避免相见；若别无他法，便把一方送去亲友家或学校住到婚期。我认识寄宿学校（Boarding-School）的年轻姑娘，家人来信叫她们回家小住，名义上是探亲，到家才惊恐地发现自己要出嫁了——这竟是她们第一次听到这等大事的风声。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订婚姑娘的母亲是寡妇，准女婿可以登门，帮她料理家务，婚前就尽儿子的孝道。婚后妻子住进夫家，受婆婆管束，侍奉婆婆几乎形同奴隶；若婆婆苛刻，她的日子既不幸福也不轻松。初到夫家，她与丈夫一同祭拜祖先牌位，这似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夫家的一员；丈夫死后，她也不能自由返回娘家，仍受公婆管束，公婆若已去世，则受丈夫的叔伯或兄长管束。男人实

际上没有"岳母"问题，婚姻并未使他们与妻子的娘家建立多么亲密的关系。同姓不婚，即使已隔四十代。男女之别是真正社会交往的永久屏障。条件允许的，妇女都深居简出。富贵人家的妇女有自己的房间，男人不得入内。她们在那里打发时光，常常无所事事地闲坐；若肯动手，便料理家务琐事，缝衣刺绣——许多人绣工极精；为裹小的脚做精巧的小鞋；梳头打扮，或蓄长指甲，夜里小心地用银指甲套保护。大量时间花在最乏味的闲聊上。小丫鬟伺候着，送上烟袋——许多佳人也抽烟——端上碟碟干西瓜子和香茶。边闲聊边嗑西瓜子，是中国仕女的一大消遣。这样荒唐地耗去了多少光阴，难以计算；但常能看到右侧两颗特定的牙齿被磨耗、过早损坏，可见它们被用得何等频繁。她们中识字的很少，见识几乎和闺房一样狭小。养得起的人多实行多妻制，但正妻的地位远高于后娶的。穷人中许多这类限制自然取消，房屋常常只有一两间，但男女之别仍尽其可能严格遵守。男人接待最亲密的朋友来访，妻女从不露面；她们也许在帘后偷听，但始终不见人。绅士请朋友吃饭，便在饭馆包个房间，或在江上包条船摆宴；至于男女同席的宴会，那会

把他们的礼法观念震得粉碎、再也无法恢复。这些荒谬严苛、刻板的礼法，滋生出矫揉造作的假道学，剥夺了男人最需要的东西——良好女性社会的熏陶教化，反而助长了礼法本想防范的东西。整个制度建立在对女性低劣而全然不配的评价上：女子被视为软弱易错，必须用这些限制把她围起来，免得她辱没家门。单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就是对真正女性尊严的侮辱；而限制本身的存在，反而引人探究其缘由，唤醒本不该唤醒的念头。任何宗教或文明的决定性考验，都在于它如何评价和对待女性；以我们熟悉的高标准衡量，中国在社会和宗教两方面都远远不及格。

缠足之风盛行于广东，如同别处一样。孩子刚学会走稳，裹脚布就缠上了，小脚被挤到最小的尺寸。这习俗由来已久，几乎普遍。它的残忍、它常使妇女陷入的无助境地、它可能带来的疾病，都不足以阻止人们。维护它的理由种种：有人欣赏它，说："女孩如柳，走路应婀娜摇曳；如花立于纤茎之上；碎步莲步是体面的通行证。"有人说，好人家都不愿娶大脚姑娘；婚后若脚的大小可疑，她会成为婆婆和小姑们的笑柄，过着凄凉疲惫的日子。反之，小脚保得一

生安逸：大脚女人要干活、风雨无阻地出门，而有"金莲"（golden lilies）的女人安坐家中，或乘轿出行。父母常贪财，认为小脚讨喜、在婚姻市场上价更高，便把女儿当商品买卖。这陋习的害处如此明显，令人诧异它竟能延续。除了疼痛和畸形，它还使妇女极度无助；许多为体面或攀高门而给女儿裹脚的人大失所望，残忍的受害者被判了贫困劳碌的一生，而无助的境况更使艰辛加倍。我见过许多衣衫褴褛的穷妇，裹着最小的脚，以拾柴为生；要把柴背好几里路，因脚畸形而踉跄跌撞、痛苦不堪。然而这习俗根深蒂固，连皇帝也无力废除；听来荒谬，但政府若执意干预，很可能引发叛乱。

华南人民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奴隶制。男子对家庭几乎有绝对的支配权，必要时可卖掉任何家庭成员。有时负债者会把自己和后代几代人都抵押给债主。最常见的家奴形式是买幼女作家中使女。许多小康之家每个女儿都有个丫鬟伺候，但通常是一个小小的人儿充当全家的苦工，背上背着几乎和自己一样大的孩子，跑数不清的腿，照料家务。穷人有时幼年买来女孩，养大给儿子做媳妇。很难深入内幕了解这些小

生命过着怎样的日子；但已曝光的事例表明，她们的生活通常不仅是无尽的劳苦，往往还遭受最残酷的虐待，被以最可耻、最无情的方式对待，看不出动机，只为以施虐为乐。

人民的住宅都按一个格局建造，贫富之别只在大小、用料和装饰。正面通常没有窗，只在中间开一扇门，通一条短走廊，两旁是小房间，再往里是露天的天井。好人家的天井铺砖，摆着盆花和养金鱼的大缸。再往里是正厅，摆着直背椅——可能是最上等的乌木镶珍珠制成，配大理石椅面椅背。椅子靠墙整齐摆放，椅间放小茶几，给客人放茶。厅的远端是主位卧榻，常十分华丽，在磨光的上等乌木上镶着闪闪发光的珍珠，铺着靠垫。若客人身份够高，主人坚持请他坐在榻上自己的左手边。仆人立刻端上茶和烟袋款待客人，捧烟袋的是体面人家不可或缺的随从。茶泡在精致的瓷杯里，盖上盖子闷好。墙上挂着字画卷轴，有水墨小品，也有朋友书写赠送的对联。正厅两侧是家人居住的套房，后面可能还有几进天井和房间，多为女眷所居。床是木结构，常雕刻精美，光滑的床板上铺简单的席子，盖毯子，枕头按喜好用瓷、木或皮制成。蚊帐必不可少，常缀着刺绣缎边。富人

的床与穷人的床在舒适度上并无本质差别——穷人不过是在两条粗凳上架块木板，铺上席子。房屋地面总是砖石铺就，因而潮湿。有些房子落下"闹鬼"的名声，其实只是潮湿和由此产生的有害气体使住户生病。我一位中国朋友租了一所这样的大房子，邻居来告诉他，必须驱邪，否则全家必病。仪式是烧香烛、放大量鞭炮，想来是为吓走邪祟。他是基督徒，不愿沾染偶像崇拜的样子，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真正净化空气的是鞭炮中大量火药的燃烧，建议他买些纯火药——不做成鞭炮——撒在墙边和潮湿最重、气味最难闻的角落，点燃。他照做了，欣慰地发现空气净化了，住在那里期间全家无病。放鞭炮能驱邪的流行观念，源于同样的误解。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加上许多特别的日子，广州街头都要放大量鞭炮。许多有害气体被烧掉或驱散，于是人人健康；但百姓不懂自然规律的作用，把好处归于响声，以为是响声赶走了病魔和其他邪祟。

饮酒是普遍习俗，但醉酒相对少见。他们喝几种用米酿的烈酒，但通常只喝少量，酒杯只有普通顶针大小。婚丧喜庆的宴席上，酒被视为不可或缺。酒上脸很快，贪杯者立刻

现形。茶是全国通行的饮料，永远清饮，不加奶不加糖。茶的品级几乎数不清，最好的茶很少、甚至从未流入欧美市场。以茶待客是举国一致的习俗。走进最穷农夫的家或最忙商人的店铺，必有一杯茶端到面前；接茶必须讲究礼数：若对方双手奉茶，必须双手接过，还应邀主人或在旁的朋友同饮。他们很少喝凉水，大多数人从不喝，看我们大口喝清水，惊讶不已。水越凉他们越不爱喝。他们用的水大多很不干净，泡淡茶时把水烧开的习惯是一大保障。一天我路过水果市场，见一位老人用小杯喝着我以为是水的东西，觉得新鲜，便问："您喝的是水吗？"他深恶痛绝地回答："你当我是牛吗？"原来他喝的是一种特别好的酒，清澈得颜色与水无异。

吸食鸦片是人民的大恶，其害处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此话题已有很多言论著述。有人辩称这习惯本身相对无害，归咎于它的种种恶果大多、甚至全部另有原因。然而，有资格的医生的看法——他们在民间长期的经验与观察赋予他们权威发言的权利——是：它对身体的损害极大。我在全省几乎各地、各阶层中的实际观察表明，它是不折不扣的祸害。

它可怕地流行，但几乎只限于男人，女人染上此瘾的极为罕见。女人们把它当作——按她们的信念——一切苦难的最终解脱，最常见的自杀方式就是吞鸦片。有些地方五分之四的男人吸食；说全省五分之一的男人是此瘾的奴隶，想必不算夸张。这瘾滋长时悄无声息，一旦控制了一个人，便以比酒鬼嗜酒更强的欲望锁链捆住他。它掏空人的体力，麻痹人的智力，摧毁人的道德感，彻底断送人的男子气概。它泯灭天伦之情，使人在永不餍足的欲望鞭打下，卖妻鬻子以满足毒瘾。它使人无法工作经商，又所费不赀，很快把受害者拖入赤贫。瘾深的鸦片鬼是世间最可怜的景象之一：骨瘦如柴，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脸色灰暗，牙齿变色难看，眼白发黄，闪着不自然的光——一具活骷髅。这恶习威胁着整个民族的元气，给父亲或儿子被奴役的家庭带来无尽的苦难。广州的烟馆几乎和纽约（New York）的啤酒馆一样多。对中国人，它有特殊的诱惑：店铺生活一律枯燥，他们没有别的资源、没有娱乐；家里在舒适和交际上毫无吸引力；这阴险的魔鬼便在他们受着无可救药的空虚折磨时走近，轻易把他们网罗。商务或社交拜访中，递上一口、吸上一口鸦片成了习

惯；宴席散场或一夜狂欢之后，这梦幻的魔鬼如温柔的魅惑者般缠绕上来。对在寒冷潮湿的田里劳累一天的穷人，它来缓解酸痛的肢体、驱散风湿；书生发现它是治疗头痛的妙药，是从霉烂虫蛀的故纸堆到梦幻般现实的奢华感受的轻松过渡。然而受害者并非都甘为奴隶；他们烦躁挣扎，只是徒劳。我见过数百人来医院求治；即使决心坚定，他们也会在身上私藏鸦片，或买通门房弄货，以至于在十五天的戒治期间必须对他们严加看管。有一次，船家硬塞给我一班吸鸦片的水手，违反约定；烟味难闻，又妨碍做工，我藏起他们的烟灯，不许他们吸；他们却在地板上爬到我跟前，头磕在舱板上，可怜巴巴地求我还给他们，说没了它会死，我只好归还。我的轿夫曾在半路上违抗明令，在人挤人的集市上把我放下，行李任由陌生人群摆布，自己溜进烟馆。我见过有人为谋一份糊口的长工而立誓戒毒，却完全抵挡不住瘾头。鸦片初到中国时，中国人的道德韧性正处低谷，于是轻易成了猎物。当反弹到来——必定会到来——许多弱者将被淘汰，幸存者无疑会成为更强健的民族，无论智力、道德还是体魄。吸烟几乎和喝茶一样普遍；事实上，待客时两者几乎形

影不离。有些地方男女老幼都吸烟。烟草是穷人的慰藉，是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他们的烟草通常很淡，吸得很少，烟袋只够吸几口，烟常经过水过滤。吸鸦片的人无一例外也是老烟枪。

中国人是天生的赌徒。赌博是何时发明的，我从未考证出来，但倾向于认为它是从那片土地上自发生长出来的——在那里，赌博确实被推到了比任何地方都更过分的地步。它无处不在，形式无穷无尽。孩子们拿着买糖食的铜钱一路赌过去，掷骰子决定是花三文买两只糖鸭或一把花生，还是一文钱拿走。每个乡下集市的赌摊从早到晚人满为患，城里整条街都专作此用。年轻人会当掉衣服工具，换几两银子去碰运气。他们拿文武科举的结果下注；彩票大行其道；他们的许多祭拜本身就是简单的碰运气游戏。他们掷半月形的木块看运气是否眷顾；摇装满竹签的签筒求个吉利数字。他们向神明祈祷，求买彩票中奖；为求好运，什么都拜。常有人拿着彩票追着我，求我在票上扎个眼或写个字，好带来运气。几年前广州街头死了一个穷乞丐，有人点上香插在尸体旁，随即在赌桌上连连得手。消息很快传开；那可怜的乞丐一天

之内收到的香烛钱——用来拜他的尸体——比他生前为衣食得到的还多。街道挤满狂热的人群，人人都想得到乞丐鬼魂的帮助——据说那鬼魂知道彩票的中奖号码——直到官差清街、把尸体埋了。赌博虽为法律所禁，官员却为金钱默许，在许多地方是绅士们生财的丰厚来源。

尽管自诩道德高尚，中国人在道德天平上位置很低。无意细述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只说一句：和所有异教民族一样，《罗马书》（Romans）第一章描绘的那幅图景，在他们身上处处应验。他们不大尊重真话；说谎不仅被视为正当，许多情况下还受称赞。穷人的谈话尤其污秽不堪，令人不忍卒想。实在难以想象，人再堕落，嘴唇怎能说出那些从他们舌尖滔滔不绝滚出的话。若罗得（Lot）在所多玛（Sodom）被迫听的谈话和中国入耳的这类话相似，他确实值得最深切的同情。严格说他们从不骂人发誓；但我常觉得，比起他们谈话中密集夹杂的可怕污言秽语，一句痛痛快快的英文粗话倒是一种解脱。听男孩们嬉戏时、母亲们对女儿说话时、父母教牙牙学语的孩子复述时说出那些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竟卑劣到说得出口——而且说的人似乎全然不觉得有何

不妥——这揭示的堕落之深，令人震骇；在中国，被迫天天听这种话，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煎熬之一。蜑民（boat-people）在这方面似乎比谁都糟。他们是广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陆各城也多少都有。他们是下层民众，历史不详。有人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被中国人征服。家在水上，住大小船只或水上棚屋。语言相同，习俗与岸上人迥异。他们的妇女从不裹脚，信奉的神祇也不同。在广州约有二十万人。他们的道德状况比一般民众低得多，基督教工作至今在他们中间尚未立足。他们被剥夺了岸上人享有的许多权利；但只要上岸定居，就能为子孙争取到被剥夺的那些权利。他们的船是沿江往来的常用交通工具。妇女摇橹，常背着婴儿。他们是强悍的族群，通常性情温和，但常以口角打破街坊的安宁，骂起人来滔滔不绝，令人咋舌。

总体而言，他们勤劳、稳重、服从权威这些基本品质，预示着令人欣慰的未来——当开明思想和福音的大能把他们改造成积极进取的基督徒。在半开化状态下，他们无疑比那些没有文明、没有教育、没有固定政体的民族更难打动；但

正是这些暂时阻碍基督教广泛传播的品质，将来会成为最有力的助力，确保基督教全面而永久地扎根。

第四章　孔子与儒家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中国大圣人孔子（Confucius）那样，对如此众多的人施加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今天，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人类如此大一部分人的高度崇敬。关于这样一位伟人的一切——他的生平、习惯和教学方法——都极具吸引力。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地是山东省。他的父亲是一名地方官，在他出生三年后去世，把他托付给母亲照管。他自幼便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庄重气质，酷爱读书，与他后来的为人相符。他二十岁结婚，同时在本国担任一个低级官职。四年后母亲去世，他便辞去职位，退隐私生活，守三年之丧，从而恢复了已废弃的古礼，而这一古礼因他的榜样一直沿用至今。

这三年他专心治学。他遍览前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比较研究，由此对古人的学问和方法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与敬意。他严厉批评当时施政的弊端，指出古代的崇高典范值得效

法。到三十岁时，他作为教师的名声已经确立。学生从各地聚集到他门下，几个诸侯国的宫廷也纷纷邀请他前往访问。五十岁时，他得到充分的机会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被君主鲁定公（Duke Ting）任命为中都（Chung-tu）邑宰，三年中以热忱、审慎和对众人权利的尊重治理政事，使鲁国（Lu）达到纪律严明、繁荣昌盛的卓越境地，令所有邻国都心生畏惧。他作为邑宰的成功，大大增强了他教导的力量，人们看到他的学说在实际应用中如此卓有成效。

像大多数伟人一样，他并不总被同时代人赏识或尊重。他的计划遭到反对，他的动机受到诽谤，他的政敌迫害他，他常常灰心丧气，生命更不止一次处于危险之中。但他始终怀有受命于天来教导人民之人的勇气，受挫时便说："人们的忘恩负义又算得了什么？他们不能阻挡我去做天命我去做的一切善事。若我的教诲被人轻视，我也有内心的安慰：我知道自己已忠实履行了职责。"

关于他已流传出许多传说，在同胞眼中他如今俨然半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记载中，没有一件与他的

生平相连的超自然之事。平常的境遇被夸大了，但一切都与他教导的极端务实本性完全相符。据说在他晚年完成著述之后，他把朋友们召集到身边，庄严地把毕生劳作的成果献给上天。他跪地谢恩，感谢上天赐他生命和力量完成这项工作，并恳求上天使这些劳作造福他的同胞。中国的图画把圣人描绘成祈祷的姿态，一束光或一道彩虹从天而降落在书上，他的弟子们站在周围，满怀钦佩与惊奇。据说在他去世前几天，他扶着东西在屋里蹒跚，叹息道：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他享年七十三岁，只留下一个后代——他的孙子，家族通过他延续至今。各种尊荣加于他的名上，"至圣先师"（"Most Holy Ancient Teacher"）和"圣公"（"Holy Duke"）的称号授予了他。他的家族无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他去世两千一百五十年后，仍有一万一千名男性后裔承袭他的姓氏，其中大多数已传到第七十四代。

他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自己与弟子之间的问答。他善于利用眼前发生的事来加深教诲，用他们正在渡过的溪流、天空的飞鸟，或当天的政治事件来阐明训诫的寓意。一天，他看到一个过路捕鸟人的收获中没有老鸟，便得出解释：老鸟太机警，不会被捉住；有见识、懂得紧跟老鸟的幼鸟也随之逃脱，只有那些独自游荡、冒险靠近罗网的莽撞幼鸟才被捉住。他转身告诫弟子们，要留心捕鸟人的话，说："人类也是如此。狂妄、鲁莽、缺乏深思，是年轻人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他们因小有成就而沾沾自喜，学业才刚起步，就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无所怀疑，无所犹豫，无所留心。他们不咨询年长有经验者就鲁莽行事，然后一味顺从自己的本性，被引入歧途，落入为他们设下的第一个陷阱。"

儒家（Confucianism）被列为中国三大教派之一，其名称儒教（Yu-Kiao）常被译为"学者之教"。这种译法有双重误导：因为这个体系按词的本义并非宗教，而且也不限于受过教育的阶层。它是一套道德与政治经济体系，关乎人在家庭、社群和国家中彼此的职责。至于圣人本人的宗教情感，

他的著作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线索。他虽向上天祈求，似乎承认有一个鉴察人类行为的至上之力存在，但在关于死亡和来世的一切问题上却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他只局限于人类可知的领域，似乎是个现代型的不可知论者。在那个常被讲述的故事里，一个弟子问他关于死和死后之事，他的回答闪烁其词："未知生，焉知死？"

他的伦理教导被公认为比任何其他纯粹出自人类的体系都更接近基督教体系。子贡（Tsze-Kung）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由此引出的否定形式的金科玉律（Golden Rule）是：圣人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和许多其他训诫，倡导最高形式的政治与社会道德，使他跻身伦理教师的前列。他的哲学要求服从上级，敦促人们以仁爱正直待人，但其中全无对不可见之力的提及，只关乎今世的关系与赏罚。他的体系的顶点是他提出的完人理想——君子（Kiun-tsz），即"绅士学者"。他不断向听众展示的这一崇高观念，永远像灯塔一样，对他的追随者产生了巨大的向善影响。

在独创性和才华上，他无法与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相比。他自称"述而不作"。他汇编了前代的著作，把据说上溯到他之前两千年的那个时代的作品视为最真实智慧的源泉。他收集、编辑这些古代著作，使之定型。在构成以他命名的体系基础的十三经中，他实际著作者不过两三部。但他的性格烙印在这些著作上，他虽以古代圣人为最高权威，却不断诉诸听众的良心。这正是他体系的一大考验：千秋万代，人民的良心都回应了他训诫的正当与实用力量。

从其要点略览，可对其体系的范围略窥一斑。通俗地说，其实际教导可归纳为五伦与五常。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的职责都详加阐发，多方申说。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有时也给出更简的三者之说，即：智、仁、勇。

仁是根本之德。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在人群中行为端正的必要条件。没有仁也可能有上等人，但有仁的绝不会是下等人。"完人片刻不离乎仁，因仁而成其名，历经一切危难而坚守不渝。"

义见于公共生活，与谋取私利和偏见相对立。"义以立德。""知其为义而不为，是为怯。""君主行义，人民自愿顺服。"礼，即仪式的遵守，在孔子体系中居首要地位。他宣称："礼不在于玉帛，而在于亲疏贵贱之分，由此形成社会生活的等差。""德因礼而成。""无礼则：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智是对人与事的实际认识。有三件事被认为是必要的：知命、知礼、言辞的表达能力。"人也应明白自己知识的界限"，即对所知与所不知有清楚的认识。学习的道德面被强调。"徒有知识而无用"；"真知之后应择善而从"。

信，即诚信，指社会生活中的互信，人们彼此的信任，常与忠连用。"朋友之间须有信"，政府与臣民之间尤其如此。"无信则人不能立，如车无輗軏则不能行。""完人之道"按以下八个层级的职责确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者关乎自身，后三者关乎对外施之于人的效能。在这些条目下，人生的各种职

责得以分类，整体形成一圈实际德行，以悦目的对称呈现完人的理想。

儒家的标准著作是四书与五经。

四书之首是大学（Ta-hioh），即《大学》。"Great Learning." 它是一篇简短的论文，分为十一章，阐明完人之德。第一章给出了循环论证的精妙例子，其中全篇的基本思想这样展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四书之二是中庸（Chung-yung），即"中庸之道"。它由孔子的孙子孔伋（Kung-Kih）所著，阐明完人之德，其目的无疑是把祖父理想化，抬升到圣人（Shing-yen）的尊位。在这部著作中，君子，即绅士，被描述为待人接物不降格为卑下或不当之人。"他立于中道，不偏不倚。"他所处之境，无

不保持本色。居高位而不轻视下属；处卑位而不以卑劣手段取悦上级。

"他但求责己而不责人，无所不满。一方面不怨天，另一方面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

四书之三是论语（Lun-yu），即"孔子语录"，收集了弟子们记录的他的许多言语和训诫。其中充满警句和对人对事的精辟批评，例如：

"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永不自满；自满者非完人。"

四书之末全是孟子（Mencius）的著作，他比孔子晚近两百年，是柏拉图（Plato）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同时代人。他思想的独创性和真理观的开阔使他超越了伟大的先辈，许多人公正地认为他是东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智。他在同胞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发展并系统化其师学说的功绩属于他。他对君主的忠告简洁有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对人性的评价见于他的宣言："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他意味深长地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他坚贞不屈的正直见于这句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五经之首是易经（Yih-King），"变易之书"。其内容对学者来说仍是个谜，其神秘的卦象为成千上万的算命先生和骗子提供了谋生资本，他们用它的公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是书经（Shu-King），"文书之书"，许多人认为它是最古老的中国著作。它简要记录了从公元前2357年到公元前627年的中国历史事件。它几乎没有真实历史的品格，但按流行的评价，它包含了知识上一切有价值之物的萌芽。

第三经是诗经（Shi-King），"诗歌之书"。它收集了最古老的民歌三百零五篇，对人民的思想和想象产生了贯穿其全部历史的巨大影响。这些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完全没有其他异教民族类似作品中那种特有的淫秽。其比喻常常古怪可笑。有自然诗、国家颂歌、情歌、哀歌等。下面一节是一位妻子在丈夫远行时哀悼他的诗：

"日月在上我凝望,
与我忧心诉衷肠。
丈夫远离我身旁,
何时归来慰我伤?
与他同袍君子们,
可曾见他德行彰?
他的准则是:不贪不恨;
他的脚步怎会偏离正道?"

第四经是礼记（Le-Ki），"礼仪之书"。其各篇由孔子收集，据说其中表达了他对政治和风俗的看法。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讲究礼仪的民族，这部书详载了礼仪对人们在官场、社交、道德和宗教各方面的一切要求。

五经之末是春秋（Chun-tsiu），"春秋"，是唯一可以肯定孔子为作者的一部。它原是作为《尚书》的续篇而作，简略到近乎贫乏，令那些希望从中找到大圣人不朽丰碑的人大失所望。若没有左丘明（Tso）——圣人的追随者——的增

补，用史事和细节充实了原书简略的纲要，这部作品不仅会索然无味，恐怕也难以流传至今。

围绕这些标准著作，产生了一大批注释和论述，阐发后世作者对所授教义的看法。文风的过度简练和表达上不时出现的含糊，导致观点常常大相径庭。这些著作连同标准注释，构成教育的基础和人民一切知识的源泉，至今被视为所论一切主题的绝对权威。中国民族的绵延，更多归功于这套实用哲学体系及其衍生的普及教育，而非任何其他可举出的原因。它通过确保思想习俗的统一、敦促效法同样的典范，维护了民族的统一。

在充分肯定这一体系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闭眼不见明显的弊端。今天的实际儒家是个怪胎，在许多方面是个怪物；是个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的体系。它只保留了古代的形式，而一切生命与活力早已熄灭。圣人的教义在理论上被尊奉，在实践中被否定。大师受到神一般的尊崇，但一万人中没有一个为效法他的高尚榜样或达到他君子理想而做出看得见的努力。《易经》被用来占卜，《礼记》被遵循

于对礼节形式的荒谬繁琐遵守中。家庭和社会规章被置于人为的基础上，引经据典不计其数，以支持每一种陈腐习俗和每一条阻碍性的立法。政府在理论上效法古代模式，但在圣人如此强烈坚持的那些正直与仁爱的优良原则上却可悲地缺失。孔子若今日复返，看到自己的名字附着在一个只会招致他鄙视与谴责的体系上，必会大为惊讶。早期的儒家是个崇高观念与旺盛生命力的体系；今日的体系则是石棺中的一具僵尸。虚伪、淫欲和各种形式的腐败，在圣贤的斗篷下滋长蔓延。

盛行的教育制度培养一种倒退的精神。年轻人被教导把古书视为一切知识的总和，以为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就足以应付人生的实际职责。经验很快让他们看到，训诫与实践相去甚远，古书的言论常被引来支持与字面意思直接相反的行为。知识是进步的这一原则被否定。他们的脸朝向过去，背对未来，全部时间都花在翻检过去时代的枯骨中，寻找指导现实生活的原则。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大地布满了心胸狭窄、顽固偏执、就时代的实际问题而言无知的所谓文人，他们以令人痛心的盲目宿命论抱住过去。他们用两三千年前已

死之人的意见和榜样来对抗每一个新思想，一边自称崇敬训诫，一边活在与训诫的持续背离中，自己把自己弄得荒谬可笑。

不应把追随者的错误归咎于孔子，但他在自己对古代的极端崇敬中，给体系定下了一个方向，数百年过去，其效果愈发明显。原初体系中滋长并衍生出其他缺陷的毛病为数不少，可简述如下：不承认与永生上帝的关系。对罪与道德之恶没有深刻的洞察。不知有中保，能恢复人内心所见的理想。虽强调信，却不敦促诚实，反而相反。多妻被预设并容忍。多神教被认可。占卜、择日、征兆、梦兆和其他迷信都被相信。伦理与外在仪式混为一谈。单纯好榜样的作用被夸大。其社会生活体系纯属暴政：妇女为奴，子女对父母毫无权利。孝被夸张为对父母的神化。一切赏报都期望在今生，以致利己、贪婪和野心被助长。对普通人，无论生死，都没有提供安慰。中国历史表明，它不能使人民获得新生，进入更高尚的生活和更崇高的努力；它在实际生活中深受佛教和其他错误思想习俗的影响。

尽管有这些缺陷，它为人民做了许多事，仍有许多成分可作为更高更纯之物的根基而具有最高价值。需要一位大改革家，打碎千百年来在它周围形成的化石硬壳，把体系所含的活的真理和原则带到今天的清朗光照之下，与西方学问所阐明的宗教与科学真理结合，开启一个真正生命与活力的时代，使国家走上前所未有的强盛繁荣之路。原初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天才的崇拜，而今日的儒家却压制天才与独创，对一切独立思想皱眉。只要过去仍被认为垄断了智慧与学问；只要中国学者仍满足于逝去世纪的尘埃；只要每年的趋势仍是加高这些极端保守的墙，把他们禁锢在古代经验与传统知识的狭小围栏里，隔绝于尚未探索的丰富知识田野——其存在他们都想否认——那么这个民族，即使年事已高，也仍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身材矮小，智力孱弱。儒家并非必然或完全是基督教的敌人。它的许多训诫与福音（Gospel）的原则相契合；但原初体系的某些方面，或毋宁说某些偶然成分，已成为显著特征，沿着这条线，它已呈现出明确的反基督教形态。

其中首要的是祖先崇拜，它自远古流传下来，孔子接受了它，并为其仪式作了规定。这一体系已发展到惊人的规模，大圣人的名字与它密不可分。它如今构成现代儒家信条的主要条目之一，使他立刻与福音公开对立。对圣人本人的崇敬已被推到崇拜的极端，以致每个县城乃至每个大城市都有纪念他的庙宇，其中立有他的牌位，两旁是他七十二弟子的牌位，定期举行祭拜。每次科举中试者都必须到孔庙祭拜，向圣人献上敬拜与感谢。中国有一千五百六十座孔庙，每年供奉的猪、羊、鹿等牲畜达六万头，另有两万七千匹绢。各级学校中，他的牌位都是重要物件，每个学生入学时都必须向这位文坛之王鞠躬敬拜。

这样，神的尊荣归于他，在许多人心中，他被高举"在一切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之上"。

中国的国教以其历史和古老著称，是今日儒家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崇拜中最高的仪式由皇帝亲行，古经规定的仪式已延续三千年。其中最突出的观念是：皇帝是天子（Tien-tsz），"上天之子"，与天、地并列，从中获得在人间

统治的权利与权力，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是儒家"天、地、人"三才中的第三位。北京天坛（Altar of Heaven）祭祀的庄严与简朴，给获准目睹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除皇帝的祭祀外，每位官员都必须在庙宇中举行各种偶像崇拜仪式。每座有城墙的城镇都有城隍庙，官员必须在春分秋分、朔望和其他指定日子亲往或派代表，祭拜土地谷神。遇旱灾或任何灾难，必须祈求神明帮助。这样，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政府与偶像崇拜密不可分，在它与基督教之间筑起了一道严重的屏障。

在思辨宗教方面，中国文人的大多数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至多是不可知论者。他们裹在文学排他的斗篷里，嘲笑偶像崇拜，同时又把仪式当形式走过场，他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他们作为大圣人自称弟子的整个品格相称。这一体系缺乏能力的事实，鲜明地表现在：它最热心的支持者沉溺于堕落的行为，尽管有崇高的训诫，它却不能把人民提升到实际生活的纯洁状态——虽然它无疑使他们没有完全沉入纵欲与污秽的泥沼。

第五章　中国的佛教



图九 佛教方丈

在中国诸宗教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佛教。它的寺庙庵堂、僧人奇特的装束、许多佛像的硕大体量与狰狞面目，随处都是引人驻足之物。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和尚（bonze）——剃光的头、灰褐色的长袍、一串念珠。



图十 佛教尼姑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研究往昔最饶有趣味的篇章之一。要正确理解佛教在中国发展出的教义与倾向，要更好地领会它在过去的成长与影响及其现状，先对其起源与基本原理作一简述，将大有裨益。其创立者释迦牟尼·乔达摩佛（Shak-ya-Muni-Gautama Buddha）约生于公元前六二三年的贝拿勒斯（Benares）。关于他的出生、生平与教诲，种种奇异之说纵有千般，我们不取其一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世上罕见的最卓越、最仁慈的人物之一。佛教虽源于印度的土壤，却从未在那里扎下深根——早期遭到婆罗门教（Brahmanism）信徒的强烈反对与迫害，后来又在许多地方被伊斯兰教（Mahometanism）完全取代。

传教的精神自始便强烈彰显，因此当它被逐出生地，便向北、向南传播。在这两个方向的发展中，呈现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分歧，更是所强调的具体教义上更深、更根本的差异。向锡兰（Ceylon）、缅甸（Burmah）、暹罗（Siam）传播的一支，保留了更多原初形态，以巴利语（Pali）为传授教义的载体。北传佛教先至尼泊尔（Nepaul），再至西藏

（Thibet）、中国、蒙古（Mongolia）、日本（Japan）、朝鲜（Corea），以梵语（Sanscrit）撰写典籍。

如此广大的扩展，是通过四面八方派出的大批传教士实现的，他们多半是真诚、克己的热忱之士。

佛教传入中国，笼罩在种种奇异境遇的迷雾之中。据记载，公元六十三年，在位的汉明帝（Han-Ming-ti）得一奇梦：梦见一尊头顶光环的大金像走近，进入他的宫殿。皇帝急于知道这奇异之梦的寓意，便与亲友智者商议其含义。他的兄弟楚王（Prince Tsu）对当时已传出印度北境之外的宗教已有几分了解，且心向之，便说此梦指的是佛像。于是立即派出使团寻访，数年后归来，带回一尊檀香木佛像——与梦中金像一模一样、一部经书和一位印度（Hindoo）僧人。这便是开端；但进展缓慢，三百年间他们只有这一部小书。又过一两个世纪，来了十八位传教士，即阿罗汉（arhans），中国人称罗汉（loh-han），或称"弟子"，其塑像遍置于每座佛教寺庙。传道者人数渐增，一度竟有不下三千名来自印度的佛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信仰。佛教虽在皇家庇护下传入，

为许多高官乐于接纳，却遭到儒家（Confucianists）的强烈反对，在其历史任何时期都未曾成为国教。

中国的佛教是一个庞大而繁复的体系。若要对其理论与原理作透彻论述，不仅是极难的任务，也与本书宗旨全然无关。我们只能触及几个要点，略示其现状运作。它立下四条原理，据说包含真智慧的奥秘：一、苦是众生存在的必然伴随；二、苦的积聚由欲而生；三、欲的熄灭是可能的；四、有一条通向熄灭的道路。基于"生命是必然之恶、因欲而加重"的理论，一切宗教修行的目标便是压制欲望，使生命融入非存在的太虚。其宗教发展的最高观念，见于所谓佛教三位一体，即"三宝"（Three Precious Ones），其塑像常高达三十英尺以上，居寺院中最显眼的位置。有时被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佛。其梵文名为佛（Buddha）、法（Dharma）、僧（Senga）。"在第一者，佛被表现为其存在之相，即人格化的智慧；第二者是他所立的法，即宗教；第三者是二者的实际成果，即教会，或更确切地说，僧团，即构成教会者。"三者又称三皈依，信徒诵其奉献祷文："我皈依佛，即我在一切行为中效法他；我皈依法，即我接受其一切关于诸

行无常、必须绝对舍弃自我的观念；我皈依僧，即教会或僧团，即我舍弃社会、财产、婚姻家庭生活，在教会范围之外不见救度。"

佛教的道德律有十戒，条目与次序多有出入。它们有时刻于石上，或以大字张贴于寺庙及其他公共场所。十戒的次序常列为：戒（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酤酒；（六）说众生过；（七）自赞毁他；（八）悭吝加毁訾；（九）嗔恚、不从教诲；（十）谤三宝。僧人受戒时，发愿遵守前五条。

在遵守或违犯这些行为律的背后，有轮回的六道，依次为：一、天道；二、人道；三、魔怪；四、地狱；五、饿鬼；六、畜生。每道之中又包含无数小级。灵魂转世之说，是佛教最突出、也最有害的教义。它原采自婆罗门教，已成为其信条的首要条款，染遍其一切教诲与实践。与之相连，描绘出种种最可怖的地狱景象。在阎魔（Yama），即阎罗王（Im-lo-wong）——地狱之王——及其华人助手的掌管下，不幸的受难者遭受严寒酷热之极；形状骇人、性情凶残的恶

魔追逐他们，以刀、火、水、棍施以切割、剥皮、噬咬、侮辱、恐吓，无所不用其极。

佛教盛行的一大秘诀在于其折中主义。它从现有体系中择其最合己用者，纳入为己有。不能战胜的，便据为己有；因此在不同国家考察，它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它始于无神论，在印度变为泛神论，在中国变为多神教。这种采纳他系思想习俗的倾向，见于其三大华人护法——华光大帝（Wa-kwong）、龙王（Lung-wong）与关帝（Kwan-ti）——原是敌对宗派神系中显赫的道教神祇。此外他们还添了广受崇拜的财神；有些地方还可见"三官"（Sam Kwan），即三位道教尊神，以及玉帝（Yuk-ti），即道教的朱庇特。而且，原初的华人灶神也被立于佛教寺庙，掌管饮食。

祭祀亡灵既是普遍习俗，他们便将其纳入翼下，与道士共同主持盂兰会（Yu-lan-Ui），即"施食亡灵会"，每年祭祀饿鬼。这些无亲人祭祀的可怜亡魂，在阴间沦为乞丐；但自七月初一至十五，得准离开囚所，在大地上游荡，若不用衣物钱财安抚，便会报复生人。迷信者畏之如虎，视为一切祸

患之源。佛教徒采纳这个万灵节，又以转世之说加以强调，因而获得广泛影响与声望。

在中国的佛教教会，从未取得它在西藏与蒙古的地位。在那里它几乎排斥一切其他信仰，教阶制度极为繁缛，大喇嘛（Grand Lama）如教皇般居于拉萨（H'lassa）城。在西藏，有人从教会教义与仪式中追溯出早期景教（Nestorian）基督徒的影响。不仅基督的故事在其佛陀传记中被重演，教会的外在形式据说也在很大程度上仿自景教观念。"西藏的佛教教会有其教皇、枢机主教、主教、神父与修女；有婴儿洗礼、坚振礼、为亡者灵魂的弥撒、念珠、圣牌、蜡烛、圣水、游行、圣徒瞻礼日、斋戒日等等。"其中一些传入中国，有助于解释许多人所观察到的罗马教会（Romish Church）仪式与佛教仪式之间惊人的相似。

佛教典籍世代口耳相传，自然便于变异增益。直到公元前九十三年才有一部分形诸文字，全部经藏至公元五世纪初才编成。而且这还是南传佛教的经藏，北传的完成要晚得多。两者大体相应，但北传多有南传所无的增益。其中释迦

牟尼佛的生平被写得与基督惊人相似。他被描述为"自天而降、童贞女所生、天使迎接、老圣人接待、献于圣殿、水洗而后火洗、以智慧应对使博士惊奇、被引入旷野、受魔鬼试探后周游行异能传道。他是贫苦者的朋友，在山上变像，降入地狱，升入天堂。"几乎每一事迹都被重演。这惊人的对应如何解释？佛陀生于基督前六百二十三年。

曾有怀疑者如此解释：在主十二岁至三十岁的十八年间——福音书对此沉默——基督去了印度，攫取这些事迹，不过是伟大佛陀的拙劣模仿。耶稣会士则归因于魔鬼，其圆熟的狡猾在佛陀身上预演了属于基督的事。其实有更简单易行的出路。可以证明，佛教传统赋予其创立者生平的基督教色彩，几乎每一条都是相当晚近的起源。古抄本对佛陀生平记载甚少，全无这些基督教特有的细节；这些记载不能证明在基督后五六世纪之前流传。可见这位所谓"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照的是大卫之子（Son of David）借来的光。

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义亦然。阿弥陀佛（Amitahva-Buddha）——在中国被重复得比任何词语都多——也是后来

的增益。"在西方极乐世界，按他们的观念，无数佛环绕，他端坐其中说法。其名意为光，因其本质即光，照耀其国土的每一角落。他寿无量，永生，其民皆享永生。"这日落之外的西方极乐，"有四宝或四奇。它是极乐之国，生命圆满，无忧无恼。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环绕其国。中央有七宝池，池水具八功德：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池底布以金沙，四周以珍宝金银铺砌，楼阁以彩色透明珠宝建成。有香花芬芳，有灵鸟妙音，每当微风拂过，鸟栖之树亦加入合唱，枝叶颤动，和出最甜美的和谐。罗网亦和之。此音乐是无词之歌，旋律诉诸人心，却恒说佛、法、僧。"南传佛教不知此西方极乐世界之说，连其名都不见；鉴于其出现较晚，推断他们借用了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的描述，改易以合己用，纳入信条，并非无理。虽早先略有痕迹，但至五世纪才定型为今貌。佛教大旅行家、著述家法显（Fa-hien），约公元四百年游历印度，专为在其本土考察此体系，竟无所见；约公元六百三十年，另一权威玄奘（Huen-tsang）为同一目的广游，亦意味深长地沉默。此说似源于克什米尔

（Cashmere），或染了些波斯色彩，最终形成"有意识的幸福存在"之观念，恰与通常的涅槃（Nirvana）——融入非存在——相反。

中国的观音（Kwan-yin），即慈悲女神，原初佛教所无；归于她的属性，本属救主。"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恒听大地上升的呼声"，是通常的颂词。这位神祇通常为女相，偶为男相，如今是佛教在中国的实际首领。

佛教经藏的完成历尽艰辛，至公元一四一〇年方告竣；今本称"大北方藏"（Great Northern Collection），编于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间，中国人拥有完整佛教经藏，不过近三百年。佛教把崇拜委于构成教会的僧团。他们的祷告不是我们意义上的祷告，而是据信能生某种神奇效力的语句，多为经文摘句，或载有咒语的特别典籍，常是陈述佛的慈悲、智慧、荣耀教义的话。诵念时必伴音乐：击钹、击鼓、鸣钟、敲木鱼。

作为体系，它已过全盛，如今大步走向衰微。其广被与权势的显著证据，见于多处。广州曾有多座历史悠久的寺

院，如今多半颓败。十至十二世纪是佛教权力的巅峰，不仅作为宗教体系流行，还深深影响文坛，当时许多书籍染有其独特教义的浓重色彩。士大夫与诗人是它的宣扬者，热忱拥护。诗人政治家苏东坡（Su-tung-po）是当时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深信其教义，旅行中必访名刹，所至必留痕迹。广州以西十五里，石岛金山（Kam-Shan）有一古寺，至今犹传其到访之说。他自某官任返程，夜宿山下，梦见有人进献一碟芝麻饼。晨登山，遇一老僧，始知是日为开山祖师德万（Tak-wan）诞辰；祖师生前酷嗜芝麻饼，岁岁备饼供于其龛前。政治家惊告老僧："那我便是德万；这些饼是供我的。"即席赋诗纪念此奇事，诗云：——

> 金山古刹立江边，岩上高峰接碧天。

> 白发东坡舟系岸，温言语向老僧前。

> 自言前世居于此，曾作德万住此间；

> 今朝旧景重萦梦，山色楼台宛宛然。

由此轶事，遂盛行一说：守戒精严的僧人，来世将投生为士大夫，位极人臣。当今佛教，难令人兴起热情。僧人懒惰无知，多出身下层，自幼投师为徒；久之学会诵经、走完仪式，却不知仪式的历史与意义。除极少数外不懂梵文，道德亦多疏放。几乎人人吸食鸦片，为百姓所轻。称人"和尚"（Wo-Sheung），是骂其愚蠢无用的蔑称。出家不需多少信心与奉献，寺庙常是藏污纳垢之所。

寺庙常是宏伟建筑，多建于山间胜境，临水而立，深谷幽荫，飞瀑流泉。广州有数座大丛林，香火鼎盛。海幢寺（Ocean Banner Monastery），俗称"河南庙"（Honam Joss House），占地数亩，香火足以供养百余僧人。园抵江滨，入小门，沿林荫大道而上，至一方塔式建筑，为寺院正门。高大门楼两侧，各立两尊面目狰狞的巨像，即四大天王，分镇四方，能干预世事，赐大福于尊崇三宝者。其名曰：多闻（To-Man），"多闻者"；持国（Chi-Kwok），"护国者"；增长（Tsang-Cheung），"威光增长者"；广目（Kwong-Muk），"大眼者"。门内为大雄宝殿（Precious Hall of Great Heroes），供三宝鎏金巨像，结跏趺坐于莲花之上，两侧列

十八罗汉，即早期传教士。此殿晨昏课诵，三四十僧人身披黄袍，以浑厚单调之声唱繁复经文，跪拜、俯伏，绕殿经行。大殿之后另有一殿，常闭，内有汉白玉宝塔，雕刻精美，覆藏佛陀圣物。另有观音殿、韦陀（Wei-toh）殿——佛教护法——以及笑佛（Laughing Buddha）殿；笑佛即弥勒佛（Mi-loi-fat），意为"未来佛"，传说三千年后他将降世，开辟新纪元。另有宽敞厅堂寮房，供僧人与访客住宿。斋堂设长桌，厨房备齐器具，可供大会饮食；最显眼的是一口巨型饭甑，一次可煮三百人食。

此寺方丈据说极为富有；其私室款待密友，陈设奢华，配欧式家具地毯、餐具美酒，墙上挂画，其中不乏有伤风化者。

另一大佛教寺院是华林寺（Flowery Forest Monastery），更以五百罗汉堂（Temple of the Five Hundred Gods）闻名，因大殿中五百罗汉鎏金大像分列成行，各具神态。城中另一富甲一方的寺院长寿寺（Temple of Longevity），数年前被愤怒暴民捣毁，据说因僧人不检点激

起众怒。佛教影响在许多方面依然强大。丧葬中可见其象征；沿江河运河每一渡口、大小桥梁尽头、有时船只入口处，都可见此铭文——南无阿弥陀佛（nam-mo-o-ni-to-fut）——即向西方极乐佛的祈请。其经忏在疾病时广为使用。儒者通常轻视此教，问及时常出恶言；但同样嘲笑佛教仪式教义的人，生病时也会诵念他们曾取笑的经文，或出于习惯，或更可能是迷信其灵验。

讲道传教早已不是此体系的显著特征。它迎合流行欲望以保声望：强调善功的功德与僧人的神奇法力。所谓善功，是指向寺院布施、向僧人行慈。它诉诸对道德报应的恐惧，强调灵魂转世之说，借此牢牢控制人心。

尼姑与僧人在智识上不相上下。她们住在分开的庵院，常被请至百姓家中作特别法事。她们如僧人般剃发，穿深紫色布衣。

最受崇拜的神祇是观音娘娘。许多专祠为她而立，她的塑像在百姓家中最多见。她是他们心中的慈悲化身，有时被塑成八万四千手臂，引导迷失无知者。她的名号属性揭示其

魅力所在，也表明百姓对解救的渴望。一为送子观音，其祠前求此大恩者人山人海。

佛教的道德律，与儒家相比软弱无力。它纠缠于僧侣主义、转世之说及其他迷妄。实际生活中信徒并不守戒。它的道德高于多数体系，教人克己，教人看破世事虚幻。说佛教全然是祸害，或许过甚。它多少教化过一些野蛮部落，也不乏慈悲的功课。但善多在理论而不在实践。它显著缺乏对受苦人类的慈善：除供养僧人外不劝布施，无医院、无孤儿院、无贫民收容所，无学校或任何慈善机构。它为鸟兽设庇护所，养猪至老死，还为圣猪正式安葬；它收养从屠刀下救出的龟鸡，却对受苦的人类无慈悲可言。它在另一大考验上也显著不及格：它不给妇女以希望，除非她们指望来世投胎为男。它让妇女停留在两千多年前的原地，未带来解脱、提升、安慰或希望。

人们常把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比较，据此论证佛教特别适应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而基督教全然是异物，不可能得胜。这种论证与推论极不公允、不合逻辑。考

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有一事实赫然在目：它进展缓慢。它在皇家庇护之下来，由数十、数百、后来数千传教士传播，三百年才获得普遍承认，六百年才在广义上成为流行宗教；而它到来时已面目大改，许多重要方面几乎认不出是传到锡兰与缅甸的同一宗教。它吸纳了许多与其体系相悖的东西，采纳已受崇拜的偶像，列入其神系；它不仅容忍祖先崇拜，更全盘采纳，在每座寺院为历代开山与方丈立祠。尽管如此让步改易，仍经三百余年才得胜。那么，以此比较论证基督教必败，有何力量？我们尽可对比两体系，表明我们宁可不给他们掺假不纯的基督教，也绝不给；我们尽可表明，佛教迎合纵容既存的虚假体系，基督教则持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要求在如此不同的境况下，至少给基督教双倍的时间；但我们只要求给两者以同等的时间——不，给基督教一百年，佛教三百年，我们愿听凭结果。

另有一比较。公元六十八年岁末，第一位印度传教士抵达中国京城，据信是应天启而来。他觐见皇帝——此荣誉只属最高官员——被安置于白马寺（White Horse），——因护送他的使团自喀布尔（Cabul）一路骑白马而来，故名——并

被立为大帝国君主的灵性导师与教师。十三年前，两位传教士应神圣呼召，渡海而入，成为到欧洲（Europe）大陆的第一批基督教教师。对比保罗（Paul）与西拉（Silas）所受的接待与这位佛教教师在中国的接待：他们在腓立比（Philippi）城受鞭打下狱；对比两传教的结果：佛教以寺院庵堂遍覆中国，以无知懒惰的僧侣充斥大地，以无数迷妄束缚百姓；而基督教在同一时期以教堂、学校、医院及各类慈善机构遍覆欧洲与美洲，恒为学术与一切智识进步之友与庇护者。两体系已在中国相遇，基督教的使命便是修复佛教造成的荒凉，给百姓以他们渴望却向幻想之物徒然寻求的同情与救济。

第六章　道教

道教（Taoism）之名，取自"道"（Tao）一词，即"Reason"（理性）或"Truth"（真理）之意；围绕这个词，聚集着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理论与臆测。最博学的学者也未能阐明这个重要词汇的确切含义。它曾被用来翻译新约圣经中的"道"（Logos），也是宣讲福音时表示"真理"的同义词之一。若以"理性"为该词的正确译法，此派信徒可称为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若主张"真理"与其最为接近，称他们为求真之士（seekers after truth），同样恰当。

这一体系与佛教同享"民间宗教"之誉，纯粹是中国本土所产。其创始人老子（Lo-tsz）与孔子同时代。他著有一部奇书，名为《道德经》（"Canon of Truth (or Reason) and Virtue"，即"真理（或理性）与德行之经"），其中阐发了他这一体系的原理。此书至今仍是其所有信徒的最高典籍，只是过于玄奥深微，不合大众之心。

两人虽同时代，孔子与老子之间似乎往来甚少。他们互访过几次，有过数次晤谈，但彼此间没有什么共鸣。大圣人要么未能理解这位早期玄想家那些玄奥的推理，要么觉得其实际价值太小，几乎不提其著述者之名；而这位哲学家翱翔云端，似乎颇轻视圣人那些质朴却极重实用的主题与训诫。后世子孙对二者孰优孰劣，已给出了毫不含糊的答案：孔子的教诲几乎一字未改地以本来面目被接受，而道教则屡经变易，历多重蜕变，至今已成为民间最粗鄙、最危险的迷信的代表。道教在其历史上的鼎盛期，是在汉朝（Han dynasty），即公元初几个世纪，当时最敏锐的思想家都致力于阐发其教义。其最有力的倡导者是庄子（Chang-tsz），今日受尊崇之隆，甚至超过该体系创始人本人。他的著作明晰晓畅，引人入胜，充满警句格言。即便在那么早的时期，道教也已偏离其原始教旨，主要热衷于魔法、炼丹及相关事务，强调隐士生活的美德，寻求能使人长生不老的药物与仙丹。

其原始形态，是一种颇有气象的哲学体系。其基本原理是唯物主义：宣称物质永恒，主张世界自然生成，把一切神

力都排除在宇宙创造之外。它自称探求纯粹与真理，有时也提出关于更高存在的崇高观念。一切都围绕两个词展开：道（Tao），即"真理"或"理性"；德（Teh），即"Virtue"（德行）；原著中许多简短的章节，都致力于界定这两个抽象概念，阐明二者关系。老子在界定"道"时，是在探求那不可知者。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位哲学家的主要宗旨，似乎是灌输个人德行，其关系如此阐发："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下面这段教诲的高尚实用性质显而易见："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他们关于物质的理论是：物质中粗浊的部分下沉，形成大地与无生物；而那永恒物质的精微之气则上升，具有生命与个性，在太空中以更自由、更纯粹的生命遨游，以星辰为居所；星辰不仅俯瞰人间，还对人与万物有直接而强大的影响。人之形体与魂魄，不过是较粗或较精的物质形态而已。

早期道教的纯粹哲学，如今已少有人深研。能对其圣典经文作出明智解说的人，寥寥可数。就连炼丹术——在某些方面是汉代道教的主要特征——也已消失，当今再无可与当时大魔法师比肩者。要在这一体系经历的种种变迁中辨认其本来面目，殊为不易。

在物质构成理论中，他们提出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万物外形皆由其组合而成。据信，每种元素都以纯粹升华的形态存在于五大行星之中：按此理论，金星由金构成，木星由木构成，火星由火构成，水星由水构成，土星由土构成。由此理论，早期产生了一种星占术，至今仍被奉行。人们相信行星与天体对人的生命有神秘的影响；于是推算生辰、测定出生时辰的星象交会及其对人一生祸福的影响，就成了头等大事。

民间对道教的观念，见于一部较晚近的著作，名为《搜神记》（"Sau-shan-ki"，即"Records of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Gods"，考证诸神之记载），其中创始人老子被描绘成一种弥漫太虚的生命本原，在创世之前已存在，历经演化变

迁，先后以人格化的形态化现为三位大神，每次再现之间相隔漫长岁月。据说人类受造之后，他曾多次以君王或大臣的形态显现，对世界施加巨大影响，而世人并不知其存在。他作为哲学家老子降世，据说是以神奇的方式发生的：一道阳光自天而降，落下一颗五彩圆球，坠入一位熟睡处女的口中；八十余年之后，老子诞生。从对其出生时状貌的描述可想见其奇特：据说他出生时头发已因年迈而雪白，因此得名老子（Lo-tsz），意为"年老的小孩"。道教的历史，是一部连绵不断的神话传说史。那些被星象迷住心窍的魔法师的想象力，在猎奇心理所能提示的最狂野的怪诞中恣意驰骋。这种庞大的轻信无所不包，沉溺于魔法、符咒、巫术和各种形式的迷妄。它在广州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于公元二世纪传播至此。当时此地人烟稀少，密林莽山，为超自然之事提供了最诱人的园地。它的堡垒一直在罗浮山——一群奇峰，最高处海拔三千五百英尺，在广州以东约七十英里。

在那里，在密林覆盖的山坡上，峡谷、石窟、悬崖、洞穴星罗棋布，药草种类繁多而神奇，道教在其后期发展中找到了永久的家园。其信徒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达到神仙

（Sin-yan，或作genii）的境界——一种低于神祇、却福乐超乎尘世想象的仙人品级。达到此境的方法是斋戒、反复诵念经文，以及服用神奇的仙丹；而隐居苦修、与自然交感的生活，有助于发现后者。据说，自然会向虔诚的修道者揭示她的秘密；在调制这些神奇药剂时，有时还能得到上界生灵的襄助。在罗浮山地区，葛洪（Kot-hung）——其名备载道教群书——得道成仙。他冥想之所、飞升之处、遗履之地，一一可指；而他那尘世衣衫，据说神奇地化现，铺展在秋日斑斓的山林间。他嫡传弟子不少，其羽化登仙的消息又吸引了更多人；于是最初的观宇很快不够居住，不得不另建新观。群山渐渐为观宇所覆盖，大多保留至今。不仅山峦的幽美支脉与溪谷为其所有，相邻的大片沃土也被划归其名下，因此这些道观大多自给自足。当今最大的一座是酥醪观（So-liu-kun），在山北，建筑宏伟，坚固华美，位置极佳，深受广州及邻近城市名流的供奉。

这些道士日常的宗教生活，很像佛教徒——他们的许多仪式无疑是从佛教抄来的。据说道教的隐修制度早于佛教传入，但其宗教仪式有许多细节极为相似，令人觉得二者同出

一源。道士通常娶妻，但在观中居住期间与家人分开。他们只剃去部分头发，把头发盘在头顶，用一根象牙簪固定。老道士常常相貌十分可敬，白须飘飘，身着深蓝色布道袍。他们每日在观中举行宗教仪式，也受雇主持特殊仪式：在葬礼上，或在居丧之家为亡者诵经，在宴会上念诵吉祥祝词，在奠基建屋或建庙时，或在任何场合行法。他们能应付一切急难，把魔法神通用于无数方面。



图十一 道士像

该派领袖人物中不少是学者，其观宇中有时还办有高规格的学校。罗浮山有好几所，富家子弟在风景绝幽的清静环境中，有最好的机会潜心向学。但就我所见，道士中的大多数却面目可憎——品格低下，愚昧无知，有的显然是逃犯，说着一口英语与其他语言混杂的行话，透露出绝不光彩的过去。他们在山中采集药草，掌握着许多秘方的秘密，不肯外泄。他们是精通草药的人，必要时能说出其山中隐修地几乎每种植物的产地、习性和用途。与他们交谈索然无味；探问其信仰，得到的只是关于超自然生灵与显现的最夸张离奇的讲述。《罗浮山志》（"The History of the Loh-fow Mountains"）是一部十二卷的鸿篇巨制，简直是奇闻的宝库；据其中记载，山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覆盖着一层厚重斑斓的神话传说外衣，超出一切寻常的轻信所能及。

道教与佛教并列为偶像崇拜体系。其庙宇中的神像通常比佛殿中的小。他们有三清（"Three Pure Ones"，即"三位清净者"）居最显赫之位；另有一组称三官（"Three Rulers"），即天官、地官、水官，据说曾是三兄弟，因天赋异禀而升至此位。他们几乎所有的神都是得道成仙的英雄或

隐士。龙在中国神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对这些神兽的观念如此之高，以至于借其名来彰显皇帝的至尊与威严——皇帝端坐在龙椅之上；帝国黄色的国旗上，绘着蓝色的龙，那是帝国的守护神。

雷公（Lui-kung）令人畏惧，形象为生有双翼利爪，手持锤与鼓以发雷霆。凡被雷击中之物，都被认为是他震怒的特定对象，据说遭了"雷神"（"thunder-god"）之击。在道教神系中最受欢迎的是玉皇上帝（Yuk-wong-Sheung-tai），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朱庇特（the Chinese Jupiter）。他原是一位古代魔法师，约一千年前在唐朝（Tang dynasty）被尊至今日之位。按神话说法，他前世是一位国王之子，却不继承王位，选择了隐士生活；历经八百次轮回、备尝艰辛，得列"金仙"（"Golden Immortals"）之位；再经百万次轮回，成为玉帝（Yuk-ti），众仙之帝。医神张仙（Cheung-Sin）是约七百年前宋朝的一位医者。在中国画中，他持弓搭箭，作射月之状。

道教现任掌教是张天师（Cheung-tien-sz），居住在江西省（Kiang-Si）龙虎山（Lung-fu Mountain）的巫师。他是教门领袖，出自汉代张道陵（Cheung-to-ling）一脉相承的巫师世家。关于张道陵升任掌教的传说如下："他在鹤鸣山（Ho-ming-shan，'the mountain where the crane calls'，即'鹤鸣之山'）炼制龙虎丹（'Dragon and Tiger Elixir'），遇一神人，告以嵩山（Pe-sung Mountain）中有石室，内藏三皇文（'writings of the three Emperors'，即三皇之书）与一部礼仪经书；得之并照其中所载修持，便能飞升。他遵嘱掘地得之，依法修持，能飞行，能闻远声，能出神离体。后遇老君（Lo-kwan）——该派创始人——得授符箓、经文、宝剑与印；又经千日修持，期间得玉女（Yuk-nii，'the Gemmy Maiden'，即'美玉般的少女'）降临，教他步罡踏斗（在星辰间行走之术）；遂征伐魔王，分山划海，役使雷霆。众魔望风而逃，无影无踪。大胜之后，风雷驯服，诸神争先恐后来认错谢罪。九年之间，他得道飞升，朝拜三清。后定居龙虎山（'Dragon and Tiger' Mountains，即'龙虎之山'），子孙世代居此，备享尊荣厚禄，为其世袭代表。"

他们自称有驱魔之能，以符箓护人。驱魔之剑是自汉代传下的一口宝剑，无价之传家宝。执此剑者能捕捉妖魔，收入瓮中；瓮口以灵符封固。据说在这位大巫师的山中居处，有成排这样的瓮，皆囚着妖魔。要请这位大巫师作法，费用昂贵；只有出得起一千两银子的人，才能享受这份奢侈——相信经他作法，困扰自己的妖魔已被降服。这位掌教摆出帝王的排场，模仿朝廷礼仪；他赐予顶戴（"buttons"，即清代官帽上的顶珠，品级之标志），身边有约三十人组成他的朝班。各城市庙观的道士前来受职晋升；他授以封号，颁给官印。他们有与他相似的法力，能在门上贴符以降魔。在他们眼中，他是一位精神上的皇帝，向玉帝——天上万有之主——上奏章。

道教历来为中国统治者所推崇，其仪式被采入国家祭祀。幽冥世界在许多方面被描绘成阳世的对应物；在帝国各地的官祀庙宇中，这位大巫师会指定某些神灵轮值主持，年限不等；比如几年前，广州府城隍庙的主祀神，据说就是著名钦差大臣林则徐（commissioner Lin）的英灵——他在1841

年之战（鸦片战争期间）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佛教与道教互相借鉴，常常在各有主张时结成同盟。

道教是全国流行的粗鄙迷信与恶灵信仰的罪魁。它让空中充满了仙女、精灵与妖魔，把各种疾病——热病、疯癫、溺亡、意外死亡、自杀，以及种种灾祸不适——都归于这些恶灵作祟。道教徒竭力助长这种迷妄，坚称必须用符箓护身；于是几乎家家门上都贴着奇怪的图形或神秘的文字——那是道士抵御邪祟的符。在瘟疫流行或普遍恐慌时，他们就利用百姓的迷信恐惧大发其财，靠贩卖符箓护身符致富。他们是国家的巨大祸害，是开化之敌。天津的殉道仁慈修女（Martyred Sisters of Mercy in Tien-tsin，1870年天津教案）所遭受的荒谬指控，就是他们一手造成的。那场"神仙粉"骚动的狂热如此猛烈、蔓延如此之广，席卷广州及邻省，如波涛汹涌，给传教工作造成惨重打击，也是拜他们所赐。当时的说法是：有一种叫"神仙粉"（"Shan-sin"，即"gods and genii" powder）的药粉，是基督徒配制散发的；投入井泉之中，饮用或以任何形式使用此水者，都会受尽剧痛，数日而死。道教徒因笃信魔法药粉、爱好猎奇、奉行最粗鄙的迷

信，使一切已有的荒谬迷妄长存不灭，还不断增添新的；从而为本来不可能发生的运动铺平了道路。历史上，很少有比古今道教之对比更鲜明的了：真是从崇高跌落到可笑——从思辨哲学的巅峰，跌落到把小鬼封进瓮里、或在门上贴一张怪符来驱病的幼稚把戏。它比任何其他体系都更助长了迷信的锁链，一面迎合人性轻信的一面，一面用无数传说掌故为每桩奇闻作证。它是危险易燃之物，危害每个社群的安宁与秩序。需要广布基督教知识，打破它的桎梏。教育、科学的传授，将是把人民从这堆道教数百年来散布、至今仍在助长的谎言迷妄中解救出来的有力良药。

除佛道两教各自的神祇外，还有许多受崇拜的神，其中一些最为流行。道教把其中大多数收归旗下，因此在此一并介绍，并不离题。他们多是先在地方受崇拜、渐而风行全国的得道英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武神关帝（Kwan-Kung）。他是三国（the Three States，约公元三世纪）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事迹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中详加叙述。他屡经追封，如今已是全帝国的武职守护神。因其勇武、才能与克敌制胜

之力，他被许多店铺行会奉为守护神，也是美洲华人主要崇拜的神祇。

土地（To-ti）公婆是全国最常见的崇拜对象。他们矮胖的小神像供在小龛里，见于门旁、街巷村口、路边和山间。他们掌管一方土地，要在一处求得好运，必须先讨好他们。他们的品级最低，但无所不在，故显赫而香火不绝。

店铺中最受欢迎的是财神（Tsoi-Shan）——中国的普鲁图斯（Plutus，希腊神话中的财富之神）。有时供奉神像或神画，但更常见的是在神龛上方供一个大大的"神"字，意思是：从神明可得的一切好处，都凝聚为财富这一具体的福泽；门旁小龛上的对联会写："愿土地公把财神引进店来。"

在纯属地方性的神中，康公（Hong-Kung）是个好例子。他是南海（Nam-hoi）县人，生活在上个王朝末年或本朝初年。他是个小贩，收购旧铜、旧铁、玻璃和一切入眼之物，再卖些小什物为生。他性如烈火，得势时非常傲慢专横。

他镇上有个寡妇，无依无靠，有些财产，容貌也颇动人。邻近一位士绅趁她无助，骗去她的钱财产业，还对她本人怀有进一步的企图。她告到官府，但她没有靠山，对方又反咬一口，她没得到伸冤。康公听闻她的遭遇，深知那富人的卑鄙与官府的不公，便私自执法，做了这女子的保护人。他独自前去袭击那富人，割下他的头，悬挂在镇上显眼处，附上一张纸条说明杀人者是谁，然后逃走。官府派人捉拿，但他居无定所，找不到人。多方搜寻之后，他们发现了他的踪迹，追进了一个鸭栏。起初足迹清晰，但很快无数鸭脚把松软的泥土踩得踪迹全无，他们只好放弃搜寻。他已逃入深山；但官府却让那寡妇日子不好过。一年之后，康公染了致命的重病，临死前设法在夜间潜入官府衙门，以凌厉的气势斥责官府停止不公的逼迫，说："人是我杀的；我如今已是将死之人，命令你为这寡妇伸冤。"官府被这幽灵般的夜访吓得魂飞魄散，只得照办，正义得以伸张。渐渐地，人们开始向他的英灵祈祷，为他建了一座小庙。如今他是广州附近最受欢迎的神祇之一，为他建了许多大庙。他的信徒严格戒食鸭肉和鸭蛋，以感念鸭群救他性命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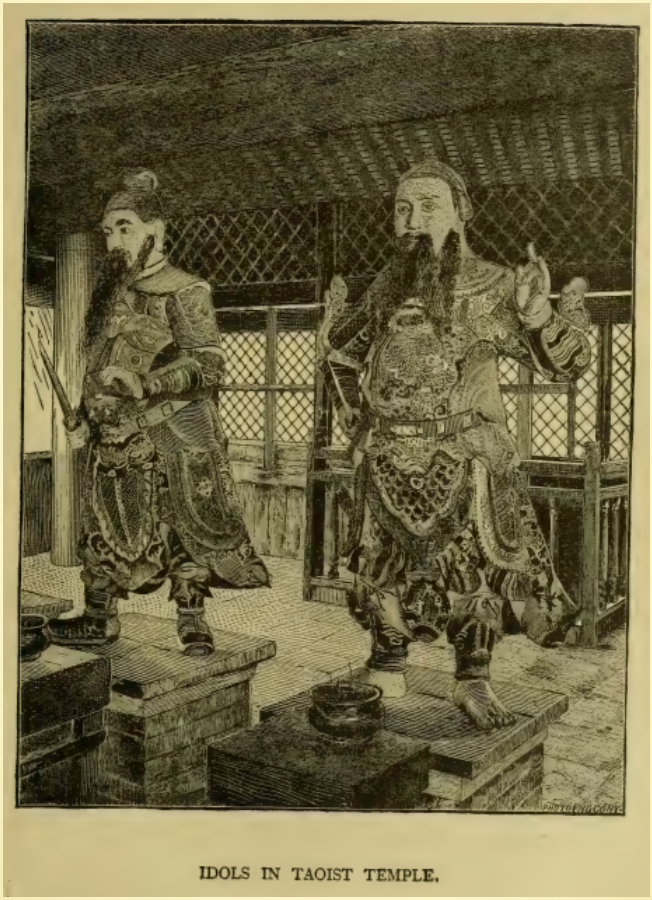
沿江几处地方建有伏波将军（Fook-poh）庙。他是汉初翻越五岭、平定南方的名将之一，曾造双层大船，沿江下抵广州；如今船夫和旅人都在他的神龛前烧香。这些庙中的祭拜方式多种多样：焚香、点蜡烛、烧金纸、叩拜。进庙后，拜神者拿起一副珓杯，在神像前鞠躬，默念祈福祷词，然后抛向空中。木块落地的姿势被密切注视：若一仰一俯（一面椭圆朝上、一面平坦朝上），便心满意足。接着拿起一个圆筒，内有二三十根编号竹签；跪在垫子上，默念惯常的祈福套话，把筒倾斜摇晃，直到掉出一根签。拿到庙祝或其助手处，对方看签号，打开一个标着所拜神名的抽屉，取出一张与签号相应的签文，收费若干。拜神者看不懂签文，便拿去找算命先生解说，又被收一笔费用。若不满意，再重复一遍。生病时，人们认为求神比求医更重要，因为疾病被归于游荡恶灵作祟，而神像据说能降服它们。

广州有一百二十座异教庙宇，有的规模宏大、耗资巨大，香火不断。有的香客盈门，如妇女儿童的守护神金花娘娘（Kam-fa）庙，观音（Kun-Yam）庙——她以赐子观音和慈悲者的身份受拜。天后（Tien-how）——天上帝后、水手

与航海者的女神，以及洪圣（Hung-Shing）——南海大神，原为广州本地人，以地方神灵闻名，后得朝廷敕封祭祀——都很受欢迎。

偶像崇拜最盛大的场面在城隍庙（City Temple，外国人称之为"Temple of Horrors"，即"恐怖之庙"）。这座庙周围的景象极具特色。它面临一条大街，由一扇宽大朴素的门进入，门两侧贴着两个巨大的纸人。门口挤满乞丐，喋喋不休地向每个过客乞讨，劝人施舍以取悦神明。门内是个开阔的院子，摆满小贩的货摊——卖干药材和各种膏药的，牙医挂着一串串可怖的牙齿以证其医术，卖糖果、书籍、纸张的，江湖卖艺、变戏法的，不一而足。穿过院子是一座大牌楼，两侧有面目狰狞的巨大神像把守；进去是更大的院子。两侧各陈列着地狱五殿的场景，用可怖的造型表现来世的刑罚。每组场景前有一座香案，香炉里积满香灰，铁槽里黑黢黢地塞满蜡烛、纸钱等祭拜用品的残渣。在这些酷刑场景前的平台上，坐着成群的算命先生——有狡黠的老头，有戴大圆眼镜的庄重郎中，有精明干练的后生。顾客盈门；略一端详耳朵的大小位置、耳眼距离和头型，便给每人批定命相。厨房

炉灶的热气扑面而来；蒸腾的食物、滋滋的油香，引诱饥肠辘辘的人在小桌旁坐下。



图十二 道观中的神像

再往里又是一座高大的门楼，穿过正门，两侧各有神像。正殿左右是神界的"差役"塑像，模仿中国巡捕的常态；为求逼真，他们嘴上还抹着鸦片——因为活着的巡捕都以吸食鸦片闻名，人们相信轮流担任这些塑像所代表职位的阴灵仍好此道，感激这样的供奉。右手一道门通往侧院，院前一间大屋里，一位职业说书人正用戏剧化的腔调向听得入神的观众讲述奇闻；左手同样一间屋里，一位中国先生正在讲解圣贤之道。中央是正殿，供奉着城池守护神城隍（"the patron deity of walled cities"）的神像，被香火熏得黢黑，丝绸经幡都蒙了垢，纸花枝头积满灰尘。神龛前的一幕，非亲见不能领会：成群的拜神者匍匐在地。坐轿来的娇弱妇人，被逼上这平日避之不及的抛头露面，战战兢兢地行完全套仪式，满怀苦难、渴求解脱。一个三尺高的巨大三足香炉里，长香缓缓燃烧，蜡烛投下惨白的光；大铁盆里纸钱火焰升腾；每行一次大礼，便击一次大鼓，昭告神明。闲杂的乌合之众从四面推挤拜神者；爆竹声、浓重的香火味、烧纸的烟雾，加上中国式杂沓集会的一切不快，对大多数人的神经和感官都是极大的考验。两侧有小神龛，其中一龛供着六十尊

小神像，对应六十甲子每年的值年太岁。有的供在瓦片上，有的披着俗艳的红袍——都是在某年得过特别保佑者的还愿之物。正殿后面，二楼是神明的私宅，连同其妻、其子、其女的居室。此处由一位道士看管，旁边是佛教的放生功德箱（募款赎买将被宰杀的动物飞鸟放生之用）。人们向神明及其家眷供奉鞋帽、丝绸被褥等物，地上常撒满铜钱。神明诞辰在八月，据说那天他会降临，在这些房间里过夜。那是盛大热闹的日子：城门彻夜不闭，人山人海，骇人听闻。妇女从乡下来，整夜大批留宿。楼上楼下挤满了想在神明降临的吉气所及范围内过夜的人。这些可怜的受骗者，为了一点渺茫的好处，所忍受的疲劳、困苦、不便、花费和种种烦恼，令人惊叹。他们用辛苦挣来的钱，以六倍于平时的价格购买香烛符箓，指望讨得这位热门神明的欢心——可见迷信对他们的控制何等可怕。这座庙由知府（Prefect）租给一家公司，年租四千至七千美元。除了这笔巨额租金，承包者还靠贩卖香烛等祭品大发其财——以五六倍于市价出售，且不许使用别处买的。在数以千计的拜神者中，很少有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问他们所拜的是哪位神，一百个人里没有一个能

说明白。问他们为什么偏拜这一位，他们会说："噢，他很灵验（原文作"letigy"，系"ling-yen"之误）！"——这就够了。某人觉得自己的好运是因为拜过这里，消息一传开，几百人便来求同样的福佑。

我们传教住宅附近，运河岸边，有一座供奉某位小神的小神龛。一天有人路过，在龛上插了几炷香，不久生意上走了好运。好运的消息被有心人四处散布，小神龛很快出了名。它被修葺一新，身穿大红道袍的道士们以隆重的仪式为它开光，正式宣告这位神明的灵验，一连数周，狭窄的街道被热切的拜神者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对某种帮助的渴望与不满之情，从他们轻易抛弃旧神、追随任何新近以灵验著称的偶像这一点上，可见一斑。道士们深谙这种心理，懂得如何为他们的神制造名声、抬高人气。他们对待神像有一个显著特点：缺乏敬畏。庙宇周围的环境、堆积的丑陋杂物、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人们一提到神像就能轻易引人发笑，都表明那种我们认为与崇拜不可分割的敬畏之情荡然无存。他们的崇拜纯粹是自私自利。罪

感极少与之有关。促使他们的动机是：对现世灾祸的恐惧，对好运的渴望，想生儿子，想发财显贵。对报应的恐惧也有几分，对"献上供品罪便可不罚"的渺茫希望也有几分；但他们的轮回信仰破坏了一切真情，摧毁了崇拜的一切纯正动机。

第七章　祭祖与风水

在中国人祭拜亡故祖先的习俗中，可以找到中国人真正的宗教。它的历史早于一切其他宗教，源自最古老的时代。它从未被取代，也未曾被其他宗教大幅改变；恰恰相反，后起的每一种宗教体系都不得不迁就它的要求而调整自身。它的存在远早于孔子（Confucius）时代，并得到了孔子的认可。古代经典中多处谆谆教导此道；它因极古老而获得的威望，又因举国上下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恒常普遍的奉行而愈加巩固。它对人心的摄服，胜过任何其他情感。一个人或许能被说服，相信佛教仪式愚妄无益，从而摒弃整个佛教体系——诸佛、观音（"goddess of mercy"）、西方极乐世界，一概抛弃；他或许确信道教不过是乘百姓之轻信而设的骗局；但对于祭祖，他却以天性中全部的执着紧抱不放。祭祖虽在许多方面与佛教的原始理论相抵牾，佛教却将它全盘接纳，僧尼更成为它有力而忠实的同盟。耶稣会士（Jesuits）来华

时，其中以利玛窦（Matteo-Ricci）为首的一大派主张调和，倡议允许其信徒举行祭祖之礼。如今，佛教徒、道教徒、儒者一体信奉祭祖；从最高品级的士人到最愚昧卑贱的贫民，各阶层、各品格、各信仰的人无不奉行。

这是我们在传播基督教时所要对付的最大障碍。妥协当然无可能；福音每前进一步，所激起的反对，都有后人对死者的敬意、历代相传的传统，以及人们对未来与现在祸福的盼惧为后盾。

孝道被誉为中国人的至高美德，西方国家也宜效法。古代圣贤所倡导的孝道理论诚然可嘉：他们以敬亲尊长、尽心事亲为孝。然而今日的实行与古昔的理论相去甚远，主要表现为在神主牌前、坟墓前供奉跪拜，以及祭拜那些被认为掌管亡灵之境的神像。《孝经》成书于经学时代，至今仍是权威指南；广为传诵并绘成图画的二十四孝，用以阐发其教义。但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所见，这种孝道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如今所用的"孝"字名实不符，主要指父母死后为人子者应尽的义务。因此，主的话用在中国人身上也甚贴

切："人若对父母说：'我本可以供养你们的，如今已作各耳板（corban，就是供献的意思），要用来祭拜你们的亡灵'，而不孝敬父母，他便可免责。"只要在亡者的神主前虔诚祭拜，便可赎回一生的疏忽之罪。况且，这种虔诚的动机并非出于对死者的敬爱，而是出于自私与惧怕自身之祸。民众被死者以锁链束缚，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亡灵所激起的吉凶。他们终其一生所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者。

为使读者更明白这一制度，兹略述祭祖的理论、仪式及其流弊。

就其理论而言，据信人各有三魂，死则分离：一魂入神主牌，一魂守墓中之躯，另一魂则被拘禁于冥界。三魂皆继续有知觉地存在，其祸福取决于坟墓方位的吉凶和生人的祭祀。人们相信死者仍需要生前所有或所向往的东西——房屋、金钱、饮食、衣服等，并且能够享用，而这一切安乐完全依赖在世亲人的供给。死者无形，供其受用的东西必须经焚化而化为无形，惟独食物以其上升的香气飨之。人们相信这些亡灵有能力回到生人的居所，按生人祭祀的勤惰施以赏

罚。又相信被遗忘的祖先，以及绝嗣之家的先亡，会在冥界沦为乞丐之灵，为苟延残喘，不得不与群饿鬼为伍；饿鬼在特定时节奔走人间，依赖公众的施舍为生。人们相信人间几乎一切疾苦——疾病、灾祸、死亡——都是这些不幸之灵所为，它们为报复而加害于对它们的不幸毫无责任的人。于是，为死者谋安乐便成了生人的头等大事。坟墓必须按定制择吉地，神主必须安于正位，一切祭仪必须虔诚奉行。

所行的祭拜，与拜神像者在本质上无异：焚香、点烛、烧金纸，献饮食等祭品，行跪拜之礼。其形式与庙宇中日常所见无法区分。死后应行的仪式规定得极为详尽；所以常有人说：人病的时候，亲属不知该为他做什么；人一死，反而了然无疑了。有些地方在门口放一杯水，供死者作最后的饮用。焚化一套衣服——有钱的用真衣，多用纸衣——使他衣冠楚楚，进入来世时得到相应的接待。焚化若干金银纸，化为冥界通用的钱币，使他有资财，必要时可以贿赂阴间的判官狱卒——盖世人久经世故，深知阳间官场亦不乏此事。亲友常送来大量银纸，表面上是表达友谊和善意，但驱使这种慷慨的通常是恐惧：死者的灵魂被认为有能力向生前亏负他

的人报复，所以人们急于以这类供物来讨好他。死者的床、被褥、衣橱——更多用纸扎的——都焚化掉，使他在新居能享用这些必需之物。棺木是大事，即使最穷的人也想用上好的棺木。寿衣也必须是新的、上好的料子，以保他得到体面的接待。寿衣务须在魂魄离体之前穿好；所以当死者气息奄奄、解体之象渐显时，亲友匆忙为他穿寿衣，常扰得他不得安宁。择墓常常是艰难而糜费的事，详情见后文论风水。

连续七周，每逢第七天（即做七），家中女眷放声恸哭，呼死者之名，历数他的德行善举，意在感动冥界的判官从宽发落，一如阳世用同样办法指望感动官吏开恩。死后某一时期，亡灵被认为会返回家中，并带来一大群别的亡灵；此时便请僧道来做法事。死者的神主被升到显位；墙上和门周围悬挂着卷轴、各类题字和寓意神秘的饰物；僧道们穿着法衣，往来踱步，鞠躬诵经，摇小铃，挥法器或舞镇邪剑；事毕，索取重金，号称功德无量。这些是死后立即举行的仪式。此后按定期常祭，其中最重要的是扫墓，每年春季举行，大约在我们复活节（Easter）前后，即清明时节。届时阖族能到的人都到，先把坟墓修葺完好；然后献祭：以鸡、

鱼、猪（三牲），借其香气飨慰亡灵，再焚化各类纸扎，送往冥界。此祭必须由长子主祭；长子亡故，则由其嗣子承其职。长辈不可祭晚辈，所以必须有男丁来承祭。长子分得较多的父产，以供祭祀之费。若长子绝嗣，兄弟们有责任以自己的一子过继给他，承其产业与孝职。此人纵然还在襁褓之中，也是祭祖仪式的主祭。此事关系极大，所以中国人视儿子的宝贵也就不难理解了。多子的人被认为有福，因为死后有人承祭、香火不绝的指望就更有把握。若独子夭亡，或信了基督教——在祭祖一事上与死亡无异——其为灾祸之大可想而知。

长子或其继任者的这项职责，重于一切其他职责。无论居于何等高位，无论糜费多少，都必须亲行祭礼。有盗贼亡命之徒不顾一切潜回家来尽此职责的例子；高官逢此也可以告假回乡主祭。

祠堂是一国最重要、最神圣的建筑。堂内供奉着宗族先考的神主牌，先灵栖息其中。若父母俱亡，牌位上并书二人之名，尊荣相等。一盏香油灯长明不熄，逢特定日子另加特

别祭品。村塾常常设在祠堂里，相传先贤之灵的临在能熏陶幼小的心灵。这一制度的流毒见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扭曲孝道，使之变为对亡灵的奴性屈从；它把对死者应有的敬意，变为对其震怒的莫名恐惧。人们举步维艰，动辄归因谬误。人遭祸，就说是因为父亲的坟墓失修，或葬地不吉；人经商获利或科场得意，就说是因为亡灵的庇佑。人们相信死者能制约生者，相信到如此地步，以致有人竟自杀身亡，好化为厉鬼向仇人报复。妇女受虐待不堪时，能用来争取善待的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以死相威胁。没有哪一种制度能聚拢如此多强大的动机，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使人民如此普遍地俯首听命。自皇帝以下各阶层，妥行祭祖之礼并使之绵延不绝，是头等大事。个人的祸福、家族的延续都系于此。没有别的念头能唤起如此深的敬畏。亲情、自私和恐惧——以后者最强——交织在一起支撑着它。除了原本简朴的祭礼，佛道二教的僧道又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他们自称能知第三魂的境况——此魂据说进入阴间（Hades），或转生到另一境界。在这两大教派僧道的主持下，必须在家中或庙宇中连做法事，以取悦那些被认为掌管亡灵的神祇。这类法事

叫做功德（kung-tak，意为"积功德"），索价常常高得惊人。民间流传的如下一案颇具典型性。一家道小康之家的主事者新近去世。应行的仪式已虔诚举行；但有人巧妙地让家属得知，他们的亲人在阴间正大受苦楚。请来僧道，察看之后回报说：亡灵陷在一个又深又可怖的深坑里，有持刀执矛的恶鬼看守。家属惶急问计，答道：必须做三天的功德法事，才能救他出来。索价一千五百元。家属骇于其数，但事态紧急，商议再三，愿出七百五十元。僧道不允，相持甚久，加到一千元。僧道勉强答应一试。择定日期，布置停当，亲属毕集，僧道忽然到来，告知冥府当局断然拒绝以此数放人，非再加五百元不可。家属绝望，只得向亲友以最高利息借贷，凑足此数。法事于是进行，亲属们心悬一线，焦灼万分。过了一会儿，僧道告诉他们：群鬼骚动，表明亡灵即将获释。然而第二天寂然无事；到第三天，亲属们被告知：那不幸的亡灵几乎出来了，只攀在坑口；但法力已到极限，非再加三百元，前功尽弃。家属此时已惊恐万状，生怕祸事临头，典当了手镯、珠宝和华服，才凑足钱数。僧道见榨无可榨，便宣布亡灵已逃出深坑，顿时鞭炮齐鸣。互道恭喜之

后，僧道另寻新的发财之地而去，留下心里轻松、口袋也空了的一家。然而亡灵的获释只是暂时的；僧道所保的不过是脱此一难，并没有许下长享安乐的诺言。

作为一种体系，它荒谬怪诞、自相矛盾；究其根本动机，乃是生者惧怕死者加害，而非敬重死者或想要改善亡者的境遇。它使生者恐怖，所描绘的死者凄惨而绝望。其中耗费之巨难以计数。祠堂之多超过任何其他公共建筑；其营造之费远超人们自家住宅，而每年祭品之费合计起来也是巨额。据公允估计，中国人每年直接用于祭祖的钱达一亿二千万元。此外，以赈济游魂为名的"公善"捐输，合计超过一亿五千万元，都耗在虚妄的祭死上，而阳世无数受苦贫乏的人反无人照管。在此制度下，人肯为父亲营吉穴花费一万元，却不肯为夭折幼孩的安葬出一角钱，迷信这早夭的小灵魂在某种程度上遭了天谴，而且无力助人也无力害人。

祭祖与风水密不可分。风水即卜地之术，或称"风""水"之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妄体系之一。据信有一种微妙无形的东西，姑名之曰风、水，对人的祸福命运

有绝大的影响。此玄学究系何种原理，迄今无人能断言。它的力量多半在于其不可捉摸；别有用心的人玩弄百姓的迷信恐惧，夸大某些自然之气交会对人事的影响，于是风水之说成了一大势力，给人民套上了沉重难堪的枷锁。他们把它与祭祖联在一起，二者交织，遂成为一切进步和开化的最强障碍。

释其原理：fung（"风"）据说是从地中冒出的寒气；坟墓附近切忌有洼陷，恐怕这邪风吹入，惊扰棺木骸骨。shui（"水"）关乎地形，据说由龙造成，其形状见于天际群山起伏的轮廓线。龙的家在水里，它喜欢蜿蜒的水道。溯水至源，便到了群龙会聚之处，即主宰人类命运之气机的源头；所以许多村庄的门楼上可见"会龙"（Ui-lung，意为"群龙会聚"）的字样，表明此镇得地之吉。龙至为重要：它能使土地丰饶，使君王荣耀、圣贤尊显，是世道、政事、德行上一切卓越成功之象征。可见水道作为龙的栖所至为紧要；其源头、流向或交汇，以及由此生发的影响，都由风水罗盘测定。比如坟墓，若水流经罗盘某一方位，后人就昌盛；若从另一角度流过，祸患就临头。

风水罗盘是测定一切方位所必需的，外圈等距离刻着十二地支，类似黄道十二宫。首字在正北，置于墓后；坟墓除有特殊缘故，一律坐北朝南。读序和推算自东向西，依他们所见的日月星辰周日视运动而定。循水道察看罗盘方位时，若正北有湾曲或两水交汇，主后人贫则为盗、富则被劫。若此等征象出现在东北，主后人夭折、守寡，更甚者绝嗣。若出现在下一方位，主后人多罹某种疾病；若水湾在正东，主后人流离失所。再下一方位，主忤逆叛乱；再下一方位，主墓中自生蛇，使死者骸骨不得安宁，连累后人运势，厄运的邪风大作，摧残其前程。余类推，每一方位都指示凶地的祸患。墓前之水不可停滞，须常流动成溪。富贵据说如水一般变幻无常地流转；所以墓前流水的走向关系重大。开路、建桥、筑坝可能改变水道，扰乱一地天然之气；祖坟后面挪动一担土，就可能使人破家。

辨别各地吉凶的权力，操在一类人手里，叫做风水先生，他们自称为地理师；但他们的地理实为风水，即卜地之术，正如中国的天文学实为占星术。他们把自己的体系上溯到《易经》（Yik-king）——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无论

其本义如何，久已用作符咒占卜之书。汉朝（公元初几个世纪）已有其痕迹，当时好尚神异之风极盛；但作为体系，它显然是较晚近的发明。信吉地之说历代皆有，如郭璞（Kwok-puk，三世纪）被奉为早期倡导者之一，曾游广州（Canton），据其地形之佳预言其人丁兴旺。直到明朝（公元1368—1628）它才发展为独立的体系。明代有四个人的名字与之相关，各为一派之宗；所谓深奥秘诀，都在这四家家传。近二百年来它大为兴盛，迎合无数地方迷信传说，摄服人心之深，外人几乎无法理解。它兼有三大教的痕迹，有佛教、道教、儒教三种形态，于是与这三大强教都结为同盟。

它施行的细节多荒谬幼稚。龙是此说的主宰，一如它是整个帝国的神话守护者。按他们的术语，lung（"龙"）意为高起、高踞，用以指山，也用于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兴旺。他们传说中的龙是个怪物，鳞如鳄鱼，五爪，无翼，所以腾空全凭自身神力。它还能随意变化。"飞行的蜥蜴乃是中国独创，与希腊之龙（属蛇类）迥然不同。"风水家称一切高地为lung（"龙"），一切低地为shui（"水"），说龙主高地，水主低地。山脉环抱，据说是群龙护卫此地。凡地欲吉，后面

宜有高地，前面宜有平原；无高地处，宜植树以代之。龙随水行，它的影响始于溪流发源处，恒久停留在两水交汇之地。

他们相信有一种致命的邪气叫做煞气（Shat-hi）。这恶煞进入店铺或住宅，灾祸随至；侵入人身，人即死亡。龙有力量制住它、保全生命。这杀人之气令人畏惧，人们想出许多办法防止它进屋。有时在门前十英尺或更远处筑一道墙，上面刻着吉祥的题字；或在室内设屏风以挡其来路。房屋的每一面都各有宜忌之物。比如门前，正对水井或磨盘为凶。墙角、庙宇、十字路口、巷口，都不宜在屋前。"暗箭"（Om-tsin）是这种邪气的又一名；门前正对一条窄巷，最便于它直射入屋。为防它，有时在柱子上安放小石狮。许多房屋侧面可见木、石或灰泥的小柱，上书"泰山石敢当"（Tai-shan-shik-korn-tong），意为"泰山敢挡"：祈中国名山之一泰山（Tai-shan）的正气，以抵御邪祟。有时屋顶上放置关帝（Kwan-ti，武神）的像以护宅，并用石箭抵御"暗箭"。屋东有庙为吉，屋北有庙为凶，屋西更凶。

以下这段问答出自一位中国学者之手，可窥为坟墓、祠堂、房屋、村庄择吉地的方法。

坟墓

问：父母去世后，是否必须在山中寻一吉地安葬？

答：应当尽心竭力去寻访，这是他的本分。

问：寻访合宜地点，用什么办法最好？

答：若死者生前已自选了地点，就可省去许多钱财气力；否则须聘请一位有名望的风水先生，同他一起寻访。

问：用什么来考验先生是否有真才？

答：可经用过他的朋友推荐，或请他察看某座旧坟，指出其优点所在：文贵武荣从何而来；哪几年家中出过文武官员；按所示征象，何时添丁；后人现状如何；白蚁是否蛀蚀损坏骸骨，或水浸坏之，以致绝嗣。若对答无误，便是一流先生，而这样的先生极为罕见。

问：怎样才能请到这样的先生?

答：必须备厚礼，延请他到家中作客；每次上山相地，酬金不得少于八至十元。

问：他要多久才能定下吉地?

答：这没有定数。最快十天，也可能要两年或更久。

问：什么会使之或快或慢?

答：若事主爽快依从先生的方法，出手大方，先生也必尽力让他们满意，指望被推荐给别家；况且买卖坟地，先生可抽百分之三四的佣金，这样十天半月就可定局。若事主自以为略懂风水，对先生的话横加驳难，一心想把诸般吉气聚于一穴，先生只好暂领他们的款待而去，另请他人也无济于事，三四年也定不下葬地。

问：先生上山寻地，用什么方法?

答：先择吉日，坐轿上山，由卖地的人陪同。把四面的形势仔细看过，审山形的凹凸起伏，然后下山，在三四英里

外绕山巡视一周，细看有无崩缺或滑坡，观察水道曲折的走向；这些看过之后，才定罗盘，测星位与此地的关系。大致程序如此。

问：吉地与凶地如何分辨？

答：凡吉地必连于某山脉，绵延数百英里，岗峦起伏，中有隘口通向平原。后有高峰，叫做"后障"（"rear barrier"）或"靠背"（"back rest"）；左右有岩脊，叫做"侍从"（"the attendants"）；穴位状如巨巢。山形或如象，或如狮，或如凤，或如麟，各形皆有特殊的应验。下面要有护足砂（"foot-protecting sand"）；凡墓底有这层砂的，后人必贵，无则主贱。这就是真龙脉（"true dragon pulse"）。据说龙随水行，两水交汇处就是群龙会聚之处，山水之灵秀交融，草木常青。得此地后，再看四面地势，若吉气在空中无泄漏之处，便断为吉地。

问：外面的标志看什么？

答：远处要有群山，溪水环绕；前面要有一片平原，或池或湖。外围的平地要广，可容万马；水道要深，可行龙舟。地势开阔，子孙就蕃衍强盛。若前面朝向吉星，家中就有人显达。若左右岩石呈鼓旗之形，预示武贵。从山顶远眺数英里，山水相间。若对山形如蛾眉，主家出美媳贤女。

问：地点本身和四周都吉利，接下来怎么办？

答：在广州，墓分"明"（"bright"，开敞）与"暗"（"dark"，覆土）两种。自上开挖，深六至九英尺，仅容一棺的，叫"明"墓。若从侧面开洞而不动地表，叫暗穴。现在多用明墓，因为费用较省。有的墓用砖砌，棺放在当中，四周留一人行走的空隙。这样可防棺木移动或受潮，叫做墓屋（"grave-house"）；只有富人才能这样安葬。

问：开明墓的正规做法是什么？

答：择吉日良辰，偕风水先生亲往，带领工匠。开罗盘，审慎定针，看准方向下手。先祭山神土地，免触其怒。这叫做开穴、破土。先生指大略易，点确穴难。

问：真穴的标志是什么？

答：近地表处，一半是砂一半是土，大石宜少。掘到四五英尺，或遇不可移动的磐石，或见水，此地就得放弃。掘到三四英尺深或见土层，六七英尺深见砂层，再下是碎石层，又下是硬土层，或黄或红或杂色。再往下就见水了。葬在硬土层之上的人，气暖而舒适，无水蚁之患。好土是安葬稳妥的确据；验土可取侧土少许，以水澄之。若无砂而土腻手，就是好土。

问：地已买下，却掘不到好土，怎么办？

答：买地时先付定金，讲明开穴后再付全款。四周既吉利，就四面试掘，直到找到好土。若遇顽石不化，但凿一小孔可见下面有好土，可以越过自家地界，从侧面在石下开洞。这种叫"石覆"（"rock-covered"）之墓，最为稳固，水不能侵。

问：找到好土后，如何安葬？

答：须择吉日。阖家各报出生年月日时，请算命先生排八字，定下葬的时辰。

问：兄弟众多，会不会起争执？

答：这常是麻烦的根源。众兄弟各执一说，争论某方位利于某房，风水先生莫衷一是。有时各兄弟另请先生，迁延数年定不下来，棺木暂厝，迟迟不葬。

问：为什么死者有时在"土亭"（"earth　pavilions"，暂厝棺木之所）里停放多年不葬？

答：如上所说，家族大，兄弟们对吉地议论不合，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议地日久，家道中落，子孙离散，此事就搁下了。有时棺木暂厝期间，家道忽然兴旺，以为已得吉气所聚之地，就不愿迁移，恐怕招来反复。

问：起棺迁葬的理由是什么？

答：风水先生不断推荐新址、指旧茔的缺陷，或许已找到更佳之地。也许嫌旧墓太浅，或说露雾升降不吉，或水流

冲射不吉，或砂飞水走，所以必须迁葬。若开掘时见水或白蚁，迁葬就刻不容缓；常常数迁之后才找到最后的安息之地。

问：夭折的幼孩如何安葬?

答：在此可见风水的流毒。为父母厚葬是为一己之利。幼孩夭折，被认为遭天谴，叫做不祥；天不亮就交给苦力，得钱三四角，抬到城外荒地，胡乱浅埋，待之与畜类无异。

问：常听说为争坟地而兴讼构衅，至有破家、结仇、丧命的，这些祸从何来?

答：这些祸都出于风水。人人想得佳穴，而人多地少。富人广占山地，穷人求六尺之土而不可得。在乡村，大族豪强常用暴力达到目的，祸害更多。于是斗殴流血，移界碑，辱骸骨，讼事经年。官吏断这类案子也感棘手。朱夫子（Chii-fu-tsz）曾卷入这样一案：一人取来一块旧石，刻上自己的名字，偷偷立在富人的坟山上。十年后告到官府，官见了这个"证据"，斥责富人欺压贫民，命他把地让给穷人。朱

夫子去官后，偶然散步到那里，见四周形势之佳，叹道："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旁边一位老者讲起这场官司的始末，正是他亲手判的。哲人一听，怒其不公，诅咒此地，顿时狂风大作，雷震地动，裂开一道大壑，佳穴荡然无存。（注：朱夫子即十二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孔子著作的注疏者朱熹。）

问：买不起吉地的穷人怎么办？

答：葬在荒野里，一层压一层，无碑无识，彼此莫辨。

祠堂

问：在大村强族中，何者为先？

答：祠堂，香火不绝之处。

问：祠堂的地基，是否也须占风水上的好位置？

答：祠堂须占全村最好的地。后有靠山，前有平地。须请风水先生持罗盘相度，审其坐向；择最吉日，开始绘图

——高深广长，分毫不爽；施工必须按他的图样，毫厘不可差。

问：动工时要行什么仪式？

答：仪式很多。先择吉日，张榜晓示各房。另颁布禁例：某日某等人不得靠近工地。产前产后的妇女、新遭丧事之家的人，尤其禁止靠近。

问：施工过程中要行什么仪式？

答：上梁至为紧要，必须在吉日所示的时辰举行，或在半夜，或在拂晓。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届时祭梁，诵祝嘏之词，祈福禄，众人欢呼拜贺，以应嘉兆。（注：撒迦利亚书4:7："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与这殿！"）

问：建筑中哪些讲究属于风水？

答：门前宜有明堂（空旷吉地）；溪水、泉水、雨水的流向，关乎财的聚散；门户须设在通风之处；此外还有许多讲究。

问：坟墓祠堂既已安得吉利，富贵荣华应源源流向后代，为何常常适得其反?

答：原因很多。庙宇四周可能变迁了：新屋遮蔽了它，或树木长得太茂密阴森；或砂飞水走；或后山崩塌；诸如此类，都会破了风水。所以风水先生常被延请，如相墓一般指点改易。

问：生人与祠堂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职责?

答：祠堂是先灵之所，祭祀须按定制举行。春秋二祭，供以羊豕等物。从始祖以下，各房都有祭田，其租入供祭祀之用。盈余按丁分给成年男子，其余归公，用作各种奖赏和赡养鳏寡孤独。学塾设在神主之前，子孙面对祖先之灵，油然生出勤学之心。

问：两水交汇处常建小塔，有什么讲究?

答：是按风水之说建的。水口低洼，无山冈高堤挡住吉气外泄，就建塔锁住吉气，使它返照田野。有时在溪流两岸各建一塔，合力锁住吉气外流。塔形多如文人之笔，所以叫文笔（Man-pat），塔内供文昌之像，相传最能为地方带来文运。

建屋

问：人要在村里建屋，从何着手?

答：先买一块地，距祠堂、庙宇、露天祭坛都得吉位；请风水先生择吉日，筑墙圈地，准备奠基。

问：这项工程要行什么仪式?

答：须晓示全村，使人人皆知，免生嫌隙干预。房屋的高深自有定式遵守。比如后有高山、前有流水、两侧岗峦林木的，屋高宜二三十英尺，带望楼，纵深六七进，宽五六十英尺，才称得体。非巨富不能营建这样的房子。

问：四周环境要注意什么?

答：风水先生要四面相度，看有无妨碍安居兴旺的东西。

问：一村之中房屋朝向各异，有妨碍吗？

答：地势各处不同。比如后有山、前有平地，但无外砂环抱，就植树补救。房屋大抵一式，前面开门，不开侧门。若后山环抱如半环，砂翼向外延展，中有广野，林木泉水相间，两边的人家就可隔原相向而居。

问：开新村要行什么仪式？

答：这是很难的事。前不远宜有溪河，后宜有山岭，更要有平田可耕，使子孙有劳作之地、衣食之资。开村的人须有大智慧、大才能，更得神助，才能凝聚气运，使子孙团聚不散。

问：村前哪些被视为凶源？

答：一条直路通出村外，人来人往，或一条小溪直流而出，都说会散去吉气。村前有露天祭坛、竹林，或左低右

高，都是凶兆。风水家说：左为青龙，右为白虎；所以无论坟墓房屋，左边的山都要高于右边的山。

问：地势的缺陷有办法补救吗？

答：前面有山洞，就筑墙挡煞。左边低，就植树增高。水流太直，就开人工的弯曲。若邻居的房子比你的高，你可以加高自己的房子，免得星象被遮蔽。

问：帝王权倾天下，尽可按风水正法择最好的坟宅，为何也遭祸患？

答：不得不承认风水不足为凭。它源于贪心。他们的书上说："穴在人心，不在山"；"福人得福地"。又说："富贵主人有福，先生自有眼见之。"凡此种种，可见纯属欺人之谈。所谓某山蕴藏"王气"（"king-producing vapors"）云云，都是他们杜撰的。叛乱一起，官府先掘叛首的祖坟，破他的风水，绝其祖墓之助。李英旺洲（Li-Ying-Wong-Chau）等著名叛首的祖坟都这样被掘毁；但明朝末代诸帝的陵墓并未被扰动，明朝还是亡了。风水之说毫无实证。可见有贫寒之家

全不讲风水，忽然暴富；于是专心寻求此等玄虚之气，不久运衰，又复归于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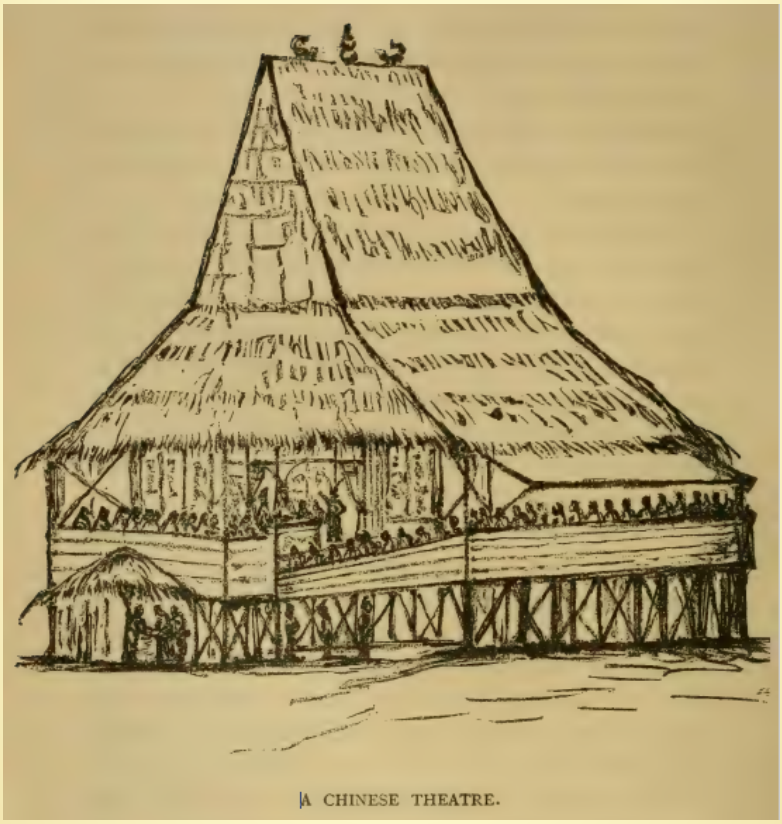
近年士人多究心风水。他们斥巨资重修花塔（"Flowery Pagoda"），视为全城之冠。罗马天主教堂（"Romish Cathedral"）的双塔上，老羊复现，新角初生，预示本城文武科举将获双重荣耀。沿江诸塔都说能为省城带来好运。一知半解，贻害多端。

风水之说使开发国家物产的一切努力归于瘫痪。修建广州到香港（Hong-Kong）的电报线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不得不派二百名士兵护卫工人和工程师。它是修筑铁路的最大障碍：动土必然扰乱地脉，触怒龙神和亡灵。它阻碍开矿，煤、铁、铜、银等已知蕴藏甚丰的矿藏都不得开采。风水先生手中的权力极大，人们挥金如土，可见百姓信其灵验之深。它助长自私，使人耗费巨资，不是出于敬重死者，而是为了给自己避祸。由此观之，今日的孝道重自私而轻仁爱，重算计而轻真情。它使富贵荣华不系于个人的德行，而系于地中莫测之气。

救治这大谬之体系的良方，在于传播基督教的科学知识。天文和自然地理的知识，必大有裨于破除这堆迷信——它以不祥之气笼罩自然万物，使人的德行与外在兴衰，系于住宅四周的形胜，或远祖坟墓的方位。它以无数方式抵挡福音：或说镇上建礼拜堂、设教会学校不祥，或把地方灾异归咎于有人信教、坏了此地的风水，余者不胜枚举。

此体系属土之土，却颇具"空中掌权者的首领"（"prince of the powers of the air"）的诡计，非"圣灵的宝剑"（"Sword of the Spirit"）不能胜之。

第八章　节日、娱乐与民间传说



图十三 中国戏台

中国人极其喜爱宴饮欢庆。他们兴致勃勃地投入各种娱乐，在庆典中流露出孩童般的欢欣。一年之中节日众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没有安息日休息的缺憾。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新年庆典。节前数周，人们便全心投入筹备，以各种欢乐的方式迎接节日的到来。房屋、店铺和人们的衣着都经过彻底的涤荡一新：门口的灯笼换了新的，吉祥字纸重新张贴，家具擦拭得锃亮；吉期一到，百业停歇，老幼皆着节日盛装，笑容满面，互相拜访问候。这一天是人人的生日，连街上的乞丐也装出几分欢闹的样子。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止息了，取而代之的是衣着光鲜、络绎拜年的人群。清晨，父母接受儿女正式的问候与跪拜；师长受学生深深的鞠躬致敬。男女分拨出行，家中幼童穿着最鲜艳的衣袍随行。

问候时双手作揖、深深鞠躬，口中说道："恭喜（Kung-hi）！恭喜！——谨祝您喜乐安康"，还常常加上一句"时时如意（Sz-sz-yii-i），愿万事如您所愿"。每个孩子都会收到一份用红纸包着的赏钱（利市）；家家户户都备下茶点款待

宾客。交游广阔的人家，贺年多以名片代劳。门楣之上贴满宽幅的红金纸条，使全城呈现一片喜庆明亮的景象。红色是节庆之色，是吉祥之色；一切礼物都用红纸包裹，以表祝愿之意。拜年帖和请柬一律写在这种红纸上。门上新贴的字纸写道："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考终命——降临此宅。"店铺门口贴的是："愿富客盈门"；柜台上方则是："愿新年大吉大利"。这个时节人们互赠小柑橘，因为橘之名 kut 与"吉"（lucky，吉祥）同音，被视为好兆头，故有此俗。同理，人们吃一种名叫 hien 的薄壳双壳贝，因为此音与"聪慧"一词相同。鲤鱼名 lee，与"利"（利润）同音，也备受青睐。这一天无人劳作；透过店铺半掩的门扉，可见筵席高张，男女老少喧闹游戏，人人兴高采烈，欢喜自己又见新年。忧愁阴霾被抛诸脑后，居丧者也不露面，免得因触及死亡之事而扫了大家的雅兴。一应债务非还清不可，即便不能，也须作好安排，设法度过年关。新年的到来，是以震耳欲聋的锣鼓爆竹声宣告的。从白天直到深夜，常常连续数日，门柱上悬挂的长串鞭炮和掷入街中的大包爆竹，爆炸声不绝于耳。人们认为这喧闹能驱赶四处游荡的邪祟。广州爆

竹消耗之巨，街道上厚厚铺满纸屑，成吨的碎屑被扫起运往田间作肥料。

新年庆典通常延续十天。第二天称为"妇女节"（"Ladies' Day"），若天气晴好，许多妇女便泛舟游河，前往花圃和寺院园林，那里有宜人的树林。她们身着精美丝绸锦缎上绣工华丽的衣袍，面施脂粉，小脚裹在金色绣鞋里，构成一幅鲜艳夺目的图景。

这个时节天气通常寒冷，而他们没有炉火，便层层加衣；于是形容当天气温，会说"三件袄"冷或"六件袄"冷，有时竟冷到"十二件袄"的极致。人们照此穿戴，在"十二件袄"冷的日子里，一群人的模样实在别具一格。

中国人以阴历纪月，每三四年需置闰月一次；他们的新年日期，按我们的历法每年不同。紧随其后、偶尔先期而至的，是"迎春"仪式。在广州，这一天有盛大的游行，由知府（Prefect）领队——这一天他在全城官员中位居首席——队伍自东门出，前往先农坛（Temple of Agriculture）；在那

里，由知府或其属员扶犁开出一道新垄之后，打碎土牛，献上祭品，以祈求五谷丰登。

接下来是"扫墓节"（"Festival of the Tombs"，即清明节），前一章已提及。除了祭奠亡灵的意义，这一节日还带有大家庭郊游的性质。人们雇好船只，往往花上一周甚至更久才抵达山间。阖家——或获准前往的家人——主要把它当作假日，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是祭拜仪式结束后享用烤肉或白煮肉的大餐。城里人把这次登山之游视为一年中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引颈以待。

五月初五，通常在六月初，是"龙舟节"（"Dragon-boat Festival"，即端午节）。这一天是全国性的假日；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政治家屈原（Kuh-yuen），他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他向君主进良言而不被采纳，又被一位小诸侯诬陷，为免受辱，便投身洞庭湖（Tung-ting Lake）的一条支流自尽。百姓素来敬仰他，纷纷驾船去寻找他的遗体，却没有找到。人们做了一种特别的米糕——至今这个时节仍大量售卖——敲着锣、打着旗，驾船渡江，争先恐后赶到屈原消失

之处，祭奠他的英灵。这个节日沿袭至今；在广州一带，水道纵横，龙舟竞渡极受欢迎。比赛用的是狭长的长船，每船有六十至八十名划手。船头雕成龙头，船尾状如龙尾。船上隔段站着执旗、击鼓、敲锣的人，为划手打拍子、挥旗助威。每年有数十条这样的龙舟下水，往来竞速，角逐激烈。数里长的江面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所有能雇到的船只都被阔家出游的人包下，停在有利的位置观赛；沿岸的房屋则成了观众的看台。低沉的鼓声预告龙舟临近，人人屏息，为选手呐喊助威，各色旗帜服饰显示他们来自哪个乡区。在广州城内，赛事通常一天结束；在乡间，节日则延续数日。每个村庄或宗族都有一条或数条龙舟，趁着各处赛期，往来江河竞渡。这项运动令人振奋，江上的盛况引人入胜，为单调的生活带来愉快的调剂。事故很少发生；假期一过，长长的龙舟便被小心收进棚内存放，以待来年。

七月初七，是一个有多种名称的节日："七姐妹"（"Seven Sisters"）、"昴宿"（"Pleiades"）、"巧姐"（"Skilful Sister"）——即七夕节。关于这个节日的神话含义，众说纷纭。象征司女红的七姐妹的七颗星在这个时节

正当空，其祥瑞之气据说在七月初七之夜达到顶峰，届时少女和妇女们要特别设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牧夫"（"Shepherd"，由天琴座主星代表）与"巧姐"（由天鹅座一星代表）结为夫妇，却触怒了众神之首玉帝（Yuk-ti），被分隔两地，天河（River of Heaven，即银河）横亘其间，成为屏障。一年之中，仅许他们在七月初七这一天相会。这一时节正是巧姐最欢喜的时候，人们认为她此时比平日更乐于赐福。这是民间家家户户特别庆祝的日子。前一夜，室内灯火辉煌，陈列着摆满绣品和其它巧手之作的桌子。还有令人惊叹的米粒制品：盘、杯、篮、水果、鸟兽等，用染成黄、红、蓝、橙及各种颜色的米粒制成，花样无穷。点着蜡烛的米粒灯，照亮桌上最精美的手工作品。这是妇女们的节日，她们以展示这些巧艺为荣；这些作品不仅引来受邀亲友的赞叹，还常常带来更深远的意义。午夜一到，她们便跪拜祈祷，恳求司女红的女神赐予巧艺，使她们精通手中所操的各项技艺。弥漫的祥瑞之气不限于女红，还惠及其它方面；据说这一夜子时或子时之后汲取的水，是治疗某些疾病的良药。

"众灵节"（"All　Souls"，即盂兰盆节/中元节）前文已提及。与其说是生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亡者的节日。民间俗称"烧衣节"（"Burning of Clothes"），届时焚化大量纸衣，作为给游荡亡灵的供品。每坊每里都要摊派捐款置办祭品，身着全副法衣的僧道举行繁复的仪式。

"中秋节"（"Moon-feast"）在秋月最圆之时到来。节前，各式糕饼纷纷上市，饼上印着神秘的字样，配料更是神秘莫测。有的装在精美的盒子里，盒面绘满浓彩图案。每个孩子都以拥有一块"月饼"（"moon cakes"）为乐。月圆之夜，家家户户、每条船上都高竿悬灯，并设供祭拜夜之女神。据载，多年前广州庆祝这个节日时，恰逢月亮几乎全食，举城惊恐，几乎全体百姓倾巢而出，敲锣打鼓，兼用水壶、铁锅等一切能制造声响的东西，要把正在吞食月亮的天龙吓跑。这个时节还能看到特别的烟火表演。中国人在这方面技艺超群——不仅是原有的鞭炮和火箭，还有各种希腊火（Greek fire）及更奇妙的花样，架子燃烧时，树木、房屋、船只、宝塔等形象逐一显现。

初秋还有一个灯节，与正月十五的灯节全然不同。这个灯节主要是为水上人家办的，目的是安抚溺亡者的亡灵和水神。船队布满成排的灯笼，沿船舷直排到船顶，一船有时多达数百盏，随潮汐在江上往来巡游。船内道士身着大红绣袍，在锣钹声中诵经祈祷，超度亡灵，并将点燃的金纸撒入江流。观看这些灯火成行的船只在黑暗的江面上缓缓往来，是一幅美丽的景象。

十月里，广州是接连不断的绚烂灯会，称为打醮（ta-tsiu），为祭祀火神而设。整条街道挂满灯盏吊灯。相隔不远便搭起牌楼，上置人物群像，或演历史故事，或展示各行各业，或表现神话传说。这些人物被机关牵动，能活动并表演哑剧。宽敞处搭起戏台，乐队演奏。入夜灯火齐明，呈现一片令人目眩的光彩：吊灯的水晶坠子、牌楼框架上的金饰刺绣、用暹罗翠鸟（Siamese kingfisher）羽毛制成的点翠羽饰不计其数，人物滑稽地模仿着真人的动作。摩肩接踵的人群涌过狭窄的街道，百看不厌。有人专门成立大公司，承办这类灯会的物料；富庶的街道之间竞相争艳。每年各主要街道都以这般铺陈装饰，耗费不赀，皆由街坊集资。

秋分过后不久，便是放风筝的季节，老少都兴致勃勃地参与。他们的风筝往往制作极为精巧，形如飞鸟、游龙等，在数百英尺的高空飘曳。风筝上常系哨子，在强劲的气流中发出持续的嗡鸣。有人认为烦恼会随着风筝升空而带走；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老者为何也沉迷于这孩童般的游戏。

九月初九，许多人有登临山顶的习俗。这种"登高"（"Ascending the Heights"）的习俗，源于一种模糊朦胧的期望：盼望满腹忧愁能被风带走——这个时节的风自西北劲吹，格外强劲。这一天，广州附近的山峦有时会挤满人群，都是怀着某种说不清的好盼头而来。

隆冬有"冬至节"（"Feast of the Winter Solstice"），举国同庆。它比我们的圣诞节早三天，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圣诞节；反过来，我们的圣诞节有时也被称为西方的冬节。即便最穷的人家，这一天也要设法备上一只禽类。水上人家常常费尽心力养鸡，就为确保这一天能吃上节筵。这是岁月子夜的转折点，是好日子的开端。

除这些普天同庆的节日，还有许多特别的筵席。儿子娶亲是阖家大喜、举家放假的日子。城里乡下的亲戚都来向新娘敬酒，同沾喜气。除了可怜的新娘，人人都沉浸在愉快的兴奋中。经过一番筹备的操劳疲惫，她被从娘家接出，塞进一顶密闭的花轿；轿子封得严严实实，她有时闷得昏厥，到达时已不省人事。她的到来以一阵爆竹相迎，也常常是令人难堪的恶作剧的信号。她的脸必须严严遮住，不示于人；整整一天，她须双手在脸前平举成半圆形，以大红嫁衣的宽袖遮住面容。在两名伴娘的搀扶下，她要向所有宾客敬茶，对每一句恭维都鞠躬回礼。新郎的朋友们常常设法绊她一跤，或拉下她的手，好窥见她的容貌。她的举止被严密注视，稍露不耐或愠色，便被视为品性不佳的征兆。新郎也不许坐下，须照应宾客周到，还要忍受年轻伙伴们对他新娘容貌品性的种种揶揄。

许多人家在儿子满月取名时设宴。中国人尽皆结成行会，各行会都有会馆，每年都要举行筵宴庆典。各会选一位神像作为本会守护神，通常在该神诞辰之日，组织游行或演出戏剧。这些行会对会员既是助力也是束缚。它们垄断各自

行业的生意；年轻人只有在行会中当学徒，才能学会做鞋、木工、雕刻及民间百业。行会有专门的规章约束，有公共基金，会员人人出资；会员若因正当理由失业，可支取度日；会员身故，家属也可得赡养。

木匠的守护神鲁班（Lo-pan），每年受一次游行奉祀，场面常常十分铺张。

戏剧是民众娱乐的最大源泉。戏班是流动的机构，由班主经营，可受聘三四天，也可长达数月。演员师从梨园师傅，路过街上，听那传出的奇特声响，便知是科班所在。演员弃用本嗓，改唱尖细的假声。念白多为高得刺耳的拖腔，配以所谓音乐的聒噪，令人难耐。戏班乘特制的大船巡回，某地聘请，便驶往最近的码头。以竹竿搭起高架，覆以涂红的席篷，顶盖棕榈叶编成的宽幅蓑衣。戏台看棚皆用万能的竹子搭成，座位是粗糙的木板，统共可容纳千人以上。戏班通常由当地士绅、某行业行会或某庙宇的庙祝出资延聘，演出免费，任人观看。另设女眷看棚。

一座中国戏院。（原书插图）

妇女们常结伴大量前来观剧。剧目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很大程度上靠身段表演。剧本常常冗长无比，演完一出须数月之久；班主则按场合删减。花哨的戏装、假髯、高亢的假声、全无舞台幻觉、震耳的锣钹——这种组合，唯有中国人能欣赏。戏班一到，左邻右舍为之骚动，老少纷纷筹划看戏。路上也常遇到卖唱的，吉他声配着高亢颤抖的歌声。

中国音乐别具一格，即便听过多次，也很少有人能模仿。男女唱歌都用一种做作的嗓音，被形容为"介于尖叫与嘶喊之间"。歌声有时柔和哀婉，但音域不宽。他们很少合唱；成千上万的街头艺人靠嗓音和粗陋的吉他糊口，各自单唱。他们的乐器种类繁多。有一部书载乐器七十种，其中鼓就有十七种。某部科学击鼓专著，刊行于一千年前，列有一百二十种鼓谱。锣、钹、手鼓、瓦缶（musical vases）、各类弦乐器、号角、笛箫等，无不常用。中国乐队全力合奏，是音乐界的一大奇观：各奏各的拍子，人人以制造最大声响为能事。中国音乐学堂可不是好邻居，尤其当整夜锣鼓喧天时。若要在黄铜铸造厂或制钉厂与这样一所学堂之间选择，前者会被视为好得多的邻居。

乞丐是广州人口中为数众多的一个阶层，他们也结成行会，入会费七元。他们结队沿街，向每家店铺索要一枚铜钱。若索要不遂，便躺倒在地，堵住门口，敲锣打锅，百般惹厌，直到拿到钱为止。有人故意自残以博取公众怜悯，也有人利用天生的残疾牟利。有一人手脚瘫痪，只能在街上翻滚，样子极其可怜，讨到的不仅是铜钱，还有银钱。这营生如此赚钱，他不久便拥有了好几所房子，还雇得起人早晨抬他上街"上班"，晚上再抬回家。他们占据热闹的街道，有时用石头捶胸，发出最凄厉的号叫；或以头撞石板路，直到撞出大包，用最揪心的声音求行人施舍"发财钱"。年关将近，他们格外卖力，提着死猫等污秽之物上门，催人赶紧给钱。乞丐中多有麻风病人，住在东门外专为他们划出的村子里。

中国的民间传说极为丰富多彩。其中多与偶像崇拜有关，但各地都有本地特有的传说掌故，及相应的风俗习惯。他们极忌讳不吉利的字眼；某些日子里，哄也哄不出他们说出"猴"字，对"死"字更是避而不直接提及。他们会说某人"脱离了肉体"、"离开了人世"或"上了天堂"，却不愿直说他死了。"棺材"一词要小心避开，改用委婉语"寿板"（"longevity

boards"）。你休想找到一家明明白白挂出"棺材店"招牌的铺子；但制造"长生板"的地方却比比皆是。hung-shau（原文OCR作"htmg-shau"，即"空手"）一词字面意思是"空着手"，是书写中的常用语；但挑担的苦力过街、喊行人让路时，一律说 kat shau（"吉手"，意为"吉祥之手"），因为前者与"凶手"（"murderer's hand"）同音。同样，说到空房子，人们用 kat（"吉"，吉祥）代替本字 hung（"空"），因为 hung 与"凶"（"murderous"）同音。蝙蝠被视为幸福的吉兆，因为蝠之名 fook 与"福"（"happiness"）同音。他们对某些字眼的忌讳，有时倒可善加利用。有一家人深受其扰：一群中国男子天天聚在毗邻的高台上，俯瞰他们的院子，盯着看，还常出言侮辱。抗议无效，骚扰依旧；这家的一位先生想起中国人的这个迷信，便在屋侧必经之眼处贴了一个不吉利的字。效果如有魔法，那些人立刻消失，从此太平无事。

他们笃信征兆异象。彗星预示战争；而大帝国总有一处在打仗，他们总能看到这征兆应验。按他们的说法，日食月食是龙吞日月所致，便敲锣把它赶走。镜子打破预示与妻子分离，打碎油罐则预示更大的灾祸。坐下之前总要用扇子扇

一扇座位，相信若坐上还温热的座位，就会和上一个坐的人吵架。突然打喷嚏，说明有人在说你坏话。据说有一种镜子能预示未来；有时还有人展出宝石，收几文钱，让每位观者从中看到自己的未来——是乞丐、官老爷、商人，或别的什么。符咒护身符极为常用。孩子脖子上挂着刻有吉祥字的大铜钱。广州五仙观（Temple of the Five Genii）内有禁钟楼。此钟铸于四百年前，有预言说它一响，全城将遭劫难。一位鲁莽的官员下令撞钟，疫病随即爆发，一千多名儿童丧生。从此，孩子们常佩小铃作避病符。孩子遭遇事故或受了惊吓，母亲便带他到出事地点，向那一方的神灵献供，祈求康复。传教士对这类奇特风俗屡见不鲜。有一次，两位传教士登山，村里几个顽童追着他们，用极侮辱的言语起哄。他们把顽童赶跑，严厉训斥了一顿，继续前行。下山时，迎面来了一群人，中间一位妇人牵着个男孩，群情激愤。走近后，那妇人指责他们吓坏了她的男孩，伤得不轻，非要他们剪下一段背带给她，她要用它煮茶给男孩压惊。

我自己亲历过一件更离奇的事。一晚我把船泊在一个大村庄附近过夜，男孩们大群围来，扔石头、骂人，百般惹

厌。我冲出去抓住一个带头的，威胁说再闹就请镇上长辈惩治他。不久，我听见船头一阵喧哗，有人告诉我那男孩的母亲来找我了。我出去一看，她带着男孩，说被我吓得脸都绿了，向我要一口唾沫给孩子压惊。我对这种要求厌恶至极，转身就走；但她坚持索要，众人也都帮她说话，我出于自卫，只得答应。这药方灵不灵，我再没听说。几天后又发生一桩类似的事：一位长袍秀才彬彬有礼地提出请求，说他的小儿子被我奇特的相貌吓得不轻，想讨点什么以防万一。

一位传教士有条大狗，出行相随，到处把衣衫褴褛的顽童吓得不轻。有一次，有人向他讨几根狗尾巴毛，要煮茶给吓掉魂的汉家子弟压惊。

他们信鬼神是出了名的。精灵、仙女、家宅小精灵、小鬼之类，不计其数。鬼屋常见。他们相信叩灵、扶乩、炼丹、催眠术及各种占卜——用竹签、用神像、用梦游、看手相。他们在门上悬挂树枝以驱邪，床帐内悬挂铜钱剑以防夜间的鬼魅。他们的路总是弯弯曲曲，急转弯极多，故意修成这样来阻挡鬼神——鬼神最爱走宽直的大道。一条街上的房

子从不建成一条直线，而是参差错落，呈锯齿状，这是故意用来制约鬼神的。街角的房子没人要，因为那个位置太方便邪祟绕行。某宅的山墙尖顶对着街道，就表示对门只有理发店能兴旺。住宅的入口从不直通；进门一座屏风，迫使人向左或向右转；天井里花木点缀，通往内室的是一条迂回小径。关于神异显现的记载很多，比如仙女拜访楚襄王（Emperor Leang）的故事：楚襄王问她从何而来，她答道："我住在太阳之台、仙山之中。朝为行云，暮为行雨。"

一门数代同堂被视为上天眷顾的标志。凡五代同堂之家，都要上报皇帝；皇帝特加旌表，并下令建牌坊纪念。还要绘制全家福：高祖与玄孙居中，三代人分列两旁，合为一图。百岁老人、青年守寡、终老不渝的节妇，也都建牌坊表彰。未婚夫亡故而终身不嫁的女子，尤其被视为懿行；各地为这类贞女建的牌坊很多。广州人自认本地是帝国最有福的地方之一，俗话说："生在苏州（Soo-chow）、住在广州府（Kwong-chow）、死在柳州（Lau-chow）者，最为有福。"苏州人肤色最好，被视为帝国精英；广州据说美食最佳；而柳州则出最好的棺材板。

第九章　广州差会史略

对这个国家的土地、人民及其道德和宗教信仰习俗作了前面的简要考察之后，我们现在转而简述他们中间基督教事工的过往历史。过往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1807年到1842年，可称为外部预备时期；第二期从1842年到1859年，是开创与组织时期；第三期从1859年到现在，是扩展时期。这些时期由外在的重大事件——战争——彼此划分，而条约所赋予的日益增加的便利，则标示着它们的发展进程。

说广州向宣教事业开放只有四十二年，就外在的机会而言完全属实，但在某些方面容易引起误解。在1842年条约批准之前，基督教不仅未获任何承认，宣教士连同所有外国人都不准住在中国，更不用说传播他们的宗教。许多年来，城中划出一小片区域供欧美商人居住，他们被严格限制在这些狭窄的范围内，甚至不准在城中街道上散步，也不准到乡间短途游览。基督教事业就是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里起步的，实

际上可追溯到1807年，即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那一年。他受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而来，这个差会是开路先锋，多年来也是唯一在中国人中间工作的差会。除了短暂得到过米怜牧师（Rev. W. Milne）的协助外，马礼逊博士独自耕耘，凭借目标专一、勤勉不懈，在二十七年里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考虑到工作是在何等困难中进行的，这堪称学问与勤奋的丰碑。他抵达时受到美国米尔纳和布尔商行（Messrs. Milner & Bull）的接待，后来又担任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译员，因而免受中国人的骚扰——他们很快就会干预任何公开的布道努力。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圣经和编纂汉语词典上。这两部巨著是受派遣他的差会之命承担的，在各自的领域都立下了卓越的功绩，虽然后来被更新的作品所取代，但无论就其内在价值还是为更完备、更精确的作品铺路的功用而言，都将永远具有历史价值。同事米怜博士所述的马礼逊博士的精神与品格，显示了他从事这项工作的高度资质："以不屈不挠的忍耐、永不疲倦的勤奋、始终战战兢兢的谨慎，以及自然而然喜静独处的治学习惯"，这

位来华第一位新教宣教士坚持不懈地劳作。他在自己的住所定期举行主日礼拜，参加者主要是仆人和刻印书版的工人；七年之后，第一位归信者受了洗。这人就是蔡阿高（Tsai A-ko），中国第一位新教基督徒，他后来的生活充分证明了他的真诚。

与马礼逊博士关系密切的是他所按立的第一位中国布道家梁发（Leung-A-fah），在广州基督教事工史上他理应占据崇高的地位。他精力充沛、热忱满怀、文笔出众，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讲员，也是一位全心投入的布道家。他以著述、教导和讲道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热心向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散发书籍，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被指控散布煽动性文字，官府设法逮捕他。他逃回乡下的家，士兵追踪而至，未能将他擒获，便抓走了他的三位亲戚，查封了他的住宅。他逃到澳门，从那里乘船去了新加坡，多年流亡在外。获准回国后，他以更大的热忱恢复了工作。他的小册子《劝世良言》（"Good Words to Exhort the Age"）广为散发，是第一部引起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注意、促使他研读基督教教义的作品。

马礼逊博士在远东变革与进步的曙光破晓之前去世了。在一切劳苦、信心和祷告之后，他没有看到一所学校、一个会众，只有三四名归信者；但他对将要来临之美善的信念从未动摇；他的最后一封信洋溢着与他最初奉献时同样的信心之灵："我耐心等候神圣护理的进程中事态的发展。主掌权。如果我们救主上帝的国度在中国兴旺，一切都会好；其他事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

第一位抵达广州的美国宣教士是裨治文牧师博士（Rev. Dr. Bridgeman），他在圣经翻译上留下了印记——以他和他博学的同事命名的裨治文—郭实腊译本（Bridgeman and Culbertson Version）至今仍被中国半数教会使用。他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选读本、基督教论著，以及发表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的文章；这份刊物是他创办的，二十五年来汇集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家们最优秀的作品，影响深远。几年之后，著名学者、词典编纂家兼外交家卫三畏博士（Dr. S. Wells Williams）加入了他，他推动了印刷事业，并把他的卓越才能投入到词典及其他汉语学习辅助工具的编纂中。他以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向西方各国呈现了一部书中所能容纳的关于中国及其人民最真实、最全面的描绘。

被排除在帝国之外，早期的宣教士发现南方殖民地有大群华人聚居，便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中间的工作，希望借着他们，能触及被封闭在帝国之内的芸芸众生。为此，在马六甲（Malacca）、槟榔屿（Penang）、新加坡（Singapore）、婆罗洲（Borneo）和巴达维亚（Batavia）的华侨中建立了差会；二十年来，大力投入印书、办学和一般基督教工作。那些归信者会对国内同胞产生良好影响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落了空。所有这些差会，就其与中国人有关的部分而言，都已停止，条约在帝国本土打开的广阔门户把大多数工人吸引了过去。

1834年伯驾医生（Dr. Parker）的到来引起了人们对医疗工作的注意，几年之后成立了中国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四十五年来它的医院一直是中国受苦百姓蒙福的源泉。在当今这几乎无限机遇的时代，我们很难充分体会1842年以前宣教士在何等困难和窘迫中劳

作。他们在广州被限制在外国商馆的狭小范围内，不准在街道上行走或进城，与百姓没有直接往来，时刻成为猜疑的对象，事事掣肘。在澳门，本可期待有较好的境况，葡萄牙当局的嫉妒却导致印刷所被关闭，公开讲道或聚会被禁止；而更南方殖民地躁动不安的民众，又是难作的工场材料。然而在那开创时期，巨大的预备工作已经完成，对民情有了许多洞察，语言的许多困难得以克服；以致门一开，不仅在广州，在沿海别处立即开工的手段都已齐备。词典、圣经、小册子都已就绪，学校、医院、印刷所都已安置妥当，可立即迁往新开的城市。

在此期间，英美商人也慷慨支持医疗和教育事业。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经费充足，在布朗博士（Dr. S. R. Brown）的干练管理下成就斐然，多年来成为中国青年获取一般知识的源泉，其中一些人已成为国家的杰出人物。

香港的占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作基地，很快被充分利用，至今仍是庞大宣教事业的中心，从那里伸展出工作线

路，几十个站点深入内地，在许多地方与从广州扩展出来的工作交织在一起。一年之后，中国与列国签订通商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五口通商口岸开放，这便是教会前进、占领这些城市作为宣教中心的信号。《南京条约》中没有关于如何对待基督徒的条款，但道光皇帝（Emperor Tao-Kwong）在答复钦差大臣耆英（Ki-Ying）因法国公使拉格内先生（M. de Lagrene）之请所上奏折时，颁布了一道上谕，准许罗马天主教会（Romish Church）信徒信仰自由，其含义也推及新教徒；但禁止各国外国人进入内地传播宗教。这些限制的趋势是把宣教士局限在通商口岸；由于他们在这些中心有大量预备工作要做，几年之内并未感到这些限制带来的不便。然而皇帝的上谕分量有限，连罗马天主教徒也常常难以保障所许的权利，有时甚至根本无法保障。第二次对华战争——骤然爆发——以《天津条约》告终，基督新兴教会的自由通过插入与四国条约中的具体条款悄然得以保障。美国条约中的条款如下：

"第二十九款。基督教的原理，如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会所信奉的，被认为教人行善，待人如待己。今后安静信奉并

传授这些教义的人，不因其信仰受骚扰迫害。任何人，无论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归信者，照这些信条和平传授并实践基督教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干涉或骚扰。"

进入广州宣教区的各差会先后顺序如下:

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1807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1830

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1841

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1844

莱茵差会（Rhenish Mission）……1847

巴色差会（Basel Mission）……1847

英国卫理公会（English Wesleyan）……1850

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1860

英国圣公会差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870

其中两个，美国公理会和联合长老会，已退出该工场，不过前者最近已在香港重新建立；而莱茵差会经历了一些变革，其工作现在主要由柏林差会（Berlin Society）承办。

广州人虽多年来见惯了外国人，却始终对一切外来者怀有刻骨的敌意。对旧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以及后来的所有外国侨民所加的限制，滋生了猜疑和蔑视之心。谈判时中国官府派最低级别的官员与"蛮夷"交涉，公文中经常使用轻蔑的称呼，加深了这种感情。"番鬼（fan-kwei）"即"洋鬼子"一词的普遍使用，以及其他暗示西方人低人一等的说法，导致了许多无礼粗鲁的行为。鸦片战争的经历加剧了已有的仇恨，因此宣教士在城里开始工作时，并未受到热烈欢迎。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所问题，以使工作得以长久立足；这方面的困难常常使他们不得不在澳门或香港暂住。能找到的房子都是中国式的，往往地处不健康之地，潮湿不适。身体的不适本可轻易忍受，但邻人猜疑和公开敌意带来的持续不安，却是极严

重的考验。根据《南京条约》，他们不准进入城墙以内，所有工作都局限在郊区，向南延伸，向东向西绵延很远。他们住在百姓中间，人们天天看见这些陌生人，慢慢开始明白他们来此的目的，这本身就是对百姓的一种教育。最早找到住所的人中有波乃耶博士（Dr. Ball）和他的两个女儿。这两位女士成为人们无穷好奇的对象，常常手捧花束在住所附近狭窄的街道上散步，好让百姓习惯见到外国妇女。

学校被建立起来，作为使一部分百姓长期处于熏陶之下的最佳方式，有时设在他们家中，有时设在他们在附近街道上能租到的阴暗狭窄的地方。教授英文是为了吸引较好阶层的学生。开设了几家诊所，很快发展成医院，就诊的病人不断增加；多年来，向前来求医的人传道成为接触百姓最直接的方式。当年那种乐观的精神可见于1847年合信医生（Dr. Hobson）的一封信。他谈到医院的工作时说：

"中国人的平均到诊人数超过一百，没有人比得到身体医治的人更恭敬、更亲切。要亲眼看见这些聚会，才能完全体会其中的意味。把新教在华宣教最初几年的种种限制与今

日的自由对比，深有感触：那时，我们不敢公开宣教士的身份和目的，怕被逐出境；中国人领一本基督教书籍都冒着生命危险，信这宗教更要冒生命之险；如今他可以领受并实行基督的道理，而不触犯帝国任何法律。"

在此期间有时到内地短途旅行，尽量广泛地散发书籍。同时，组织工作稳步进行；教导百姓的设施不断增加，小会众聚集起来，零星的归信者被带进来，但进展缓慢。这分明是一个预备时期。为未来的工作酝酿了计划，启动了后来证明行之有效的机构。

这时期的大事是洪秀全教派的兴起，他们自称"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但在历史上被称为太平军。他们的首领是花县人，距广州西北约四十英里。他先被梁发的小册子唤醒，继而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开始研读新约。确信其真实后，他向美国浸信会的罗孝全牧师（Mr. Roberts）申请受洗。请求没有立即获准，他便回了家。不久，他自认为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教导使命，先到连州附近的土著地区，后到广西省，在那里聚集了一个大团体，

一度有三千信徒环绕在他周围。这些人的教义和实践与基督教会惊人地相似。他们接受新约在一切事上为权威，印发了数千册广为散布。他们的道德训诫和日常生活规条大体上严格符合基督教原则。洪秀全的许多著述和祷告显示出深刻的、独特基督教类型的宗教感情。他最先使之归信的是他的两位朋友冯云山（Fung-Yun-San）和洪仁玕（Hung-Jin），他在前者任教的学校为他们施洗；除去偶像后，他们以作诗警醒世人来庆祝新生命的开始，诗曰：

"天上之神外，别无他神；
愚人何以认假为真?
既已丧尽当初之心，
今怎能逃脱尘埃之染？"

答诗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全能的天父，他是独一真神。
偶像或木雕，或土捏成。
我们信耶稣来救我们这些迷失的人，

使我们早日逃脱尘埃之染。"

元宵灯节（Feast of Lanterns）时，村中长老请他以诗才襄助庆典，并以学者身份为节会增光。他以诗答谢他们的邀请：

"并非因恶言恶语，
我们才违了你们的命。
我们只尊神的诫命，
按他的训词而行。
天堂与沉沦之路，
必须严格分别。
我们不敢再糊涂度日，
匆匆打发今生。"

他的讲论多是劝勉人圣洁、信耶稣，如他说："不信神和耶稣真道的人，纵是旧交，也不是我的朋友。唯有属天的友谊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短暂的快乐不是真快乐，唯有永恒的快乐才可称为真。人所得的不能给我，我所得的也不

能给人。我只愿许多人能进天堂，痛心他们下地狱。因此我不能不向他们传真道。"

他才华出众，作诗和警句，信徒们不断重复以铭记于心。以下为例："守圣诫，拜真神，离世之时天堂易得。""信神者是神的儿女。"

"弟兄们，要喜乐，神掌管万有。

凭信心的心，以善行为证，你们必升至天堂。"

他特别敌视偶像，许多他大胆斥责假神的动人事例广为流传。信徒日增，对流行迷信的攻击引起了士绅和官员的注意，导致强烈反对。出于自卫被迫拿起武器，遂形成建立新王朝的计划，采用了太平天国（Tai-ping-Kwok，"Great Peace Kingdom"）之名。洪秀全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四位主要助手中的每一位；他们推辞之后，一致推他为王，他才接受了这一荣誉。于是，一场纯粹宗教性的运动变成了政治性极强的运动。他们仍以基督教圣经为权威，准备宣告它是真宗教知识的源泉和一切道德行为的准则；而且，他们还准备与基督教

国家建立最充分、最亲密的关系，尽可能采用他们的进步事物。

中国开放后这么短时间内出现这样一场运动，令人惊奇。被中国士兵的攻击逼入武装抵抗后，他们先攻占了邻近的一些城镇；当夺取帝国的计划成熟并公布后，躁动不安之徒纷纷投奔。其中一些人一直在邻近山区为盗，其中一伙的首领是一位勇敢的女子。得到这些人的增援后，太平军踏上征途，军队达数千人之众。每天举行宗教仪式，每战之前祷告。他们的征途一路胜利，穿过广西、湖南（Hunan）、江西（Kiang-si）等省，直到南京（Nanking）城，拟以此为国都。在那里他们吸收了与领袖原有的宗教信条格格不入的成分。首领也变得狂热，沉溺于虚妄的梦，以为借此揭示天意。南方士兵骤然遭遇不习惯的北方严冬，丧失了斗志，胜利的进程受阻。腐败和纷争迅速滋长，整个运动变质，最后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被彻底镇压。

传教士和其他人热切盼望一位基督教皇帝登上中国古老宝座的希望，随着领袖们的乖张和狂热显现而化为泡影。然

而，不应以后来那些与宗教性质毫无同情、心全然违背创始原则之人的滥用，来评判最初的计划。许多头脑冷静、判断沉着、完全了解内情的人至今认为，这场运动本应得到鼓励，并坚信英国站在帝国一边而不是严守中立或回应起义者的友好表示，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在那种情况下结局会如何，无从得知。或许更明智的看法是：即使对洪秀全的信仰作最有利的解释，他的基督教也只会给百姓一个残缺不纯的体系，充满严重的错误，最终可能比纯粹的异教更阻碍真信仰的传播。可以合理推想，所作的归信者纵使人数很快以百万计，也不会表现出在反对和逼迫面前认信基督所要求的知识和品格力量。他们基督教特征的出现，以及他们采用上帝（Shang-ti）一词——许多人用作"神（God）"一词的译名——在许多地方激起了强烈的偏见，至今尚未消除。

第二次对华战争在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爆发，使全国陷入混乱。广州战事开始，联军攻城，宣教士逃往澳门和香港。房屋被毁，学校、礼拜堂、医院被弃，本土基督徒四散。几年之内极度动荡；但《天津条约》批准、更多特权获得保障之后，广州的差会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教会进入了更兴

旺的时期。城中沿江许多地段被毁，大量好地皮流入市场，宣教士得以获得有利的地段，建造更合用的房屋。在城内重要街道上获得了礼拜堂和学校的用地，为向四面八方大大扩展工作做了准备。工作人员大增，各部门都获得新的推动，使整个工作稳步而确切地向前扩展。各机构的详细讨论留待后面的章节。

一般来说，各差会之间和睦相处，重要问题上坦诚交换意见，对各方都有益处。二十年来每两月举行一次会议，全体宣教士参加，讨论与工作实际相关的话题，以期普遍开悟、及时互助。随着各种工作方法的优缺点被充分自由地讨论，意见常常冲突。寄宿学校、圣经翻译中用白话、培养本土传道人最佳方法、内地工场的划分等议题，都引发了热烈而不总是和谐的意见。翻译和一般工作中"神"一词的恰当译名问题，是整个在华宣教史中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广州的宣教群体在用神（Shan，泛指"众神"的通称，有崇拜对象之意，也有"灵"之意）与用上帝（Shang-ti，"在上之主宰"，许多人相信经典中用以指真神）上大致平分；最近又添了第三派，主张用天主（T'ien-chu，"天上之主"），这是天主教徒

采用的词。这一问题早日解决的前景并不乐观。每个词都有严重的弊端；无论哪个词胜出，都必须经过转化和彻底的基督化，才能充分表达要传达的含义。目前的趋势是两个主要译名交替使用，第一个作通称，第二个作神的专名，有全能者之意。

每个差会都有过"小事之日"，有的甚至有过许多收效甚微的日子；但如今都已达到可以感谢上帝明显进步、可以鼓起勇气的一步。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以十年为期的成果如下所述，颇为动人：头十年只接纳了一名孤独的归信者；第二个十年末人数不到十名；第三个十年末达到一百名；而最近十年接纳的人数近七百名。其他差会的增长率大体相同；考虑到中国人特殊的性格和许多强大的困难，所得的进步只能归因于上帝的大能。道路并非一直平坦愉快。每个差会的历史都充满极有趣的事件和经历，但也显示出阴暗的一面——遭遇过许多挫折。1870年，因"神仙粉"（"gods and genii" powder affair）事件引起的骚动，整个工场受到暂时的挫折。在东江上的石龙，德国差会（German Mission）的房舍被毁，住户仅以身免。在西江上的梧州，浸

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被捣毁；而从化、连州等溪流的谷地，骚动的风暴如真正的飓风般席卷而过，使宣教士和本土归信者都陷入困境。礼拜堂和学校被捣毁、基督徒遭受逼迫的地方性骚乱时有发生；但这些只被看作考验的插曲，是真理勇往直前中的短暂受阻。1883年和1884年将长久被记住为大动荡的岁月。对法战争的长期酝酿和最终爆发，使潜伏的对一切外国人的仇恨浮出水面，表现为许多暴力行为。

以广州为中心，工作向四面八方辐射，北至广州省（Canton province）北界和东界，西入广西省，奠定了坚实的立足点。最近十年在许多方面大有进展。这段时间大多数差会的基督徒人数翻了一番，有的翻了三番，有的翻了四番。实际统计表明，过去七年各差会增长的总和，恰为它们此前全部历史增长总和的两倍。宣教士的精力投入到能推进事业的每条渠道，使过去不仅有直接的布道努力，文学作品也硕果累累。汉译西学和基督教书籍的编纂取得了巨大成果。

在今日机会和成果都扩大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永远感恩记念过去深挖根基、广撒宝贵种子的人。有些人仍在积极工作，经验可追溯到中国开放之时。哈巴安德博士（Dr. Hopper）从事这项工作已四十年。湛约翰博士（Dr. Chalmers）为这事业奉献了三十五年，以博学赢得的声名少有人能企及。俾士先生（Mr. Piercy）同样长的时间与广州卫理公会差会同在，他是该差会的创办人。嘉约翰医生（Dr. Kerr）的崇高奉献难以超越，为医疗宣教事业付出了三十二年最积极的努力。纪好弼博士（Dr. Graves）近三十年，花之安先生（Mr. Faber）二十年，以及其他人时间较短的，都在少有鼓励的日子里劳苦过。现仍健在、住在别国的人中有理雅各博士（Dr. Legge），这位孔子的伟大翻译家，他与中国的联系近半个世纪；怀特海牧师（Rev. S. Whitehead），文雅的演说家，他热情的讲道连迟钝的中国人也深受感动；锡乐巴牧师（Rev. T. G. Selby），雄心勃勃的开拓者，永远走在前卫，深入边远内地，为在有影响力的中心建立稳固工作铺路。

辞世者的名录中有许多名字，在认识他们的人的感恩记忆中流传；有的因著作不朽，有的因所传的活道不朽。在广州上演的场景中，出现过才具性情各异的人物。可以写出许多有趣的篇章，描述发生过的奇异场面和遭遇，描述古怪人物的特殊习惯和方法。罗孝全牧师（Rev. I. J. Roberts），浸信会差会的开拓者，是热忱与古怪的奇特结合。他深受中国人欢迎，常与他们亲密交往。他与太平军运动著名首领的交往，使他在过往历史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合信医生，博学的医师，出版了十八部医学著作，多有插图，为医学科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留下了不朽的记录。公孙惠先生（Mr. Krolzyck），精力充沛的旅行家、不知疲倦的新工场开拓者，第一位深入边远地区的人，以他热忱的生命和有效的工作给许多人留下了印记。丕思業牧师（Rev. C. F. Preston）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是广州听过的最流利、最受欢迎的粤语讲员之一。他的诸多可亲品质、始终如一的好脾气、他在讲道这一专职上的热忱，以及在种种灰心事面前的盼望，给许多人的积极工作增添了愉快和兴致。他在双门楼

（Double Gate tower）附近礼拜堂讲道时的话语，至今仍在许多听过的人心中回响。

广州的土壤因数十位在这场征战中倒下之人的尘土而肥沃。城东小小的墓园里有一块圣地，闪亮的大理石或朴素的花岗岩诉说着那些人：他们在劳苦和日晒的重担下倒下，在那遥远的异乡找到了安息——有的人被多年劳苦磨损，有的人在盛年和效用的早春被突如其来的灾祸剪除；有妇女，娇弱的身躯屈服于敌对气候的侵害，深重的孤独和社交的荒凉使之更难忍受；有孩童，幼小的生命从未尝过基督教国家的欢乐与自由。在那寂寞的山坡上，竹影婆娑，四周环绕着中国基督徒同胞的坟墓，他们怀着荣耀复活的盼望安息。有些人在澳门荫凉的退修之所找到了安息之地，在贾梅士（Camoens）著名石洞所在公园之侧；另一些人在跑马地（Happy Valley）——香港美丽的墓园。他们的尘土与土壤相融，他们的话语沉入许多人心，他们的书作活见证，他们的灵魂在义人的蒙福团契中——这一切共同使他们无私奉献生命的事业得以长存，并继续成为基督十字架在龙的广大疆域上辉煌胜利的保证。

第十章　差传工作的现状



图十四 长老会差会大楼

广州的传教事业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可以向世人宣告，这是一项成功在望的运动。无论从总体规模、实际组织、多样繁多的机构，还是从已纳入直接影响的广阔禾场来看，都显示出今日的活力，并给每一位真心关怀此事业的人

带来未来扩展的莫大鼓舞。欧美基督教国家各大教会的代表齐心合力，积极进取。

这些来自西方的差传人员分属各差会如下：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有按立牧师二人；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一人；莱茵传道会（Rhenish Mission）一人；柏林传道会（Berlin Mission，与德国路德会[Lutheran Church of Germany]相关）三人；英国卫斯理公会（Wesleyan Society of England）有牧师五人、医生二人；美国南浸信会差会（Southern Baptist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有牧师二人、未婚女士三人；巴色会（Basel Mission）有按立牧师十四人；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有牧师五人、医生二人（其中一人是牧师）、平信徒一人、未婚女士六人（其中一人是医生）；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有按立牧师二人——总计按立牧师三十五人、医生四人（其中二人是牧师）、平信徒一人、未婚女士九人（其中一人是医生）。

其中，巴色会和美国公理会差会的十六人，或住在香港，或在省内偏远内地，剩下十九位牧师住在广州城中，或以广州为工场中心。此外还应加上宣教士的妻子们：广州十七位，内地十二位。她们甘愿由丈夫代表，但却是工作中极重要的力量：不仅以同情和睿智的建议给予有力协助，许多还直接管理学校、有系统地探访妇女，以其它方式积极服事。这些人合起来，目前在广州有四十六位、在省内其它地方有二十八位热忱的男女同工。人数时有变动：或因新人到来而增加，或因疾病等原因被迫离岗而减少。

这样一个因共同情感和共同事业而凝聚的大群体，益处良多：在实际工作的劳苦忧虑之余得社交调剂；接触不同国籍的人；比较各种方法，观察不同体制的运作，都大有裨益。彼此扶持同情，性情各异的心灵相互激荡，有助于恢复被孤独和自我沉溺所动摇的心灵平衡。各宗派基督徒不仅在社交中、也在敬拜中不断交融，使人更能欣赏彼此的真诚美德，促进基督徒合一的精神。

与宣教士配搭的，还有一大批本地助手：按立牧师二十人，各级传道员和售书员（colporteurs）一百一十一人，圣经妇女（Bible-women）三十人，教师一百一十六人。这批本地同工的才干与热忱令人瞩目：从学者的典雅文风、条理分明的讲论，到归主工匠的朴拙热心，各色人等兼备。他们是宣教士每一步工作的得力助手。在宣教士直接督导下受训，他们大都充满同样的热忱，深爱人的灵魂。他们懂得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情，这是外国人永远无法企及的；要把教会事务管理得周全，离不开他们。他们不受宣教士必然招致的好奇或猜疑所累，能深入百姓之家和内地偏远市镇，以外国人无法使用的方式传播真理。

有了这许多中外同工，我们期望看到相应规模的实际工作。先从广州城说起，略览当地正在开展的各项事工。每逢安息日，全城各处有十个基督徒会众聚集敬拜神。与不知安息为何物的车水马龙相比，这些圣所的安息与宁静令人欣慰。三四十人至三百余人不等，他们怀着敬虔前来敬拜万有之主。由一位宣教士主持，或由他们中间被擢升至圣职的一位主持；他们的赞美、祷告、读经和解经，一如他国任何基

督徒聚会，热忱而感人。他们是与周围群众有分别的一群；自开工以来，在人数、知识和影响力上稳步增长。

长老会差会公馆。（原书插图）

把今日每个安息日常见的景象与十年前教会的光景相比，我们不禁要说："看神成就了何等大事！"四十年前，广州的基督徒屈指可数；七年前，人数还不到两千；而今，据能准确统计的，与广州各差会相关的本地基督徒已逾四千，另有大批慕道者。若加上香港和汕头各差会相关的，总数近七千。除了在教堂的正式聚会，多处还开设主日学，老幼都得到特别的教导，本地会友的各样恩赐也被用来造就他人。

一周之内，工作从不停歇。省城人烟稠密，又有数千乡人涌入，狭窄的街道上人流不息；在较繁华的街道上有十五间布道所，每日向聚集的群众讲道。这些布道所是广州的一大特色，每日开放二至四小时，听众多则数百，少则数十。人们来来往往，有的只停留片刻，有的听半小时，有的更久。宣教士讲完，本地传道员接着讲；结束时留出充分时间讨论。感兴趣的人会被请到隔壁书室或讲道者家中个别交

谈。门口备有基督教书籍，供有心深究者取阅；门外挂着一块大字牌，诚邀众人进来聆听真理。

布道所人最多的时候是夏季最热的月份——七月、八月、九月；一天中聚拢听众最好的时段是正午到下午三点——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这让讲道的人很辛苦；但机会来了就得抓住，迁就他们的时间，因为他们不会迁就我们。多少人在这些布道所听过福音，难以计数。我在数百里外的内地遇到过能复述所听讲道大意的人，也常被偏远地区参加过聚会的人认出来。这是传扬福音的重要途径；参加聚会的人多半是城里的客旅，真理常借他们传到内地深处。这真是"把饼撒在水面上"——撒在向四方流淌的生命溪流上，让真理的种子漂到全国最偏远的角落。

教育在广州的事工中占有重要地位。飞逝的这一代固然牵系我们许多心力，但我们始终着眼于未来真理更大的胜利和更广的接纳。为实现这盼望，我们特别着力影响年轻人；与广州差会相关的各级学校共有一百所。多在城中或近郊，也有不少设在内地各站。已创办数所较高级的学校，但多数

是初级小学。平均在校学生约二千五百人，累计逾三千人。这些学校由中国教师任教，宣教士督导，并在重要科目上亲自授课。当初只在艰难中开了几所，被本地人猜疑，学生常常少得几乎不值得办下去；如今数量和声望俱增，成绩令人鼓舞；若经费充足，还可无限增设。学校的良好影响无法估量，其持久的益处时有所闻。与在校总人数相比，少数人继续深造数年，升入高年级，最终成为教师或传道人；多数人回归本业，其中许多人对真理仍有清晰的认识，多年之后，有时便全然接受了基督教。多年前，在广州以北十里的云汉田村（Yun-ha-teen）开过一所学校，办了三年，因无起色而停办。十年后，该村一位青年来到广州，申请受洗。他对真理的最初印象，可追溯到那所学校——他曾是那里的学生。应他的请求，派了一位售书员去该村，发现当地普遍对基督教抱有好感。应村民的呈请，开办了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并聚集起一间基督教会的雏形。

效法那位周流四方行善事的主无与伦比的榜样，传教事业把医治与教导结合起来。医疗工作常是纯布道工作的先锋，也永远是它的有力助手，为基督教真理的顺利被接受铺

路。广州有一所大医院，管理英明高效，年诊病人以万计。除了即时解除病痛，还对医学生进行系统培养，为百姓谋得持久广泛的福祉铺路。对看重即时果效的人来说，这一事工最受欢迎；它纯粹慈善的性质，也深得中国官民之心。内地各处设立的诊所把这仁爱的影响延伸出去，常使宣教士得到比其它方式更友善的接待。

妇女专项事工近年大受重视，日益重要，果效不断增长。各差会的女士们率领教师和圣经妇女队伍，借众多的学校和妇女特别聚会，借在城中、近郊乡村及更偏远地区的系统探访，得以接触中国的姐妹们，把亮光和安慰带给许多被无知、迷信和残酷笼罩人生的人。广州城门口就是一片浩大的禾场，足以耗尽所有人的精力，无暇顾及远方；但她们最大的心愿始终是遍及全国，为此努力不懈。

早年间，差会看中水陆交通的便利，大规模巡回布道，多处设立站点。士绅官府始终怀有强烈的敌意，百般刁难，以致直到近年，向内地的推进都很缓慢。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如今全国布满九十多个重要中心的支站，亮

光从那里向四方渗透。二十多年前，巴色会就在东江上游占据了重要据点，并一直有宣教士驻守。最早深入内地的荣誉属于他们；他们聚得一千多名圣餐会员的基督徒群体，被引为已成就之事的榜样。他们在主要中心周围设有二十来个前哨，附设众多学校和礼拜堂，占据着一片独立的工场，在地域上与其它差会分开。

以广州为中心，工作向四方辐射。沿江河逆流而上，顺交通要道前行，便会找到这九十个站点，远近自十里至三百里不等。巡视一遍这些站点，便对福音工作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生动的认识。占据这些据点的原因各异：有的地处人口稠密的中心，因认定其作为工作基地的重要而开设；有的因广州教会中两三位基督徒的缘故；还有少数是因当地民风友善、希望设立学校，引导了宣教士的行动。

广州周围十里之内有七八个这样的站点，多为日间学校；安息日举行常规礼拜，晚上由教师或巡视学校的助手带领查经聚会。往东，在广州与巴色会工场之间，有八间以上属柏林差会的礼拜堂，其中一间在大城东莞，两度被毁，如

今已永久设立。这个方向还有四个属长老会的站点，最重要的是石龙城——此地以民风强悍、暴民骤起闻名。该镇曾在"神仙"药粉骚动（"gods and genii" powder excitement）中捣毁了德国差会（German Mission）的房屋，此后十年无人进驻。一小群属广州教会、但住在这里的基督徒呈请设立礼拜堂，获准的条件是这些基督徒尽力承担租金。工作蓬勃开展，三年后成立了一间二十八名会友的教会，前景大好，此后人数和活力俱增。去年，一伙暴徒袭击礼拜堂，捣毁家具和助手们的财物，打伤几位基督徒。信徒们一时惊惶，但在本地传道人忠心明智的牧养下，众人得以凝聚；礼拜堂修葺一新，在官方保护下重新开放，大有未来兴旺的盼头，令人鼓舞。在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中心廖步（Liu-pŏ；原文OCR作"Liu-pŏ"），又成立了一间二十五名会友的教会；负责的年轻传道人热心不倦，附近数十个大村庄正被有系统地开拓。

再往江上游去，在博罗县（Pok-loh district）有六个属伦敦传道会的站点。历经沧桑，几位基督徒在苦难的熔炉中受过严酷的熬炼，如今已走上平静而稳健的发展之路。广州正

北，从化谷地——一片美丽的农业区——有长老会维持的竹寮站（Chuk-Liu）。它是周围圩镇的中心，各圩镇轮日开市，每圩附属村庄九至三十六个不等。沿这条溪流上溯，有伦敦传道会的两个站点，其中一个靠近县城，有一间四十名会友的教会，对周边乡土的影响与日俱增。再往前十里，在石亨村（Shek-hung）有一间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会友开设的教会，靠本地奉献维持。经历了当地人激烈的反对，如今已稳固建立，那里基督徒的忠心有目共睹。

这谷地以西，在太平军首领（the great Tai-ping chief，指洪秀全）的家乡，德国差会有一组兴旺的站点，基督徒人数众多，其中不乏饱学有影响之士。广州以西，大城佛山，卫斯理公会和伦敦传道会根基深厚。前者有宣教士驻守，并设大医院，在民众中留下深刻印象。礼拜堂中每日讲道，一如广州；数间坚固的教会，证明真理已深深扎根。沿北江及其支流，有浸信会差会的几个站点，最重要的是清远（Tsing-yün；原文OCR作"Tsing-iin"）城。这里和别处一样，起初遭遇激烈的反对和暴力，但蒙赐力量得胜；如今聚集了一间四

十名会友的教会，有本地牧师，其供养由当地和各处的华人承担，显出许多生命与活力的记号。

在北江正源连州河上游的同名城市连州，有长老会的一个站点，水路距广州三百里。这里也重演了官府干预、统治阶层煽动反对的老故事，购地建差会房屋的希望落了空。礼拜堂、学校和诊所为工作提供了便利，民风友善，使这里成为大有盼望的禾场。回到北江，上行至韶关（Shiu-kwan）城，水路距广州二百五十里，卫斯理公会已安顿妥当，周围工作兴旺。他们格外幸运，赢得了当地士绅的友谊，与官府关系融洽，所到之处民众都和蔼有礼。有宣教士驻守，他们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工作中心，手握全省最有前途的禾场之一。一串水路可达的站点延伸着他们工作的影响。英德（Ying-tak）县城是其中一个站点的所在地，发生过几起显著的归主见证。望埠岗（Mong-fu-kong）过去一年新增的会友，超过广州各差会任何一个站点。宣教士的精明干练为他们赢得了声望，预示着未来大有可为。

在最北的边境，南雄（Nam-hung）城，梅关（Mui-ling pass；原文OCR作"Mui-Hng"）山脚下，南北孔道之上，德国人有一个站点，一位在德国受教育的本地牧师在那里劳作多年。往西，在省城旧址肇庆府，有一间八十名会友的浸信会教堂，历史悠久，周围乡间还有几个小站。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在那里也有一间礼拜堂，沿江上游还有几间。在梧州——全省的首府，刚入广西境——浸信会盼望早日重开他们的礼拜堂；那礼拜堂因士绅煽动的民众暴力而关闭。往南，在稻米蚕丝大区，有几个站点，分布在陈村、龙江、香山等地。这一带民众敌意深重，在众多城镇立足艰难，但巡回布道已多有收获。再往西南的大区——大批人从那里移民美洲和澳洲——长老会有六个站点，圣公会差会四个，卫斯理公会三个，美国公理会差会两个。其中两个在重要商埠江门，历经诸多反对，如今已稳固建立。另两个在新会城，以此为中心可接触到异常庞大的人口。其余都在更西，最重要的是赤坎，那里一间二十五名会友的教会已能自养。海南岛长期是未知之地，近三年已部分进驻：在海口（Hoi-how）港设立了一个站点和一间诊所，在岛中客家人

中设立了一间礼拜堂。每个站点，连同它的传道人和——多半还有——学校，都是照亮影响周边乡土的光之中心。它们的数量和分布，显示工作扩展之广；从这些新的出发点，可以建立小的巡回区，竖起灯塔，把光辉洒向辽阔的疆土。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历史，值得比我们这篇概览更深入的研究。它们矗立在那里，如推进的征服战线上的前哨：有的聚在直径不大的圈子里，有的孤悬偏远地区；但都是金灯台，真理之油被光明之灵点燃，光耀四方，黑暗与谬误在其光辉面前必将逃遁。

附表简要列出目前工作的统计数字。

表 1884年1月各差会统计

差会名称	外籍宣教士	本土按立牧师	本土传道/慕道友师	书籍员	圣经妇女	学校教师	女子学校	平均出席	男子学校	平均出席	女子寄宿学校	青年男子训练学校	城内礼拜堂	内地站点	本土基督徒	医院	诊所	病人	手术	医学生
美南浸信会	5	4	9		5	10	5	84	5	60			2	10	386		1	1100	34	
巴塞尔差会（德国）	15	8	24		2	34	3	101	17	316	2	3		29	1885					
柏林差会（德国）	3	3	14		1	15	1	26	7	260	1	2	1	12	758					
英国圣公会差会	1		8		2	2			2	24				8	70					
伦敦会（英国）	2		9	2	2	1							2	8	470					
美国长老会	14	3	15	9	15	40	21	572	14	346	3	2	6	18	601	1	2	18558	1218	15
英国卫理公会	8	2	16	3	2	14	5	188	9	320			4	11	268	1	1	4799	2004	
美国公理会	2								1	20				1	20					
莱茵差会（德国）	2																			
总计	**52**	**20**	**97**	**14**	**29**	**116**	**35**	**971**	**55**	**1246**	**6**	**7**	**15**	**97**	**4458**	**2**	**4**	**24448**	**3256**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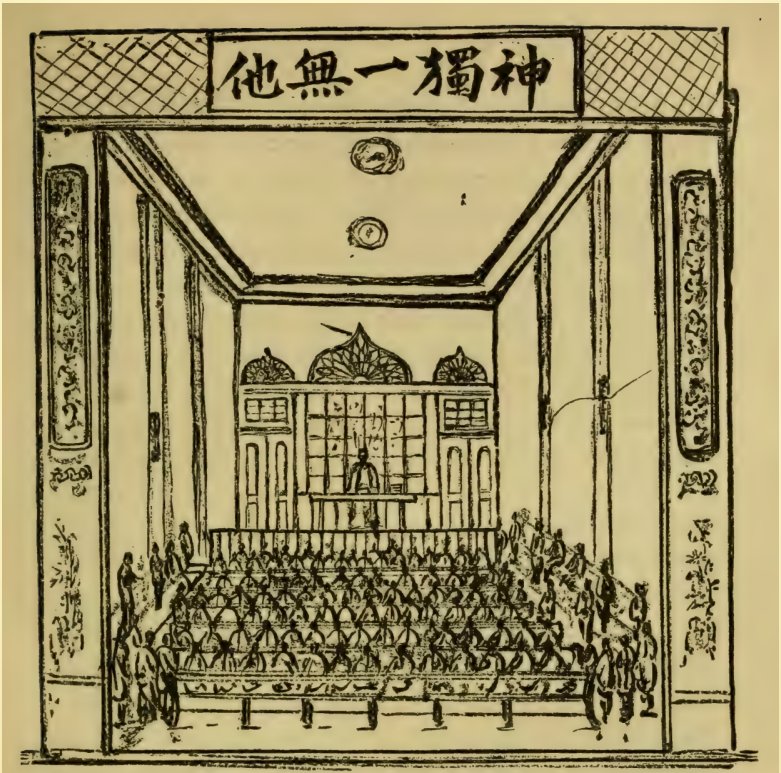
广州人分为两类：本地人（Pun-ti，意为"natives of the soil"，土著）和客家人（Hakka，意为"the strangers"，客居者）。前者是纯正的广东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有钱有势，多数宣教士用的就是他们的方言。这种方言在省城说得最纯正，西关一带的人自认语音语汇比别处更雅。全省中西部几乎人人能懂，广西南部也有很多人懂。借此可接触约二千万人，因此是广州传教工作的主要用语。客家人，即客居者，有时被称为"棚民"（"squatters"），来自北方，逐渐开拓疆土，占据了东北部大片乡土。他们是坚韧进取的民族，缓慢而稳步地推进，先占据高山谷地，靠勤俭积蓄，很快就能拥有低地平原更肥沃的部分。他们紧抓既得之地不放，正逐渐在全省中北部站稳脚跟。他们的语言与广东话迥异，在他们中间工作的宣教士通常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客家话。德国各差会多在客家人中工作，伦敦传道会也有很大一部分工场在他们中间。他们比广东人更容易接触，所付劳苦处处得到更大更快的回报。广州城里的客家人越来越多，城北乡间的通用方言正变成客家话。学会一种语言已难，兼通两种者寥寥；于是广州的宣教士按语言分工，有的专做客家事工，

有的专做本地事工。除了这两大类，广州还有约十万人说官话（mandarin or Court dialect）。他们主要是鞑靼人（Tartars），组成广州城的驻军，独居一区。他们是人口中独特的一群；虽多懂广东话，但要有效在他们中间工作，必须用他们自己的特殊语言。如今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大有盼头；归主的领袖人物会说广东话，借着他们可以接触到广大的同胞。

根基已深深立定，大量的预备工作已经完成，各差会走上良好的运作轨道。这事业不再是试验品。狭义上检验此事业是否可行的试验期已经过去；如今我们立于这样的地位：可以向世界挑战，以实际经验中搜集的事实回答每一个吹毛求疵者，以工作的进展和前景作为对一切反对者的长久答复。工作的组织虽远未完备，但寻常的麻烦或反对已不足以倾覆它；即便战事爆发，真理在本地教会心中所扎的根，也给人十足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必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即便基督教国家的援助尽数撤回，他们仍将作真理忠心的见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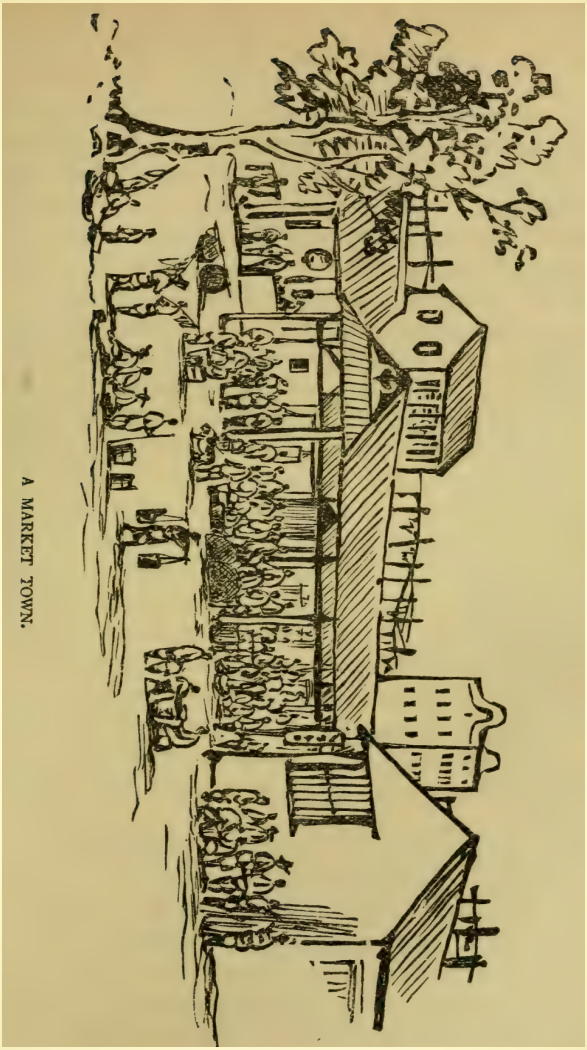
既已略述过去工作的历史，又匆匆一瞥今日的现状，我们便可预备在以下各章中，更细致地考察它的各个方面。

第十一章　外国宣教士



图十五 广州十三行礼拜堂

在考虑长期居住的问题时，广州的气候就成为重要事项。中国海岸线长三千五百英里，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广州省的海岸。临海使沿海地区的气候受益匪浅：春夏六个月，东南季风劲吹不息，令人振奋；秋冬数月，西北逆风常被北面的山脉阻挡。内陆地区多丘陵山地，无数清澈的溪流和纯净的山风构成了健康舒适的气候条件。广州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可与新奥尔良（New Orleans）相比。它与加尔各答（Calcutta）同纬度，但在健康方面远胜于那座城市。春季的雨季令人不快，漫长的夏季非常难熬。从五月到十月，暑热连绵不绝。阴处水银柱很少达到一百度，但常在九十至九十五度之间，夜间也在八十五至九十度。蚊虫众多，更添暑热之苦。没有避暑山庄，也没有海滨小屋，夏天只能忍受，谈不上享受。从十月到一月，天气美到极致——如同美国的印第安之夏，延长而理想化。冬季很少结霜，但阴冷潮湿的空气使几个月里生火和厚衣成为必需。树木四季常青，花开不败。气候唯一的严重缺点是，冬季不够爽冽，不足以抵消漫长酷暑的耗损，因此每隔几年就需要换个环境以恢复体力。



图十六 集镇

广州侨民的生活习惯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个国家和气候的特殊需要。不可能把美国或英国的家庭生活方式和规矩原样复制过来。凡事都讲求判断和节制。经验表明，学中国人的活法既不明智，有时甚至是自杀之举。早年宣教士被迫住在中国式房屋里，深受潮湿和排水不良之苦，还有许多别的祸害和不适；在饮食和家具上，许多情况下实行的严格节约到头来证明最费钱。疾病的种子就此埋下，强健的体质被摧毁。为保健康而不断调动、许多人被迫离开工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和费用。有了经验就有了智慧；如今所有宣教士都住在通风、坚固、舒适的房子里——与商人的住宅、领事和海关官员的住宅相比，甚至与本国教会附属的许多牧师住宅相比，都是很朴素的建筑。

在家务上，节俭是原则。每家雇佣两名仆人，至多三名，月薪四至五美元，伙食自理；这样每月九美元，一位女士便可免除家务之累，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更重要的事。若拒绝这唾手可得的帮助，纯属愚蠢，不仅带来极大辛苦，还要多花许多钱；几年之内，宣教士很可能因健康不佳而被迫放弃工作。为赢得百姓的尊重，必须保持应有的尊严，让他们

看到自己是有社会地位、有修养的人。任何把自己降到与大众平齐的企图，只会摧毁职位自然带来的影响，并招致无数琐碎的烦扰。

某些旅行家曾批评宣教士所谓奢华的生活方式。这种草率的判断很少有事实依据。这些旅行家每年成群而来，有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的都有；广州没有像样的旅馆，他们便住进宣教士家里。在广州住久了，热情好客之风不减；为招待客人，翻箱倒柜搜罗食物，跑遍市场。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餐具也许是彩绘的中国瓷器，在当地最便宜，在别国却稀罕；食物由穿长蓝褂的整洁中国少年灵巧地端上——这些都被客人敏锐地看在眼里。大房间、宽敞的游廊、有树有花的草坪，都被一一品评。住了一周或十天，客人们走了，宣教士却被迫在随后几周实行最严格的节约；但想到唤起的对宣教工作的兴趣足以补偿自己的不便和花费，也就释然了。不料他发现自己被指责奢侈，被说成过着闲散奢华的生活，而实际上他的年收入还抵不上客人们几天买无用古董花的钱。也有人来，大喜看到宣教士住好房子，说这是他们应得的。然而这不是应得不应得的问题，而是必需。他们的健康

和效率需要这样。不应追求艰苦和不适，但必要时要勇敢忍受；说广州的宣教士是基督徒工人中最乐于克己、最能忍受身体考验的群体，只要有益处，他们在内地居住和长途巡回布道中不断这样做，这是千真万确的。来访的旅行家中，有许多我们引以为荣能招待的；他们对百姓和我们工作的明智关切，使陪他们游览全城成为乐事；所结的友谊之链不仅把我们个人联结在一起，更加强了把本土教会与其在异教之地的外哨联结起来的纽带。广州的社交之便胜过大多数站点。宣教士住宅沿江星罗棋布，彼此相距不远，社交之乐打破了日常单调。每周的祷告会把各差会聚在一起；主日晚上的联合礼拜由宣教士轮流讲道，吸引了许多普通侨民，促进了众人之间的和睦与亲切。

从基督教国家来的人抵达广州城，第一印象因人性情和热忱而异：有人满心欢喜，终于到了毕生工作的现场；有人则在百姓的愚昧堕落活生生摆在眼前时，感到忧伤、失望，甚至绝望。宣教士在广州的第一年，如同别处一样，在许多方面最难熬。从朋友和同工满溢的同情、活跃的基督徒生活，骤然过渡到一群与他所知的一切全然不同的人中间，他

几乎意识不到这变化。陌生和新奇，眼前不断掠过的东方生活全景，俗艳的仪仗和赤贫的穷苦，万船云集、人口蕃庑，店铺生活、街道生活、家庭生活、船上生活无穷变幻的细节，迷人而占据心神一阵子；但低潮几乎必至，是高度兴奋和崇高热忱之后的反作用。这不只是思乡，虽然思乡常有；也不只是为四面触目可见的迷信和苦难而心碎；主要是面对渴望去做的工作却感到无能为力。人就在那里，他们需要教导的迫切太明显了；但他的嘴被封住了。面前横着巨大的屏障——中文，必须攻克。它不能绕过，必须掌握，使之成为接触百姓的大工具；所以第一件事是坐下来，身边配一位中国老师，向这个庞然大物进攻，纯靠记忆积累足够的词汇与百姓交谈。学中文不是儿戏。常说某些语言可以"捡"会，却从没听说谁"捡"会了中文。它捡不来，只能靠耐心持久的苦功——最艰苦的脑力苦役。我有个朋友周游世界很从容，每到一国总能学到够用的词汇。临近广州时，他备了会话手册，准备了几句；但试了一两次就绝望放弃了。有人在广州住了几十年，天天与百姓打交道，却连一句正确的话都说不出。

口语通常先学，要讲道或流利交谈，需要一到三年的学习。几个月专心用功之后，天色渐亮，笨拙无意义的句子渐渐能听懂；但初学者怕出洋相，不敢开口。声调是拦路虎。按罗马字母标出的发音他能学会；但要分辨平声的"猪"（chü，意为"猪"）与上声的"主"（chü，意为"主"），或去声的"至"（chih，意为"全""多"），就成了难事。他会听到那个年轻德国宣教士的故事：他渴望讲道，很早就操练恩赐。听众木然专注的神情让他以为字字入心。他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极尽铺陈，金街、珍珠门和那奇妙图景的种种细节；不料一位听众问："你真要告诉我们，天国的门是猪肉做的吗？"这从崇高到滑稽的急转直下，是因为"珍珠"和"猪肉"发音完全相同。他其实讲出了比他以为的更强的论点；因为在普通中国人心里，一大堆猪肉的前景比珍珠宝石的一切装饰都诱人。这个故事之外，还有一位好心的浸信会弟兄的经历：他被一群街上追他的男孩惹恼，转身厉声叫他们回家——自以为如此，实际上却用比文雅更粗鲁的语言，命令他们去陪伴那位我们对之在中国的位格和多方活动毫不怀疑的个体。这个小错误是因为他说的是hii-kwai（"見

鬼"），而该说的是k'ii-kwai（"回家"）；后者第二音节为平声，意为回家，前者同一音节为上声，意为見鬼。把应用再扩大，有位英国宣教士主持婚礼的笑话：他想说新人结合直到死才能分开，实际上却宣告他们结为夫妇直到第四天；这"离婚容易"的暗示，是因为他想说"死日"（sz'-yat，第一音节上声），却说成了"四日"（sz'-yat，第一音节去声）。凑成一圈，再加一位美国长老会弟兄的经历：他讲"天父"的宏大主题，惊闻人们彼此说："这人讲他的'癫父'是什么意思？""天父"（T'een-fu）与"癫父"（teen-fu）的唯一区别，是前者第一音节送气强烈，后者省略了送气。这些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足以说明，声调从低到高或从升到降的变化，可以改变整句的意思，造成大混乱。

这些困难过一阵子就消失了，不断练习带来准确和流利，常博得中国人的高度称赞。他们不无惊奇地说某些宣教士中文讲得比本地人还好，被他们用词的力度和流利所折服。学会口语只是开始，还有书面的语言，至少要掌握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中国卷帙浩繁的文学宝库。这种语言与其他语言都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表意的；但与埃及语等同

样性质的古代语言不同——埃及语起初用符号和象形文字，逐渐形成了字母——它至今保留了原初的性质，这些符号经过某些变化，固定为现在的形态。新观念的表达在原有符号不够用时，通过累加法造出新字。于是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定形字，每个字发音都是单音节——有人说超过十万，最低的估计是卫三畏博士（Dr. Williams）说的二万五千。每个字都与其他字不同，没有一个能帮助认出另一个的音或义。在《康熙字典》（Imperial Dictionary）中，这些字按二百一十四部排列；部首虽不是字母，对整理这庞杂的字堆大有帮助。部首也能提示字义，但不可靠。古音韵字典中有三百声母，与部首相拼组成大多数字，并提示其读音。懂得字的原始构造对学语言最有用，但大多数字只能纯靠记忆，构造系统或联想能帮上的忙很少。把字记牢的最好办法，是用羊毫笔蘸墨汁按中式写法书写，这项工作大有用武艺术才华之地。汉语语法没有动词变位，没有名词变格，代词也很少用。动词很简单；形容词没有格尾和性的区别。每句汉语的成分按以下顺序排列：主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成败多系于习语，习语加上语言极度的简洁，常使之含混。

中国学者不断致力于培养高雅的文风；最受推崇的文风晦涩到一般教育程度的人看不懂。他们的目标似乎是把思想藏到常人够不到的地方。

宣教士若熟悉四书五经（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的内容，准确掌握六七千字，就能胜任一切日常工作。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学呈现出近乎无边的领域，足可耗尽毕生精力，所以几乎没有人敢说全部掌握；连声名最高的本土学者也可能遇到不知音义的字。同一种书面语通行全帝国，以其较简单的形式，成为各地百姓在商务、政务、文学上一切往来的媒介。它如此简洁，又有这么多同音字，以致朗读出来，即使一屋子学者也听不懂；一个人听自己的文章被当面朗读出来，竟可能认不出是自己的。眼睛的帮助不可或缺，读给众人听时必须不断用口语把文言"翻译"成白话。

语言的困难到某种程度克服之后，一个各样才干都能充分施展的工场就打开了。无论专精一事还是多才多艺，都有充分用武之地。浏览各部门便知工作多么繁多。是讲道人吗？宣扬真理的机会简直无限。有教学的专长和志趣吗？广

州没有比这更有希望的园地。从挣扎于初级课业的孩童，到敏锐的哲人和雄心勃勃的学者，各级智力和学问都向基督教教育家发出邀请。是医生吗？百姓在等候，他们的病痛是无知的土医束手无策的；而医学领域有当补的缺乏，有乐学的精神，当鼓励仁爱的医生。对女士们，无论作教师、布道家还是医生，数以百万计易于接触的妇女呈现出广大机遇和奇妙可能性的园地。

对有学问的文人，翻译工作和各部门知识书籍的编纂发出恳切的呼召。在这些大部门中，广州都有很好的代表。投入的才干绝非平庸，成就证明了投入的学问和热忱。所出作品若集全，可成至少一百卷好书。翻译工作沿两条线进行，脑力劳作的果实密布其上。一条线是打开中国文学的宝库。首先是编纂词典，其中马礼逊（Morrison）和卫三畏的两部前面已提到。此外还有湛约翰牧师博士的《粤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是学语言的学生极有用的书；还有他编的简明汉文字典，把康熙（Kang-hi）三十二卷的巨著浓缩为三卷，重新编排，查字查引文极为方便。汉译西学的首位是理雅各博士（Dr. Legge）的《中国经典》

（edition of the Classics），十巨册，英语读者在其中看到这个民族的标准著作被忠实再现，附作者和编者的简介，以及围绕它们生长起来的浩瀚文学的综览。其次是花之安牧师（Rev. E. Faber）的宝贵论著：《孔子教义纲要》（"A Systematic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孟子心法》（"The Mind of Mencius"）、《墨子与列子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cius and Licius"）。这些原用德文出版，前两种已译成英文。在这些及各种其他著作中，花之安先生把多年深广研究的丰硕果实献给世界，他的每部作品都打着学问扎实、理解透彻、充分把握实际应用的印记。道教、佛教的标准著作和一般文学的翻译已经问世，关于中国宗教体系及中国人各种风俗习惯的原创著作也已编成。这些众多出版物使不懂中文的学生也能充分获得关于这民族历史、文学、宗教和生活的资料。

对宣教实际成功更重要的是另一条线的工作：基督教和科学标准著作的翻译，以及为适应时代特殊需要而编的大量原创作品。规模和重要性居首的是圣经翻译，已出数种译本。这些译本远非完美；但让百姓直接接触圣言至为重要，

不得不早出。反复修订正逐步消除缺陷，为一部译文更准确、文体更可接受的圣经译本铺路。随后而来的是根据这些译本的注释书，更充分地开启神圣真理的宝藏。书面语是全帝国的公共财产，一地所编的作品各地可用；在广州编的作品在别省大有用处，我们也受益于别地在同一线上所做的一切。这类作品中，花之安先生的《马可福音讲义》（"Discourses on the Gospel of Mark"）五卷地位很高，因其全面论述基督教原理、文体通俗、实际真理阐发清晰。锡乐巴先生（Mr. Selby）的《基督生平》（"Life of Christ"）洋洋大卷，把我们主生平的事实和教训系统地呈现为可用的形式，将对本土教会大有助益。新约大部分书卷的注释书现已在布道员和其他查经者手中，但这方面仍有巨大的工作要做。数百种小册子和小书已经编成散发，或陈述基本教义，或驳斥特定谬误，或作通俗的呼吁以唤起注意。学校教科书的编写受到持续的关注；地理、算术、博物、化学的论著已经出版，与北方差会的作品合在一起，成为一套教育丛书，基督教国家所教的学问几乎每门都有代表。神学、教会史、

讲道学、实践本分、灵修作品及其他一般性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导的需要，奠定了基督教知识的基础。

在宗教和教育著作中使用白话，得到多数宣教士的赞成。有人反对，说它不够庄重，有违中国用法；但实际问题是：我们要让知识易学，还是沿用中国自古的方法，让它难到极点。白话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学者、商人、劳工都用，俗称白话（bak-wa），即"明白话"。每项知识都必须译成土话，百姓才能懂。它并不低俗粗鄙。书面语是不说的；对那些主张把圣言译成土话会降低其尊严的人，回答是：每次讲道、每次阐释神圣真理，都必须先把经文变成白话，听众才能懂。争议的问题于是变成：是事先准备尽可能透彻准确的白话译本好，还是讲的时候靠即兴意译好。纯正的粤语方言是全省最通行的；它的习语构造固定，中国人已将其系统化并有限地用于出书。除极少数外，所有词都能用正字表示，少数几个字在白话中的用法与文言不同。这种文体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朗读出来容易懂。在教堂里，用文言译本读经，没有圣经在手跟着读的人听不懂读的是什么；用白话译本读同一章，一听就懂。两者的区别，有人用几百年前拉丁文与

土话之用的类比来说明，颇为贴切。圣经译成百姓的通用语言之前，在英国并未成为能力；在广州也一样；白话不是粗鄙无文的土语，而是最有教养的人士之间礼貌交际的常用媒介。基于这些考虑，这种方言得到了培养；由英、德、美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制成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联合译本，确立了良好白话的标准。委员会还吸收了几位学问高的中国学者，他们热心投入工作。结果各方面都令人满意，译本现已广泛使用。甚至有些中国教师把它引进学校，从中学过的男孩背诵经文时理解清楚，令父母惊讶。新约其余部分不久将以此文体出版，旧约部分正在译制中。小学教科书已用白话出版，孩子们学自己能懂的书页兴致很高。《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天亮》（"Peep of Day"）和《马太马可圣经课》（"Bible Lessons in Matthew and Mark"）已用此方言出版。在妇女工作中白话特别有用。妇女们单是读白话译本，常比一些讲道人读文言译本加注释所得的理解更清楚。随着工作在广大未受教育的群众中扩展，它会用得更广，并间接促使文言译本文风更简明，对各方都有莫大益处。两种译本应并用。每间教堂和讲堂都应备这两种译本

——一种供应看不起白话的学者，一种以明晰的文体把所求的知识供给谦卑的慕道者。基督教文学的创造是时间的工作；早期粗糙的作品——在当时条件下已是最好——正让位给更透彻、更系统的论著。至今工作主要由宣教士在其私人教师协助下承担；但本土教会的才干正在发展，在文学竞赛的刺激下——优胜者授奖——佳作论述重要题目不断产生。除了纯宗教部门的工作，医学和高等科学的许多卷册已经编成，深受好学之士的欢迎。

与宣教相关的文学园地饶有兴趣、引人入胜。学生面前展开的是中国文学的万重山峦——经、史、子、集、诗、政、教、小说，至今几乎未被触及。这广大的疆域蕴藏着数百年的独特学问，不受与世界其余部分接触的影响，邀人进入既新且奇的领域；而他面前摆着宏伟的工作：把基督教科学的成熟果实赐给这个古老、隔绝而心智活跃的民族——不仅是现代发现的电灯之光，更是耶稣宗教所阐明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真理的纯洁光辉。

第十二章　宣教士讲道

讲道是宣道工作各部门之首，没有任何部门可与之争先。它是古时所命定的方式，也是所有布道工作的首要特征。它不排斥其他方法，但永远不能被推到次要地位。在广州，讲道随听众而异；我们先讲基督徒会众中的正式礼拜。会众大多是从异教中召聚出来的，许多人不识字，需要最简单的教导。他们自幼没有受过基督徒的栽培，心思常被扭曲偏斜，对圣经历史最浅显的事实也一无所知，需要不断操练那些在基督教国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知识。条件允许时，了解他们的身世或境况，或能提供重要事实，在应用所教功课时大有力量。不过会众并不全是这样的人：学校里的学生、本土助手的家属，以及许多因常年参加聚会而获得相当一般知识的人，需要更进深形式的教导。

叙事体讲道常用。旧约的故事、主的奇迹，或使徒行传的历史部分，用明晰的方式展开，能抓住注意力，为基要真

理的应用开路——听众把真理与所描绘场景中的活人物联系起来。图画式讲道极有效：熟悉的比喻，把要打进心里的真理贴切地摆明，容易懂。比喻的运用是向中国人讲道必须培养的艺术。他们的经验范围和思维方式不同，所用的比喻必须是他们能懂的；为此必须研究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民间传说，使事例和隐喻能信手拈来，帮助把真理打进心里。活泼的话语恒有能力；讲解清楚、应用贴切，就必触动良心、教导人心。本土基督徒的一般智力有时被低估：今日广州有些教会，把我们首席讲道人最好的讲道原样重讲，必能听懂并欣赏。但智力参差，要使人人同得益处很难，每次都要精心预备。他们常是敏锐的批评家，能轻易分辨冗长沉闷的空谈与简洁明快、生动有力的真理阐释。讲道人要成功，必须恳切务实；必须掌握丰富多样的表达词汇，虚心接受中肯的批评，避免不雅的用语、举止和发音上的毛病；必须学会用中文直接思考、直接组织讲章。

有些人走一条奴性的路子：用英文思考，再在心里翻译成中文。这使他们的讲道纠缠不清、犹豫迟疑，严重损害效果。另一些人讲起话来带着英文习语，句子别扭，绕来绕去

说不到点；还有一些人误把粗俗当简单，学来刺耳的俗语，听众听了难受，败坏了讲道的美好效果。持续刻苦的学习能给人丰富的词汇，认真注意声调和习语能带来流利准确，使他成为有效的讲员。英美宣教士在向广东人讲道中所达到的流利和能力，证明有天赋的人用中文可以讲得和用母语一样雄辩有力；甚至可以举出一些人，中文讲道远胜英文讲道。

教导本土教会不仅是当高度珍视的特权，更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使他们在基要真理上站稳，在知识和信心上长进，使他们对人生本分和关系有均衡的看法，激发进取的精神，推动他们为他人积极做工——这是传道人必须倾尽全力的任务。为达成此事，他必须用尽自己的天赋，并从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借着查经班和个别教导，借着主日学和特别聚会，借着让长进的人教初信的人，借着细察他们的方法、保守他们脱离错谬，借着指点特别的学习方向、不断敦促积极努力，潜在的才能得以开发，自立自强的教会得以兴起。

传道人工作的第二个大部门是向异教徒宣讲福音，这通常是他七天中六天的主要负担。要做一个向异教徒讲道成功的人，需要特殊的才干和极强的适应力。没有固定模式可循，没有预定计划可依靠。一般而言，情形决定每一次的具体做法，需要极大的机智和应变能力，把每个机会用到极致。在广州，这种讲道就在前文提到的讲堂里进行。讲堂天天开放，人来人往，没有一天是同样的听众。一条条可塑的人流不断经过讲道人声音所及的范围。如何唤醒他们、吸引他们、说服他们，是大问题。每次讲道的根基诚然是圣经，但对他们来说它是本陌生的书；它的来源、历史、要求、主张、教义，他们一概不知。讲道人登场，不是带着权柄、宣讲神圣智慧的使者；在他们眼中，他是个陌生人，是个蛮夷。诚然他讲得很流利，但他们的职业说书人和讲圣谕的人也讲得流利。如何开头，要看情形。有时他用闲谈的方式，问问身边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由此引出一般性的讨论；有时他举起圣经，宣告这是从神而来的真理之泉，请他们听它的教训；或自称是耶稣的传道人——这个名字如今已广为人知——接着简要述说耶稣的工作。简单教条式的道理陈述

很少奏效；他们听了不反对，只当那是他的信条，与自己无关。必须寻找共同点；必须把他们自己公认的道理提出来，或接受，或修正，或否定。可以引入他们的孝道，指出其错谬，阐发基督教的诫命。可以引用他们圣贤的教训，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或抓住当天的某件事，作实用讲道的题目。比如：在韶关（Shiu-kwan）城，有人到郊外一处香火极盛的神坛去拜。把香和金纸放在坛上，在身后地上摆了个半圆的蜡烛，自己在这条"魔圈"之内向偶像俯伏。他穿着长袍，衣襟碰到蜡烛，立刻烧了起来，还没等救援赶到，他已被烧死。宣教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向听众发出动人的呼吁，题目取自经文："拜偶像的外邦人必在他们的神面前灭亡。"

同城附近有一座名刹南华寺（Nam-wa-tsz），供奉着佛教禅宗第六代也是末代祖师六祖（Luk-tso）的肉身。旱年，人们把他抬出来，游行二十里进城，向他求雨。有一次求了不应，没有雨下；又组织第二次游行，格外卖力地讨好上天，仍无济于事。百姓起了疑心；和尚们怕他们神明的声誉受损，便出一张告示，说六祖隶属于上帝（Sheung-ti）——至高主宰，非经上帝许可不能降雨。这正是宣教士在当地称

呼神所用的名字，于是取来告示多份，把整件事用作有力的论据，证明他们的神明低劣，劝人敬拜和尚们自己都宣告为至高的至高者。

熟悉他们的经书、能自由引用他们的圣书，大有助益。他们对这些书的尊敬，使任何贴切的引文都让他们心生好感，讲道人立刻被视为研究过他们书的人。经书中的许多话以谚语形式天天使用，常被搬出来为辩论画龙点睛、平息争端，或强调重要论断；一句用得恰到好处的引文，胜过千言万语的逻辑。学者地位在他们眼中一旦确立，以后每句话都受欢迎。谚语俯拾皆是，有些极精炼有力；有时听众全然摸不着讲道的头绪，一位跟上论证、领会了力量的本地人，一句简单老套的谚语脱口而出，满堂便发出会心的赞叹。直接灌输救恩的真理是讲道人唯一的目标；纵能吸引听众听上几个钟头，若不能把救恩的中心真理摆在他们面前，便是全盘失败。他不认"讲故事的人"这个有时被加在他头上的名号，也否认"儒家道德先生"这个许多善良无知的人加给他的身份，他以"耶稣的传道人"为荣；但若不能讲明借着基督得救的道，他与所否认的那些身份也差不了多少。

时间有限、听众不断更换时，最有效的方法往往是简单陈述生命之道，强调它与每个人的切身关系，用尽一切恳切和能力敦促他们考查这道理、验证它的真实。

一切讲道必须具备首要特征：目标单一；每个事例或比喻，每处引用中国风俗或典籍，每次对流行迷信的抨击，都必须清晰贴切地指向那一点。有人把经文用大字写在黑板上，有时把经书中的一段写在对面，作比较对照。这有它的好处：特别能让学者把题目直接记在心里，带走所讲经文的准确形式。听众的性质决定了重复不可避免，但每次总有些微差别；思维敏捷、随时应变的要求也时刻存在。讲道人随时会被打断——有人要提问，有人要辩论。除特殊情形，一般请大家等讲道结束再说，然后给充分机会。这些打断来自两类人：一类是被某句话触动、想多明白些，或是某个问题想了很久、抓住第一个机会提出来。对这样的人，乐意尽力使他们满意；他们提出难题，常是向在场众人直接呼吁的楔子。另一类却是吹毛求疵的抬杠者，多是肤浅固执之辈，盘踞讲堂，冷嘲热讽或自吹自擂地抛出自以为无懈可击的诘难。几个试探性问题，很快就能看出他们懂不懂自己在说什

么，是诚心求问还是专来捣乱；讲道人据此定对策。揭穿他们的无知、使之自相矛盾，常很容易；百姓最爱看笑话，乐得看他们出丑。答倒一个冷嘲的诘难者、赢得听众好感之后，常能打开一条路，把深刻实用的真理格外有力地打进人心。

科举考试期间，尤其三年一次的乡试大考，城里聚了数以万计的举子。特别设法接触他们；他们来听讲堂的讲道，就尽最大努力吸引他们，或能引导他们研究真理。他们多因好奇而来，人数众多，常对所听的讲道表示高度赞赏，领书回去细究道理。借着这样不住地宣讲真理，福音广传，不仅在城里，也传到各地来的人中间。讲堂闻名方圆数十里；宣教士走过街上，被人称为"讲耶稣的人"，还叫得出各人所属的讲堂名字。人们常注意他们的外貌特征，给讲道人起绰号，如"大眼睛"、"光脑袋"、"山羊胡子"等；他们来来去去，被这样称呼的人会听到公众对他们的仪态和中文用法自由评论，有时颇能满足虚荣心。讲堂讲道影响之大的一个奇特证明，是中国人为抵制讲堂而设立的许多讲堂。每个基督教讲堂附近，都有一间布置得差不多的房间，士绅或文会雇

人在那里讲儒家道德，依次讲解康熙帝（Kang-hi）所著《圣谕十六条》（"Sacred Commands"）的题目。

这十六条格言，每条凝成七个字，阐明社会政治道德的原则。康熙命令每月初一、十五在公所宣读；但在广州，这习俗早已普遍废弛，直到宣教士讲道兴起，才又复活。每题配若干故事，或切题或不切题，讲的人通常照本宣科、讲解得平淡无味，全无基督教讲道人的火热与热忱。

心中最高的愿望始终是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为此，长途巡回布道深入内地。首先瞄准的是差会的分站，那里的学校、讲堂和基督徒群体形成中心，向周围乡村辐射。每到一处，初生的教会最先需要照顾。慕道友、受洗候选人和寻求真理的人编成查经班，聚会预备领圣餐，得到特别教导。宣教士到来的消息传得飞快，小小的礼拜堂常常天天挤满想看他、听他的人。在乡下，他是万众瞩目的稀奇，走到哪里都被人群尾随。其中有赌徒、闲汉、鸦片鬼和其他无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是麻烦和烦恼的不断来源。他们毫无敬意，横冲直撞，粗鲁地拦住宣教士，常出口辱

骂，对基督徒和他们的道理造出最下流的谣言。他们是每镇每村的祸害；在他们煽动下，好凑热闹的男孩加入起哄的合唱，用押韵的对句宣告"洋鬼子"将受的种种刑罚，从淹死到砍头。

宣教士耐心等他们把粗话说完，或抓住有利时机给带头的吃点苦头，然后继续前行。有人问他此来何干，他就展示书、宣告使命。"书上讲什么？"他们问。"耶稣的道理。""能给我们讲讲吗？我们不懂。""非常乐意，只要你们找个合适的地方。"他们立刻领路到会馆，或到庙里，或到村头榕树下的空地——大树巨臂伸展，荫庇近半英亩，浓叶成盖。搬出桌子，搭起台子；一切就绪，要求又提出来，颇带命令口气："现在给我们讲道吧。"

登上这临时讲台，讲道人请长老和读书人约束流氓、使众人安静听讲，得到相助的保证，便用他所能驾驭的最简单动人的方式展开所带来的信息。诉诸他们直觉的信念和实际经验，引出许多赞同的表示；把他们从日常生活的低洼地带领上来，从偶像崇拜的凄凉不定和肮脏习俗中领出来，诉诸

他们心中的渴望，诉诸压在他们身上的忧患重担，指给他们看医治一切痛苦的医生——他们的救主。常常全场鸦雀无声，孩子的喧闹止息，妇女们聚在人群外围；讲道人被那位"说话无人能比"的主的灵感动，切望这些刚才还向他喝倒彩、侮辱他的人得救，把这群异教听众讲得入了迷，展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万籁俱寂，只有头顶枝叶的沙沙声，或某位老妇低声把他的话讲给旁边迟钝的人听；最后的呼吁带着因深知他们绝望境况而生的一切能力和恳切结束讲道，众人点头赞同，彼此议论："好道理""天上来的话""还想多听些"——可见印象之深。这样的经历不常有，但有时赐下，为安慰恳切的心。在一个偏远的墟镇，劳累漫长的一天过去，卖了一千多本书，讲了几次道，有人请我到他家去。他买了一本新约圣经，把雇工都叫进来，请我特别教导。在赤坎讲第一篇道时，一位老人走到我站的庙门口，见了我喜不自胜。我讲完，他取了马太福音，用他们本地特有的土话大声向众人讲，极有力量。我问他姓名，得知他是从澳洲回来的基督徒；如今他是那镇教会中的领袖。人们常因急于看和听而挤满小船，直到我们筋疲力尽，不得不关门。在龙江大

城忙了一天之后，有人划船来请我去李家（the Lees）——当地首屈一指的家族。这样盛情的邀请不便推辞，我虽疲乏，还是随那人去了，受到礼貌接待。抓住机会尽量多传讲基督教知识，当下收获的是连声道谢和订一份宗教报纸的认捐。与此同时，一船女眷到窟船上去看望宣教士太太们，带来一碟油炸蚕蛹作见面礼，当作难得的美味献上；太太们不肯吃，她们笑着，抓起大把吃得津津有味，证明多好吃。她们走时把蚕蛹留下，说太太们很快就会克服反感，觉得美味无比。蚕蛹给了船夫，他们大喜过望。

我们到这些偏远市镇去，那里从未有基督教教师的活声音传到；向第一次听到生命之道的人讲道，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和责任感。有时选的地方是庙，门前有宽阔的院子，站在花岗石门楣突出的沿上，可以向大批群众讲；或被请进里面，就站在偶像前面。烟熏火燎的偶像和异教崇拜的残迹，正好作题目。值得注意的是，骂偶像很少激起多大愤慨；揭穿这种崇拜的愚蠢、说明偶像不过是木块泥坯之后，常有人回应："对，没用。"有一种潜藏的不信，对放弃这种愚蠢的每一次呼吁都有反应。但对待祖先崇拜和圣贤权威，必须格

外小心。多少个钟头在异教的庙里讲解神的话，唯一的抱怨来自算命先生和术士——他们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却见来听道的人群挤占了他们的地盘。这些靠人的轻信吃饭的精明骗子，有时与讲道人交锋；讲道人用讽刺挖苦对付他们，正是他们那套骗术所配得的；在这火力下，他们通常灰溜溜退场，满堂哄笑。在赶墟聚了数万人的市镇，讲道一天在不同地点举行四五次，有时宣教士一天对不同听众讲七次。

巡回布道总带足书籍单张，多方面大有好处。空手旅行的人在百姓眼中是可疑人物。人们以为他是奸细，是敌国派来的政治密探，来侦察城池位置，或来探一地的风水。荒谬的迷信盛行：外国人，尤其蓝眼珠灰眼珠的，能看穿实土，像中国人看清水一样。他们深信山里藏着金银财宝，是龙的产业；这些宝藏的存在给周围地方带来好运。每次下乡、每次上山，外国人凭着超人的目力，被疑为在岩石沟壑间窥探这些宝贝。这些愚蠢的迷信常是笑料，更常是烦恼，有时是危险。爱地质的人若坚持敲下石块作标本，很快会激起暴徒围攻。许多地方都指得出外国人偷走一地风水之处。连州附近一座显眼的山上有座塔；几年前塔下有棵好柏树。一伙美

国人上山看风景，折了几枝柏枝带走。几个月后树死了；百姓相信是我们害死了它。同城附近一个爱植物的人，闲时常到山上找稀有植物；

百姓说他找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美丽白石，带走了。另一个常往一个方向散步的人，被指控钻进山腹，取出藏着的一块金猪形的宝石。河边几处地方，指得出水涨时冒出的石头被搬走了；一块美丽的杂色大理石被当作宝贝展示。它是溪上石桥的一级台阶，有个外国人——不是宣教士——看上了，想搬去做花园石凳；全村倾巢而出，勒令归还。有老人在僻静处神秘地拉住我，请我指出埋藏宝贝的地点，请我进山洞——洞里据说有鬼神看守金银财宝，鬼神会向擅闯的中国人报复，却不敢害"洋鬼子"。植物考察倒很少受阻；百姓是草药大行家，以为采的植物是做药用的。我们沿河岸走、上山、探洞，没有一大群人跟着监视我们的举动是不可能的；要打消他们的疑心，常需要极大的机智和判断。一袋书表明有正经事做，除了散发的好处，也大体上打消了疑心。基督教书籍的广泛散发，一直是新教基督徒努力的显著特征。早年书籍白送，近年多半出售。

改变的原因很多，显而易见。发现白送的书大多落到不配的人手里，而能欣赏的人反而得不到。惯例是，在一镇讲道之后，把所宣讲道理的大要印成册子散发；许多时候抢书挤成一团，乱到极点，有人绝望之下把书往空中一抛，让够得着的人接，像往乞丐群里撒一把铜钱。这样得来的书被当废纸卖掉，包东西用——他们自己的书再不受重视，也不会这样糟蹋。目的不只是把书发出去，而是要百姓去读，于是采用象征性收点钱的办法；每年这样卖出数以万计。福音的仆人背着一袋书走乡串镇，算不上赏心乐意的差事；在墟镇难闻的人群中挤四到六个钟头，半分钱一张地卖单张，忍受这种工作带来的一切烦恼和侮辱，对他的尊严和自尊也谈不上抚慰。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样的经历虽常令人难堪，却是代价的一部分，为基督和他为之死的万民，甘心忍受。书一般都受到尊重——他们敬字惜纸，把一切印刷品都视为神圣，这保证了这一点。

我见过一个人逞英雄，买了本书，当众从容烧掉；但这举动被用来说明：书的内容烧不掉，任他点的火，或情欲偏见更烈的火，都伤不了它。借着这些书，真理传到活声音永

远到不了的千万人那里；借着这媒介归信的实例不断传来，安慰我们。我们带的许多书都得了神的印证，成为领人归向救主的器皿；每次发出书，想起它们为别人做过什么，就成了给领受之人的祝福的保证。许多无知的农民买了书，带到远山村塾，请先生读给全村人听。宣教士深入偏僻市镇，常受极大侮辱。他戴着有色眼镜，为挡烈日保护眼睛，惹人疑心；他站在堤上，对从未听过佳音的人讲道，一个少年在同伴怂恿下，抢下他的眼镜，躲过急追，逃之夭夭，讲道人余下的路程大为不便。小偷小摸常有；手帕、手套、雨伞——烈日下缺一不可——都被偷过。八月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宣教士坐在石坛上对众人讲道，白色阳伞小心放在身下。这勾起几个人的贪心，他们迅速定计夺取。一人挤过人群来买书，递钱的手伸得老远，宣教士不得不站起来接。他坐下时，伞没了，怎么找也找不回；结果是在八月烈日下无遮无挡走了好几里路。

在省的偏远边境翻山越岭，一位宣教士来到一条白人从未走过的溪流。独自旅行，他搭上一只正要开往下游城市的船。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煽动乘客的迷信恐惧，直到他们要求

船家把他赶下船。他比约拿（Jonah）好不了多少，被毫不客气地连人带行李撂在岸上——陌生的地方，瓢泼大雨之中。正找避雨处，一个听过他在广州附近讲道的人认出了他，请他上自己的船。他的到来传开，岸上挤满好奇的人群；精明的船家做起生意，收点小钱让人看"红毛鬼"，直到开船的命令下来，生意戛然而止。

对喜爱壮丽自然风光的人，这些内地之旅大有吸引力。通往边境山区，引入奇美之境。河流蜿蜒于最动人的景色之间，峡谷关隘形状奇特秀丽；群山形状色调无穷变化；深不可测的岩洞闪烁着无限美态；瀑布飞流数百尺——目不暇接。省北边境的风光，足与别国名山并列。分水岭被隘口穿透，深谷切割，支脉群峰无穷变化，有的向南绵延很远。研究探察这些，是从市镇工作的烦扰、恼怒和严重的身心劳顿中解脱的良方。

这种遍及内地城镇乡村的广泛讲道，果效一年比一年明显：知识普遍推广，开设永久站点的大门不断敞开。

第十三章　教育工作



图十七 吸食鸦片

中国人天生尊师重道，对所办学校的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赏识的。他们自己是文学之邦，学校很多，却没有惠及全民的普遍教育制度；若无免费学校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大批人仍在蒙昧之中。这样，教学一线开出广阔园地，许多宣教士和大批本土教师的精力都投入其中。各级学校都在成功运转。

首先是初级小学，多为走读，入学收小额学费。这类又分男校女校，两者永远分开；男女同校有违礼教之首义。中国男塾有固定模式；家家同一模型，课程全国划一。学生五六岁入学，先读《三字经》（"Trimetrical Classic"）——文体远超其理解力。开头讲人性，讲教育之必要与方式。

第一句是那句名言——"人之初，性本善"（Yan-che ch'oh sing pun sin）；接着说"性相近，习相远"；又说"苟不教，性乃迁"。

男孩手里的第二本书是《百家姓》（"Hundred Surnames"）；第三本是《千字文》（"Millenary Classic"），在万书中独一无二：全书恰一千字，字字形义不同。作者生

活在六世纪中叶；相传此书是奉皇帝之命一夜写成，违命则有严刑；要在不许重复一字的前提下作千字文，殚精竭虑之苦，竟使作者一夜白头。开篇是：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接着读《孝经》（"Canon of Filial Piety"），相传为孔子所作。首章论孝道之本源与性质，末引《诗经》（"Book of Odes"）：

"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此书之教，以许多事例阐发，其中二十四则已辑录广传，如下是样本：

"吴猛（Ng-Mang），晋朝（Tsin dynasty）时年八岁的孩子，事亲至孝。家贫，床上置不起蚊帐。每到夏夜，他便把

万千蚊子引到自己身上；蚊子虽多，他不驱赶，怕蚊子去叮父母。何等深情！……

"周朝（Chow　dynasty）有老莱子（Lai），事亲至孝至敬，竭力奉养珍馐美味。年已七十有余，自言未老，常穿五彩斑斓的绣衣，像孩子一样嬉戏着站在父母身边。他还提起水桶要往屋里挑，故意装作滑倒，跌在地上，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博父母一笑。"

为仿效中国人、尽量得他们的好感，基督教学校的初级课本也按类似体例编写，但文体浅显易懂，有的用土白话，句句都在孩童理解力之内。凡纯属中国的东西，能用的都用，读书方法照旧。学生放开嗓门高声朗读，把功课读熟。记忆力得到培养，用来储藏基督教真理的宝库；但尽量避免专记不思、妨害其他官能的弊病。也教别的科目，特别用心操练理性，教他们独立思考。

在这些学校的三千学生中，有几十个异常聪明的男孩女孩，完美的背诵和敏捷的回答，显出扎实的长进。这些学校由中国教师执教，负责的宣教士每周到访一两次，考查所

学。一个一个走到桌前，优雅地鞠一躬，背对拿着书的先生，把长串的汉字背得滚瓜烂熟——在门外汉看来如同无意义的象形文字。这叫背书（pui-skii），"backing the books"，即转身背书。然后考查对所背功课的理解，再检查字帖，批评书法。圣经的学习占每天一部分，浅显的旧约新约问答把历史和教义的要点钉在他们心里。教一点历史、地理、算术，还有唱歌课——他们极爱唱歌。

女校与男校大体同一模式。女子教育在中国并非闻所未闻。公元一世纪，班昭（"Great Lady Tsao"）被立为皇后之师，著有古今第一部女子教育专著，名《女诫》（"Nii-kai"），成为后世同类著作之基。史书所载女作者之名，可列长单。广州有本土高规格女校，富家也常请西席到府上教小姐；所以女校在这部分帝国并非全新观念。起初偏见很大，普遍不愿把女儿托付给外国女士；但偏见已克服到这种程度：就是多开几所，管都管不过来。每所学校都是邻里的莫大福源。偶尔听到有人贬低女子教育，描绘丈夫、父母、兄弟必遭的种种祸害；但至亲们似乎以她们的长进为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负责的女士每次到访，功课完毕后都开妇

女大会，男人一律不许进，学生的亲友来听，常挤得满屋水泄不通。

借着这些学校，福音渗入百姓家庭；数以千计的青年成长起来，不仅对基督教有良好的知识，理智上信其为真，许多人更诚心接受为己有。学生尽量主日上教堂；每年都有几十个女孩和妇女——这工作的果子——公开认信基督。学校分级，每学期末颁优等奖，激励之下，更加勤奋。

年终举行严格考试，公布成绩。宣教士要在这么多学校里大量亲自教学，是不可能的；三十五所女校、五十五所男校的日常工作交给中国教师，他们的薪水常与学生人数和成绩挂钩。教师们浸透本国的极端保守、拘泥成法，要唤醒他们的进取精神常很难；但也有人热心投入宣教士的计划，欣然接受新思想。

开办男寄宿学校——学生全部费用由差会免费供给——是否明智，在广州通常是否定的。不过有几所中等程度的学校隶属长老会差会（the Presbyterian Mission）和德国差会（the German Missions），收小额费用招寄宿生。这些学校

与宣教士住宅同院，受他每日监管。学生精心挑选，多出自基督徒家庭；所受训练比走读学校更彻底系统，证明这些学校是高一级教育部门的有效辅助。

目前广州最重要的学校，是长老会差会的女子书院（Female Semi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在那夏理小姐（Miss H. Noyes）的成功管理下，这所学校达到高度效率。卓越的才干、强大的组织能力、坚忍、热忱、奇妙的机智，加上完全的无私和广阔的用武之地，使这位高贵的女士成为当代伟大教育家之一。创办十三年，学校屡次人满为患，现已建成一座漂亮的三层楼，由负责的女士亲自设计监造。论方便、舒适、宽敞，无可挑剔，可容纳一百多学生。初为女寄宿学校，后增两部：一部收妇女，一部收小女孩作预备班。各部同在一屋檐下。

基本理念是：学校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机构；为此，一切旁务一概排除，一切力量都用在给学生尽可能完备透彻的基督教教育上。本着"我们来是供应中国人所缺"的原则，不教针线刺绣。中国人在这些上胜人一筹；在家或向本国人

学，比在学校能学得更好。烹饪和一切手工亦然。中国人不是粗野无能之民：许多工业技艺的精湛超过多数国家；基督教宣教士不应浪费时间替他们做他们自己能做、甚至做得更好的事。清洁习惯严格要求，每人收拾好自己的房间，看好自己的衣物。学校上下井然整洁，对来自邋遢寒伧之家的人是永恒的功课。聘四位中国女士为教师，都是本校毕业生，极胜任所托。总教习伍淑恩女士（Mrs. Ng-shuk-un）是位学养非凡的年轻女士。她对圣经的准确知识超过基督教国家多数讲道人，讲解圣言的清晰流畅令人惊叹。她纯中国式的造诣同样了得：经史文学、书法作文，足列本土学者前茅。才之外，她性情温柔忍耐，敬虔深厚热切，一心盼望众多亲属归主——亲族中她是唯一的耶稣跟随者。预备部是孙禄女士（Mrs. Sun-look），一位长老的遗孀，教会的女执事。温柔慈母般，她赢得孩子们的心，孩子们围着她，升班时抱着她哭。学校的宗教影响极佳。从不给学生不当压力，催她们过早认信基督教；但事实上她们大半成了基督徒，不徒有其名——面对大逼迫仍为基督忠心作见证，显明是心与生命的基督徒。新校舍落成时，女生们请求辟一间作祷告室；三楼东

南角一间小屋，如今因许多温柔的回忆而成圣。楼成后第一次祷告在那里献上；女生们或独或众，随圣灵感动，到这安静角落为自己和所爱的人祷告。它的窗朝向新耶路撒冷，纯洁慈爱之心的圣香不断上升。创校以来已有一百一十人加入教会，其中许多如今居于要位，作读经妇（Bible-women）和教师，作本土传道人和教会中坚分子的妻子，作为基督徒家庭的母亲，养育儿女事奉主。

这所学校的课程系统透彻。除初级科目，女部读完全程的要学算术、地理、天文、化学、历史、格物、博物、自然神学。此外，普通中国学问的完整课程照授，作文写文言。纯宗教部，读五卷本《圣经史》（"Bible History"）、《天亮》（"Peep of Day"）、《天路历程》、普鲁默博士（Dr. Plumer）的《我们救恩的磐石》（"Rock of Our Salvation"）译本、《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Compared"）等几部大部头书；压轴的是，把整本新约背下来，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一字不差、一气呵成；上一届毕业的六个极聪明的女生，还加背了创世记、出埃及记、诗篇、箴言、以赛亚书——都能背诵，还能把全书

大意讲得很好。这样的训练，益处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圣经知识的积蓄永随她们，一生大有影响。

妇女部的材料大不相同。她们入学年龄较大，有的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六十；七十以上的老太太也收过。其中一位银发的七十八岁老人，是内地某处一位卫理公会传道人的母亲；儿子驻地偏远，不能如她所愿教她，便送她进这学校。几个月里她对真理认识清楚，显出信基督的真凭实据，受了洗，几个月后安然离世。许多妇女记忆力很好，三年课程下来，对圣经熟悉到可作女士们在妇女工作中的助手。读经妇的队伍不断从这部补充；假期派她们下乡或到走读学校实习，考验她们的专长。

这学校是广州妇女的光源，当大力维持，使它在国中影响日增。校长的智慧，没有比在取舍申请者上更明显的了。从无不肖之人混入，凡熟悉学校运作的，对它有绝对信心。社会对它的推重，见于新楼奉献礼上三百多人的盛会。不只是本土基督徒和侨民——各差会各教会都有代表；本坊居民

和衙门的人也来了许多。几位地方官亲临，总督在内几位派专员代表；都用最高的赞语，称许学校的方法和宗旨。

如何兴办教育、培养本土传道人，一直是宣教努力全程中的生死攸关之问。稍一思考就明白：在广州这样的工场，派来的宣教士再多，也不可能够到亿万人口。未来的大举进攻，必须靠本国人。已经在这方向迈步，现有本土助手队伍可见进展。历来为达成这一大目标，用过多种方法。三个差会有训练学校和神学院，系统授课。隶属长老会差会的那所已有多年，但直到最近才具鲜明的神学性质。多年来收青年入学，不问其基督徒品格；指望用温室法把他们催成传道人，狂想落空。旧制弊端明显，乃立新章。如今第一要求：只收基督徒青年，须有差会中人介绍担保；立志传道布道的，另编一班，须经差会考查其敬虔与资格合格，方准入班。定三年课程，期满经充分考试，可聘为传道人。为更防不肖，派三位最受信任的老助手组成委员会，考查申请人品行；得其嘉许报告，方准入学。录取后另定三年进修课程，每年终考，升迁加薪系于考试结果。课程如下：

第一年——讲章两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题目由差会指定。《小要理问答》（the Shorter Catechism）须背诵。释经：加拉太书。神学一卷。《基督教证据》（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一卷。中国经书：《孟子》。

第二年——讲章如前。释经：希伯来书。《信仰告白》（the Confession of Faith）。神学读完，共两卷。《自然神学》读完，共两卷。《马可福音讲义》（"Discourses on Mark"）一卷。中国经书：《尚书》（Book of History）。

第三年——讲章如前。《教会治理与纪律》（Church Government and Discipline）。释经：约翰福音。《教会史》（Church History）。《基督生平》（"Life of Christ"）。中国经书：《诗经》。

此课程读完，间隔三年，再为最高一级助手定进深课程；读完可经区会（Presbytery）考试，承认为准牧师（licentiates）。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正在兴起。

两家德国差会的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 of the two German Missions）里，青年受释经学、教义学、讲道学、普通历史、圣史及普通学业的训练。许多人是好学生，劳有所值。他们中几位有为青年由巴塞尔差会（the Basel Mission）培养，现为按立牧师，工作出色。

卫理公会差会（the Wesleyan Mission）另辟蹊径，从走读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或教会中有为青年中，选出一班见习传道人（student preachers）。他们分派到各讲堂，在宣教士监管下，与老助手搭档。起初作守堂人或卖书人，逐年定课程。每年终考，按成绩分级定等。一入某级，便有升迁之路。这样，培训青年的工作由差会各成员分担；他们轮换各讲堂，各得熏陶。这方法有其魅力，强调宣教士的人格感化，促使他倾尽影响，开发引导学生的心智。笔试必考，一人的学生由差会其他成员考。课程与长老会所行的很相似，学术水准约略相当。

浸信会差会（the Baptist Mission）把助手和一切愿受教的人，每月聚班若干时日，由宣教士授课，备特别课程，带

领他们读完。期满回去，传道人回教会和布道工场，其余回各业；到时再出来读第二期。这样大批人受了普通知识的训练，蒙召时便可作传道人或卖书人。

除上述方法，宣教士常在家中开私人班，授特别课程。有一次几位老传道人来求我开这样的班；于是长期每周三晚，系统读约翰福音，十二至二十个青年自愿参加。这自发的请求显出求知的渴望，大大加了教者的兴致。分站也常开班：宣教士选一中心点，把某区传道人和信徒聚来，读一个月的圣经。这些特别方法果效甚大。心智迥异的人相切磋，思想的各面被照亮，各人所强调的实用真理的形式，使人深窥他们的心智特征和推理方式。

在一次这样的聚会中，有人提出背圣经的问题；一个青年自告奋勇，三天背下马太福音。众人极感兴趣能否办到，多有疑者。到时他上前，一字不错、一气呵成地背完全书，快如闪电，章、段、句的划分分毫不爽。凡此种种方法，综合的果效显明这教学媒介日益增长的大能。孩子们在家复述所学的功课，不知不觉成了全家的老师。课本带回家，父亲

叔伯争看；书的形状装订、清晰的字、浅显的文体，都细细研究。内容与自己的教训比较，求知之心被唤醒；所以人初闻真理的印象，常可追溯到小儿子的初级课本。街上游戏吵架时，可听见男孩们复述学校学的训诫，劝同伴和善忍让。我们学校一个船家男孩在争吵中劝架，劝强者勿欺小者，引起旁观者注意，说："哦，这是他在基督教学校学的。"学校是长久的讲道。孩子们上下学天天被人看见，常被好奇的人拦住，问学什么、基督徒怎么做。常因无知偏见者的讥笑受些小逼迫；但小家伙们勇敢地为学校争，有时还为此打架。一个聪明用功的男孩，勤奋和出色的背诵赢得许多称赞，被锡铺一个粗野学徒打成重伤。我同教师和几个男孩去找他算账。他从屋顶逃走，没逮着；但整条街都谴责他的残忍，称赞学校。这些学校出来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商人、官员、专业人士，成了名，对老师深爱敬重；而受过教而大怀敌意的，相对很少。女孩中尤其兴趣浓厚；学生时代是她们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出嫁远去，常失去音信；但偶然遇见宣教士，便看出她们对老师的感情多热，学的功课记得多牢；环境许可时，都成了基督教工作的热心支持者。

幼小的心一旦储满基督教真理，就再不能完全被迷信辖制。种子或长眠，或永不全发芽；但至少占住错谬要占的位置，削弱它的能力。讲道给年长的，教学给年幼的，个人的影响和纯洁的榜样，渐渐为真理——在耶稣里的真理——的广泛接受铺路。

可见这些学校以宗教为主，圣经是每日课本。必须教中国书，为得百姓的赞助，使学生在亲友中有受教育的名。这难免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中国人所谓博雅教育，不过是能读会写；而读基督教书籍所识的字，常比读自己的书所识的更好——这就大大得了人心。然而大目标是：各重要科目都要教，使他们知识上与别国学者并驾齐驱，不再像列祖列宗，被困在本国本语的狭隘范围里。现已近完成的教育丛书，将提供这普通教学的久盼之具，初级高级都用。这套书五十种，包罗重要科目，文体从简单的识字课本、浅显的初级读物，到详尽的专著：自然地理、化学、政治经济学、地质学、天文学。有了这完备多样的利器，补了长期的缺乏，教育工作进入新纪元。这套书广泛系统地采用，应许的宏大果效远超以往一切，并给人盼望：青年心中将燃起对真切实

用学问的爱好，挣脱过去繁琐僵死制度的锁链，带着渴切的胃口，进入基督教教育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活知识的诱人田野。

第十四章　医疗事工

医疗与教育并肩而行——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个为受苦的人带来抚慰现今痛苦的良药，一个为愚昧的人带来知识以确保长久的福祉。广州医疗差会的历史，是一部克己奉献、无偿服务的光荣记录，给成千上万身患若非如此便无法得治之疾病的人，带来了数不清的恩惠。

目前的工作集中于那所大医院，每年就诊的病人有时多达两万余人。现行的组织体制始于一八三八年，当时在华外侨群体在郭雷枢（Colledge）、伯驾（Parker）、裨治文（Bridgeman）三位医生的提议下，联合成立了中华医学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工作的日常经费得到保障，条件是主持医生的生活供给不依赖该会。在此基础上，该机构逐年扩展，影响日增。伯驾医生是它的第一位医生，多年服侍络绎不绝前来就诊的病人。因他的缘故，医院赢得了声誉，在不断更替的外侨群体中获得了慈善事业

上的坚实支持；公道地说，那些商人和其他人，深知自己在生意上从中国人那里得了好处，每当医院募款，总是慷慨解囊，为医生开展广泛而重要的手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使他不感到捉襟见肘。

在其发展历程中，它先后并入了伦敦会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该院在合信（Hobson）医生主持下曾成就斐然——后来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的医院也与之合并；伯驾医生离任后，整个机构交由嘉约翰（Kerr）医生负责，他三十年来把毕生全部精力倾注于这一慈善事业。在他明智的管理下，医院的各个部门都得到发展，如今医院、施药所和医学院三者并举，工作积极而高效。

上次战争结束后，一处位置极佳、紧邻长老会差会产业的大片地产被购得，价值极高。医生住宅、宽敞的病房、配药室和礼拜堂相继建成，此后又随机构发展的需要不断添建，如今已有五排坚固美观的建筑，其中四排专供病人住宿。最后一排为两层楼房，设有专为较体面病人准备的病

房，付少量租金即可住单间。建筑方面最新添置的，是建在旧礼拜堂原址上的一座宽敞大楼，也是两层，上层更为宽敞，作为本土教会的敬拜场所，可舒适容纳六百多人，据称是华南最宏伟的华人新教教堂。下层是较小的礼拜堂和门诊接待室，每天为住院病人举行聚会，施药日则为门诊病人举行特别聚会。宽敞明亮的手术室、讲堂和实验室占据了底层的其余部分，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药品和器械品种齐全、数量充足，足以应对前来求治的各种疾病。医院的中文名字叫"博济医局（Pok-tsai-ye-kook）"，意为"广施博济的医院"；它作为城中一处地标，比它所在的"仁义大街（'Great Street of Benevolence and Rectitude'）"更为人熟知。它是广州的一大景观；每逢文武科举之期，远方的士子成群前来参观。在四十六年里，它流淌出一股从未间断的实际慈善之流，循着众多支流，几乎渗透到全省的每一个角落。过去的统计显示，在嘉约翰医生主持的二十九年里，门诊病人——即在施药日来就诊但不住院者——共五十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人，另有住院病人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二人，合计五十三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人得蒙救助。同一时期施行手术二万二千一百

三十九例，种痘七千三百九十九人次。自医院创办以来，门诊病人总数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人，住院病人至少三万人。

与中心医院相连的，还有内地的分院，设在四会（Sz-Ui）、连州、虎门和海南，过去一年就诊约六千人次，施行外科手术二百余例。统计数字通常枯燥无味，但在这些事上却充满生命。这八十五万病例中的每一例，都代表一个活生生的人：带着痛苦而来，大多带着得治的喜乐而去。苦难的总和，加上无知和本土庸医误治的加重，令人触目惊心。唯有日复一日目睹蜂拥而至的人群，才能对这揭示出的巨大悲惨与痛苦有真切的概念。他们来自各阶层、全国各地，身患血肉之躯所能罹患的一切疾病。所治疾病的目录，与欧美医院所治大不相同。他们的食物、气候条件、生活习惯，造就了特殊的病型；这些，加上代代相传的遗传病，构成了一份这片土地特有的病名录；医生在本国虽已打好医学理论根基，也熟悉本国常见病型，却必须通过实际观察，学习这新的一大批疾病的表现与机理。

眼病极多，多由日光、烧柴草做饭的烟，以及理发师爱在顾客眼睑上挠痒的恶习引起或加重。白内障、睑内翻和各种眼炎最为常见。皮肤病种类繁多、令人痛心，肿瘤、各种结石、骨坏死和数不清的慢性病接踵而来，有的需治疗数月。

若把就诊者分类，男女比例约为二比一；有士子、商人、农夫、衙役、僧道；贫富皆有，来自社会各阶层和全国各地。医院如其名字所示，对所有人免费，床位和医疗照护不分阶层一律提供。门口收少量挂号费，每位病人自备伙食和铺盖，极贫者除外。他们带着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行李前来：有的提着锃亮的皮箱，有的背着说不清是什么的破布包，米袋是每人行囊中重要的一件。常有某几个地区的病人连续数月成批而来，都是听说了某位乡亲邻里得治的消息。他们来时病情往往已到晚期，几乎毫无治愈希望；有的还指望医生为他们行神迹。眼睛已经烂掉的人来求赐一双新眼睛。一个小姑娘因受冻染病，双脚脱落。脚被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带来，请医生再给接上——面对医生行过的奇妙医治，这事全然不可能，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她得到照料，直

到受伤的肢体痊愈，然后被托付给香港几位热心的女士，在那里学习家务和基督教知识，如今已是一位卫理公会传道人的贤慧妻子。缠足的习俗成了遮掩她残疾的屏障，使她看起来不过是一位身材矮小、脚特别小的妇人。

病人不愿接受手术，有时成了医生工作的障碍。长肿瘤的人来求治，听说必须切除，便说："给我药吃，别动刀"；或说："我得问问我娘，她嘱咐过不让医生割我。"这源于他们怕残缺身体，恐怕将来转世永远缺了重要肢体。不过这些只是例外。他们通常是很容易手术的病人。他们的神经不甚敏感，在氯仿麻醉下，最复杂精细的手术都可安全施行，病人每次都能很快从麻醉中苏醒，不会出现神经衰竭。

人民极度贫穷，从许多人病只好了一半就回去做工做生意可见一斑；而多少人因缺一块钱的路费，忍受多年本可在医院几周内治愈的痛苦。他们的无知迷信也常令人痛心地显露：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土法，常把土药和医生的治疗混用，医生一转身就举行异教仪式。见过妇女抱着患某种病的孩子，点燃一堆纸，把孩子从火焰上荡过去，以驱逐恶灵。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医学。他们的医生多是草药郎中或炼丹术士。整个体系纯属经验主义，虽也偶得一些确有价值的药方，但他们不懂解剖，不懂医道的基本原理，大多只能算一群庸医骗子。阿伯郝（Abbé Huc）的趣闻——他求诊于一位名医，被告知火性压过了水性，须忌肉戒酒，只吃水果喝凉饮；转投另一位齐名的医生，又被告知水性亢盛、火性不足，须好好进补，避开一切削弱体力的食物，以恢复体内平衡——在今日广州依然适用。某些食物据说性热，某些性凉，诊脉以定宜忌。常见人脸上脖子上布满褐色斑点，像出过天花。那是用点燃的香灶烫的，相信这种烙肤能治某些神经病。牙医的骗术最为露骨可笑。牙痛被说成是蛀虫啃牙根，取出虫便好。每个牙医备有木签，运气好还能弄到真蛆，巧妙地藏在木探针侧面的槽里。用这器械在牙上探来探去，顺手把木签留下，片刻后用镊子从容夹起，展示给病人看是这东西作祟。探刺出血带来暂时缓解；病人亲眼见"仇敌"已被逐出，欢欢喜喜付钱而去。若痛再犯，照方再来，许多受害者从不起疑。

医院的工作以外科为主，对西药的完全信任尚未建立。中国人把医疗分为两科：外科（ngoi-foh），即"外治"，指一切外部敷治与手术；内科（noi-fok），即"内治"，指内服药物。前者传教士医生的极大优越举世公认；后者则尚未完全定论，许多人仍抱着旧药方，其中一些确很有效。旧时的迷信恐惧仍残留着：怕在这慈善的外衣下，暗中给服了什么符水药粉，施了魔法害人。这种暗藏的猜疑，有时被士绅趁机煽成公开敌对，如最近在梧州浸信会差会发生的事：他们的医助被诬散布毒药和魔法药粉害人惑众，结果遭到暴力袭击，站点被毁。

广州医疗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妇女就诊者众多，约占总数三分之一，自医院创办以来已治近三十万妇女。与所有病人一样，她们大多来自贫苦阶层，但绝非全部；富家妇女——商人、店主、士子、官员的妻女——不断前来，常以捐款表示感激。对妇女的接待和专门治疗有充分安排。设有与男病房完全分开的病房供较贫苦者使用；有能力付费者可住单间，清静不亚于自家。女护士照料她们，学医的妇女作助手，负责记录病例、按方配药。倪医生（Miss Dr. Niles）小

姐的到来，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使医院这一部门更臻完善；除危急病例不再需要男医生在场，解除了最讲究的中国仕女求治于西医的最后一重顾虑。

医生身边有一支得力的本土外科助手队伍，由嘉约翰医生亲手培养，有的在特定方向造诣精深。做白内障手术，苏道明（Dr. So-to-meng）医生几乎无人能及。他手稳刀准，几乎例例成功。每年经他手的数十例中，极少失败；偶有不佳，多因病人不慎，与术者无关。另一位专治睑内翻，病例丰富。论手术之精巧、疗效之持久，罕有人及。其他人各有专长，协助得力。截石术和卵巢切除术这样的大手术从不交本土医生，尽责的外科医生不敢为给学生练手而拿宝贵生命冒险。嘉约翰医生在前一项上的造诣，有八百五十例手术为证，一年中有时经他手达七十例。二十人中十九人痊愈的高治愈率，是他精湛医术无可辩驳的证明。仅凭这一项的成就，就足以使他跻身当代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之列。

医生在本地人家庭中的出诊应接不暇。总督请他治跛脚，知县请他治痈疽，盐运使请他看家人，小官们请他为自

己或朋友解除病痛。富户人家常有信使飞驰而来，请他救妻子或女儿脱离鸦片中毒之死，或其他危急。有时乡下派船星夜来接；这类出诊最大的遗憾是，请得太晚，往往已无施展医术的余地。除医院的日常工作，有时也下乡巡诊，在大镇或集市中心各住几天。那场面人山人海；在庙前或临时搭的棚下施药，数百人得治。聚集的人三教九流，排队受诊的奇人异相独此一家。多数人彬彬有礼、满怀感激，但也有反例。一个干瘦猥琐的家伙会挤过人群，手里拿着瓶子，嚷道："洋鬼子，给我点药！"好心的医生温和地责备他的无礼，灌满他的瓶子；体面些的人则异口同声谴责他不可饶恕的无礼。有的无赖被偏执无知的士绅利用，会去砍那简陋棚子的支柱，让棚子塌在医生头上。这种情形下只能做最简单的手术；人们会突然掀起一股拔牙热，地上很快铺满一堆杂七杂八的牙齿，够一个游方牙医发财。

医疗传教士的目标，不只是救治求诊的个人，更要为真正的医学奠定基础。为达成这一最重要的目标，他在行医之外另设两项工作。第一是培养学生，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嘉约翰医生一生中教过数十名学生，三十人学完全程、

领了证书。其中几位成了名外科医生，至少一半在普通行医中做得很好，闯出了名声和家业。学生学业不精也带来不少麻烦和烦恼。对本土医生要求的知识经验本就不多，许多人学几个月就自认出师，在内地某镇挂牌，自称洋医生门生，招徕不少病人。这些江湖郎中的无知自大贻害不小，西方医学的真面目和益处被他们的虚假宣传所遮蔽。现行的教学计划要求：至少三年不间断地听讲——临床课和普通课——期满由主讲之外的合格医生一人或数人严格考试。修完规定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能力证书，推荐为合格医生。为教这些医学生并普及一般医学知识，编有标准著作的译本和原创著述；其他医生在这一著述领域的成果也被采用，每位学员人手一册。在这一专门领域，嘉约翰医生发挥了特殊才干，著有：《化学》四卷、《药物学》两卷、《理论与实践》六卷、《眼病》《皮肤病》《诊断学》《外科学》《梅毒》《绷带术》《卫生学》各一卷，《生理学》三卷正在付印。他以医院的实际工作、数十名学生的培养，以及这二十多卷宝贵著述，为医学在中国奠定了深厚基础。这些辛勤多产的成果，将永远作为他医术、精力和奉献精神的光荣纪念碑。

医院的宗教工作由长老会差会主持，原则是：哪个差会派医生，就由哪个差会掌管一切宗教工作。医院紧邻差会住宅，监督管理极为便利。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前来的人领会基督教真理的重要。治病的慈善工作被显明是基督教的果子；人们在得身体医治的同时，被劝接受更大的属灵福分。一般说来，得了身体医治的人更容易受宗教感动。通过特别聚会、传教士在女传道员协助下不断巡视病房、散发适合他们理解的书籍单张，真理被带到他们面前。每年有十二至二十人公开认信基督；另有许多人回家时已完全确信基督教真理，只是因亲友反对未能公开认信。内地的分施药所由医疗传教士监督，是安抚民心、为更直接的基督化工作开路的有力工具。在海南尤其如此，那里的工作已超出孤身一人的医生的能力，人们每天成百上千地涌来。

邻近的佛山城，卫理公会差会（Wesleyan Mission）办了一所医院，正在那人口稠密的中心发挥巨大作用。工作方法与广州相似，就诊者甚众。广州这所医院并非宗派机构。管理机构由驻广州的全体传教士组成——他们依职权为会中当然会员——以及每年捐款不少于十五美元的其他人。由各差

会代表和普通侨民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会务。每年的捐款名录显示它得到各国人士的普遍支持，帕西人（Parsees）和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同捐助。总督、粤海关监督（Hoppo）和其他高级官员是固定捐助人；商人和官员的特别捐款也时时增益其收入。对前来的各阶层尽量一视同待。戒鸦片烟者有专门治疗，以往许多烟民得治；但他们此后的表现证明：烟瘾虽戒，要抵挡再犯的诱惑，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和极少中国人具备的道德勇气。疗程需十五天；烟瘾之烈，从自愿前来者——许多远道而来——进门时就盘算着如何偷运毒品可见一斑。他们须交保证金担保住满期限，每天被搜身看守，以防私藏或购买鸦片。再没有比这更能证明烟瘾几乎不可征服的了：这些渴望得治、专为戒烟而来的人，竟用尽手段——买通门房或仆役，或路过的货郎——把他们正要逃离的仇敌送到手边。专设一病房收治戒烟者，许多人已摆脱那贻害无数人的卑贱奴役，回家去了。麻风病人也常在就诊者中，多为初发而自己尚未察觉、或指望能控制住的。中国麻风虽不可治愈，但除长期密切接触外并不传染；可缓解，不可治愈。广州尚未像汕头差会医院那样

尝试救治他们——汕头那次尝试是成功的。不能人人兼顾；工作人员的精力已用在更有希望的对象上，其做法值得称道。种痘受到特别重视；医院开创的工作已被本土善会接过去大力推进，一个季度就派出多达五百名种痘专员下乡。

基督徒医生所到之处都是祝福。他在每个侨民群体中都不可或缺，照料传教士们的健康；他在本土人中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在他的专门工作中，常有许多光明温暖的场面。一个佝偻得几乎对折、身患恼人疾病的贫苦妇女来到医院。听了几次福音，真理开始照进她心里；她领悟过来，喊道："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我从不知道有爱我的上帝，为我死的救主，我可以去的天堂。"她成了快乐喜乐的基督徒，不顾自己的残疾；回到内地八十里外的家，她为基督真理作的见证，使她的公公、婆婆、侄女、表亲不久都成了基督徒；如今她的本村已有一个站点。有人来只是为了死去，但十字架的光照亮他们通往坟墓的路；从这些病榻上，许多蒙赎的灵魂已振翅飞往那美好的天上世界。许多人临别时，特意来看医生、牧师和女士们，说："谢谢你，医生；谢谢你，牧师；谢谢你，太太；感谢耶稣，感谢我所领受的

恩。"全国各区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在旅途中遇见传教士便欢喜迎接，作感恩的见证。凡受过医疗传教士恩惠的，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偏执顽固。诚然，许多人坏到无可救药，当面侮辱医生，手里还拿着他慈善的赠物，但我们对这些人不存指望。善果以无数方式显现：偏见消除，友情唤起；把疾病与邪灵相连、送病人去拜偶像而不去看医生的迷信势力削弱；我们宗教无私的品格不断得到证明。

这工作大能的一个显著证据在广州：一所完全由中国人办的、与之相抗衡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它主要是一所医院，聘请有名望的中医坐诊。诊金一律免费，药费自理，特别批准者除外。这所本土机构是传教士医院间接结出的果子，成就了许多善事。它因竞争之心而生，创办人无疑想借此抵制那所医院日增的势力影响，但它并未对传教士医生的工作造成可察觉的妨碍，反而帮助了许多中国人。它从医院起步，慈善圈不断扩大，如今开办义学和讲经堂，拨款赈济火灾、水灾、饥荒的灾民，为赤贫死者备棺。传教士医生小心避免不必要的对立，还接受它为死在病房的贫苦病人备棺。没有什么比反对者采用同样的方法更能证明一种力量的

了；广州的爱育堂（Oi-Yuk-t'ong），得商绅支持数万美元，是博济医院在广州人民中实际影响力的有力见证。我们从中看到：万事互相效力，为要传播开明的思想，减轻人类的苦难。

基督徒医生找不到比广州这所医院更广阔、更高尚的用武之地。它具备使人在专业上出类拔萃的一切要素，并使他获得真正慈善家的崇高地位。真正的医学一旦发展，将给这个庸医横行的民族带来无可估量的益处；青年医生的实际培养，将形成新的知识与影响力的宝库；数以万计病人的直接救治，将减轻他们无助呻吟的苦难；偏见消除、敌意化解、友情点燃，为更大的道德与属灵福分铺平道路。迫切需要一位有才干、有干劲、真心奉献的青年人来协助嘉约翰医生——他不遗余力、不顾自己的辛劳已拖垮了健康，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登上他尊贵的宝座，布施知识与医治的恩惠。医生的属灵品格被再三强调：他必须全然奉献，不为己谋；因为惨痛的经验——在广州也有——表明，对金钱的爱和在侨民中有利可图的行医的诱惑，至少有一次胜过了医生的道德勇气，给工作带来严重灾难。

在基督教慈善的大蓝图中，各种机构交织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本土医生多为基督徒，所到之处多少都做布道工作；许多本土传道人也学些医术，以助他们更重要的工作。开辟新工场时，医生常不可或缺，重要性甚至超过传道人。医生常受礼遇，他的牧师弟兄却被打发走："哦，他也是大人物，不过只是个传道人。"

若能跟踪所有病人回家，听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若能追溯基督教真理的涓涓细流，看它们如何在那些复述病房和礼拜堂所闻教训的人身后渗遍大地；若能收集那些接受真理、回到偏远村庄之人的见证；若能数算藉此开办的学校和站点，以及因医疗工作得人心的那些；若能数算藉医治得救的人——那将是何等宏大的善果总和！

第十五章　妇女事工

每个体系的决定性考验，在于它给予妇女的地位；在中国，妇女虽比许多异教国家受到更多体谅，却仍被视为远在"造物之主"之下。中国的每个大宗教体系，如前几章所述，在这一重要考验上都明显失败了。福音带着爱与希望的佳音而来，要打破迷信与谬误的锁链，把那片土地上两亿妇女儿童从无知、恐惧和压迫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欧美基督徒妇女对黑暗谬误之地蒙昧姐妹无声呼求的崇高回应，没有一处比在广州妇女中开辟了更有希望的园地。过去十年，这项工作已从试验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今日稳固建立、组织完备的体系。各部门都有胜任各专项工作的人才，运动的领导者热心、明智、高效，它正走在光荣的得胜之路上，其战利品见于带给数百人民的光明、知识与安慰。

这一论断无疑会遭到高傲的中国文人的嗤笑，或许在某些过于依赖纯中国方法传福音的西方人那里也得不到多少赞

同；但我相信这是真的：中国归主的最大希望在于妇女。她们是人民中有宗教情怀的部分。男人几乎可以说没有宗教。较有见识的常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泛神论者，至多是不可知论者。他们都是儒家信徒；当我们知道自负与僵化的保守意味着什么，就足以令人灰心。未受教育的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极端迷信，是麻木迟钝的一团；但妇女有深刻的宗教本能。男人敬拜出于纯粹的自私，妇女却常被心中对同情与安慰的渴望推动。她们挤满庙宇，在选择神明时常显出心中对帮助与拯救的深切渴慕——那是唯有耶稣能给的。是母亲带小孩子去庙里，为他铺好拜垫，教他跪下、磕头，走完偶像崇拜的一切形式。是母亲照看家中的神龛不被冷落，早晚点香，定期献特别供物。母亲在家政管理中也占重要地位，虽常居幕后，却对子女施加巨大影响。得着母亲，就得着了人民的心；母亲归主，她们的家庭就大有希望成为基督徒。有许多实例：妻子带领丈夫、母亲带领儿子接受真理；她们对宗教信仰的执着也表现在：妻子顶住丈夫的一切恳求、母亲顶住儿子的一切恳求，执意成为基督徒。

本国的习俗、男女的严格隔离和人民世代相传的信仰，使组织一个专门向妇女传福音的事工部门成为必要。这项工作目前主要由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和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s）进行，前者有七位未婚女士、十五名查经妇女（Bible-women）和二十五名本土学校教师；后者有三位未婚女士、七名查经妇女和五名教师。这项工作的几个方面已在前几章讨论过，与学校有关的机构也已述及。要把这事业的全部范围清楚呈现，还有许多要说。

传教士女士们有两类助手协助：教师和查经妇女；前者的职责在学校工作的日常安排中有明确规定，后者的职责则更多样，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的急需决定。教师团主要由在传教士直接监督的学校中受过训练、并表现出胜任所承担职责的良好资质的人组成。查经妇女的挑选特别看重个人品格和吸引影响人民的能力。她们大多是无家庭牵累的寡妇，能不间断地投入工作。其中一些是知识见识俱佳、举止文雅、谈吐动人、无私献身于姐妹福祉的女士。

为方便起见，这项工作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与日校有关的特别努力；第二，探访妇女家庭；第三，在医院中教导妇女；第四，深入乡间的特别巡回事工。

学校的大型聚会是这项工作的特色。因传教士的到来而被吸引，或因关心小女孩而被引来，房间里常挤满妇女，她们以最专注的态度聆听所讲的一切。唱诗、背诵、女士的讲话都深受欢迎；协助的查经妇女凭她对本国人性格和支配他们的动机的了解，善于抓住时机，以特别适合当时情形的方式加深教诲。每所学校都成为向妇女传福音工作的中心。与邻里的人相识，收到许多邀请去他们家中探访。听者数百，信者寥寥，但对少数信者则仔细教导基本真理。与她们自己的敬拜形式和所求之福的对比，常令她们惊奇；当福音的深意开始向她们显明，其满足她们心灵渴求的能力被感受到，她们便以最感人的单纯信心接受。

多数学校在僻静街道，妇女们感到可以自由地挨家走动；但习俗使她们大多不能超出自己紧邻的范围，要系统地接触她们，必须到她们家中探访。以机智和判断推行，这种

方法大有可为。诚然，许多情况下反对之风很强，有时丈夫或兄弟禁止这种往来，家门紧闭。又或探访目的不明，多疑的人会以断然的回绝应门；但采取和解的态度，决不在表示反感之处硬闯，大事可成。特别邀请常多得传教士无力全部接受；但若想进入某特定家庭，会提前几天送去口信，说明拟议探访的时间和目的。这样的口信常引来最热诚的回复，不仅能与该家女士见面，还常聚集邻舍大群人，女士或许发现有四五十名妇女等候接待。茶和点心端上来，若她愿意还有烟斗，殷勤备至。女士受到最仔细的打量，她的相貌、衣着和一切都被最坦率天真地品评。在谈论外国人的习俗或不同民族的宗教习俗中，话题打开，得以询问她们的信仰和愿望，找到传讲基督真理的良机。广州的许多地区已这样探访过，女士们走过街道时常被邀进屋。这样的往来没有社交障碍，开门与否主要在乎人民的意愿。

查经妇女通常住在学校，学校不仅成为总中心，也使所取得的成果得以持久。这项工作中感人的事迹之一，是小女孩阿吉（A-Keet）的故事。她驼背，个子小，体弱多病，因此受人嫌弃。她成了日校的学生；她的心因苦难更敏锐，很

快向基督的平安敞开。她的归主完全而喜乐；她对真理深刻的体验知识令长老和牧师惊奇。她对基督同在与帮助的幸福信靠与意识，表现在她谈到祂的爱和她对祂看顾保护的信心时眼中闪光。十一岁站在小会前准备加入教会时，她看起来像六岁的孩子；但苍白明亮的脸上仰起的平安之光，无误地证明主的奥秘已向她显明。她在寄宿学校学业优异，尤以书法之美见长，还能协助教学几年；但疾病击倒了她，很快使她无助，忍受了数月的剧痛。她的脸永远是甜美安详的画；她最大的喜乐是谈论耶稣，劝朋友接受祂；藉她的祷告和温柔恳求，她的母亲被带到救主面前。她最爱的经文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她常引用，说这是特为安慰她而赐的。她纯洁灵秀的脸热切仰起，领受神圣之爱的信息，她的忍耐顺服和完全信靠，美得动人，显出这脆弱身体里藏着何等无价的珍珠。与母亲住在最简陋的窝棚里，她从不抱怨命运，总把甜美温柔之灵的光辉洒满那毫无安慰的房间，以她对耶稣的喜乐信靠的芬芳充满它。她最后的日子因获准在寄宿学校住一间房而明亮，假期中母亲细心照料她，直到那光明的灵欢然飞去。若没有

福音，这美丽生命的故事将是苦难与冷落，她的不幸只会增加本族人对她的刻薄。

医院中的妇女一直占女士们努力的很大份额。有人每周抽出部分时间探访病房，聚集妇女听圣经故事，学习耶稣的爱。这些妇女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常比在其他境况下的同数人更容易受宗教感动。她们的境况有时极其可怜。被绝症折磨，被艰苦生活压垮，被无数忧虑搅扰，病房的安静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她们的身体病痛成为引导她们把心托付给医治一切忧患者的现成题目，许多人以真诚的信心回应上帝爱的信息。她们对女士们的依恋显出女士们在她们身上获得的影响；她们完全接受基督信仰的证据常最确凿。两名查经妇女和几名在女子学校受训的人每天到她们中间去，这样成就的善工永远无法完全估计。除公开认信者外，许多人回家后成为真基督徒，在最逆境艰难中过一致的生活。在内地一远镇，一位传教士遇到一位在医院明白真理的妇女。她自称基督徒，过基督徒生活；她除去了家中的偶像，教儿女向耶稣祷告，从不犹豫承认祂的名。她对洗礼和有形教会一无所知，但意义讲明后，她表示愿意受洗。许多受教者是

她们远方村庄扎根工作的先锋。其中一位把真理带回家，发挥了良好的影响，许多近亲明白了真理，形成了教会的雏形。教会在她家聚会；门楣上代替了常贴的吉利红纸，是这行字："信耶稣者之家。"全村皆知；传教士去那里时，常有人招呼："哦，你又来讲道，到叶锦宁（Ip-kan-ning）家了。"正房前有宽敞空地，便于聚集大会众；聚会在私宅举行，大批妇女女孩感到可以自由前来。这样的机会总被善用；藉这些从医院出来的妇女，乡间工作得了许多极好的开口。

旅行的不便常使查经妇女难以深入内地。她们有时在分站住下，以礼拜堂为总部，探访周围村庄。她们在那里对工作多有帮助。例如在广州，我们的教堂通常很大，差会女士们在场，加上顺应当地习俗设隔断把男女分开，她们可以参加聚会而不致引人非议；但在乡间，礼拜堂通常很小，位于集市中心，远离人民住宅，她们更难参加；而且人民败坏的本性使他们对妇女到礼拜堂作最坏的解释，吓退了许多想来的人。一位年长的查经妇女在场，使她们能参加而不致过多暴露在人民的卑劣非议之下；于是这些有查经妇女工作的站

点，不再像从前那样会众和教会全由男人组成，妇女也来了。好效果还见于打破村庄的偏见，引导许多人送女儿到寄宿学校，她们带着开明的思想回来，把福音的良善影响传到更广的圈子。

在柳坡（Liu-pŏ）站住着查经妇女阿雪（Atsit），她的心真被上帝的爱触动。没有过人的恩赐，她献身于教导周围人口稠密村庄的妇女。不顾自己，她愿在炎炎夏日走许多里路，探访表示愿听真理的城镇；在她教过的一位妇女带领下，走了长途，耶稣的名传到从未听过的人耳中；她仔细记录从医院回去的妇女，特别努力跟进；对不能得永久救助的人，探访安慰她们的凄凉。年老、疾病和劳苦生活的疲惫带她进了坟墓；她教过的人对她的爱，表现在他们派代表进城问候她的安康，并表达对她不能与他们同在的悲伤。

李三太太（Mrs. Lee-Sam）才具出众，举止可亲，表现出极大的效率。她本来就比多数来的人受过更多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大得益处，回到本乡，为那里的妇女做了美好的工作。她谈吐动人，善于教导，聚集了一群聪明的基督徒与她

一同敬拜，每次圣餐季节都带出几位申请受洗的人。别的村庄请她去探访；方圆数里，她被称为"讲耶稣的女士"，她的学问和修养赢得普遍尊敬。得益于她教导的不只妇女，也有男人；几位学者信服了她所传福音的真理，表示愿献身研究。

冯娇（Fung-Kiu）是较年轻的读经员之一，本土传道人的妻子。做学生时她显出非凡的才能，在对妇女的讲道中表现出理解的广度和表达的准确，许多老练的神学家都不能及；她的祷告以思想丰富、表达流利著称，在十六岁的女孩身上最为难得。她对圣经非凡的熟悉给她不寻常的能力，她祷告中最爱的表达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她现在医院工作，她极大的个人魅力与更扎实的品质给她极大的影响。广州附近村庄有几所女校，是这些城镇最引人注目的。传教士的到来是轰动全村的大事：人群聚集看她下船或下轿，毕恭毕敬地跟她走向学校，学生们热切盼望她。小村庄的自由——人人相识——常允许男女老幼同听聚会。这些蒙福的村庄成为邻村羡慕的对

象，常收到邻镇请办学校的请求。有时顽固多疑的文人压制村民自发的心愿，禁止开办这样的学校。

村庄的代表团或城中较远地区的代表团有时来见传教士，请求派教师或查经妇女。有一次街上异乎寻常的骚动引一位女士去查究。街上挤满一群妇女，她们仔细打量房屋的样子，像在找某个特定地方；不久她们在她住宅前停下，敲门。应门得知，她们是城西北一村庄来的一群人，来学福音。门开了，近百名妇女进来。当天余下的时间都用来教导和款待她们。她们对接待非常欢喜，渴望多学，重申请派教师和读经员的要求，离去时留下女士们为这样的兴趣和受教的热切而欢喜。许多女士随丈夫长途深入内地，在查经妇女协助下，为内地大城市的妇女做了许多工作。把她们聚在船上，或被请到城中某家，宝贵的故事——对她们如此新奇陌生——一遍遍讲述。第一位进入新会城门的外国女士，是应几位女士的邀请去的。她带着小女儿坐着蒙着的轿子穿过街道——那是从未见过的景象——受到女士们的接待，她们穿着丝绸长袍，小脚上是鲜红绣鞋，头发梳得精致。被引进内室，摆上糖果和茶；寒暄过后，话题转到宗教，女士在老读

经员——这种场合她忠实的随从——协助下，向她们展开了奇妙的故事。这是那座城里妇女为耶稣说的第一番话，常被听者提起。我经过这城时，常被大量衣着体面、聪慧的妇女到门口观看所触动，心想她们何时能领受真理。这次偶然的探访，后来又有多次，显出她们愿听的心；但每年成千上万可教的人在完全不知上帝之爱中去世，压在知道她们境况的人心上。在这样的探访中遇到许多新奇动人的经历，对人民的习惯口味得了饶有趣味的洞察。她们问的问题、端来的茶点、表达的惊人想法，显出她们与别处的人何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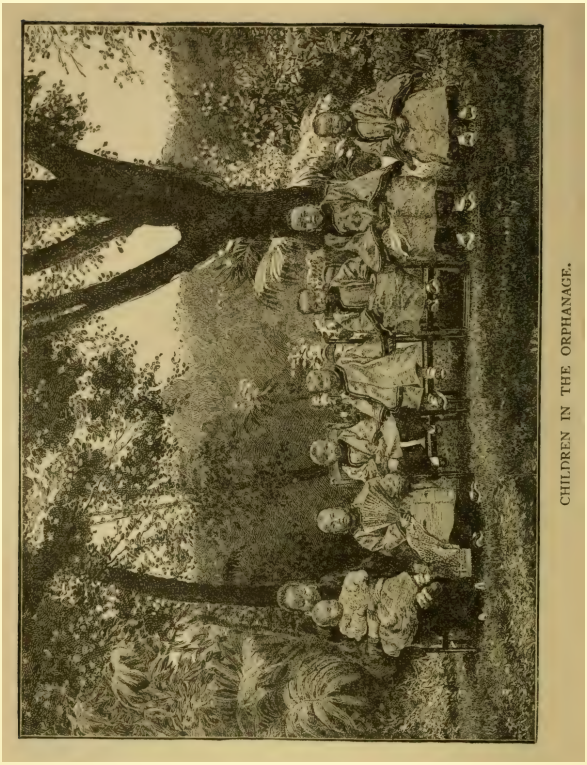
传教士的探访常是乡间偏远地方一年中的大事；当女士们宣布愿接待妇女时，她们的船成了盛大朝见的场所。在连州宝塔下，几只船停泊了几天，女士们特别安排会见妇女。整天小船从一里外的城里来，载得满满。她们分批被接待、款待、送走以腾地方给别人，直到全城几乎所有妇女都被接待过。这项事工部门日益重要，是它最令人鼓舞的特征之一。需求远超满足的能力，显出需要增加人力物力。

妇女工作早期阶段与今日组织完备状态的对比，显出最令人鼓舞的进步证据。本土教师如今承担了学校日常工作中繁重琐碎的杂务，增加了传教士多年有用的年日，教学更扎实，特殊才能在直接工作上得到更实际的应用，不像从前女士们除家务外还被迫每天教几小时。

工作仍在初期，可用的资源远低于事业的需要。仍主要限于城内及近郊，内地只在孤立的地点和偶尔的旅程中触及。妇女所到之处，都发现愿受教的心，热心的读经员有时被留到半夜讲解她带来的信息。没有一等人比中国妇女更需要福音的安慰。被艰苦贫穷压垮，她们的家空荡凄凉，生命贫瘠无望，思想感情扭曲误导。很难想象更凄凉的存在。福音为她们开了新世界。许多人第一次知道自己有灵魂；她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感受到从未梦过的希望的激励；她们卑微的劳碌被"有一位顾念她们"的思想照亮；被迷信和贫穷压碎的母爱复活；对千般隐约感到的祸患的无名恐惧，让位于对全智之父的信靠之情。还没有一处发现：真理被基督徒姐妹清楚地传给妇女，而没有人接受的。她们不停地到庙里，成千上万地参加特别节期周年——某种模糊的将来得益希望驱

使她们——她们对流行迷信的强烈信念，是首要的希望要素：当"在耶稣里的真理"的知识临到她们，她们必热烈接受。被蒙在无知里，被荒谬规矩束缚，自卑感压着她们。但黎明已进到她们家中；偶像、护身符、纸符咒的魔力在消退；那"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的全能者的护翼，正把仁慈的影子渐渐伸展，覆盖广袤东方疲惫重担的女儿们。

第十六章　为孤儿与被弃者的工作



图十八 育婴堂的孩子们

与对长辈上级的尊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幼小儿童的无情。弑父或弑母，按中国法律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杀害无辜孩童，邻里几乎连一句议论都没有，更不用说法律的谴责了。细查溺婴之风，情形真令人心碎。有人走访各区，想获得可靠的统计，搜集的事实表明，有些地方出生的女婴有五分之一被父母杀死。有些小地方比例更高，较富的中心城市通常较低。随机抽十个妇女，除两个外，个个都杀过至少一个孩子，有的承认杀过几个。实行这种骇人听闻之事的理由，多半是极度贫穷。借口是女孩花钱多，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将来指望不上什么好处；养得不体面，嫁不到好人家；养到半大，又只好卖给人，养大了去干下贱的营生。只有女孩遭此残酷命运；生儿子则被视为当感谢神明的福气。儿子的特殊价值与祖先崇拜有关——祭祖需要男丁行礼，死后才能安息；那些以花钱多为由杀女婴的人，若没有儿子，有时也会收养孤儿做继承人。

在广州，这种风气在水上人家和新宁人中很盛；新宁女孩稀少，穷人家给儿子娶妻都难——从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和澳洲回来的年轻人腰包鼓鼓，把能娶的都娶

走了。新兴（San-hing）人中也很常见；有一次当着一群邻居的面，一个老人告诉我，他接连杀了七个亲生女儿。七重杀人的自白竟没引起听众一句议论，由此推断此风一点也不稀奇。城里相对少见，但也引不起多大的恐怖或谴责。

许多人不直接杀死孩子，却用变通的办法——送到本地的育婴堂。内地许多城市都有这种机构，全省最大的一所在广州东郊。它是城里所谓慈善机构之一，由官府出资，经费按中国官场的老办法经手，真正用到正途的只占小小一部分。它收容各区的弃婴；那些没有母亲怀抱迎接的小小可怜女孩，被送到这个凄凉的收容所。有的人还知道羞耻，趁黑夜送去；有的人大白天明目张胆地抱去。有的人把孩子放在街上，巡夜的或早起的小贩捡到，送到这个公共收容所。搭载客船从内地运来，每年总数常在一千五百至二千。收下后交给乳母照管，一人看三四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从不洗澡，苍蝇虱子叮咬，情形最是可怜。孩子们在这里待半年，其间一半死于风吹日晒和无人照料。活下来的，任人领去，每个二十文钱，再给乳母一点谢礼。可靠统计表明，活下来的人中五分之四落入一类被称为"鬼婆子"的妇人手中

——她们专以买女孩养大做下流营生为业。成群的这种魔鬼代理人在街上船上出没，干着臭名昭著的勾当。她们把小小无辜的孩子接到江上的船里或城里的屋里，孩子成了掳掠者的财产，任人摆布，毫无自主。多年以后，人们在江上花船里看见她们浓妆艳抹，或在某些街道拥挤的屋子里、栏杆后面看见她们成群结队；一想到她们从无力避免、无力逃脱这可怕的命运，人们对她们悲惨堕落的怜悯就更深了。

剩下五分之一给人做奴婢，过着困苦劳役的生活。有的进了穷人家，从小给人做童养媳；自己还是小小婴儿，就要背着抱着主人的孩子，照料他们，几乎不知休息安适为何物。随时可能转手，落入那些时刻觊觎猎物的恶妇魔掌。广州可怜的女孩，危险期不只在婴儿时。缺钱用时，她们随时被看作可以变卖的财产；四五岁、十来二岁的伶俐小姑娘，常被卖掉还父亲的赌债、鸦片账，或有病时买药的钱。贩卖幼女的生意从未停过。有人派代理人下乡，以魔鬼般的精明搜罗受害者，补充罪恶队伍的兵源。想到这种摧残幼小无助者的野蛮制度，心都病了，真想至少抢几个出来，救她们脱离眼前的可怕命运。想到她们眼前的苦难和面前漆黑的未

来，心里沉重，亨利夫人（Mrs. Henry）决心至少为救几个尽点力。在朋友帮助下，她创办了这所小小的孤儿院，希望它能长大，规模与需求相称。

陆续收进的十一个孩子中，死了四个，七个现由差会照管——差会已接办这项工作。这些小流浪儿的身世，会让人看到一些不常暴露的人生侧面。

美妍（May-Yan），意为"美丽的恩典"——她到我们这里来的经过很不寻常。她父亲在她出生前三个月去世，母亲带着她住到新会城宣教礼拜堂附近的一间小茅屋。按迷信，邻里出了生人产子不吉利，母亲被从小屋里赶到镇外的山上；就在那里，毫无遮蔽，大雨倾盆，小阿美呱呱坠地。母亲穷得可怜，还有三个孩子要养；这小流浪儿正要落入"鬼婆子"之手，本地传道人及时赶到，救下孩子，带到我们这里。她已长成聪明美丽的姑娘，读书很好，各方面都给供养她的人争光。

爱洁（Oi-Keet），意为"慈爱的纯洁"——六岁时，父亲为筹钱治自己的重病，把她典当出去，指望病好后赎回。不

料父亲病死；放债的来要阿爱——那放债的不过是更坏的人的代理人。母亲悲痛万分，把苦处告诉了圣经女工，带着所有文书来求我们干预。我们还了债，赎回孩子；她现在功课大有长进，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深得老师喜爱。

乐德（Lock-tuck），意为"以德为乐"——还没出生就被父亲典押出去，还他结婚时欠的债。父亲没攒够赎她的钱就死了，无情的债主要孩子。文书照例送到我们这里，债还了。她还太小，不能上学，是个胖乎乎爱玩的小姑娘，刚学会唱歌。

再生（Tsoy-Shang），意为"起死回生"——是个基督徒的女儿。母亲生下她不久去世；父亲是个没灵魂的鸦片鬼，正要把小东西送到本地育婴堂，我们出面干预，收养了这个无助的孤儿。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性命都保不住；精心调理下活了下来，如今是健康的模样。她的名字是本地长老起的，为纪念她死里逃生。

其余几个的遭遇大同小异，都是在走向最悲惨命运的半路上被拦下来的。她们都在精心教养训导之下，但愿将来都

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妇女。这样的工作几乎没有止境，其近果远果都只能是纯粹的福——对施恩者是福，对受恩者也是福。我们求助的信得到同情的回应，使我们盼望这些每年被送往漆黑悲惨命运的残忍、迷信、罪恶的弱小无辜受害者，能有更多被救出来。我们在广州的小小工作，比起柏林会（Berlin Society）在香港办的机构，真是小巫见大巫。经那个机构，数百儿童得救，在基督教知识、勤劳习惯、持家节俭上受训。八十到一百个女孩常年住在那里，在仁慈的德国女士们的照管下，得到个人长进和舒适所需的一切；女士们照管她们的婚嫁，保护她们不受图财的不肖之徒之害。这些小流浪儿从全国各地被当作弃儿捡来，先送到最近的宣教站，再送到香港的这个家。遗传的恶习有时惹麻烦，但总的来说她们都懂得感恩，不负所受的照管。这机构里，许多本地传道人找到了温柔有教养的妻子——工作上真正的帮手；基督徒青年、助手、医学生等人不断来信求介绍，盼望找到有才德的新娘。双方先见面，彼此满意才订婚。旧俗的顽固，从一个年轻人的经历可见：差会送他去德国，受了完整教育，回来做传道工作。他动心想求这学校里一位杏眼美人

的手；不听朋友劝，按欧洲办法亲自求婚，碰了一鼻子灰。那姑娘对此失礼之举大为震惊，不理他的追求；待女院长按常例出面提亲，她表示厌恶他的行为，坚决不嫁；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个不那么中意的，按规矩体面地求婚。这基督教慈善的果子何等美丽宏大！这些被亲生父母抛弃等死的女孩，若活下来，按本地慈善的运作，只会沉到道德阶梯的最底层；如今却成了教会中最优秀最受尊敬之人的妻子！这样的工作费用，比别国同类机构小得多，每个孩子全年食衣照管费二十五至三十元。成效简言之：父母免犯可怖之罪；孩子脱离苦难羞辱的生活；培养出一批教师、读经员和有教养的基督徒母亲，成为传播知识的媒介，使此类事情不再可能。帮助她们是起码的人道，是最纯粹的慈善，也是传教工作最正当、最有希望的形式之一。

广州的盲人很多，至今还没有系统地为他们做什么。官办的收容所给他们一个栖身之所，但伙食费少得不够果腹；他们只好沿街乞讨，成群结队，一个拉着一个。他们用最凄惨的哭号、锣鼓等乐器发出的最单调的噪音，来强调要钱的诉求。他们的可怜处境和群居，使他们容易接近。北方已有

凸字印的书，广州还没有，也没有为他们开常规的工作。把孩子弄残弄瞎以博怜悯讨施舍的风俗，多少还存在。每天在街上都能遇到放在桶里的盲童，身上挂着求助的纸条。救他们脱离这悲惨堕落生活的努力都失败了，还发现他们是某人的财产——那人暗中盯着看似无人照管的孩子，每天收工仔细数钱。

养老院和类似的养济妇女院也是官办机构，每年拨款，收容定额的人，给个栖身之所和勉强糊口的微薄口粮。这些老人多是无儿无女、无家可归的寡妇鳏夫，与中国道德家夸耀的尊老养老之说，真是绝妙的讽刺。民众的宗教和道德都一样自私，只限于对自己有利的事。这些老人都喜欢传教士去看望；在妇女中，浸信会的女士们做了许多好事，使许多人在凄凉中得安慰，临终的日子因来世平安的盼望而明亮。

为麻风病人做的工作已开了头，其中已有十来个自称基督徒的。大镇附近都有麻风村，多在江边或运河边，这些可怜的被弃者在茅屋或小船里，勉强过着凄凉的日子。他们全靠施舍度日，常常被迫偷窃以活命。广州附近有个大村专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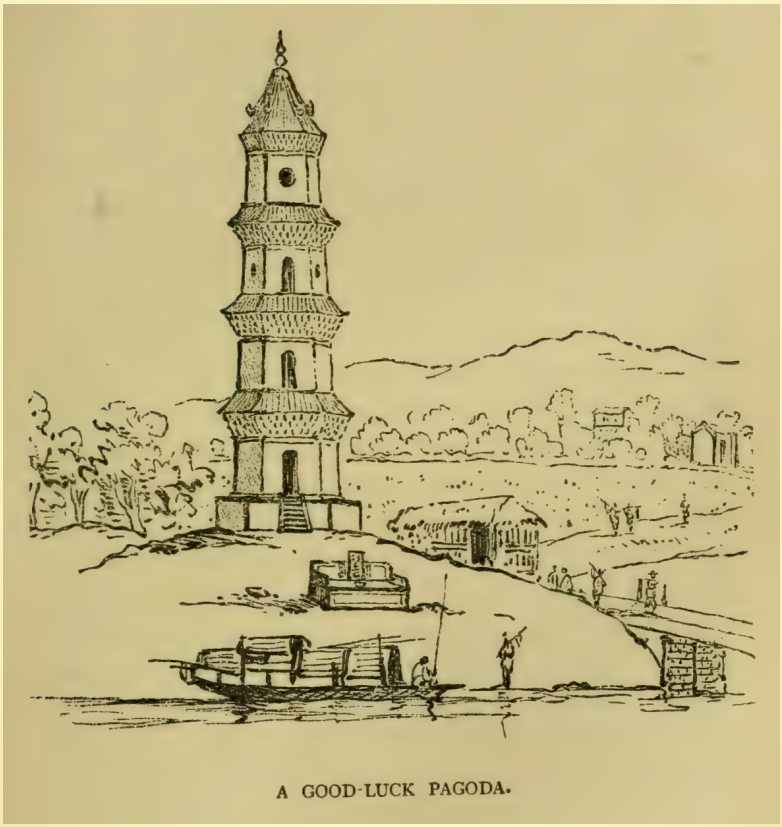
他们住，屋舍舒适。进这村要交七至十元的入村费。有朋友接济的，过得比较舒适；村里有些人，在众人眼里还算有钱。这些不幸的人多被亲友抛弃，靠沿街乞讨为生；他们面目可怖，人们为图耳根清净，给钱倒痛快些。如前所述，这病不治，但不一定传染；小贩货郎在这麻风村进进出出，毫无妨害。相信它会传染、又怕被社交圈排斥，至今拦阻了直接在他们中间做传教工作。但已找到一个不怕接触他们的人，工作经他开了头。在内地某城前面的一只小船上，发现一个麻风病人手里有本圣经；一问，是个明白的基督徒；立刻把他送到邻区的麻风村，雇他做散发书刊的人。不久有几个人信了；但他们和众人住在一起，为守安息日、不肯偷窃受逼迫，工作暂时受挫。另一个人受洗后才发病，有朋友供养，大概会转到广州附近的村里，盼望他的劳苦多结果子。

在汕头特别为他们做了医疗帮助，在信仰上得了丰富的果子。其中一人回到内地的家——那里从没有活人传过真理——把学到的真理带给本乡人。起初人们出于好奇，听这麻风病人讲他的游历；但真理有能力，他的话落在预备好的心田，不久就有二十多人信了；传教士到时，发现二十三个人

等着受洗，因借这被藐视的麻风病人得了永生的盼望而喜乐。他灵里得了医治，不只回来感谢神，还把神为他行的大事告诉本乡人。

教会有特别的本分记念贫苦患难的人；在这些被弃的群体身上，有一种特别打动有耶稣居住之心的力量。同情援助之手渐渐伸向他们；广州的许多拉撒路（Lazarus）、巴底买（Bartimaeus）、西门（Simon），正在因灵魂得看见和医治而喜乐。对无助被弃的婴孩和被遗弃的老人，对盲人和病人，那位"亲自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之主的纯全无玷的宗教，正带着救援和安慰临到。

第十七章　本土同工



图十九 好运宝塔

传教士开创的工作，由本土同工接续推进，在广度和应用上不断扩展。他们在传教士教导下认识真理，受其栽培引上工场，其精神与热忱常与共事过的传教士一脉相承。按才干精力，设有几个等级的助手，各有专责。

在这支重要工人队伍的最前列，是本土按立牧师。他们按各教会的体制就职，由主教、年议会或长老会按立，站在本土教会之首，发挥强大影响。各差会在按立一事上做法不一：有的起步较早，有的标准不同。但在接纳候选人担任这崇高圣职一事上，都运用了极大的智慧和谨慎。一般要求是：虔诚委身、清楚明白基督教真理体系、善于教导，并有全然奉献的实际证明。

全国各地兴起的教会，需要本族人的牧养。纯粹的牧养工作，传教士步步受限。中国人的性格是个谜，少有人能读懂；他们的道德观念、良心、表面动机与真实意图、思想的存底、生死观与责任观，都与别处的人不同，唯有本族人能彻底理解，知道如何着手。在他们的家庭中，繁琐的礼节、男女的完全隔离、天伦之间缺乏同情与亲密，使人难以进入

他们生活的内圈，像属灵导师应当的那样认识他们。我曾有七年直接牧会，与人民有最密切的接触。为赢得他们的信任、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我在工作范围内对各样求见来者不拒，让最卑微的人也觉得可以随时为任何事来找我。他们的不合时宜、兜圈子的话、冗长的诉苦和不可能的要求，常给我带来极大不便，但牧师书房的门从不对来者关闭，佩森（Payson）的话"需要我的人，就是我要的人"时时在心。尽管确信他们信任我，我却时时感到有一道屏障，挡住充分自由的思想交流，重要事情总要靠长老们才能了解实情。本土教会的福祉需要本族牧师，近年来在这方面的供应大有进步。

长老会差会是最后迈出这重要一步的。聚集了七间教会之后，才按立第一位本土牧师。一年前，工作的需要似乎要求增添这支牧者队伍，三位久经考验的布道员被分别出来，其中两位随即接到聘请。其中关来（Kwan-Loy）被聘为广州第二教会的牧师，在所托付的重要工作中忠心能干。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家乡受过良好教育，又学了些生意经——他颇有经商头脑——便去加州（California）淘金，流浪

中走遍了太平洋沿岸各州。蒙上帝引领来到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教会学校，他开始读圣经；他头脑敏锐、富于逻辑，能把圣经真理与他一向奉为师表的孔子之教相比较。他不仅理智上信服，更敞开心接受了生命之道。他的转变是彻底的：淘金梦抛下了；既得了重价的珠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故乡向本族人传福音。他如饥似渴地读一切到手的书，很快就预备好做布道工作。回到广州后他继续学习，同时不断讲道，直到能在家乡开工。

他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他欢欢喜喜回到出生地——九江（Kau-Kong）镇，丝绸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开了一间讲道室，六个星期座无虚席；但六周后，激烈的反对兴起。街上贴出告示，骂他是叛徒，警告民众提防他。有人威胁要动武，还公开悬赏五百美元要他的人头；但他无所畏惧，继续传福音——那些出赏的人中，想必也有人在听。他们的暴力升级为十六名暴徒，由士绅每人五十美分雇来，冲进礼拜堂砸毁一切，书籍、药品、家具碎了一地。他和同伴逃出，奔回城里。向官府申诉，毁坏的财物得到赔偿，并获准重开礼拜堂。关来和他的医助毫不气馁，表示愿回去。修好损坏，

定下日子，经官府同意公开恢复讲道医病；但门刚打开，一群凶残嗜血的暴徒——有当权者撑腰——就冲进来，高喊要基督徒的命。他们从屋顶逃出，在当地经商的外乡人友好保护下，平安回到城里。被本族人羞辱，关来转而在他处努力工作；在远方的连州城开了站点，以长老、教师、传道人的身份，为同胞不倦地劳苦。加州和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多次恳切相邀；他回信描绘广州的巨大需要，表明纯粹爱灵魂的心使他谢绝了那些更安逸、更愉快、报酬更优的职位。他身材矮小，语速快，解经清楚。讲道风格不如某些人引人注目，却显出对圣经非凡的熟悉、有力的逻辑和奇妙的比喻能力。他在一篇讲道中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措辞之美、比喻之贴切、讲解之清晰，任何听众都会得益受教。思想的精华与精巧的措辞，给讲道带来清新魅力。他把清晨的鸟儿欢喜阳光、离黑暗幽谷的夜栖、振翅迎接旭日、歌唱感恩祂的光与恩，比作蒙光照的基督徒脱离迷信无知的黑暗幽谷，进入真生命与属灵知识的光明喜乐。光使世界甘甜、活泼、美

丽的大能被细细铺陈，整篇讲道落到实际应用上，不能不打动人心。在他牧养下教会兴旺，会友不断增加。

本土同工中人数最多的是布道员，即未按立的助理传道人，共九十七人。才干效率各有不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城乡讲道。有的长期驻守一地，有的巡回各区。在讲道堂的固定讲道中，许多人显出对民众讲话的非凡机智与流畅。他们对民间的俗语掌故、百姓拜偶像的动机欲望、日常的思想感情了如指掌，常能把真理带着震撼力摆在人面前。他们对付流行迷信的手段有时令人惊叹；迷信的弱点被他们以战略眼光抓住，用讥讽嘲笑无情揭穿。武神关帝（Kwan-Kung）是他们最爱解剖的对象。掌握了通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中他的事迹，他们巧妙地动摇百姓对这位被神化英雄的信心，显明他不过是个武将，智慧品格都算不上完备。

有些助手陷入窠臼，满足于例行公事。到点穿上天蓝色秀才袍，架上眼镜，手拿折扇，摆出文人故作的摇摆步态登台，不无能力地讲一番；任务完成，回房休息，觉得一天工

作已了。这样的人可能是好基督徒，在那种情形下有总比没有好，但作为开拓的工人很令人失望。我们需要的——也已有限得着的——是满有火热的人：不只讲道，还以个人影响跟进；人不来就去找人，用直接的个人呼召去得着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方式举止，不仅有趣，常很逗人。有的毫无创见，按部就班讲完一章、一卷，甚至整本圣经；对全新的听众，开场白却是："昨天，或上星期，我们讲到《加拉太书》（Galatians）第二章第三节，今天"从第四节开始；接着讲解一段听众完全莫名其妙的经文——他们从没听过加拉太人，更没听过圣经。另一些人第一句话就抓住全体听众的即时注意，带着他们不可抗拒地随讲道的洪流而去。

麦水（Mak-Shui）是中国式演说家的好例子。他高大，神经质，极其口语化，毫无保留地投入讲道，手势、表情、声调齐上阵，强调所讲的。他的方式迷人，内容尖锐实际，加上有取之不尽的幽默和轶事，极受欢迎。不懂中文的人也来看他，被他的举止手势迷住——手势和言语一样会说话。他最精彩的讲道之一，是讲瘫子得医治的教训。中国人的道德瘫痪被描绘出来：他们被显明全无行善之力；恶欲罪性日

增；如梦中人、如醉酒者，行事而无知；与生命之源隔绝，失了生存的真目标，任凭自己误入歧途的欲望摆布，只一味制造混乱；被时代的迷信习俗捆绑，被流行的谬误刺伤心灵，信靠选吉日、算命、巫术、占卜及其他种种，不只无用而且有害。这显在父亲死后的习俗上：不按常理行事，人须"转轮"，选吉日安葬——

"遗体待入殓，

空言误终信。"

丈夫死后耽搁更久；丁香茴香的香气虽满室，日子一天天过去，整屋整街都臭了。仍无人敢劝，怕触犯了冥冥中的势力。他们的瘫痪还显在为婚事占星、按生辰八字定亲上：美貌贤德的女子可能配给丑陋放荡的男子，无力抗拒命运；合适的亲事可能因八字不合被拒。也显在建屋上：被风水先生捆住，须勘地定位，定水道方向，定吉凶气口的出入；开工前魔法师或道士须洁净安镇，否则邪灵出入，终日恐惧。他们按自由意志行动的能力，已丧失在奴性的迷信捆绑中。出远门前，须问神或请瞎子算命，真是瞎子领瞎子。无数别

的事——如给孩子起名、几时剃头，及其他同样平常的事——迷信的捆绑使他们的心瘫痪。沿着这条线，用最能抓住人心的言语，流行习俗的愚妄被揭穿，并发出热切的呼吁：接受耶稣的帮助，医治他们的道德瘫痪。

论思想深度与表达能力，少有人及已故的陈梦南（Ch'an-Mung-nam）。他是饱学之士，著述广受好评，几本书至今流传。我永忘不了他在一次基督徒大联合聚会上讲的那篇道，题目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丰盛的题目和会众的共鸣激荡下，他讲了一篇令任何人都自豪的道。开篇描绘了国家与军事凯旋的种种场面；细述基督徒的试炼和在中国特有的难处；生动显明每个人能得的胜利；而十字架在过去的凯旋、基督教世纪相承的进展、福音传播的绝对必然及其最终得胜，被讲得极有力量。

在区凤墀（Au-Fung-chi）身上，我们看到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讲道出色，文笔雅致、口才流利、讲法动人，令人钦佩。他把丰盛多样的学识之果带来，装饰并加强他的讲

论；除这些受欢迎的恩赐，他还精于解经，在翻译工作中大有帮助。他的同情不局限于自己的教会，使他成为众人的知心朋友。

黄胜（Wong Shing）仪表堂堂，举止庄重，讲道大胆有力，善于抓住眼前的事发挥。他的才干属上乘；与士子、商人或农夫都谈得来。无论向外邦人讲道，或作慕道班教员的教导，或在本土教会前作较精深的讲论，他的讲道都以思想表达清晰、举止有力庄重为标志，是年轻人的榜样。

刘维周（Lau-Wy-chiu）是粗犷豪放一类。晚年归主，入行前没受多少训练，少了些高学历者的文雅，却有天然的雄辩。他的长处是抨击流行迷信，赤手空拳，辛辣的讽刺如潮水般把听众席卷。听他把他们的敬拜对象一个个数过来，每样略加点评，最后问道："猫那么聪明有用，它的像在哪里？为什么被冷落，在你们敬拜的对象中没有它的一席之地？"真是享受。浪子回头的故事在他手里有了新面貌，却对听众有最切身的实际意义。

这些传道人中，有的满足于用同样的言语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思想和比喻；因听众不断更换，倒不像看起来那么徒劳。有一人总把福音比作乞丐讨饭：乞丐敲开善人的门，本指望得点残羹，不料那善人端出一大碗香浓的肉汤，满是美味佳肴，馋得美食家都动心。乞丐疑心这慷慨有诈，怕碗里有毒；香气虽使饥肠更饿，他却拒绝了，而随后来的另一个乞丐欣然接受了这丰盛的恩赐。这个比喻铺陈到极细，加了许多美食的点缀，占去他半篇讲道。

年轻人中有许多光明忠心的。石龙的阮亚角（Uen-Nga-kok）在教导那里的会友——多为劳工阶层——上显出特殊才干，每晚的查经聚会把他们带到圣经知识的高水平。最近暴徒毁堂时，他的忠心显明了。他的家就在堂里；家具、衣物、书籍等财物全被毁被抢，他成了特别针对的对象。无处可去，性命危殆，我料他会跟我们回广州，却不明示他最好怎么做，愿他自己决定。他把受伤的同伴安顿上我们的船后，似乎没想过别的路，只说必须回镇里安慰基督徒——他们必四散，处在极大的恐惧危险中。他是个二十三岁的英俊文雅青年；我满怀敬佩地看着他走回那仍在暴徒骚动中的镇

里，不顾自己，只挂念那被忿怒暴力的豺狼惊散的小羊群。他不停歇，直到找全他们，确知他们平安无恙。他谦逊朴实，对那小教会的影响却大；虽比他们几乎都年轻，他们却视他为向导。

何贵德（Ho-Kwei-tak）是工人中最年轻的之一，显出作传道人的大能和大用的非凡应许。从小在教会学校受训，他的思想感情比许多人更彻底地基督化，全心奉献。温柔、谦恭、随和，深受教会年长者的喜爱。他驻守乡间一个重要工作中心，走遍周围村庄讲道，以讨人喜欢的举止和热心的努力赢得普遍好感。他桌上贴着这几句话："言语要常常警醒，凡事忍耐。"他忠于每样职责，把每年课程规定的学业彻底掌握，考试满分，使差会惊奇。

总的说来，这些本土布道员是忠心勤劳的一群，怀着"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的真奉献精神。不顾疲劳不适，他们向四面八方深入乡间，有时早饭前走十四五里，一天讲五六小时。他们的薪水不足以助长贪财之心，每月五至十美元，极少数十五美元。靠这点钱吃穿，养家也在这其间。他

们常驻守内地偏远站点，远离亲友和基督徒群体，不只作全地的真理之声，还要首当其冲承受几乎必然来临的羞辱与反对；越有开拓性，反对的浪潮越强；因此，若没有对人深切的爱和提升他们的信心作激励，安于呆板的形式化例行公事的诱惑极大，几乎必然胜过他们。他们的妻子不都是基督徒，而让所有儿子举家以祖村为家的习惯，常使他们不能与至亲同住。家庭难处——与他们身份直接或间接相关——常搅扰他们，但在一切难处中，他们显出大智慧、忍耐和热心。

卖书人多为教育程度有限者，主要职责是卖书散书，其中有些是基督徒品格最高尚的典范。他们带着书终年走遍乡间；系统地走遍大城镇，逐街逐巷，在每家店铺住宅门口递上文字之道。他们到偏远村庄，晚上把农民聚在池边树下，讲解所带来的信息。集市日他们到集市中心；经他们的手，每年有数万本圣经单张散遍大地——生命树上的叶子，给万国带来医治。他们是先锋和探路者，是常驻传道人的前驱。他们观察各地人民的性情，把有盼望的中心常藉他们租到礼拜堂。没有受训助手时，他们常在偏远站点做布道员的工

作，果效令人欣慰。逼迫的箭常特别射向他们，因他们是学校、教会、传教士的前驱。第一位新教殉道基督徒就出自这忠心的队伍，他的事迹如下：

> 在广州东江沿岸的博罗（Pok-lo）城，一位孔庙的庙祝从伦敦会（London Mission）的一位卖书人手中得了圣经，确信拜偶像的愚妄，受了理雅各（Legge）博士的洗。他放弃了职业，在亲友中自任读经员。他背着一块写有经文的牌子，走遍城乡街道。三年之内约一百人受洗；上帝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激起了惊奇与敌意，一场激烈的逼迫爆发。基督徒被赶出村庄，财物被抢。卖书人被抓，四十八小时内两次被拖到文人面前，令他反悔。他坚决拒绝。于是他受了酷刑：整夜被吊着胳膊。第二天早晨，他被带出来受第二次审，身体虚弱，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官员们被士绅胁迫屈服；但这位勇敢的老人仍坚定持守圣经和基督，还盼望审判他的人有朝一日也接受这新道。这超出了他们能容忍的；他们像审判司提反（Stephen）的众人一样，同心合意扑向他，用腰刀反复砍杀，当场杀死，抛尸江中。这位中国第一位新教殉道基督徒就这样殉道了。

在众多学校任教的教师，一般都是认信的基督徒。有的出自训练学校的青年，无讲道呼召，转而做学校工作；但多数直接来自民间的读书人。中国的教师大军人数庞大，其中一人成了基督徒，饭碗就丢了。无论学校还是私塾，孔夫子牌位是必备的教具，师生须每日拜圣人；无论先前名声多高，少了这牌位就失去旧主顾的供养，也断了招新生的希望。土地神也须拜，以保孩子无病无灾。村塾师还是全村的代笔，逢年过节要写吉利红纸、给神龛写对联。基督徒教师不能做这些，于是失业。教会学校免费，许多人算计之下迷信让位给省钱，学生倒不少。但若有疾病流行，会被归于没拜好的土地神发怒；孩子在校小病，家长有时会让孩子带着香和金纸上学，去平息土地神的怒气。从这班因信仰失业的读书人中聘请教师，多能成为好教师，不少后来成了布道员。所有学校都得基督徒教师的重要是显明的。与学生朝夕相处，他在村里邻里的地位带来的尊敬和影响，给基督徒教师不寻常的行善机会。

还有一类教师值得一提：教传教士学中文、日后成为他文字工作助手的那些人。这些人的影响极大；他们帮助翻译

编书，触及许多心灵。其中较杰出者的名字，与某些传教士的工作不可分割。区、陈、余、孔（Au, Ch'an, Ue, Kung）这些名字，凡熟知广州白话福音书、圣经故事和众多医学著述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以明智的建议、审慎的修正和优美文笔的潜移默化，大大增益了著作的价值和流行。

这支本土同工的小队伍不懈地工作着，掘着旧谬误体系的墙脚，以基督教真理的原则浸润广大的群体，把从传教士领受的教训大加改写，更清晰地印在人民心里，为基督十字架的伟大凯旋预备道路。

第十八章　本地信徒

若有人指控本地信徒"信教不过是贪图金钱上的好处"，这种指责即使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也早已站不住脚了。在布道事业的初期，这种说法在某些个案中或许不无道理；但当时的情形与今日已大不相同。那时各处都需要人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略懂些教义，信口说出些看似顺服的漂亮话，虽经再三防范，还是混进了教会。三十五或四十年前，某些传教士曾断言，他们几乎不敢确信有一个归信者是真心悔改的——这句话至今仍被那些不了解此后进展的人引为依据。然而，这些话即使对过去是真实的，对今天也全然不适用。人们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愈益加深，考验每个人诚意的手段也愈益增多，多数情况下欺骗已无所遁形；而且前来归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可能给予他们外在帮助的限度，这样的动机根本无从成立。

人数的大幅增长，恰恰发生在远离外国人的内地各区，是本地传道人辛勤劳作的结果；因此，按最起码的公正，我们不应再以过去一代中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自私虚伪来评判他们，而应凭他们如今所显出的真诚与热忱作判断。对比统计数字，近年来的增长令人十分欣慰。最近七年的增长，仅就人数而言，已相当于此前三十五年的增长。这些成果并非纸上数字，真生命与真活力的证据多方显明出来。与广州直接相关的各布道团中，四千四百名基督徒的品格，足以与任何国家的基督徒媲美。想到他们背后是漫长岁月的异教历史，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一步登天，跻身于理智与文化兼备的基督徒前列，也不能指望他们一夜之间就复制出我们基督徒家庭的文雅与舒适。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形下，要除净异教的旧酵、使他们的社会习俗与家庭生活彻底基督化，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对慕道者的教导和新会员的接纳，都极为慎重。对受洗申请者的考查，往往会发现许多奇特的思想与信念阶段。用统一的方法来考验他们的知识与诚意，总难令人满意；多数情况下，正式接纳为完全会员之前，都要经过数月的教导或

考查。申请者来自各行各业，智力高低不等，性情习惯千差万别，实在难以制定适合所有人的统一章程。考查二十来位申请者，恐怕每位都要用不同的方法。

来的人中有女学生。她已将敬拜的形式与仪文背得滚瓜烂熟，关于福音知识的任何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这时考验的重点就转到了她对真理的亲身体验——许多女学生显出的内心认识，令人惊叹。下一个来的，或许是一位医院里的贫苦妇女。她一无所知，一辈子拜偶像；如今她的心转向了耶稣，以单纯的信心紧紧抓住他。她知道偶像是假的，并坦承自己得罪上天最大的罪，就是拜过这些雕刻的像。耶稣的爱对她而言是奇妙的启示。福音所呈现的真理体系及其重要涵义，她无法完全领会；但她知道耶稣爱她、为她而死，她确信他已赦免她的罪、必接她上天堂，心中就满了喜乐。她的信条很短，面对一再的询问，她的回答是："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的灵魂而死；我信靠他，向他祷告，盼望在他里面得救。"

再下一个来的，可能是一位读书人。他把基督教与儒学作过比较，承认基督教更胜一筹。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但谈到个人的罪责时却含糊其辞。他的聪明毋庸置疑，但在悔改与践行基督信仰上，他显出的内心认识却很少。于是，那位知识只有他十分之一的老妇人被接纳了，而他却被列入慕道者名单，直到他显出真理在他心中有生命能力的证据为止。

在考验申请者诚意的这项工作中，本地长老凭借对中国人复杂思想与动机运作的了解，提供了最宝贵的协助；对负责教导申请者的助手们也必须多加倚重——他们熟知申请者的来历，或许还被托付过他们人生中的许多秘密。对待所有前来的人，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多疑——总在最诚实的外表下看出自私虚伪，非要经过多年的考验才肯给予信任，也不是轻率——对每一句信主的表白都照单全收；而应有一种温和而明辨的心志：让前来者感到被信任，但接纳之前必仔细寻找真门徒的印记。"务必从一开始就保守教会的纯洁"这一确信至为重要，使会员资格的标准始终保持得很高。在轻信与多疑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广州传教士的智慧，已由所建立的众教会的品格作了见证。也有人因怕被人指责"来者不

拒"，对慕道者的评判过于严苛，不必要地推开了动机尚不完全明朗的人。近二十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令人心酸的事。

本省北部有一人听了福音布道，"悔改受洗"的呼召深深打动了他；后来他又得到一本书，书中重申了同样的劝勉，感动力极大，他竟撇下生意，雇船前往广州。他辗转来到租界，走进一家洋行，俯伏在办公室那位先生面前，叩头于地，请求受洗。那商人听不懂他的话，便叫来买办，买办转达了他的请求，他们把他送到一位传教士那里。他不知路途遥远，没带够盘缠，看上去一贫如洗。这引起了怀疑；他来见传教士时，对方因认定他表里不一，根本不信他的故事。他跪倒在传教士脚前，哀求受洗，直到人们怀疑他的神智有问题，把他交给地方官看管起来。他受了许多苦之后，被遣返回乡。多年以后，一位传教士到一座远城的佛寺访道，在那里遇见了此人，从他口中得知了他一生的遭遇。他在广州受到的待遇，把他从红尘逼进了小小禅院，自入门之后再没有踏出过那道门。他谈吐自如；但无论怎样引导他研读福

音、怎样为他所受的不公待遇辩解，都无济于事。他的回答是："那固然很好，但经验教我躲开它。"

广州教会接纳的人中，许多来自内地村庄。他们知识残缺，又孤立无援，如弱小的个人独自暴露在迷信的洪流中，令教导他们的人十分牵挂；但屡次有证据表明，他们守住了所立的誓约，不仅自己远离偶像崇拜和流行的谬误，还设法影响别人也这样做。有一次，我们带着几分疑虑接纳了一位急切求洗的妇人。几天后她回到本省西部的家乡，答应下次圣餐时再来。日子到了，她却没有出现；我们以为疑虑得到了证实——她已退回世界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她带着两位亲戚妇女来了，都是她教导出来的。一场重病耽误了她按约前来，但她从未忘记她的主；她天天敬拜他，忠心地守安息日。她劝这几位妇女和她一起敬拜，她们也都成了基督徒；她们本就贫苦，终日在山上拾柴谋生，一天的劳作之后就聚在一起向耶稣祷告，安息日来临，便用祷告和默想度过。

另有一位老农妇，一个字不识，乡音极重，连中国人都没几个能听懂她的话。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过了一阵申请

受洗。为考验她的知识与诚意，接纳被推迟了，她便回到内地八十里外的家乡。三个月后，她自费前来重提申请，还带来一个她教导出来的年轻侄儿。在教会堂会面前，我从未听过比这年轻人的答辩更清楚、更令人满意的；而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他那位老姑妈学来的——这位老妇人真是被神的灵亲自教导的。他们二人后来都已去世，一生忠心始终如一。

在本地信徒的宗教特质中，常有人注意到他们缺乏对罪的敏锐感觉。他们有时会经历漫长的怀疑期，谬误与真理在其中激烈交锋，然后才完全接受真理；但他们没有那种刺心的个人罪疚感——在基督教国家，这几乎被视为真悔改不可或缺的——这常令教导他们的人不安。然而原因似乎很明显：他们活在无知中，犯罪而不自知；虽然违背律法的事实他们看得清楚、也承认，对罪应得的刑罚也明白，并承认其公义，但他们对神的爱、对自己对神的本分、对自己所违背的律法一无所知，这就阻碍了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敏锐的个人罪疚感。他们如今知道那是错的，却无法像那些在光中犯罪、当面辜负慈爱劝诫的人那样，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战

栗。在基督教国家，人从幼年就认识神的爱和自己对神的本分；所以每一件罪都是得罪这爱、违背这本分，定罪临到时，又因自觉忘恩、故意轻忽神圣之爱而更加深切。对中国人则不同；他们基督徒生涯初期缺少这种感受，在许多方面只能说是自然的。

（插图：好运宝塔）

这个民族本不善动情，但动人的场面却屡见不鲜。有些人述说归向耶稣的经历时，被感情淹没：痛悔之泪、感恩之泪、喜乐之泪，常常交织在"耶稣怎样寻见并拯救了我"的讲述中。随着他们在基督徒生命中长进，他们信仰中情感的一面——更准确地说，是体验的一面——逐渐发展起来；在他们的祷告与劝勉中，会流露出深厚的爱与温柔，显明他们在神圣奥秘中受过深切的教导。

他们信心的单纯常常表现得格外鲜明。他们信而不疑；真理以切实的形式临到他们，他们便毫无保留地接受。没有玄想的疑虑搅扰他们信靠的平静安稳。天父对他们是每日的真实；在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上，他们都会提到他的同在和

安排之能。他们的祷告单纯直接，毫不怀疑神关心他们事务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为衣食和其它身体的福分祷告，也为属灵的恩赐祷告；求力量忍受苦难病痛，求智慧指引经商或远行，深信神常与他们同在，得了极大的安慰。逆境临头，甚至丧失财产、健康，他们都当作神的旨意来接受，顺服他全智的引导。他们相信苦难有管教之效，并以"万事都是为我们好"的确信彼此安慰。诚然，他们对神至高护理的信有时走到了极端，竟把全能者当作自己疏忽失职的替罪者。他们接受神干预的证据，显出他们毫无疑问的信心和不受诡辩推理束缚的自由——诡辩恰是那些"开化"基督徒的祸根；某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对他们有极大的说服力，换作别人只会随口一提罢了。

例如，一位信主的农夫养着几头牛；一带爆发了牛瘟，他那一区的牛死了许多。邻里讥讽他是基督徒，催他去拜偶像，说不拜就会因此丧尽牛群；他却信靠更高的能力，持守基督徒的原则不动摇。瘟疫继续蔓延：那些嘲笑他的人纷纷为损失哀哭；他却安然保全了产业，一头牛也未受损。这事传得很广，被看作主特别眷顾这位门徒的证据。同一带有一

位本地传道人的孩子病了。孩子的母亲还不是基督徒，邻人来劝她去庙里求病愈，声称若不去，恶鬼发怒必害死孩子。她回答说丈夫是基督徒，不许她这样做。丈夫回来后，她把这番话告诉他；他请了药，向神祷告，把孩子交托给他，不久就欢欢喜喜地看到孩子康复。几天后，那个劝人拜偶像的妇人的孩子也病了。她照自己的主张到庙里求，却徒劳无功，孩子死了。这件事引起许多人注意，被用来坚固基督徒的信心，也动摇了百姓对神明的信任。

他们乐于在基督徒聚会中主动参与，这是可喜的特质。稍有见识的男女，几乎没有不愿意带领祷告、或在需要时担任教导的。这种善用恩赐的热心大有益处。他们常常与众人隔绝，随时可能处在能用这恩赐成就大事的环境中。他们习惯在公众面前拜偶像，所以敬拜神时毫不羞怯退缩。他们喜爱宗教聚会，任由他们自己，常常把聚会拖得很长。祷告、唱诗、劝勉穿插进行，唱诗始终是重要部分。尚未有人系统地尝试利用本地音乐——那需要大幅改动，才能用于歌颂的侍奉。福音诗歌已被翻译成中文；《坚守阵地》("Hold the Fort")、《复兴我》("Revive us Again")等振奋人心的曲调，在

他们的聚会中时时可闻。在学校里，女学生和妇女们也举行聚会，在祷告和其它侍奉形式上都表现出色。女孩们在祷告会上，祈求时言语的流畅与能力，胜过许多牧师；她们的歌唱恳切动人，足以弥补声音与和声上的不足。

广州基督徒中间所显的合一精神，最令人欣慰。宗派之间的差异相对轻微，区别多在名分而不在实质。只要本地教会与母会保持教会体制上的联系，这些名号就会保留下来。着眼大局、合一一致，向百姓呈现单纯的福音，这一至高的重要性，使传教士们不去夸大信条的差异。关于"神"的译名之争，间接地削弱了宗派主义的势力，因为它吸走了那些好辩之才。在传教士中间，一如在其它人群中，总有些天生的辩论家，他们特殊的使命似乎就是挑起棘手的问题搅动，历来把神学界搅得天翻地覆。幸而"译名"问题吸引了这些好斗之士的全部注意力，信条的争论几乎无人提起。辩论者分成三派，各执一词，论战围绕这个问题激烈展开，耗尽了所有论战人才；于是卫理宗（Methodist）与长老会（Presbyterian）、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与浸信会（Baptist）之间的神学分歧，都被搁置一旁。想想这类讨论

常常何等苦毒、百无一用、摧毁一切基督徒合一，我们就不能不感恩：在中国栽植基督教会时，这些差异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些初生的教会，没有被各执一词、彼此多处矛盾、论证冗长、权威显赫的各派体系搞得困惑迷茫。

各差会出版的书籍大家通用；听到卫理公会（Wesleyan）或伦敦会（London Mission）的传道人讲一篇浓厚的加尔文主义讲道，或听到长老会传道人作一篇深深打着卫斯理（Wesley）逻辑烙印的长论，并不稀奇。尚未有人尝试建立一种特定体制下的联合教会，或把各派统一在一种系统的信仰表述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在将来。广州基督教会的信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能在共同的信仰表述中联合——将是连最有智慧的人也不敢妄加预言的东西。它虽会带着各教会创办人的印记，但其信仰告白无疑会结晶为一套公式，至少在表达上不同于今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一套。他们特有的心智结构与思维方式，必会产生富有特色的信仰表达，无疑会融汇他们所领受的一切之精华。加尔文（Calvin）、卫斯理这些名字在历史上的分量，他们体会不

到；因此大有希望：在世界其它地方常常水火不容的东西，在这里能调和一致。

他们将来会采用哪种教会体制，现在也无法断定。各派现有的教会都强调自身体制的特殊适应性。独立派（Independent）体制赋予的自由太多，开了许多不规矩的门——佛山的教会现在就因此有些麻烦。圣公会（Episcopal）体制等级色彩太重，会助长形式主义之风，而这种倾向本来就已经太强。长老会体制有许多可取之处：它的代议制度使事务易于管理，长老会所赋予的权力又能帮助和保护孤立的教会。若它成为主流体制，无疑也会因地制宜地加以调整。各基督徒团体之间没有激烈的宗派主义，又不断自由地交流思想，使大家更能理解彼此的长处与需要。他们有自己的基督徒联合会（Christian Union），轮流在各教会举行季度聚会。会前选定讲员，安排好聚会程序。聚会总是座无虚席，有时五六百人聚集，是本地传道人尽展所长的场合。聚会在平日举行，从不与主日崇拜冲突；乡间教会的代表也常来参加。本地传道人每两月举行一次联会，各差会的代表在会上交流工作心得，讨论接触百姓的最好办法。这些会议常常是

饶有趣味的辩论场：各种做法被拿出来比较、批评。教会接纳的会员都有名册记录，看守各地分散的基督徒群体的责任也被大家共同承担。

大家都感到，让所有本地信徒都被认识、被认可是很重要的，好在必要时保护他们、在危险时警告他们、防止他们退后。他们在议事时，总是乐于接受传教士的建议；他们自愿承担起监督本地教会的责任，也显出他们愿尽一切所能帮忙的热心。在这联会中讨论了许多切实重要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缠足问题；会上表达的普遍一致的看法，预示着未来大有可为。缠足之害已充分被认识，大家强调必须就此不断教导。每位基督徒都有责任戒绝此俗，牧师们也被要求公开讲论此事。本地教会的这一立场，比传教士的任何影响更能激起反对缠足的舆论。广州长老会（Presbytery of Canton）已就此向各教会发出牧函，得到本地传道人联会的赞同，以切实的形式摆在每位教会会员面前。事实上，很少有基督徒还给儿女缠足，但习俗的力量太大，也有人屈从了。许多女孩和妇女信主后放了足，效果良好。这类问题处理起来要格外

谨慎，无法定出绝对的规条，但全体基督徒的舆论是坚决反对的。

在鸦片问题上，立场同样坚决。已成立了一个戒烟会，与传教士大会的反鸦片委员会协同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士绅中的类似社团联络。它的范围有限，但激起的反对这巨恶的情绪大有益处。各教会不变的规矩是：吸食鸦片者一律不予施洗；有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人染上此瘾来申请入会，这条规矩的忠实执行受到了严峻考验。绝不妥协；唯有彻底、永久地戒绝此瘾才算数。对鸦片的制造和贩卖也是如此：基督徒必须与之完全脱离干系，无论是自己吸用还是经营此业。教会的纯洁要求在这些问题上立场果决；失去几个本就可疑的分子，换来整体道德力量的增强，绰绰有余。正如在其它国家禁酒问题居首一样，鸦片问题也需要教会首先和持续的关注；彻底戒绝此毒被坚持为入会的绝对条件，违反这条重要规矩的，立即受到严格的惩戒。

其它切实关心的问题，如基督徒与行会的关系、婚丧应有的仪式、儿女订婚、与未信者通婚等，也都得到关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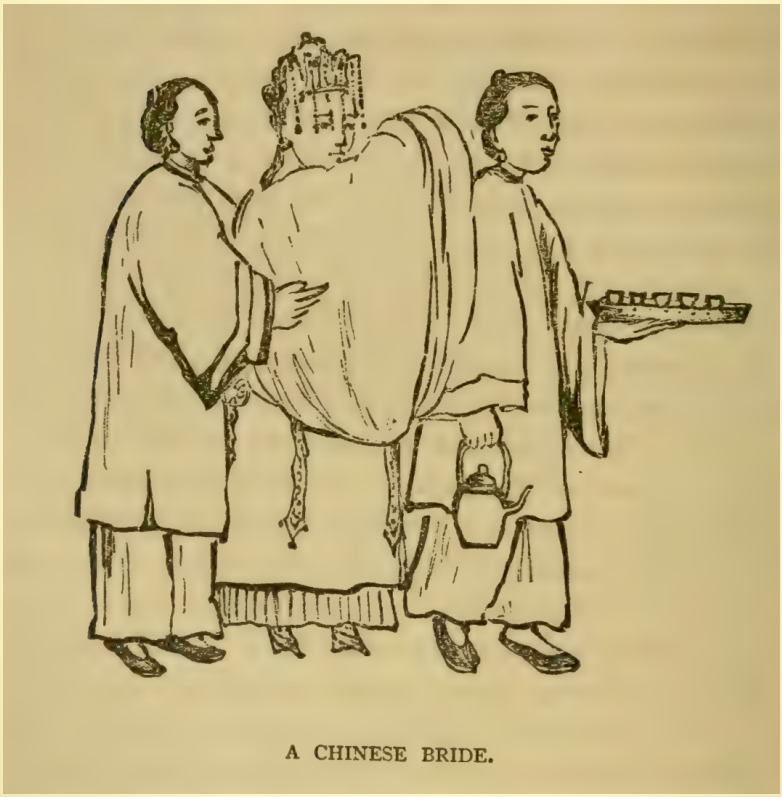
见的交流大有益处，商议的实际成果常常价值不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拦阻、共同的盼望，以及他们共同奔向的那一位大安慰之源，都使他们更加联合。凡真心切慕基督国度降临的人都祷告：愿这合一的灵永远运行在广州众教会中间，愿他们永远先认彼此为基督徒，联结在亲切的团契中。

基督教教育的果效，正在他们的家庭管理和儿女婚嫁安排上显明出来。他们珍视把儿女献给主的特权，满怀感激地领受洗礼之约带来的安慰与帮助。他们对幼小的儿女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强烈盼望儿女受教育；随着教育条件改善，父母的这愿望会得到更大的满足，将来必结出丰硕的果子。一个有见识的群体将兴起，赢得百姓的尊敬，发挥广泛的影响。他们中许多人贫穷无知，只懂信仰的初阶；但信靠基督、恒常顺服他的深切重要性，总已铭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灵性不足、对人灵魂得救常显冷淡，是广州这群羊的牧者们时常忧虑的；但想到他们从前的生活习惯和日常思想的狭窄圈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指望人人都充满进取之灵、走上街头巷尾呼喊众人前来，或许要求过高；对许多人而言，能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活出福音，或许就够了。

无私热忱的榜样不胜枚举。孩子中有许多小工人，幼小的心因爱耶稣而火热，在家中或学友中间为他作见证，劝人信主。青年中有许多高尚的灵魂，勇敢地抵挡同伴下流的嘲笑和公开的讥讽，以基督徒榜样的纯洁之光有力地传扬真理。妇女中忠心见证人的名单很长；她们所影响归主的人数，显出她们是何等忠心的门徒。儿子们感激母亲，是母亲使他们认识了耶稣；丈夫们因妻子的祷告和榜样脱离恶习与不信，享受着信仰的安慰。如今全家同心敬拜真神的家庭，都指着那位最先寻得宝贵真理的忠心母亲或姐妹。儿子背着母亲走两里路去基督教会——这一幕既见证他对母亲的爱，也见证他对主的忠诚。丈夫在街上为妻子打伞，是极罕见的景象，但福音带来这样的体贴之举。小女孩不再被视为累赘，而是当作上天所赐的礼物来接纳，在耶稣的羊圈里如小羊般受教。广州的基督徒总体上是一群高尚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无论是在各自的教会中聚集，还是在联合聚会中挤满最大的会堂，看到他们都是令人振奋的景象。衣着整洁，举止恭敬，专心听道，他们显出对神殿的深切敬重，全心投入聚会，显出敬拜他的喜乐。他们是热忱、见识与人格的集

合，必成为行善的力量。他们是十字架在巨大困难面前已经赢得胜利的高贵纪念碑，也是更多人将认识基督的凭据。

第十九章　皈依者的试炼



图二十 中国新娘

迷信从来是残酷之母，在中国，它煽动了人性中卑劣的情欲，以暴力对抗真理的推进。这种敌意不仅针对教会整体，更攻击每个信徒个人，他们在基督徒的生涯中要经受数不清的试炼。要勇敢面对归信基督教后必定以某种形式临到的逼迫，需要不小的勇气；在弥漫的仇恨与暴力面前为真理作的见证，是他们真诚的有力证据。广州四千四百名基督徒中，几乎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没因信仰受过辱骂、诽谤、不公或身体暴力。这种待遇的种种形式，显出谬误的黑暗何其深厚，其外在表现何等盲目无理。最轻微的形式，是为基督的缘故受人身谩骂和言语羞辱。百姓的头脑常被关于基督徒道德的最荒诞、最可怕的念头塞满；听着别有用心的反对者卑劣的诽谤，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简直就是"鬼魔的道理"。

他们指控归信者参与种种邪恶，公开指控他们犯了最反常的罪。妇女们遭到连珠炮般的谩骂，影射的行为不仅令人发指，在那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最卑劣的谎言——原是无耻之徒卑鄙心机的产物——被当作真理反复传播，广为相信。有些地方张贴了载有这些诽谤的告示，还散发买卖或

租赁田产的空白契约式样，把基督教堂和学校与赌场、收赃窝点和最下流的淫秽场所并列；以其"邪恶"的名义，禁止百姓向这类用途出售或出租产业。于是基督徒常被烙上"不道德"的印记，被说成丧尽廉耻、受了害人教训的欺骗。他们走在街上，被污言秽语侮辱，被当作"世上的渣滓"示众羞辱。

若有人把乡下的妻子接到学校受教，他的行为必被作最恶意的解读；乡绅们甚至可能通过决议，禁止她再回来，免得全镇被玷污。面对这样的诽谤，唯有对福音真理的深切确信和神的帮助之能，才能支撑他们。在许多地方，他们靠纯洁诚实的生活胜过了这些诽谤，赢得了百姓的尊敬。无知堕落者的盲目仇恨有一桩奇事：他们把自己染得最深的恶行，反过来栽赃给基督徒，并以此为由宣称他们只配毁灭。他们总被称为"洋人的门徒"、"红毛鬼的跟随者"，常被当作与国家仇敌勾结的奸细和卖国贼。

在家庭中遭遇的试炼往往最严酷。儿子成了基督徒，就被斥为背叛祖宗信仰的败类，受尽辱骂；他被指控不孝——

在中国人眼中，这是能加于一个人身上的最重的罪名。祖坟和神主牌将被荒废，亡者的灵魂将沦为乞丐。父母高声哀叹这被外国人迷惑的教唆所欺骗的逆子，给他们带来了何等凄惨的命运。"哎呀，哎呀，"母亲哭喊道，"我活到今天，竟看到我的儿子抛弃父母，荒废祖坟，给全家带来这等耻辱！"她也许还会用棍棒打他，要把据说附在他身上的恶鬼打出去。我们的一个年轻人曾被锁链锁了几星期，人们以为他中了什么邪术；他温和耐心地向他们保证自己神志清醒，才获释放；这段经历只使他更渴望把真理带给亲友。

一位天资出众、家境良好的青年被带来学习真理。他常去礼拜堂，终于接受了这道为生命之道，但吸食鸦片的习惯拦阻他入会。他对真理的完全确信，在一次偶像出巡中表现出来：当时一位颇受欢迎的地方神明被从神龛抬出，在街上来回游行，为干旱的土地求雨。他登上偶像临时安放的厅堂旁的高台，大胆斥责这类仪式的愚蠢无用，宣讲独一真神的主权——万人的命运都在他手中，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几个同伴嘲笑打断他，质问："传教士给你多少钱，叫你讲这些大话？"他回答：不但没从他们那里得

过什么，自己还不是教会会员；但他知道他们所讲的道是真的，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催他向百姓宣讲。靠着属灵的帮助，他戒掉了鸦片，受洗的路就此开通。他父亲漠不关心，母亲却百般阻挠。她会藏起他的鞋和衣服，使他常迟到聚会，或只好穿着工人的衣服去。她会苦劝他回到从前的老路；他回答说："母亲，我现在不比信主前是更好的儿子吗？我不赌博，不吸鸦片，守身自洁，爱您比从前多百倍。"她无法理解他身上的变化，便说："我宁愿你是个赌徒、鸦片鬼、浪荡子，也不愿你做基督徒。"基督信仰在他心里点燃的对母亲的新爱与敬重，使母亲的刻薄辱骂更加难忍；但他始终坚定，公开认信，如今是那城教会中活跃的一员，也是教会的装饰。

另一类试炼也临到他。他与父亲合伙经商，常要招待上门的阔客；递鸦片烟枪是礼貌待客的重要一环，身为基督徒，他不能这样做。他的拒绝被视为怠慢，生意开始下滑，父亲惊慌起来，指责他不顾商号的利益。他经受住了这些试炼的考验，如今已完全能自主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事。

广州附近一村的领袖人物申请受洗，定下的受洗日恰是他的生日。我们为这巧合向他道贺；但他母亲迷信极深，从中作梗，不许他在那天入会。她本就不喜欢他做基督徒，但一直隐忍未发，直到日子定下；因那天是他出生到她怀中的日子，她求他看在她的份上，不要在那天冒招致不幸的风险。日子本无关紧要，他便顺了母亲的心愿，同时对她请求背后的迷信动机提出抗议。

李燕（Lee-yen）是从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归来的基督徒，受尽家人的磨难。他体弱多病，耐不住农活的辛苦，试过多种职业都不成功。妻子和母亲把他的不幸都归咎于他的信仰，逼他放弃。他做了学生传道人，这更激怒了她们；妻子屡次以自杀相逼，有一次竟试图勒死自己。他的家庭生活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对抗，但他的信心胜了；她们公开的敌意止息了，妻子回心转意，甚至和他一同敬拜耶稣。

莫兴（Mo-Hing）从洛杉矶（Los Angeles）归来，成为一位极有能力的传道人。他满有温柔，深得主的精神，一心想把真理带给自己的家人；但迎接他的不是他所盼望的喜

乐，而是狂风暴雨般的辱骂。家人的愤怒无边无际；妻子和母亲对他谩骂不休。他负责一处布道分站；妻子却不肯陪他去，又抱怨他撇下她不管。他的幼弟做了他的学生，不久就认信归主；弟弟回家后，被毒打，被关进一间屋子，受尽酷刑逼他反教。莫兴赶去营救，却说不动母亲放弟弟回分站。借口一个接一个：田里的活落后了，少不了他。莫兴和同去的传教士便暂时当起农夫，替他们锄番薯和其它需要照料的庄稼，堵住了这个借口。但孩子终究没有放出来，他们所有的努力只换来一个从未兑现的承诺——过几天就让他去分站。每天都在惊人地应验主的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天生的亲情化为刻骨的仇恨；家庭生活的纽带被解开，拧成蝎子鞭，抽打刺伤那些如今满有基督之爱的心。

赵德昭（Chiu-Tak-chiu）老人瘫痪在床，接受了真理，满怀这真理所激发的盼望而喜乐；但恶灵在他妻子和朋友心中被激起，他们因他是基督徒而抛弃他，任他无助地挨饿；幸得他人及时相助才得救，直到去世都靠基督徒朋友的周济维持。

仇恨能被激起到何等程度，在城中一位旗人吴安（Ng-Oon）的遭遇上惊人地显明出来。他母亲用谩骂把他赶出家门，跟他穿过大街小巷、闯进邻居家，当众指控他犯下种种罪恶。他温顺地忍受了一切，总盼望母亲能认识真理。她到官府告他，害他丢了兵差和每月的钱粮，连她自己生活的来源也断了。她又把官司打到上级衙门，利用一条至今仍行的旧俗：父母若有不成器、屡教不改的儿子，可以把他交给地方官，脖子上套着枷（kang）——一种宽大的木颈圈——在街上示众，作为无可救药的榜样。她带着谎言去见官，却被警告镇住了：若指控不成立，罪责将反噬她自身。在这整个痛苦的经历中，他始终以仁慈宽恕相待，用不懈的孝顺证明每一条辱骂都是虚假的。她疯狂的逼迫到了如此地步，大家都认为他最好离开此地，左邻右舍一致认为，是他母亲蛮横的对待把他逼到了这一步。

另一位才干出众的旗人，为基督失去了一切。他已订婚，又有一份兴旺的生意，却成了被猜疑的对象、被欺诈的牺牲品。未婚妻家与他断绝关系，解除了婚约——这是在极端情况下才允许的一步；他的生意合伙人知道基督徒难得伸

冤，便卷走他的钱，拆散了他的生意。他被赶出来，无家可归，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到异乡去谋生。

男人所受的试炼虽严酷，却不及女子所受的。中国基督徒妇女所受的苦难，全数说出来是永远说不完的。压垮她们的，不只是灼心的仇恨之言、如无情冰雹般落下的咒骂、虽不能玷污却令人心痛的羞辱，更是加在她们身上的身体暴力。最难熬的不是某场逼迫风暴的狂怒，而是家中无休止的虐待。女孩申请受洗时，若可能，会先征得父母同意，以减轻家庭生活的试炼；但这并非总能如愿，这些年轻的女英雄只好勇敢面对那些本应给她们同情和保护之人的反对，免得落在"爱父母过于爱基督"之人的定罪之下。父母不是基督徒的女孩，最严峻的试炼通常在出嫁时临到。她们的手已被父母或监护人许给了选定的人；婚礼上有许多拜偶像的仪式，她们的忠诚在其中备受考验。随之而来的生活，是事先无法想象的。住进丈夫家，她要把婆婆当自己的母亲顺服；而她是基督徒这一事实，常成为无休止琐碎逼迫的借口。从早到晚，她要忍受针对基督徒的指控和对她个人品行的不公议论。他们无视这位基督徒媳妇无私的奉献，在家人、邻里和

过路客人面前羞辱嘲笑她，说她毫无妇德。若她的脚是天足，他们也许会逼她缠足，美貌的阿红（A-Hung）就是一例。

她从寄宿学校的纯洁安宁，被转到异教家庭嫉妒、挑剔、苛刻的生活中，开始了试炼的人生。除了丈夫和婆婆每日加给她的羞辱谩骂，她还被迫把脚裹进布带，受那钻心刺骨的挤压之刑。这种残酷的对待持续了几星期、几个月，她常因剧痛而尖叫；结果她的健康和美貌都被摧残了。这些不幸非但没激起怜悯，反而招来家人变本加厉的虐待。

至亲的反对常导致他们被逐出宗族，剥夺他们作为子民的权利。不行祭祀之礼、不参加宗族聚会，就断了他们与那些备受珍视的特权；在熟人眼中蒙羞，伸冤的路也被堵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他们因此受尽数不清的小欺诈和小骚扰。他们被宣布为公敌，与祖宗传下的习俗信仰为敌，只配受一切良民的蔑视。他们在村中没有立足之地；呈给官府的状子不被受理；性命也常处危险。当然这不是每个人的命运，但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基督徒回乡常被当作考验

他是否还守旧俗的机会。他若有智慧和机智，或能避免公开决裂；但对手若一心要挑起冲突，也并不难。公开拒绝分烧猪——这是把人逐出宗族的正式仪式——之后，通常就是谩骂和暴力；族长的拳脚和刻薄辱骂很快传遍乡里，无穷的烦扰接踵而至。

在新会，李敬武（Lee-Keng-oo）受尽亲戚的苦害。他的田被诡计夺去，应得的米粮被扣；他家房门被砖墙堵死，不让他进；他在街上被殴打，受尽数不清的凌辱。官府不受理他伸冤的状子，反而听信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叔伯们的一面之词。他被逐出宗族；妻子、母亲和孩子也因他是基督徒而受了许多试炼。条约保障保护本地归信者；但要让他们真正享受这保障，困难重重。让本地教会自立成长至为重要，因此在每起逼迫事件中都插手是不明智的。若这样做，许多人会指望在地方纠纷中得到帮助而投到传教士的保护之下；所以除极端情况，从不求助于领事。外交章程规定，与中国官员的一切交涉必须通过领事进行，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亲自把事情呈到官员面前。

官员同情作恶者，常是获得公正判决的最大障碍。黄福（Wong-Fook）的故事惊人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本是理发匠，离家到六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开了店，把家人留在博罗（Pok-lo）城。他妻子受了一个恶名昭著之人的引诱，抛弃了他，还任由女儿被拐走。事实众所周知，毁了他家庭的那人的名字，官府也都熟悉。我深为那十二岁女孩的命运担忧，尽我所能给予一切帮助，并由本地助手陪同，亲自到官衙去。状子写好了，事实记录在案，差人去捉拿罪犯。一提那人的名字，官员便说："李合（Lee-Hap）——哦，知道，知道，一个无赖：我们一定把他绳之以法。"因需等候几天，我把黄福留给负责此案的本地传道人。李合到案后反咬一口，指控这父亲抛弃家庭——若不是他，妻女早已沦为乞丐；他还当众骂黄福是基督徒，在官老爷面前公然侮辱他。县官无疑受了贿赂，对黄福极尽侮辱：逼他跪伏在地，以罪犯的姿态受审，严词斥退，警告他离开此镇，还宣称他活该受他想加给对方的惩罚。这可怜的老父亲只好撤案，任女儿听天由命，我们也无法再为他插手。几星期后，香港一家报纸登了一则消息：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带着一名同名、同乡的

少女，正要搭船去澳门（Macao）时被捕；但因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不是她父亲、或他意图卖她，便把他放了。那无疑是老黄的女儿，被带到了澳门，在那座恶窟遍布的城市里，寻回她的希望彻底断绝了。

公开承认基督教，常带来钱财产业的损失。梁炎（Leung-Yem）从洛杉矶带了几百美元回来。他父亲的房子又旧又破，他颇为自豪自己有能力为年迈的父母置办舒适的居所。有人劝他谨慎，不要把钱全押上；但他把多年积蓄全投进了这项工程。地皮买好了，材料购齐运到，地基也动工了，村民们发现他没行过拜偶像的仪式、没选过黄道吉日，便全体起来，禁止工程继续。他们怕他轻慢习俗会给全镇招来霉运，坚持要他按他们的要求办。他拒绝顺从，就被赶出此地；投在建筑材料上的钱打了水漂，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城里，决心离开这个国家。他忠于基督徒的本分，已有幸看到父亲归主，如今正在预备从事医疗工作；但因邻人顽固的迷信而损失钱财，对他是谬误在本国势力之大的严峻明证。

受这种待遇的并非他一人。关来（Kwan-Loy）和他弟弟各从父亲继承了一栋房子；他们公开信主，断绝了与家乡人的同情和往来，他们的长兄躲在普遍的敌意背后，着手侵吞他们的产业。一栋房子被拆掉，材料零卖；另一栋被租出去，租金被侵占。人们对这两位基督徒弟兄的恶感，使他们无法出面保住产业——把他们定为父系宗族之"外人"的判决已经下达。

萧石麟（Siu-Shek-lin）的名字在广州无人不知。他是基督徒营造商，城中几栋最精美的建筑都出自他手；他是卫理公会受尊敬的会员，多方显出他的忠心。多年前他信主时，在家乡受了大逼迫：生意被搞垮，名声被诋毁，最后村民把他逐出，说"镇上有个基督徒，全镇都要倒霉"。在他看是灾难的事，结果成了物质上的益处，给他带来了在家乡小镇永远得不到的广阔生意。

迷信和偶像崇拜与生活、经商的方方面面缠绕得如此之深，以致公开信主常使人丢掉工作，堵死进入任何行业的大门。店伙计不仅要扫地看店，还要在小神龛前点香敬拜；拒

绝做这些差事，很可能立刻被辞退。各行各业为互助而结成的行会，都有许多异教仪式，基督徒不能遵守。例如在鞋匠行会，学徒每天早晨要扫店、点香，还要为土地神龛的灯添油。这就使基督徒无法进入这一行。一年之中，还要为抬着本行守护神游街的赛会摊派捐款，庆典中偶像崇拜与狂欢混在一起。拒绝为这类用途捐款，就成了被逐出行会的理由——通常意味着此人必须放弃本行，因为行会之外几乎找不到工作。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基督徒不仅受猜疑，还常被逐出公会，断了谋生手艺，基督徒青年也被挡在学徒门外。在求职者远多于用人需求的国家，这成了严重的问题。随着基督徒人数增加，他们也能组织起来互助自保，愿这一类的试炼将来会减少。

除行会外，每条街、每个坊都有自己的节庆赛会；逢某位神明的诞辰、修建庙宇，或为邻里免于火灾还愿，都要向每家每户摊派。基督徒免交这类摊派，已由总理衙门明文承认：文告中明确指出，这类事违背他们的宗教，不能强求。虽然修桥补路等一切公共工程，他们仍要出自己的一份；但凡是涉及拜偶像或违背福音教导的仪式，他们都豁免。这道

谕令的颁布刊行，是安格尔公使（Angell）为新教徒多方奔走争取来的，在保护基督徒免受无休止的摊派、免因拒绝而受逼迫方面起了好作用。但恶事依然存在，恶意昭然可见。在石龙，土地神赛会向一位基督徒的店铺摊派两分钱，他拒绝缴纳。数目之小，足以证明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吝啬。骨头软些的人也许就交了，免得麻烦；但这里涉及深层的原则，这人连为拜偶像出两分钱都不肯妥协他的基督徒忠诚。他的拒绝激起公愤；整条街的人联合起来对付他，想把他赶走，未能得逞。他们便不再光顾——他是个理发匠，连续几星期收入不够买米。这两分钱让他损失了许多钱，但局势终于转向对他有利，如今他安然做他的生意。

广州的妇女在家中反对之下持守信仰、顶着羞辱去参加基督徒聚会，所受的试炼已不小；但在乡间，她们的试炼往往更严酷。人数稀少，彼此隔绝，得不到任何同情，重担压得更沉。她们常被本乡人的恶毒诽谤挡在基督徒团契的安慰帮助之外。在赤坎，聚集了一小群基督徒妇女；她们忠心参加聚会，得了许多安慰帮助；但当地一帮粗野的闲汉散布最下流的谣言，激起了普遍的敌意。不顾恐吓，她们仍来聚

会；她们忍受这些恶人堆在她们身上的羞辱，坚定不移，值得一切称赞。她们穿过一群群卑劣之徒——那些人喘着粗气骂出最难听的话，倾泻出最下流的诽谤，听得我们都气得发抖——走到敬拜的地方。这些敌对示威发展成暴徒聚众，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性命受到威胁，幸得官府相助，在暴力发生前平息了。安息日那天，一群恶人围住礼拜堂，扬言若放妇女进去就砸烂一切；为她们的安全着想，我们传话叫她们别来，避免了一场暴力爆发。但她们并未完全躲过；有的在家中，有的在邻里间，遭到最卑劣的攻击。一位正准备去聚会的妇女被侄儿毒打，受尽残暴对待，她和幼小的儿子被迫逃到另一个村子躲藏了一阵。这些受逼迫的妇女，没有一个背弃信仰，而是以单纯的信心抓住信仰带给她们的得救喜望，在主里站立得稳。

在这类事上我们有权向官府申诉，但收效甚微。一方面，若官员未能为他们伸冤、保证保护——有时确是如此——百姓就说："我们没什么好怕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他们，没人能找我们算账。"另一方面，若官员尽力而作恶者受了惩罚，百姓就永远记恨在心，找机会暗中报复；于是

他们处在两面夹击之中，只好为基督和灵魂得救的缘故，温顺地忍受这些试炼和羞辱。我认识一些人，牛和农具因他们是基督徒被偷了，却不敢伸冤，怕连剩下的一点也被夺去。广州的基督徒深深配得神所有子民的同情。若他们都聚居在一起，试炼还好忍受些；但他们散布各地，常常远离一切同情，或许几个月、几年见不到一位基督徒同伴，他们需要最有力的扶持才能站住。生活在基督教国家充分光明安适中的人，很难体会落在他们身上的荒凉、残酷和仇恨。面对明知必临的种种试炼，他们仍乐于认信基督——再没有比这更有力的真诚证据；任凭亲友仇敌用尽计谋要把他们拉回从前的谬误，他们仍紧紧抓住信仰——再没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证明神的真理已在他们心里深深扎根。

第二十章　信心的考验

本章与上一章的主题在某些方面相同，但界线并不完全重合；归信者所经过的每一场试炼，未必都是信心的考验，而最确凿的信心考验，也未必都出现在试炼的范畴之内。关于中国基督徒真实品格的问题不断被提起，人们要求道："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真正归信了？"面对围绕其诚意投下的种种疑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真理已在他们心中扎下生命的根？"所有熟悉广州基督徒生活的人，无疑都会同意这样的论断：上帝的大能，没有一处比在中国男女的归信上彰显得更加显著。证据种类繁多。长期吸食鸦片、被比嗜酒之瘾更强的习惯锁链捆绑的人，因福音单纯的大能得以改变，竟能摆脱鸦片之瘾，此后一生摆脱它的辖制。赌徒和沾染难以名状之罪的人，也因福音变成诚实、正直、敬畏上帝的人。广州有些男女为基督的缘故冒过生命的危险；有人因不肯随从拜偶像的习俗，被夺去财产，被打得只剩一口气。

关来（Kwan-Loy）在九江（Kau-Kong）讲道时，市集上张贴着悬赏五百元取他首级的告示——这样的忠心，无需我们多加赞美。他的同伴卢陆（Lo-Look），那位瘸腿的医生，在捣毁讲道堂的暴徒面前无助受害，却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他基督般的心肠。因腿疾不能逃跑，他坐在椅子上，任凭狂怒的暴徒撕碎家具，用碎裂的长凳椅子的碎片掷打他毫无遮护的头。他的药箱被毁，药物撒满一地；当一名暴徒在急于捣毁残存之物时，正要踩上一只碎瓶，卢陆全然不顾自己，向他喊道："小心，你会割伤脚的。"几周后，这两位忠心的仆人重返那地，预备好必要时为把福音带给那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而舍命——这对他们的忠心是严峻的考验。软弱的妇女和年轻的姑娘，忍受了令壮汉也要战栗的对待，面不改色。其中一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美丽基督徒姑娘，被父母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男子。婚礼的重要环节是拜丈夫的祖先：祖先牌位摆在客厅的桌上，到了时辰，小两口俯伏在地，叩头敬拜亡者的灵。她既是基督徒，便拒绝行这些拜偶像的礼。他们能把她带到牌位前，她却拒绝下跪；他们能把她的脚从她身下抽走，强迫她摆出跪的姿势，她却拒绝低

头；他们能用蛮力按她的头叩地三次，如仪式所要求的那样，但她的心没有回应；正如她后来含泪告诉传教士的："我当时一直在向耶稣祷告，但愿他赦免我身体被迫做的事，因为我的心一直向着他。"

中国新娘

林耀氏（Lam-Iu-shi）是一位比寻常更有见识的农妇。她接受真理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清楚确信的结果；她在忍受持续的虐待中所给出的证据，最肯定地证明了真理在她生命中的能力。被丈夫殴打，她的信心毫不动摇；被艰难困苦折磨到虚弱，她的信靠从不游移，在家中忠心事奉主，把他爱的福音传给别人，其中几位借着她得了这福音所赐的平安而喜乐。她每次来广州，信心的光都照亮她一切的试炼，赐她力量，以温柔忍受基督的凌辱。

上帝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真理的灵能胜过一切困难，甚至能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许多瞎子被生命之光照亮，连聋哑人也被带到救主面前。在韶关（Shiu-kwan）城，一位又聋又哑的人一直忠心参加聚会，据我们相

信，他已成为真诚的基督徒。他领悟敏捷，抓住了敬拜的要义，以恭敬参与各项程序。他用手势表达受洗的愿望，人们用各种方式考验他的知识。人们按拜偶像的惯常摆设摆上香和蜡烛，打手势叫他下拜。他露出愤慨的神色，用脚把香烛扫开，又把手按在心口，恭敬地仰望指天，表明他认识那位不住人手所造之殿的上帝。他们胜过天性自私的胜利，证明了他们信心的品格；把每月工资拿出来供养那些辱骂他们的人的男女，显明了那"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之大能。每一次敌意的爆发，都显出忠心的明证。当梧州的浸信会礼拜堂遭袭击时，传道人本可轻易逃跑求生；但他忠于职守，坚守岗位，拒绝退让。袭击者把刀架在他的喉咙上，他站立不动，直到强力迫使他登上预备好的船。

在为建房奠基等事择吉日的问题上，随从世俗的权宜之计会主张与流行习俗妥协，但严格持守信仰要求在至小的事上忠心，正如在大事上一样；古增（Ku-tseng）镇上康（Hong）的经历表明，他的信心不是虚想。他需要修缮房屋并扩建以使家人住得舒适：他向众人说明了自己在百姓视为必不可少的某些仪式上的立场，便不问算命先生、不请风水

先生，径自动工。没有择吉日，一切恶果的责任由他一身承担；但这不能满足他们无理性的迷信。他们屡次阻挠他的工程；工程将完时，他们聚众把工人从屋里赶走，砌墙封门，又残忍地殴打康。他被石头棍棒打伤，拖到镇外，丢在那里不省人事。他躺了两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死了一样；后来性命得以保全，得以逃脱嗜血袭击者进一步的暴力。他所受的伤害得不到任何伸冤；但他带着那位"被骂不还口"者的真精神，立志读书，预备将一生献给为那些想要他命的人作工。

在石龙捣毁长老会礼拜堂的暴乱中，恰好在聚会中的年轻张先生差点被打死。狂怒的暴徒误以为找到了正式的传道人阮亚角（Uen-Nga-kok），在他上楼进房时袭击他，把他重重摔在石地板上，用礼拜堂座椅的碎片狠砍他的头。他逃出他们的手，躲进我们的船里；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时说："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折磨他的人祷告，求父赦免；我也祷告，求使这些人得赦免，认识真理。"

散布乡间的羊群虽小，始终持守坚定的信心，证明了他们所领受的真理的大能。有些妇女在城里听了福音，四五年后回来公开认信基督，有证据表明，在那些年里，身处异教环境中，她们一直守七日中的一日为安息日，坚持每日祷告。这些人没有教会团契的激励，持守了纯正的信心；另一些仍受丈夫残酷对待的，忍受凌辱和暴力，持定基督徒的信心，盼望能公开承认基督之名的日子。没有外在利益的可能性能影响这样的人，他们与传教士隔绝。这些在黑暗之地上闪烁的星光，显明殉道者的灵所在之处。在较大的城镇，他们有时被赶出讲道堂，就聚在某位会友家里。清远的浸信会基督徒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周复一周在持续的敌意面前聚会，常常战兢恐惧，却始终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他也的确保护了；一间兴旺的教会，有本土牧师，影响日广，就是这忠心的硕果。

真理产生道德更新的大能，永远是显著的考验，在中国可举出许多实例为证。这里只举一例：一个人吸食鸦片四十年，落得贫穷、疾病、凄惨的遗产——这恶习必然带来这些——却受了福音的影响。他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孤苦无

依，常成粗鲁玩笑的对象，落到真正可怜的地步。爱的信息触动了他的心；良心被搅动，荒凉的生命中升起了更好事物的盼望。在传道人的鼓励下，他成了固定的聚会者，人们特别费心教导他悔改、信心和圣洁生活的重要。属灵的帮助赐给他，使他摆脱鸦片的咒诅——这道德上的胜利，几乎可与一位四十年老酒鬼的彻底悔改媲美。他天性开朗，脱离鸦片的捆绑使他精神振奋，行事为人处处更新。结果是彻底奇妙的改变。他衣着整洁，喜气洋洋，成了同伴们恒常的惊奇对象——他们不明白这改变的奥秘；凭着地道的中国人本能，他们问他从传教士那里得了多少钱。他的回答是："我所得的说不尽。我有吃有穿，有安适的家，口袋里有钱；"——为凑足中国人对奢华的观念——"我还有一头猪，更有说不尽的喜乐。"自己成了新人，他也要更新房屋：吉祥纸撕下烧掉，一切迷信拜偶像的标记都除去，只剩一尊观音——"慈悲女神"的像。这像在家中已传了几代，他有些犹豫。传道人坚持要打倒它，他说："你若先打第一下，我就把它除掉。"第一下打了，除了木块上的一声响，没有别的结果；他便带着孩子般的热心加入毁像——连连击打，掷在

地上，最后劈开，用碎片煮了晚饭。随后他带着异样的精神进了聚会所，引起众人议论；他告诉朋友们，他刚吃了一碗美味的观音粥（Koon-Yam-chook），玩了一个英语无法再现的文字游戏——观音竹（Koon-Yam-chook）是一种供奉女神的神圣竹子，"粥"（chook）与"竹"同音。他对福音的真理和大能常作喜乐的见证，对上帝护理的认信最是动人。他地界旁边长着一棵大树，遮蔽田地，使地不出产；百姓以这样的树为神圣，无人敢砍，恐怕一带的好风水受损或被破坏。这棵树恰在一场大风中倒下，不但被风吹倒，还倒进他的院子。他领受这天赐之物，砍成柴卖了十元，又得了一块向阳的菜园，满心喜乐。

过去一年（1883年）中，广州的教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因普遍的骚动和与法国开战的前景，基督徒的处境格外艰难。他们被指为法国的奸细；公开一再扬言：外国人收拾完之后，本土基督徒要全部杀掉。用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感到，一旦与西方国家开战，绝无怜悯可言。但他们经受了考验，表现卓越，许多因单纯信靠主耶稣基督而生的基督徒刚毅实例，令人想起早期殉道者的精神。他们多人被放在天平

上称量，没有缺欠，充满基督的灵，给出了与他合一的确凿证据。其中一小群人，属旗兵营，即广州城旧满洲驻防军的，是经受最严厉筛分的考验的。几年工作的结果，这十五人归信了基督教，除一人外都属广州第三长老会。他们在香港出版的一份中文报纸上受攻击，被诬为奸细，伺机把城献给法国人。这些诽谤附带着一连串谎言，说上次战争中一队旗兵与英国人勾结，又说在东京山西之战中被俘的法国俘虏中发现了二十名旗兵；并号召百姓揭露城中这些基督徒里的秘密敌人。在此之前，他们已受了许多骚扰，暴力威胁恣意加身。一名无权的小官把这些基督徒逐一传去，命令他们弃绝信仰，并保证不再进基督教堂；又命令每人供出所有基督徒的姓名。他们拒绝，说真基督徒被传时不会不敢承认；若有人背弃所认的，供出他们的名字只会连累他们。发起这些程序的目的不明；在监禁、革职、处死的威胁之后，基督徒们不知前头是什么。被传的十五人中，除两人外都经受了考验，直言自己是基督徒，无论后果如何都要持守到底。一人屈从了不再进堂的要求，但当夜心中不安，次日回去收回承诺，说杀了他也要进基督教堂。考验中跌倒的两人是软弱的

人，本也不指望他们有什么作为。一人早已失去基督徒们的信任；另一人受朋友影响，被传时竟让朋友代答。考验是严厉的，结果却是他们忠心的壮丽见证。结局更是出乎意料之外。驻防将军——广州军政首脑——听说了属下的作为，把他传来，当众申斥他擅自行事，并宣告：基督教既蒙皇帝宽容，这些基督徒奉行信仰，不应受搅扰。他们的地位就这样得了最高统帅的承认，威胁酿成大祸的逼迫被制止。要明白这考验的全部力量，应当知道，这些人多靠官府的俸禄养家；即便逃过监禁或暴力，也几乎无望保住官府的职位。他们每日穿街而过所受的待遇，也无助于他们的安慰：熟人打招呼说："恭喜你要戴新项圈了"，仇敌则在他们耳边发出嘶嘶声说"杀你"（sshat-ni）。

尽管公开敌对、粗人的无礼、女士们穿街而过所受的侮辱言语，广州的基督徒持守了令人欣慰的坚定，显明他们在持守基督的真理上是深切认真的。常规工作一度中断，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基督徒参加各样聚会的人数出奇地好。

要在本章小小的篇幅里收尽我们所见的个人忠心实例，是不可能的。在家庭、在学校、在作坊、在公署、在城市、在乡村，这些基督的忠心见证人都作了见证。在舍己的完全上，无人能超过浸信会差会的卢富（Lo-fu），他以非凡的热心，专一教导要去德梅拉拉（Demarara）作移民的同胞。没有路费，他卖身为苦力，以便陪他们同去、向他们传福音；到了之后又作工赎身，同时专心教导同伴。他的劳苦结出了二百多名会友的教会，他们除自养外，还在广州供养一间礼拜堂和一位传道人。再多的赞美都不够、无人能及的，是这位基督徒英雄的榜样——他不过是个中国人。单他的生命，若无别的证据，也足以永远断定福音在中国人心中的大能。

基督教不仅教人怎样活，也教人怎样死；它不仅在基督徒地上的旅程中，以保护的膀臂覆庇他脱离危难，更把光照进幽暗，以盼望架桥渡过死亡的黑河；这大能的这一面，在广州的教会中也显著可见。许多基督徒死时远离一切同信者的慈爱同情和扶持，但他们坚贞的见证，借着异教徒之口，一再传到我们这里。任亚连（Yam-a-Lin）和他姑母住得远离一切别的基督徒；但据他们的朋友说，两人临终都祷告信靠

耶稣，并严禁丧事用一切异教仪式。我守过这些本土基督徒的病榻，看他们胜过最后的仇敌。其中两位是我自己教会的长老；被经月的缠绵病痛困在床上，他们的房间成了伯特利，上帝的同在恒常显明。刘兴（Lau-Hing）才具出众，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在每日宣讲真理中耗尽了自己。他在双门（"Double Gate"）附近的礼拜堂，向大会众讲道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他的热心超过了他的体力，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温柔、忍耐、谋略有智慧、同情众人，赢得了全教会的爱戴和信任。作为基督徒，从没有一句敌意的批评搅动过他的名。他的房间常挤满朋友，他以最喜乐的确信，向他们保证在基督里的盼望有无限的喜乐和安慰。他唯一的遗憾，是疾病强加给他的被迫闲置；但他无玷生命的榜样、完全的顺服、临终恳切的劝勉，比他最雄辩的讲论印得更深，成了更深的功课。他死时，朋友们自发的敬意显在盛大的送葬上：各差会的会友挤满了教会，长长的队伍护送他的灵柩到墓地，一路引人注目。他死得像圣徒，蒙上帝子民的尊敬；他生命的馨香至今仍飘在广州教会之上，他的言行仍被引用，代表他们所知的最高敬虔标准。

他的同工廖九（Liu-Kiu）是另一类人，同样忠心。从本土教会领的仅够糊口，他以最不遗余力的精神献身基督徒工作。远近的呼召没有一句落空地入了他的耳：在医院、在城里、在乡下，他作长老兼售书员（colporteur），不住劳苦，只在体力声音彻底不支时才休息。他临终大病中最大的愿望，是留下好名声，不叫人指他有任何不忠。受托管理教会和学校的款项，他的账目丝毫不苟；料理完一切世事，他只等离世的时刻。许多人被吸引到他的房间，听他说坚定不移的信靠。看他所显的完全信心，何等美好。他想主何时来接他，只愿得一点预先的通知，好叫长老弟兄们进来祷告；没有惧怕，没有自义，没有僭妄，恒常显明的是对上帝之爱纯粹简单的信赖，又有无云的快乐永生盼望为冠。这些离世基督徒留下的遗产，是教会永远的祝福；朋友们围在他们的病榻前，他们超脱一切肉体的痛苦，满有深沉的平安和得胜的期望，为在基督里离世的福作了这样的见证，使一切认识他们的人都重新得了盼望和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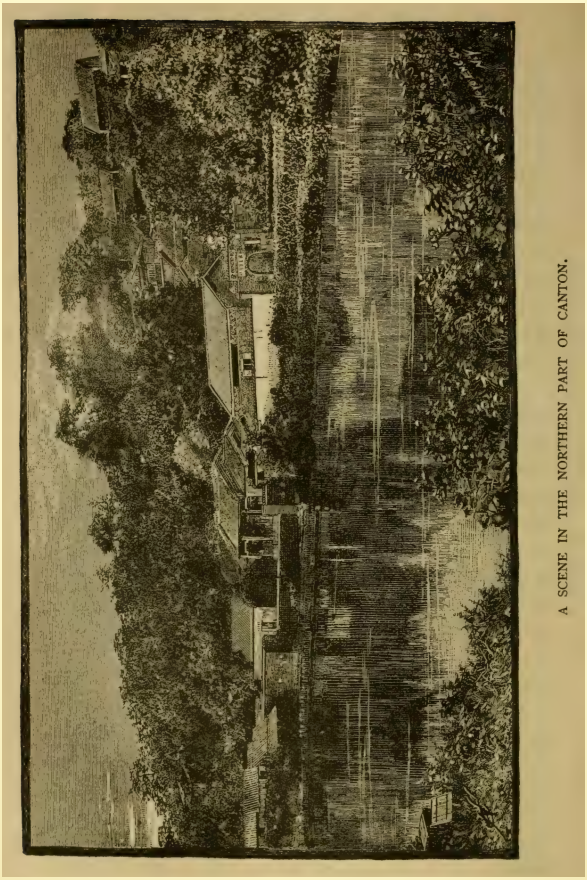
这些基督徒接近灵界时，有时蒙赐将来荣耀的异象，如同在别国的基督徒临终所得的安慰。一位蒙此经历的，是受

了数月缠绵病痛的妇人。她临终时，女儿——我们最能干的教师之一——坐在床边，母亲似乎已经去了。女儿因与母亲永别而悲痛难忍，抱住母亲祷告，求母亲能活转来。不久，母亲苏醒过来，转头对女儿说："你为什么求把我还给你。我正与耶稣同在，他本要留我在他那里。哦，那里多么美，多么光明！我渴望去那里。"不久，使者来到，她喊着"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安然归到他那里。让这样的得胜场面，与那百姓中无数凄凉、无望、惨淡的结局对照，好叫人领略上帝真理的大能，带来这样的盼望和喜乐。

在基督徒经历的整个广大范围的各部分，都找得到他们忠心的证据。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他们都受过试验，受过各级各样的考验，结果是证据的总和，同等数目的基督徒在任何国家都不能超过。不掩饰他们的不完全。在工作现阶段，若无神迹，不能把他们带到基督教国家的知识文化水平。更显著的，是基督徒生活中较简单的方面——许多教会已经长大脱离了这些方面。他们有不质疑的信心、不问命令缘由的顺服、把琐碎需用带到祷告中的孩子般信靠、恒常领受上帝护理的安排、诚实相信罪若不悔改必受刑罚、笃定盼望天堂

为一切喜乐的顶点。真信心的根基已深扎在他们心里；所发展出的简单、极真实、务实的宗教生活，应许了将来的坚固和大能。

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的奉献与自养



图二十一 广州北郊一景

最能打动常人常识的诚意实际考验，在于归信者为福音机构所作的物质支持。情感或感性方面的证据，许多人视为多少有些虚幻；但把财物献给主所提供的扎实证据，人人都接受。对中国人，这样的证据尤其重要。人们普遍归给他们的贪利之心、他们对人生的鄙俗看法、他们作为民族毫无真正仁爱之心，使我们更切望看到福音改变的大能，表现在他们把财产分别为圣归主上。传教士恒常的目标，是在本土教会中培养乐捐的精神；这方面的努力虽不算显著，却足以点燃对未来的大盼望。在基督徒教育的这一重要分支上，广州的信徒至今落后于帝国北部一些地区的弟兄，但近年大有长进。因大多数会友极度贫穷，又散居辽阔地域，系统性的工作做得很少。其重要性人人都清楚认识，本土基督徒中的领袖们也同心合意投入努力，要把教会带到乐捐的高标准；但系统的计划方法尚未完全成熟，对当以何为目标、当下何为可及，意见也未尽一致。这题目困难重重，今日小小的成就，是靠忍耐恒久的劳力才得来的。

先说归信者的贫穷。他们体面，却贫穷；即便出自有影响甚或富有的家庭，作了基督徒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断绝

了他们先前一切收入的来源。许多人接受基督时，舍了家、舍了业、舍了职业，这样献上的，比基督教国家最乐捐的标准所要求的，多了百倍。主的库房诚然是穷人的礼物装满的，但要催逼已处窘境的人再从微薄的供养中挤出自愿捐给教会的，实在是难事。

其次，许多人的离散严重妨碍系统性的努力。聚集成群、定期聚会敬拜的，容易接触；但本土基督徒中很大一部分住在内地偏远各点，彼此遥远，只能偶尔参加聚会。另一困难是，他们从不习惯为别人的益处捐什么。异教本质上是自私的：一切花费都为自己的益处，不顾别人。它的索取，在迷信恐惧的强制下，常常难以应付，使百姓陷在贫穷里。他们从前的生活中没有乐捐的实行可供我们援引。再者，福音临到他们的方式，常常妨碍这种精神的培养。福音是作为白白的东西呈现的——"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劝他们丢弃假神，那些神不但帮不了他们，还耗他们的精力、散他们的财；劝他们接受上帝白白的怜悯。福音临到他们，不仅是属灵的释放，也是脱离迷信加在他们身上的重税。但他们只半开化，便把这又宏大又美好的真理，当作呼吁捐钱时藏身的

避难所。他们对福音真精神的无知，导致误解了所领受的荣耀福分，有时竟自庆：不但灵魂得救，银钱也省了。另一方面，拜偶像曾是他们的重税，这事实正可用作激励他们基督徒奉献的有力论据。但两者的精神必须分清：前者的奉献是在惧怕和灾祸恐惧的压迫下被迫交出的；后者必须是为所领的福献上的甘心感恩祭。迷信的权势既被打破，人便普遍感到脱离其勒索的轻松；只有当上帝之爱的奇妙性质被体会到几分，人里面才生出愿以行动表明对所领无限美善的感激。诚然，最穷的人家每年至少也要花几元在拜偶像上，但我们不能去对他们说："你们如今必须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支持福音。"两案的动机如此不同，不能并列，也不能以一为另一之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给偶像的数目显明他们在压迫下能做到什么；在基督里所领的福，应当激励他们在事奉真神上的热心，超过从前事奉假神；在事奉基督上，至少要与事奉偶像和亡灵所献的相等；但在这些事上必须小心避免动机混淆，免得他们把捐给教会的，看作有功德的善行，仿佛能为他们买来上帝的恩宠。让他们少捐而出于纯正的动机，远胜于多捐而带着事奉偶像的精神。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事，各国教会的历史都证明如此；广州的基督徒在这条和别的要道上渐渐开化，正升到可与蒙福之地的弟兄并列的标准。在仁爱原则的实际应用上，可见两种形式：一般的基督徒奉献，和特别的自养。前者自第一批归信者聚集以来恒常实行；各教会为一般的仁爱目标——如赒济穷人、雇用售书员（colporteur）、支持各样机构——都有定期的捐献。这些捐献按周或按月收，或作特别的认捐，会友都多多少少有份。多年来，除申明乐意捐给主的本分以激励会友更努力外，别无所作，自然收到的总数很小。教会人数增长了；教会能否在他们中间以有组织的形式永久建立，主要取决于百姓维持教会的能力和意愿。这促使人彻底省察这题目，有的也采取一致的行动以达到所愿。

为把事情具体摆在我们面前，可略述几间教会所作的工。在第二长老会，七年前作特别努力为雇用一位售书员筹款时，奉献仅够应付教会的零星开支。款项很快认捐齐了；教会人数迅速增长，所保的数目也够再请第二位售书员了。基督徒实际一面的不断呈现，以及不但顾自己、更要顾黑暗中万民的必要，激起热心，使雇用这两人成为可能。既往的

经历给了鼓励，新堂建造必要时便作了大力的努力；众人热心投入工程，捐献超过所期望的一倍还多。工程的每个细节都受最深切的关注；献堂的日子到了，五百名本土基督徒聚集；城中各教会的代表都来了；墙上挂着木刻的匾，刻着精美的经文格言，是姊妹教会所赠。精美的会堂，装饰高雅，专为敬拜上帝而分别出来，成了众人的大喜乐——他们曾积极参与建造。继为新堂奉献之后，又提出设立堂区学校的计划，提出后不久即通过。深感要为会友子女提供基督徒教育的重要；又因许多住处远离差会学校，最可行的办法是在教会设立学校，把他们聚来，必要时他们来广州的额外费用由教会支付。选出长老组成董事会，学校顺利开办。这些年间，教会在牧师最切望达到的一点上稳步前进，就是完全自养的一点。他心里疑虑重重，但在他离站休假一年之际，把事情付诸实际考验的时机到了。教会已就摆在面前的事受了充分的教导；大会的日子到了，众人都焦急等候结果。三个问题依次摆在众人面前："你们愿意聘请一位本土牧师吗？"众人一致回答愿意；"你们预备好今天就选出这样一位牧师吗？"同样一致回答，随即投票，一致选出关来——区

会的实习传道、本堂的长老。这定了之后，最大的问题摆出来了："你们预备好全额保证他的薪水吗？"回答没有立刻给出；但经过充分商议，答复来了：应许给他的薪水，比他作传道人从差会所领的，多三分之一。他在大会众面前被按立就职。牧师与会众和谐同工，教会在新安排下兴旺，不断有人加入。这些果效，是七年忍耐恒久教导之后来的；那期间教会人数从四十七增至二百多，还不算那期间去世或参与建立别教会的近百人。人数增了四倍，奉献增了二十倍。牧师和长老都是积极进取的人，满有实际意义上的奋进基督徒精神。他们对教会的劝勉，与最乐捐的精神完全和谐。首席长老劝他们作乐捐的事，证明福音在他们身上的能力，比拜偶像在他们蒙昧同胞身上的能力更深；牧师则说："我们为基督国度的扩展祷告；但若不拿出财物来助这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得罪上帝。"以此劝勉他们尽支持基督圣工的本分。

西南一带，赤坎的长老会教会已经自养。人数虽少，他们显出大热心，承担了聚会礼拜堂的租金，又供养一位传道人。若得帮助——理当得的——从美洲的华人基督徒来，他

们多出自那一带，那镇上必兴起一间大而有影响、全由本土供养维持的教会。

伦敦会在香港的教会已聘请本土牧师，并乐捐助别教会。它支持该差会在佛山的工作，那里已兴起一间坚强的教会。浸信会差会中，自立的证据令人鼓舞。在清远城，已组织教会，设立本土牧师，他的全部供养由本土保证。在从化区，一小群基督徒得广州本土教会之助，置地建了聚会之所。他们被聚众滋扰逼迫，却持定所行的，直到仇敌败退，把产业交还他们平安占有。这间教会全由本土主持，人数和影响日增。多年来，该差会在广州的教会有一个华人传道会（Chinese Missionary Society），为由本土扩展工作而设，在各处开设站点、供养传道人。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在广州建了一间礼拜堂，费了一千多元，由德梅拉拉、美洲等地华人基督徒认捐所得。堂曾被暴徒部分捣毁，如今已重建使用。

本土教会这些逐年增加的积极努力，是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福音的大能正深深抓住百姓；迹象表明，不久中国

基督徒必乐捐支持教会的一切机构。已得的果效是保证：教会不但要自养，还要积极进取。

为从各教会得着系统的捐献，把为基督圣工乐捐当作实际本分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知道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采用了多种方法。除讲台上屡次劝勉，还编写分发小册子，为各样目标向每位会友个别劝募。印了表格，把拜偶像被迫捐献的各项开列，广为散发，请每位会友认自己的本分，填写如下："从前，我每年为香、蜡烛、吉祥纸、坟前祭物等捐了多少；如今，我愿在敬拜耶稣上捐多少。"这把两者鲜明对照，引出对本分实际的认识。

通常立定两条原则，作为这事上每条教训的根据。第一，在基督徒奉献的事上，无人应少于从前拜假神所捐的数目。顾念上文所提的一切困难和捐者动机的不同，这原则若温柔敦促，很少不从百姓得着热烈的回应。 他们作基督徒的动机受了试验，他们与主的真关系得以阐明。他们信他，不是为省钱；他有权得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事奉他，当以乐捐的精神为标记，远超周围异教徒生活中的一切。从前在事

奉错谬时，被索取的从不吝惜，如今在事奉真理上，当以乐捐事奉主超过从前为荣耀为喜乐。这番道理，若审慎敦促，大有影响。第二条原则是：收入的十分之一是至少当捐的。这旧约的标准，我们知道，已被新约的标准取代，新约要求全然分别为圣。但即便是旧约的要求，也从没有一群基督徒完全接受实行。我们认为这是至少的期望，发现它的公道很得人心的回应，虽然实行起来达标的很少。然而教训不够，还须有榜样；传教士自己必须在实际生活中显明持守所立的原则。若我们自己只捐五十分之一，或更常见的百分之一，却劝他们捐十分之一，有什么益处。我知道有人辩说，传教士已舍了家、舍了国，有的舍了显赫的地位，这些牺牲当算在他们给主的礼物里；但中国人不能指望领会甚或明白这种舍己行为的性质——如果真是舍己的话。他们知道我们领一份固定的收入，应当确知我们分别为圣归主的比例，不小于我们要求他们的。恐怕"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所做的"这教训，已被从正当的应用上扭曲，成了"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捐得多么少"。有人满足于立下教训，奇怪本土基督徒不立刻遵行。有些谴责中国人不乐捐的人，若调查起来，按收入

比例，他们捐的比这些人中最穷的还少。我深信，这教训至今大失其力，是因缺少一致的榜样。有人要为小果效开脱，说溪水涨不过源头，源头指从基督教国家来的教师，他们从教师领受了真理。按这比喻的这解释接受，许多人涨到的不但与源头齐，甚至超过源头。但这比喻我们沿用，还有更深的意思：一切福音真理和基督徒生命的源头在基督里，不到他完全舍己的度量，无人可说达到了基督徒仁爱的全标准。我们受差是传扬基督的教训和榜样，不可以自己不完全的软弱模仿为满足。我们的榜样首要的重要，是助他们达到基督自己生命的更高标准；所以传教士不但要作好教师好传道人，更要以实际、有系统的奉献，具体显明我们愿他们达到的标准。

中国人在一切奉献上需要一个明确目标的刺激。对他们，差会有众多机构，似乎经费充足，所以为一般工作呼吁捐献，多半只得微弱的回应；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位售书员、一位圣经妇女（Bible-woman）、一间礼拜堂、一间学校，或——我们盼望他们不久都如此——一位要供养的本土牧师——能激起他们最热烈的回应。让他们知道经费在所

列各目标上如何支出，也是大鼓励。称赞须大谨慎，一面免他们灰心、激他们更努力，一面不至生出自满。他们天性迟缓笨拙，每一寸的进步都靠忍耐持续的劳力。他们在这事上显出真实的受教，基督徒奉献的真动机一明白，常常最热心努力。

比较各差会的结果，可见近几年大有长进。所造成培养的风气，所显的热心，出自他们中的领袖，表明这事已扎下深根。他们充分领会：中国永不能单靠别国来的传教士得福音，或靠外来经费维持工作；知道大工全在本土教会身上。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用说它在全地的得胜扩展——全系于本土会友的热心和进取。这感觉日渐加深，又因汕头、厦门（Amoy）、山东（Shan-tung）等地基督徒的榜样而更强。广州在这赛跑中不会长久落后。这题目传教士和本土牧师热心敦促；深切的兴趣渐渐生发，他们真实的热心开始显露。他们不再回答我们的呼吁说："我们还是婴孩；不能指望我们学站稳之前就会走，学会走之前就会跑。"他们为长期作婴孩而羞愧；正诚实努力，不但要站，还要在基督徒乐捐的大赛跑中走，甚至跑。我们没有更北边站点那样鼓舞的记

录：不能指福州的阿鹤（Ah-Hok）先生那样为一间基督教书院捐一万四千元的人；没有厦门（Amoy）附近那样靠自己捐献供养几间教会的富人——据我所信他们那里有；但我们有许多人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捐给主，有的超过这比例。赤坎教会的卢关（Lo-Kwan）月领五元，捐五分之一给教会；夏威夷群岛的一位基督徒，在广东省东北部的家乡供养一间学校和一间礼拜堂；阿发（A-fat），广东人，现在大溪地（Tahiti）岛，月领二十五元，拿出二十元作基督徒工作。他们的捐献论数目不能与基督教国家入库的巨款相比，但他们的小钱常比别人的百万更有分量。他们常立刻回应本分的呼召。一次讲《寡妇的小钱》的道之后——那次敦促的功课是：她的榜样不是作少捐的借口，而是显明我们当多捐、甚至把所有的都捐给主的本分——两位农妇来到我的书房，说所讲的话感动了她们，把给主的礼物带来——每人一元，相对等于美洲的十元；以她们的贫穷论，这一元比基督教国家许多人的数百元更有分量。他们的十元胜过许多人的百元，他们的一元胜过美洲教会许多人的十元，他们的一文常等于本土的一元。所以总数看似小，顾念百姓的境况，却显明真

实分别为圣的精神。在我，广州基督徒广泛乐捐支持福音的迹象最是明显。他们人数还少，四散各处，处境艰难，不掌商务或产业；他们中间连中等家境的人都没有；但人数在增，影响广被。他们更稳固、能集中力量时，更大的事必来到。现在花在异教上的巨款，预示了当促使这敬拜的宗教渴慕在耶稣的福音里得满足时，必流入教会怀抱的礼物。富人乐捐建寺、供养僧侣的爽快， 表明 真 宗教 的 灵 一 抓住 他们， 他们必把财富转向医院、学校，和一切随福音而兴的仁爱机构。他们天生的自尊必在这自养之工上鞭策他们。许多教师传道人深感百姓的讥诮之痛，人说他们是外国人的雇工，说教会是外夷的教派。这世俗的藐视，无论多么不公，都驱他们走独立自立的路，好摆脱单靠外人施舍的讥讽。

广州的基督教会里，有刚强的一切要素： 才智、学问、智慧、口才、教导的恩赐、真实的分别为圣。 有经最严试验的人，有公认敬虔热心的妇女；有堪作领袖的人，有必要时愿殉道的妇女；一群稳重、恳切、虔诚的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信仰意味着什么，时刻预备以全然的真诚为信仰作见证。才干、精力、热心之外，还有这更完全的牺牲，把身体财产

献给主——这分别为圣还远未完全，但已以这样的方式献上，必保它全然的倾注。

第二十二章　旅人的批评与罗马天主教差会

就西方来的匆匆过客，或在南方各城长住短居者所见的广州传教事业而言，我观察到他们的感受或信念有三个阶段，他们的头脑在研究这个题目时要经过三个渐进的步骤。对于初次到访华南人口稠密地区、想寻些传教事业所成之工的显著外在印证的陌生人，他最先涌上心头的，多半是失望和惊奇——惊奇于他以为的毫无成果。他读过传教工作的记载；从官方记录中，他知道传教士和本土助理的人数，以及所报的数千归信者；但他一上岸，穿过那些大城狭窄拥挤的街道，却看不见所成之工的任何证据。除了高耸于一切之上的法国大教堂（French Cathedral）的尖塔，没有教堂的尖塔凌驾于低矮的屋脊之上；他遇不见成群的儿童往来于基督教学校；所见的却是偶像崇拜大行其道，迷信与堕落的证据在在令人痛心。他看着这不受遏制的异教洪流，却看不见那也

在流动的基督教影响的清澈溪流；他的心便沉定在这感觉上：成果被夸大了，其实成就甚微，甚至一无所成；若他停留短暂，又没有了解正在进行之工的门路，他多半会带着广州传教事业失败的不幸定论离去。我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许多、甚至大多数欧美来的旅人，只得到这第一印象，出于无知或不愿，从不超越第一眼所见的表面。

停留较久、研究较深的人，往往进入对这题目的第二阶段思想。他们走进百姓中间，对百姓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道德状况多少熟悉起来；他们看见迷信的权势、百姓的深重无知和可怜的堕落；他们得知百姓对基督徒的风俗道德所有的虚假、在许多情形下可怖的观念，以及即便是较开明者对福音作为外来之物所有的骇人成见；绝望之感便袭上心头，他们深信：传教士的努力无论多么善意、多么热切恳挚，他们的事业是没有指望的。在他们看来，要撼动中国人这般道德与灵性死亡状态中的群众，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人，尤其在从事外交和商务的人中。

然而还有第三阶段，真心关怀同胞福祉的人无不达到。他们一打听，便很容易找到传教士，很快熟悉了正在运作的各大机构。他们得知各教会，其中有些在人数和旺盛的生命力上，可与别国的教会媲美；他们得知数十间礼拜堂每日开放讲道，数十间男女学校，数千学生在读，医院每年诊治的病人以数万计；他们得知福音在数千中国基督徒生命中的实际大能；当这葡萄树旺盛生命的证据——这葡萄树是上帝亲手栽种的——以及基督教日益增长的影响被看见，尽管有种种困难要争战，涌上他们心头的，不是失望惊奇于所成之工的微小，也不是绝望于无望的前景，而是惊叹与感恩：竟成就了这么多，前途竟如此光明可喜。

教会对所成之工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或匆或缓地走过她差会所设之地的旅人的报告。这些旅人每年大批到来，许多情形下只对经过的城市乡村匆匆一瞥，便自以为是关乎各题目的权威。

"你在广州见到传教工作的一点什么了吗？"

"哦，见到了；我的向导洋泾浜英语（pidgin-English）说得很溜，告诉我那里有些他称为'Joss-pidgin men'的人——这是洋泾浜英语对传教士的叫法；但从他的叙述，我推断他们没做什么事。"

"你见过这些传教士中的一位吗？"

"没有；但轮船的船长告诉我，百姓都笑话他们；说他们今天给一个人施洗，明天那人就因偷窃被捕了。"

"你见过他们的学校或教堂吗？"

"我想他们没有学校；我见到的唯一教堂就是法国大教堂。想起来，我倒去过一家医院几分钟，那里有一大群脏兮兮的人来取药，我巴不得赶紧离开。"

这就是他们熟悉传教工作的一个标本。流传甚广的虚假报告，根子多半在无知。他们只有几天的工夫；自然想着多看城里的庙宇、古玩店和作坊，少想着研究传教工作。若他们不自命为权威，无人会抱怨。他们拿问题缠着轮船船长，而船长在这题目上只比他们略懂一丁点儿，却满肚子都是各

样传闻和丑闻，其中百无一有丝毫根据。他的职位很少容他有工夫进城；他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道听途说，偶然抓到一个实在的事实或工作的真实记载，也多半是十五二十年前的，早已被抛在后面，在工作的飞速进展中远远落在后面了。

经人介绍到某家洋行，旅人向主人打听，主人往往比轮船上的人也开明不了多少。他与土人的往来，仅限于他的买办、他的丝商茶商，以及因生意上门的人。他进城的游览，走不出这些商人的店铺，或偶尔到大庙一游，或到城东的白云山（White Cloud Hills）一游。他路上也许经过一两间礼拜堂，却只知道门口通常有人进进出出，里面有许多人坐着听一个人讲话。雇了个职业向导——他能找到的最不可靠的人——所供给的是一堆事实与幻想的杂烩，全无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要知道商务的状况，该去找商人；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确切关系，该去找外交代表；要知道传教工作的事实，该去找传教士本人，或深知此道的人。大多数外侨，全神贯注于各自的生意，对传教工作全然漠不关心。有人断言，我也不怀疑其真实：外侨中传教士圈子之外，进过传教士的教

堂或学校的不超过六七个人，对传教工作的实际运作略知一二的不超过十来个人。这话不是抱怨或谴责他们的行径，只是陈述一个不常被记在心上的事实。他们不在能知道的位置上，因此不能对这事业的成败作出明智的判断。极少数人怀有敌意，他们表示反感的方式，不是研究事实、揭露这套基督徒工作制度的弱点，而是重复别有用心者散布的一切蠢话，举出个别表里不一的例子，或津津乐道于某个本土归信者的虚伪——那人被逐出教会，恐怕远在他的两面派故事传到他们耳中之前。这种背后中伤和诽谤，是东方攻击传教事业惯用的伎俩，却从不讨论原则，从不比较成果。有些外侨对所成之工确有兴趣，恒常热心支持称赞。摆在旅人面前的看法，全看他落在什么样的人群里；他若是个明白人，像对待别的生意事一样对待这事，就只接受那些对事实的了解足以使他们有权威发言之人的见证。每个船长都有一肚子故事可讲，其中没有一则他有丝毫实据。这些故事已被一再揭穿，却不妨碍他向每个新来者兴致勃勃地重讲一遍。每个年轻的办事员都要对传教事业说句风凉话，这题目他无知的程度，正如他对火星上群山构成的无知。这些诽谤除了暂时的

烦扰，并不影响传教士的工作。多数情形下，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在说他什么；听到了批评，也看清其来源，按其所值对待。

对正在进行之事的这种无知，不限于商人和其他在世俗职业中的人，连以临时访客或较长期居民身份来的牧师，有时也不在这题目上使自己知情。一位非传教士的牧师先生，在广州任了三年牧师职，三年期满时，对传教工作状况的无知一如初来。有事访日本（Japan），他作了当地一位传教士的客人，实际接触到主人的工作，便发生了兴趣。回到广州，他大谈在日本的所见，批评广州传教士的行径。仔细一查，那在日本博得他赞赏的情形，广州不但有，而且远为发达普遍；事实是，他从不肯费心去查问学校工作、医院工作，或恒常进行中的十几种基督徒努力的任何一种；他要在故土被视为这类题目的权威——住了三年回来，对情形竟一无所知。另一位从新加坡（Singapore）来的牧师，在广州住了两星期；那期间他竟没有结识一位传教士，没有进过十五间礼拜堂中的一间，没有听说过八十间学校中的一间。他倒是看过刑场，还弄到一个罪犯的头骨作纪念；并宣布要写一

本关于广州的书，出自牧师之笔，当然必载传教事业的真实记载。基督徒有这样的漠不关心和故意无知，实在罪无可逭。起码的公道要求他们：在对此等重要事项发表武断意见之前，先从可靠来源掌握事实。

传教士与其他外侨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许多人与他们亲密交好；另一些交往不那么深，也愉快；双方都只有少数人敬而远之。恒常的交往使中国人看出，各国都有好人坏人；虽然还有些人把某些西方来客放荡的生活当作基督教的实际代表，但"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的恒常教导，和信奉者敬虔的榜样，正渐渐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有一件事至今仍是事实：几乎在每一例有人对传教士及其工作表示轻蔑或反感的情形里，那人自己的生活，都不断受到福音纯正教训的责备和定罪。许多年前，达尔文（Darwin）——不能说他偏袒传教事业——对传教事业的仁惠果效作了无保留的判断，并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诽谤传教士的人。以下是他论及南太平洋群岛（South Sea Islands）的著名话语：——

> "如今仍有人比科策布（Kotzebue）更刻薄地攻击传教士、他们的制度和所产生的果效。这些议论者从不把现状与二十年前的群岛状况相比，甚至不与今日欧洲的状况相比；他们拿它与福音完全的高标准相比。他们指望传教士成就连使徒自己都未能成就的事。百姓的状况既达不到这高标准，便归咎于传教士，而不为他所成就的记功。他们忘记，或不肯记得：人祭和偶像祭司的权势，世上任何别处无与伦比的淫乱制度，随之而来的杀婴，战胜者不饶妇女儿童的血腥战争——这一切都已废除；不诚实、酗酒、淫乱因基督教的传入已大为减少。航海者忘记这些，是卑鄙的忘恩；因为他若在不知名的海岸遇险，就会虔诚祷告，愿传教士的教训已经传到那里。……与这些议论者争辩是徒然的。我相信，他们因失望于淫乱的园地不如从前敞开，便不肯承认一种他们不愿实行的道德，或一种他们轻看鄙视的宗教。"

我们随时愿服从熟悉事实的公正人士的冷静判断；但对那些不知所云、或无力对此等关乎教会切身利益——她海外传教工作——的事项形成公正意见之人的肤浅批评和虚假陈述，我们表示抗议。

新教差会与罗马教会（Romish Church）差会的关系，目前在理论上比在实际工作中更突出，工作方法不同，接触点很少。自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广州的日子以来，罗马天主教差会（Roman Catholic Missions）历经许多变迁，延续至今。他们创始人的政策，给他们整个后来的行程定了调子。他们隐瞒真实目的，获准建造房屋，从而取得永久的立足点。进入肇庆府——当时全省的省会——他们向总督保证："他们终于查明，天朝（Celestial Empire）上国甚至超过它自己辉煌的名声。因此他们愿终老于此，想求一小块地，建一所房屋和一间教堂，好在祈祷、读书、静修、默想中度日，在澳门则因商务永无休止的喧嚣忙乱而不能如此。"这种隐瞒真实目标的方法，历来是他们行事的特征；靠着这样的手段，他们在全省各地都取得了立足点。从肇庆府起步，他们向北、向东、向南、向西扩展。在新教差会传入之前的二百五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工作；但他们今日所显的成功，与所费的时间、人力、财力全不相称。在广州，三百年后，他们的归信者按他们自己的记录是二万人，而新教差会在工作四十年后有七千人，或接近这个数目。



THE GODDESS OF MERCY.

图二十二 观音像

他们用"天主（Tien-chu）"一词称"上帝"，为他们赢得了"天主教（'The Church of the Heavenly Lord'）"之名；而新教徒则举世皆知为"耶稣教（'The Church of Jesus'）"，这区别我们欣然接受。昔日大成功的证据，在许多地方可见，海南（Hainan）尤其显著，那里发现许多归信者及其神父的坟墓，表明曾有大批跟随者，中国的记载也证实，并说他们一度在归信者中有知府和其他高官。他们已几乎从那岛上消失殆尽，今日那里的差会与旧日的在历史上并无关联。在许多地方，他们的人数单靠百姓的自然增殖维持，女孩只许嫁给同教的人，男子则迫使妻子改奉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广州的存在，一眼便知：那座美丽的大教堂，奠基至今二十多年，行将落成。罗马天主教徒以它为荣，中国人却恨它，认为法国人为夺取内地被毁产业的赔偿而攫取这块好地，是明目张胆的不公；那地方不止一次需要卫兵保护，免遭暴民的暴力。神父全省有二十位，都穿中国服装，常深入内地远方。其中有些是热心克己的人，甘愿忍受艰难，一生在为他人劳苦的事奉中度过。他们秘密工作，常使暗昧的手段，从不让百姓或官府察觉他们的目的，直到达到目标。他们没有公开

的礼拜堂或讲道所。他们的一位重要成员来找我，求我准他在我的城中礼拜堂讲道，陈述我们教义相合的各点，保证小心避开他们特有的信条。这不寻常的请求所给的理由是：在他自己的教会里，他没有机会宣讲他所信的道理。他曾提请神父们注意，新教徒靠着在众多礼拜堂每日讲道的方法，正获得大影响，建议他们在大教堂附近开一间讲道所，好教百姓他们的道理。神父拒绝了他，神父的全副心思都集中在大教堂上，指望它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把百姓变为罗马的信徒；他满腔讲道的热望，便来求我们。他先前运作中所显的他们制度的作为如下：他体格魁梧，头脑好，口才流利，曾在各差会中任事，用他自己的话说，"积了大功德，必保来世得尊荣"。广西省对他们封锁最严，一如对新教徒，江先生（Mr. Kong）被派去打开缺口。他从西南边境进入，到了一座内地城镇，向百姓声称他是福州（Foochow）来的商人，想找一座安静体面的城镇退休养老。士绅成了他的朋友，力劝他在他们中间定居，并作他的代理人，为他购置合意的房屋地基。产业交割一完，他扯下面具，宣布真实身份，叫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又恼又惊。他把这桩交易看作大有功德。

他们接纳归信者的方法也不同，对归信者的要求也不同。圣经不交在他们手里，只给一本简短的问答，背熟了便得接纳。敬拜圣徒和圣像，使从拜偶像过渡到罗马教会的做法变得容易。有例为证：原来的偶像留着，只改了名字：关帝（Kwan-Kung）改为圣若瑟（St. Joseph），观音改为圣母（the Holy Mother）。神父们对归信者行使政治上的管辖，在官府面前的诉讼中帮助他们。这吸引某一类人来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回应这类请求之乐意，显明他们政策的弊端。在我们一个乡间站点附近，相邻村子两族正在争斗。较弱的一方，眼看要输官司，便去求法国神父帮助，说若他肯帮，就入他的教会。他给他们约三十人施了洗，承揽了他们的案子，却无力履行帮助的诺言。官司输了；他们自以为受了神父的愚弄，便立誓报复。一天我路过那地方，遇见一个书生打扮的人，他拦住我问："你是法国神父吗？"我说："不是。""你不是就好，"他说，"那边村子里的人说，抓到他就要杀他。"我向他保证我是传耶稣的道，与神父们无关；又指给他我附近的礼拜堂，他随时可去听耶稣道理的讲解。

在英德（Ying-tak）县，卫理公会（Wesleyans）的人因他们的干涉吃了许多苦头。他们直接间接地作工，要把他们的归信者拉过去，却徒劳无功，只有几个还只是慕道者的被拉走了。他们在这县的存在，以及他们在官司上帮助信徒的做法，促使传教士们在礼拜堂贴出布告，声明两教会全然有别，不许任何人在官府面前的任何事务中，借用传教士或他任何助手的名字。

但总的说来，因工作路线全然不同，我们很少接触，更少冲突。他们的学校教堂在哪里，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归信者也没有向别人表明身份的义务。这一切，与新教徒自由公开的认信如此相反，以致我们之间很少共同之处。今日他们的归信者，在品格声望上不如早年一些人：那时保禄（徐光启，Paul）、甘第大（徐甘第大，Candida）、亚加大（Agatha）等人熠熠生辉，实在因他们对宗教的忠贞、行善的仁慈，以及他们的崇高地位而令人惊奇。他们中许多有见识的人，已经离开了那关闭知识之门、不把圣经给百姓、向群众隐藏其光的教会，加入了耶稣的教会。早年两教会不断混淆，不但在公文中，在百姓心里也是，耶稣的跟随者到处

被称为"天主教派（'the sect of the Heavenly Lord'）"；但如今大多数百姓已认出区别，随着从学校教会广传的光照到百姓，这区别会被认得更清楚。

除非罗马教会改变她的政策，她的道理广泛流行的指望不大。他们既依靠政治权力的膀臂，他们的进展到处都大体上呈政治运动的形状。他们的归信者主要靠政治保护的指望与他们联结，不断把他们带到与官府冲突中。中国官员对这种情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置之不理或容忍，但神父手中政治权力的任何普遍承认，是永远达不到的。他们若更多依靠所教的道理，甚至依靠他们自以为的神迹奇能，指望会更大；但在官员面前的保护是所提供的大引诱，这必把他们的成功限在相当小的范围里。

新教徒从他们身上学不到什么，也不必多惧；我们一面钦佩许多献身的人的勇气和自我牺牲——他们深入未知的内地，在那里耗尽一生——一面避开他们的方法，只诉诸最纯正的动机来赢得人归基督，仍信靠：在这些克己的神父所聚集的羊群中，也许有许多人，借着传给他们的不完全之光，

已被引到对万有之主，和耶稣——他的儿子、我们神圣的救赎主——的真认识。

第二十三章　教授英语

教中国人英语，作为传教工作的一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人能否认；不经深思其多方面的关系，也不能断然肯定或否定。这不是近年才有的新问题，而是与在华传教事业同龄的老问题，在为中国人做的传教工作中一再出现——固然每次形式不尽相同，总随民情或时势而多少变化。

在传教工作早期，凡能使传教士与民众关系更密切、或更有利传讲基督教真理的手段，都得利用；教英语就被当作借口——如今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等地仍是如此——为灌输更高的教导，即开路的楔子，为福音的传入预备道路；中国人为了贸易等缘故，也乐于接受传教士的提议。

但在这方面，情形已完全改变。传教士不再需要这种辅助，来配合更正当的工作方法。我们的工作已稳固建立；便利样样齐全。礼拜堂里有听众等着；学校里挤满学生——即

使不教英语；新的工作园地不断出现。我们现有的机会还远未充分利用；所以根本不必把教英语当作诱饵，来博取民众的好感或增加工作的机会。若问题是"我们做传教士的正当工作，需要教英语来帮忙吗？"那会毫不犹豫地断然否定。

从中国人方面看，此事的重要性也大变。起初，懂英语的好处，明白欣赏的人极少。多数人认为学洋人话是浪费时间，对这种本事嗤之以鼻。没过多少年，至少中国商界，尤其是与洋人有往来的人，看出了这种本事的大好处，学英语又添了一把火。随着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需求增加，他们的身价水涨船高；许多有闯劲的青年发现，被藐视的洋人舌头竟是金钥匙，开了门，送他飞黄腾达。

这需求使香港的官学至今挤满学生；使在广州教英语至今是比较赚钱的职业。中国人就这样，从愿意进免费的教会学校、为学点英语而接受一点基督教真理，走到了如今愿意付费、且往往付高价学英语。但他们至今只为利动；纯粹从生意眼光看，愿花小钱，图将来赚大钱。这等人对语言本身毫无兴趣，更谈不上从文学角度得什么益处。我想，这大体

就是直到最近中国人对学英语的态度。他们的感情多半是图利；是银钱的问题。学英语花的时间金钱，是投下去的资本，指望在生意上赚大利润。当然有例外，但大体上我想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态度。若至今仍是如此，将来也很可能是如此，那么就传教而言，问题就好答了。我们做传教士的，不该去办商业学校，或认同一种纯粹由图利之心发起维持的工作。若问题只是"我们要不要帮中国人学英语，使他们更善于和洋人做生意？"简单断然的一个"不"字就解决了。

但时势的迹象，连最粗心的旁观者都看得出，这问题比上述看法宽得多。许多人都看得出，中国人如今对英语知识有需求，与商业无关——不只是会读会写；乃是为在寻求真理上占优势。这需求有两面，为方便可称为政治面和科学面。政治面指政府及其官吏，对内对外。设立驻外公使馆、多城设领事馆，是公认的一大进步——与数千年旧俗彻底决裂。若维持下去——无疑会维持——大概会建立专门的外交职系，任命训练合格的官员充任。其中懂英语大概是重要条件——不是肤浅机械的懂，而是足以或深或浅、随需要深入

外国历史、法律及一般文学的懂。在目前局势下，这方面很重要；中国与邻邦关系越加密切稳定，会越重要。

更重要的是科学面：英语是把西方科学——理论与实用——传入中国的载体。对这种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求知精神觉醒的证据很多。过去有零星的独立之士，思想独立，敢走出老路，不耻向外面"蛮夷"求助。这些人正成为核心，聚起更大的队伍；他们渴求活的事实的知识，不要陈腐的理论，要把研究推向科学与哲学的高境。中国的极端保守已拖累她太久；她撑不了多久；进步的浪潮拍打她的海岸，她不能永远抵抗。凡愿她好的人，都该为这些动向和迹象欢欣。那团过热的保守主义里，有不安分的因素在动。岁月在其上结的硬壳正在几处破裂，生命进步的迹象开始显现——即便在这看似已死、成了化石的民族身上。我们相信中国有光辉的未来；相信她将来还要像过去一样，站在列国前列；但这之前，思想理论必有一场彻底革命。已有革命的预兆。这革命要靠真理的传播完成——宗教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两者须并行，变革才完全。但如别处一样，这里也无疑是：世俗科学与真理，比宗教真理更直接有力地打动多数人的心。现

在似乎到了时候，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大大有益于基督教传教事业、怀着对中国读书人的心产生良好影响的公允希望，着手给他们那为充分准确了解当代哲学科学真理所必需的英语知识。这问题不能当作不相干推开；它当得公平有利的考虑；如在福州（Foochow）、上海一样，在广州也当得热忱肯定的回答。特别的理由催促这肯定的回答。

第一，它今日的面貌与过去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不只是老问题重述，很多方面是全新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更宽更重要的高等教育问题——帮中国人获得西方科学和一般文化知识的问题。它使我们接触一班学生，他们来的理由我们都能赞许。旧的一班——只为图利来学、把英语当生意本钱、学了好多赚钱的——至今还来，也许人数比从前更多；但此外还有这一班，更好，更有希望；是真学生，不为图利，乃以近乎别国有识之士的精神求知。他们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生、自然哲学的学生、文明技艺的学生，多少有求真求实之心。比起在中国通商口岸得势的那班鄙吝贪婪图利之徒，他们是更有希望的材料。与此紧连、某些方面相同的第二个理由是：在聪明的中国人中间，多少有一种为知识本

身、为借英语汲取基督教国家的智慧与实用真理之宝藏的便利而求知的愿望。中国和别处一样有进步之士，有独立思想的人，有眼光锐利的人；他们知道欣赏——即使口上不承认——西方学问的高明，也深知自己许多理论方法的荒谬幼稚。过去几十年与洋人往来，开了与外人有关系者的眼界，使他们觉得自己在多方面远落后于世界。许多人的民族自尊被激起，起了效法别人之长的可嘉之心。这些民间的思想领袖知道必须做点事，赶上列国；而第一步，是在知识和一般见识上与别国平等。他们开始看到真理、尤其是科学真理是普世的；不是某国某等人的私产，人人有份；从最便的来源求取，不损国家或个人的尊严。这是打破长久围困他们的排外藩篱的一大步。他们对境外一切的特殊无知，使他们如今觉得需要更好的东西时，特别无助，依赖别人。他们有足够的洞察力，看出英语是各种知识的大宝库；懂了它，要什么几乎都有；所以他们中间多少都有学英语的愿望。这好处越为人知为人赏，这愿望越广。许多人心里已是定局：那笨重、矫饰、衰朽的现行方法，不久必让位于更妥善实用的方法。

也值得注意：带头倡导此变革的人，也主张开明的对外政策，引进博雅之艺，按西方标准办博雅教育。许多人预见，中国近未来的杰出有影响的人物，必是有此博雅教育之利的人；许多人的心声，借我不久前谈及此事的一位知名学者的本乡话说出："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胜于做翰林院（Hanlin College）的一员。"此等言论是未来的预兆。看得懂时势所向的人知道要来什么，许多人欢欣迎接，预作准备。

若我们对此面的看法不错，决定我们如何行，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我们是挺身出力，帮他们在进步和高等知识的路上向前；还是袖手旁观，让他们自己摸索？有人说这在我们职分之外；这学英语的愿望不是在我们传教工作中生的，是外来的。某种意义上或为事实；但情形是：他们在某方向需要帮助，或至少会感激；我们有能力给。给了，不是在鄙吝无情的心上浪费气力，乃是与聪明进步的人打交道——他们将来执掌权衡，能百倍报答我们的劳苦。既有理由相信有这为我们不能不欣慰的目的而学我们语言的可嘉愿望，明智

之举是给此事应有的关注，若可能，创设一个计划，帮他们一把，借此对中国进步之心施美好的影响。

许多人看来的另一个有力理由是：我们现在不做，中国人自己会做，办起机构，把传教士和一切基督教影响严严排除在外。如今他们办的学校书院个个如此，我们也无从合理地怪他们。若学英语的愿望真在增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增长——若此知识的好处真如今看来之大，则他们不久采取有效措施教此语言，毫无合理的疑问。不是他们特别爱说英语的人，或觉得这语言本身特别美，乃是为获得科学和实用技艺的知识——这正是他们如今的迫切需求。已译成中文的科学书不能完全应此需求。那些书就其所及是好的，但译者吃大亏——缺一套完整统一的科学词汇；即使术语经共同商议定下来，许多也让普通学生莫名其妙。况且现代科学的全部广度，岂是几本教科书装得下的。看到医学书、科学书、机械书、政治经济学书、国际法书在民间如此畅销，足证他们的求知精神，可喜。但这些只给个滋味；求知的心从这些书得的滋味，只激起学更多的愿望。这求更全的知识、更完全的训练的愿望，会发明满足它的办法。但中国人动得慢，

还没看清路，大规模为此办学的，还没有。北京同文馆（Peking University）及其分馆，办得再有效，也不敷用。送青年出国受训，是向更广的未来看的一步，但足够的安排还没有。但他们必会走到那一步。科学真理既存在，必会传入中国读书人中间；那一天会来：全国遍设书院大学，按我们本国的理解给博雅教育。

眼下的实际问题，都集中在教英语的问题上；成熟的商议，已在至少两个重要中心建成书院，以此语言为教育媒介；人们对它们的欢迎，证明创办者对教育需求的看法不错。许多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其他问题，与此等事业密不可分，随这些计划的修改发展，得到或多或少满意的解决。现在似乎是吉时，在最广的意义上奠定真学问的基础；凡以正当手段谋国民普遍开化的运动，都当鼓励。

第二十四章　广州基督教书院

如果鉴于前文所述，我们认为应当与我们的中国朋友各让一步、相向而行，为他们提供获得所渴求知识的途径，那么一个实际问题就摆在面前：采取什么方案最为妥当？我们该如何着手实现这一目标？就其实际影响而言，过去的经验大有裨益：既指明应当避开什么，也提示可以采用哪些可行的方法。

显然，在已设立的教会学校（mission-schools）里尝试教授英语或深造科学，并不明智。这些学校应保持现状，专心以中文为媒介进行教学。我们的教会学校有一个突出而特殊的宗旨——传授基督教真理，而引入英语只会成为干扰和分心的因素。对学生不利，因为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更重要的事上引开；对教师也不利——若是华人教师，承担这类职责之前须经过长期预备学习；若是外国教师，则要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精力，所得却甚微。我们的教会学校，在教学方

法与所用课本上，无疑都可以大大改进，但不是靠引入英语。来就读的这类学生，通常不是可造之材，留读的时间也不够长，得不到持久的益处。

再者，让目前从事实际宣教工作的人，在原有职责之外兼办此事，似乎也不明智。若这样做，恐怕不外三种结果：要么做得敷衍塞责，无足轻重，反而妨碍真正有效的工作；要么把大量时间专门投入这类职责，荒废了更重要、更本分的宣教工作；要么那位试图两者兼顾、都要做出成效的宣教士，会在不堪重负之下垮掉。即使有人觉得撇开已开创的工作、把全部时间投入此事是正当的，他所能做的，与应当做的相比，也微不足道。显然，那些已全心投入各差会派他们来做的工作——其重要性永远居一切之上——的人，不应转而从事任何形式的世俗教育。现状是，他们的时间已被切割成太多碎块；工作如此庞杂，以致无法长期专注于其中任何一项，哪怕他们对某方面工作有明确的偏好和特殊的资质；再添一副担子，情况不会好转。何况，若每个宣教士都来搭手教英语，每所学校都把英语列为课程之一，看似做了很

多，实则大量时间和精力会被零敲碎打地耗掉，一无所成。这种零散的努力，只会挫败我们的目标，而非推进。

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之道，在广州建立一所中央书院，方针开明。这可以做得让各方普遍赞同，争取一切可能因故抱有敌意者的谅解。它不应是狭义的神学院，也不应让宗教教学喧宾夺主；它应仿照我们在欧洲和美国（Europe and America）的书院模式：教授英语，在文科课程上给予扎实训练，把已出版的中文教育类优秀书籍交到学生手中，与英文课本配合使用。宗教虽不张扬、不以冒犯或吓跑学生的方式提出，但全院的基调与立场必须彻底基督化。它的水准要高到能吸引华人中较有造诣、较聪慧的人；课程的设计，应使忠实完成学业者，足以当之无愧地获得美国大学（American college）的文学士（A.B.）学位。对愿意专修某科或短期肄业者，也应有所安排。教师与教授应是为此专程从本国派出的合格之士——有学问、品格纯正的基督徒。

筹划这一方案，有三点重要考量：其一，它与教会圣工的特殊关系；其二，它与华人整体的关系；其三，成功的展望。

先说第一点。它与教会的直接圣工有生死攸关的关系，对培养投身本地教会、做传道人与牧师的青年，至关重要。我们不该被迫为本地牧师和教师定低标准。他们应当是跻身学者之列、以学问赢得读书人尊敬的人。教育永远是宣教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广州，这一部门得到的鼓励比任何地方都多。然而目前广州没有一所学府，稍微配得上这一需要。我们有几十所初级学校，做着有益的工作，还有几所程度较高的学校；但那些都是为特殊目的而设，不能满足普遍的需求。华人天生尊崇学问，这加强了教育者的影响力；而不识字则被人轻视。迄今为培养本地传道人所做的零散努力，将因一所中央书院而集中并系统化。目前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肩上的繁重事务担子将被卸下，使他们能更专心于纯粹的布道工作。在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s）方面，也将获益巨大。医学科学训练效率不高的一大障碍，是学生来时普通知识根基太差。他们常常连自己的典籍都不懂，拿到

手中的医学论著的语言也无法理解。在我们本国，博雅教育通常是专业学习的预备；在广州也应如此；对医学生来说，普通知识的扎实根基何等重要，一望而知。

再者，当前是过渡与变革的时代。对那些观察时局演变、对华人思想感情的暗流略有所知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间的教育方式必有大变。僵化的旧制度将被打破，新方法将被采用。对开明思想的需求如此之大，连中国的保守主义也抵挡不了多久。教会所需要的，是储备一大批合格的教师，以应这运动到来时的需求；而要预备，只有预为之谋：因此，一所能培养青年、去从事那即将临到我们的广大普及教育工作的学府，何等重要。单从利害计，也赞同此举之明智。对高等思想的教学需求，将远超教师的供给；若我们有先见之明，预先培养这样的人才，这场未来运动的主导权就可能落入基督教教师之手。在我们面前，似乎有一个大好机会；若我们略有蛇的灵巧（"wisdom of the serpent"），就能抢在华人自己动手之前，创办一所值得各方扶持的学府，在基督教主持下教授英语与文科，向全国输送饱浸基督教知识的教师。我们自称是受过博雅教育的

人，就应当以基督教最有教养的形态来代表基督教。我们最能利用当前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求知潮流，为渴求知识者提供得知识的途径。我们完全同情真正的科学及其一切最新发现与已证实的理论，相信这些知识给一个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我们主张一切真理为一，彼此永远一致；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之间并无真正的对立，尽管许多人竭力想造成对立的假象。我们知道，在别国把这两大真理领域暴力割裂，曾带来何等恶果；若在中国重演这一幕，而我们不作任何努力去纠正，那就太可惜了。我们发现那里的人民需要对这类真理有一贯的认识，其中许多人渴望获得；我们就利用时势，为他们提供获得的途径。我们更积极地这样做，是因为若我们迟延，别人会抢先，占据这园地。教会的利益与这场运动紧密相连；在华人这样几乎人人尊崇学问的民族中，成为他们知识源泉所赢得的影响力，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能居第一、居最高位，何必甘居次要？把基督教学问的威力与重要性估计得再高都不为过；在当前事态紧要关头，在广州创办一所基督教书院——使我们教会青年和普通民众子弟都能接受博雅教育、一切西学分科都从基督教立场讲授——其明

智不容错认。要求高等教育的声音很快就会导致书院由某一方创办；教会若不及时努力，就会坐失大好良机。若别人领先倒也未必是多大的祸患，只是那些做了我们本可做的事的人，会把一切基督教影响排除在外，使其工作实际上成为无神论的，自然也就是反基督教的。我们都觉得，这将是极大的祸患，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历史表明，凡学府由异教政府创办，基督教都被严加排斥；即使聘请宣教士为教师教授，谈到基督教，他们的嘴也被堵住。问题不在于迈第一步，也不在于容许基督教与其他信仰平起平坐，而在于第一位或全无位。当华人对科学知识的渴望成形、永久性学府建立时，基督教不被排斥，其利害关系何等重大，我们不能不察；可以断言：除非这些学府由宣教士创办或经宣教士影响而建立，否则必然沦为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教育很快变成反基督教的教育；让华人这样心智特点的民族，从理性主义或无神论的立场接受科学真理，其恶果之大，不必描绘。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凭权威接受教导，自己不加推究；一旦接受了某种理论，就以其民族传统的固执坚持到底。我们明明有办法影响那些在许多方面是国民中优秀分子的人的思

想，就该三思，不轻易放弃。若轻易放弃这大好机会——使广州人的高等教育带上基督教色彩，接触那些在初求知识时远比日后形成定见时更易受感化的人的心灵——就太可惜了。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保障：从基督教立场教他们科学真理，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科学与基督教绝对一致、互相诠释。若从反基督教的立场学，要拨乱反正，得花几个世纪。

这样的工作，按通常的理解，或许不算纯粹的宣教工作，但就其实际关涉与结果而言，却是最高形态的圣工之一，必在华人未来的历史上结出无量善果。"基督教真理广传被接受之处，博雅教育与文明技艺自然随之而来"——拿这话来搪塞是不顶事的。这话或许通常不错，福音被接受之处大抵如此；但福音要几时才被大众普遍接受？就目前所见的迹象，谁也说不准要几百年。与此同时，科学正大步前进。它和基督教一样富于进取，而且更易被欣然接受。它的鼓吹者与传播者，许多对基督教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翘首以待、将最先接受它的，也不是我们的基督徒，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对宗教与科学的真正关系不可能有正确观念，因而对伴随科学广传的怀疑主义的阴险教导毫无抵御之力。很

可能，科学在读书人中的进展会比福音快得多。教会能容忍自己被比下去，让最危险的敌人抢先占据园地，让人民接受全然未圣化或怀疑主义的教导吗？——明明采取适当措施，她自己就能领先，以开明的方针，占据一个制高点，对国民中思想界的影响，远胜其他任何途径所能企及。

就其与华人的关系而言，这一议题深远重大。它把华人看作的，不是一个无可救药走下坡路的民族，而是一个正从千古沉睡中醒来、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之途的民族。华人兼备智力与体力的活力；为教育和基督化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必在后代子孙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力量。中国正处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宗教生活大变革的前夜，其变革之彻底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而国民的品格使人相信，他们将从这些变革——可能是完全不流血的——中走出来，更强大、更明智，准备踏上历史上空前的发展与强盛之路。这民族的广见博闻之日似乎正在破晓。他们中许多聪明的观察家，已看到外国医术、机械技艺和各种应用科学方法带来的益处；看到自己的同胞因不知现代科学许多最根本、最实用的真理，而在黑暗中摸索，浪费时间、精力和宝贵物资。其中一

些觉醒者迎难而上，多少学到了这些真理和理论；这给他们带来的明显好处，激励了别人步其后尘；这种心情将与年俱增，直到中国亿万人民走上宗教、科学与文明进步改良之路。

拿西洋诸国与东方诸国相比，后者常被说成已过鼎盛之期，注定衰败。德雷珀博士（Dr. Draper）说："由此我们亦可推知，那些试图使亚洲衰老民族恢复到我们这种状态的人，其期望是多么不合哲理、多么徒劳。他们的智力状况已一去不返，永不回头。"这理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成立。研究他们心智史的人，从其历代文献中数出六个思想扩展的时代。

第一是周朝（Chow period），最负盛名，至今被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孔子、孟子（Mencius）及那群贤哲的时代，他们的牌位供在圣人庙中。

第二是汉朝（Han period），在公元一世纪。以重视经学、史学和道家哲学著称，道家哲学在当时哲人手中大经改造。

第三是六朝（six dynasties）时期，自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以佛教影响为特征。

第四是唐朝（Tang dynasty），公元618—905年，是诗歌与优美文学的时代。

第五是宋代理学家（Sung philosophers）时代，公元960—1126年，盛产道德与考据著作。

第六是当今的经学考据时代，表现为对宋儒极端之见的反动。

这六个时期绵延三千年，各以蓬勃思想的不同元素为标志。当今，与佛教、道教相连的智力活力已死，绝无复活之望。

儒家（Confucianism）还活着，但其智力一面不强；它的力量来自传统与对过去的尊崇，而非对国民智力生活有什么深刻把握。谁也不必为他们的智力生命绝望。它在过去经受过多次斗争而存活下来，如今求知欲苏醒的迹象表明它仍有活力。然而，我们在智力与宗教上面临的大搏斗，是与儒

家之斗。国民的心智活动（就已表现的而言）、文献和信赖，都在那里。他们的历史是一个文学民族的历史；说他们在当今时代堪称受过教育的人民，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知识性质与滋养其智力生命的精神食粮种类都很特别；但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头脑，有对学问的热爱与尊崇，有少有人及的心智活力——这是传授真知的上好材料。

广州的读书人数以十万计。每届三年一度的乡试（"triennial examination for the second degree"，举人考试，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文学硕士（A.M.）学位），一万二千多名已中秀才者云集省城。他们年龄自十六岁少年至七十岁老翁不等，都浸润着对文字的热爱，并已通过严格的秀才考试，证明了自己的造诣。到了指定日期，他们被引入大考场，两侧延伸着一排排号舍，每间三尺宽、六尺长；考生经严格搜身、确认未夹带任何纸张作弊之物后，对号入舍。发给纸笔，第一天宣布考题，题出自四书（Four Books），作三篇策论、一首诗，限二十四小时完成。卷子先交初审委员会，剔除污卷和不堪寓目者；其余誊录，使笔迹不可辨认，并代以临时编号，交复审委员会，再加筛选；所剩无几者交主考

官，作最后裁定。两天后第二次集合，用同样的方式，题出自五经（Five Classics），作策论诗歌，经历同样的程序。再隔两天，第三场，命杂题。整个过程，加上每人入场前必经的初试、高度的紧张、疲劳，以及闷热的九月天被禁闭在狭小号舍中，极为熬人；几乎每次都有体弱者倒下，被抬出去时已气绝。一万二千名考生中，约取中一百名，其余各自回家或回馆，继续攻读，以待下届三年。秀才考试（"the contest for the first degree"）在府城举行，考生按县录取。每人须先经初试方准入场，故应试者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广东省（the province of Canton）有七十七个州县，每县考生自数百至六千不等。可见广州能拿出多么庞大的读书人大军。此外还有大批读过书、或因无意或因绝望而未应试的人，多以教书或为商人记账为业；于是我们有为数众多的相当有学问的人，能领会我们要供给他们的高等学问。

求高等知识的愿望，正在这芸芸众生中涌动。少数人已吐露心声，靠研读本国文字出版的科学著作，对大众尚未知晓的广大知识领域略窥门径。长期与别国智力生活隔绝的他们，开始感到高等思想的微妙磁力，抖落旧日的排外。许多

力量在开启他们的心智，其中最主要的是福音的宣讲与基督教书刊的散发。其他事件也在合力打破极端保守与传统嫌恶筑起的高墙。从广州到香港（Hong-Kong）的电报线，虽曾引起骚动、丧失数条性命，却已成为一种教育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驱散了笼罩大地表面的迷信迷雾。它已被政府收购，向内地深处延伸。与法国（France）之战正把他们从旧习惯中震醒，促使他们带着实际目的，去探求西洋诸国强盛的秘密。外在事态的整个趋势，以及民间的思想言论，都指向一个变革与开明的时代。谁来把光明供给这读书人的大军？前文建议的那种学府，将成为这庞大人群的知识源泉，并经由他们，泽及广东及邻省三千万人民。当这样的队伍从道家哲学的玄想、儒家的枯骨转向追求活知识时，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期望?

教会如此，这些人也如此：要紧的是，他们应从基督教教师那里接受科学。初学哲学或科学时所受的熏陶，将终身影响他们。至关紧要的是，我们应及早介入，阻止另一种更危险的谬误取代现有的谬误——那种谬误只展示真理世俗物质的一面，掺着怀疑主义的酵，而他们的心太容易接受了。

我们蒙召，把他们从无神论与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不信与贫瘠中拯救出来，把他们寻找的真理以最纯粹的形态给他们，饱含那位"是道路、真理、生命"者的生命，使中国未来的智力生活具有鲜明的基督教品格。

这一方案的成功展望最令人鼓舞。我们有福州（Foochow）和上海（Shanghai）同类原则创办的学府为例，门庭若市；学生来源不仅有保障，大体自给自足也有希望。华南传教早期所作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年最热心教授英语的差会虽早已停止这类工作，但在这些学校受过训练的人，已成为民间科学实业多项事业的领袖。他们诚然在各方面不都够得上基督徒，但他们的开明思想已是百姓之福。

这里呈现一片大有可为的园地，每条进步之路上都应许丰硕的果实；但最需要的是充足的基金，使书院能立即创办，把这大好机会用到极致。深愿上帝以尘世财富厚赐的某些人——其财富或因与华南的商务往来而增长——能看到这奇妙的机会，以慷慨的资助把这一计划立在稳固成功的基础上。在这高等教育事工中，年轻热忱者的才干精力大有用武

之地。对有志的教育家，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把自己的品格铭刻在求知的心灵上，给它们以永久的方向？做那人口众多之地的真科学的奠基者，做最先向其千千万万学子开启真知识奥秘的人——何等前景！组织工作的辛劳焦虑，都将在几年内可望显现的成果中被忘却。日本（Japan）在进步道路上的惊人跨越已令世界震惊。中国因人民众多、习俗特殊而不易撼动，但也在前进。她的时辰尚未全到，但正在飞速临近；把真知识与基督教学问之杯，递到这在贫瘠陈旧制度的沙漠中干渴了千秋万代的民族唇边的人，所得的赏赐将何等之大！

一所在广州根基稳固、师资精良的书院，必能吸引许多求索知识宝藏的求知之士——那宝藏至今仍向这蒙蔽的民族隐藏。这些心灵饱浸进步精神，从基督教教师口中领受自然与哲学真理，出去时必对人与事有大开的眼界；即使未必接受我们所持的宗教真理，他们也会学到：基督教最深奥的真理与科学最高的真理之间并无矛盾。他们会学到科学与宗教应并肩同行；他们要学习的那些国家生活深沉实际的功课所出之地，其开化、自由与先进文明，皆科学与宗教之赐。这

样一所学府，若办理得当，还将成为周围城市许多学府之母与楷模；在其中受训的人，日后将成为更多人的教师。运动之始由基督教人士主持、何等重要——他们必使随之兴起的教育与文学带上基督教色彩；当大众从那昏睡千秋万代的心智与灵性昏沉中被震醒时，全面接受基督教真理的道路就预备好了！

第二十五章　当前展望

如果前面的篇章不负写作之初衷，想必已阐明：这项事业的根基打得多么深厚，运作中的机构多么多样、影响多么深远，而其在不久将来的前景，又是多么宏大、几乎无远弗届。每一个十年都提高了衡量成果的标准。今日之成就，与最初二十年相比堪称奇妙，但与即将到来者相比，又不过是"小事之日"。

我们已力求综观这项工作的各个部门，观察每一部门的进展与现状，从而对整体形成某种充分的总体概念。然而这样的综观必然有其不完美之处：有些影响与力量的迹象无法归类；我们偶尔瞥见的一股情感暗流，显示出基督教真理的酵在暗中运行。异教的整个结构正被从根基处掏空削弱，其情形唯有未来才能揭示。那些自负自大的士大夫对福音心存畏惧，最激烈的敌意往往是其能力最清晰的明证。

其影响力日增的些许端倪，可见于：为与传教医院抗衡而设立的竞争医院；为抵消福音每日宣讲之效而处处开设的讲经堂；善会仿效传教学校而开办的免费义学。模仿是最高形式的褒奖——从这些机构激起的竞争，便可推知它们的力量。

两年前，一群中国绅士——有见识的人，但不是基督徒——讨论基督教，一致认为它注定不久将盛行。他们敏锐地观察着舆论的动向，认为其能力的主要证据是偶像崇拜的衰落——当时衰落之势尤为明显。百姓正离弃神坛；靠贩卖祭祀用品为生的庙祝陷入绝望，痛斥动摇百姓对神明信心的耶稣传道人。在广州的大城隍庙，香客减少到如此地步，以致该庙的租赁权——从前被视为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每年租金常高达六七千美元——以三年为期的租约竟无人问津，没有人愿意一次承租超过几个月。况且香客减少之时，正值乡间大旱——按常理，旱灾会驱使更多人涌向神坛求雨。中国学者们认为，传教士的讲道已成功动摇了百姓对长久敬拜之物的信心；他们相信，这不过是向着更广泛、更有意义地背离祖宗旧俗迈出的第一步。向我详述这次谈话的那位先生本

人是有声望的学者，他向我保证，在较有见识的人当中，有许多人相信福音是真的，只是在等待宣布立场的合宜时机。这种局外人不经意间提供的见证，价值至大。

另一个屡次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在教会之内。在这片土地上散布着许多隐藏的信徒，过着忠心的生活，却与弟兄姊妹隔绝，或因某种障碍不能加入信徒的团契。在广州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曾在医院里听闻真道。他对耶稣的信仰在镇上不是秘密；他随时为基督作见证，热切宣讲自己的信仰，为他赢得了"耶稣的人"的名号，远近闻名。他雪白的长须与温文的威仪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人们之所以知道他归信福音，是因为有人向几个从村里来广州做礼拜的人打听，他们到城里来之前是否听过真道。"听过，"他们回答，"我们村的曾老爹（Tsun）是基督徒，天天教导乡亲。"

在一个少有人至的偏远地区，一位本土布道者正在旅行，偶然发现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十年前已成为基督徒，却从未受洗。人们响应布道者的呼召，道出他的存在："我们

镇上有个耶稣的人——黄老先生；来见见他吧。"亲友乡邻的见证表明，他忠心敬拜真神。家中偶像的痕迹已清除殆尽；他以心灵的单纯向万有的主献上真正的敬拜，只是对洗礼和外在教会之礼仪一无所知。内地有一人写信给远方布道站的传道人索取基督教书籍——他的兴趣是被福音的普遍传闻唤起的。仔细研读之后，他又索取更多，宣称相信其中的道理，尽管他从未见过传教士，也从未听过本土传道人讲道。

在北江上的一座城市，一位传教士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屋作公开布道之用。人们照例怀疑外国人置业的动机，阻碍了他的成功，直到有一天，一位衣着体面、体态丰盈的绅士前来接洽——他得知了传教士的意图，特来把大街上的一间铺面租给他。他如此爽快公开地出租产业，与常例大相径庭，以致传教士忍不住问他是否知道福音。他回答："我从前在广州经商，常去'双门'附近的礼拜堂听道，那里有一位讲道人，讲得生动传神、道地纯熟。[^1]我知道福音又好又真，十分愿意把铺面租来作布道之用。"在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多少百万听过真道的人散居各地，不为人知、不被察觉，却

懂得真道的意义、相信真道的真实，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借着在数十间教堂与布道所、数百个墟镇与人口稠密的村庄中恒常而广泛地宣讲真理；借着在学校中教导成千上万的儿童与青年；借着售出与散发的数十万本福音书与基督教小册，百姓正渐渐明白福音是什么。说今日广东省有数十万人对真理已有足够的认识——若蒙神的灵使之活过来，便足以使他们得救——这并非夸大之词。就外在的预备而言，广州的教会迎来一场真正的五旬节祝福，已无任何拦阻。

其他与基督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力量也在运行，打破偏见、推翻迷信，为主的降临预备道路。全能的神的护理，显明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许多政治运动中；我们坚信：无论百姓面前还有怎样的挣扎，逼迫如何筛净正在成长的幼小教会，结局必是祂国度的广为扩展。

我们的首要本分，是做好手头的工作，这需要勇气，也需要盼望。这工作在我们前行时以巨大的规模耸立眼前。谈论已成的事、发出光明的预言固然容易；当中国和她的亿万人民归向主时，凭信心之眼瞻望那荣耀的前景，固然令人神

往；但作为教会，我们必须预备着手去做那浩大的预备之工——福音要在那片土地上得胜，这工夫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预备占据每一个有利的据点，利用四面而来的一切天赐良机；我们不应再作那往往流于形式、空洞无谓的祷告，求神为祂真理的广传开路。祂开路之奇妙，已超乎想象；今日广州所需要的，是数十位工人，连同相应的经费，去占据摆在我们面前的禾场。从北边风景绝美的连州，到南边有丛林与土著的海南岛，其间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这片土地已完全向传教士敞开。若有人有财，要指明二十个人可以立刻安置、工作现成的地方，易如反掌；而五百位才德兼备之士，在开垦从广州可轻易到达、尚未触及的人口稠密地区时，也会发现工作多得应接不暇。

从广州眺望前景，我们的心被一件事深深触动：为这铺展的工作所预备的资源，是何等不足。就工作的性质与扩展的机会而言，没有什么能拦阻其无限延伸。每个部门都有近乎无限的努力空间，因此明智之举，是从众多机会中拣选最有成功希望者。

中国，作为地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教会有着特别重大的诉求。她长期的闭关自守、半开化的状态、奇特而普及的教育制度，长期以来都是拦路的障碍；但更好的日子正在破晓，门户大开，邀请教会进入、得地为业。已成的工，与前面的路相比，不过是最小的开端。将要遭遇的困难既不少，也不小。它们如此之大、如此之多，以致那些知道困难却不明白我们所传福音大能的人，以为它们不可逾越；但作为耶稣的精兵，我们不惧怕困难；我们受差遣是要胜过困难，为主的降临预备道路，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使荣耀的君王降临。

真理与谬误的大冲突，将在这龙的国土上展开。一切谬误的势力，以那国徽为象征，与真理交战——真理以十字架为象征。她的人口占全世界异教人口近半，因此教会对外传教的精力，也当有一半投向中国。教会当思想中国与其他列国相比的相称诉求，也当思想在那片土地上所得果效的恒久。至于为地上日渐衰微的种族所做的一切——过去的和现在仍在做的——其智慧无人质疑。太平洋诸岛，虽在许多地方土著人口迅速减少，将永远居于尊荣之位，作为基督教传

教首次大捷的舞台；但与中国所得相比，投在它们身上的精力又占多少比例？三明治群岛现有土著人口不足五万，所受的努力若以同等比例投给广州，今日的工人队伍将增加百倍以上。为中国所做的一切，将在这些波利尼西亚种族完全消失之后，仍大有能力地发挥作用。教会把劳力投在最能生效之处，不仅为眼前的将来，也为将来的世代，实为智慧之举；而中国制度恒久的前景是如此确定，任何一分发动起来的基督教力量所结的无尽善果，都不容置疑。

在世界两端对峙的两大种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英语作为通用交际媒介的广泛流行，英国制度作为世界大改造力量的影响，几乎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中国人及其特有的风俗生活习惯的延续与扩展，也不可否认。这两大种族将如何彼此影响？将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神的护理把它们带入如此密切的关系，岂没有深意？——一个是地上万国中制度最古老、最凝固的民族，一个体现着基督教文明最新最好的成果。东方与西方相遇了；青春与暮年走到了一起；基督教以其永恒的青春、鲜活绽放，与在其原始而恒久的家乡中垂垂老矣的异教相遇。愿勇士们攻打龙穴、把至纯智慧

之光倾注于这片土地时，不因缺乏信心或热忱而手软——这片土地终将应验预言，差遣她的众子来到被钉十字架者的脚前。作为那广袤疆域中美好而有盼望的一部分，愿广州得到她理当得到的相称关注，使广袤的东方（广东）与广袤的西方（广西），以及云之南（云南），都得着生命之道的教师。愿"每五万人一位传教士"的比例——这被明智地提议为最低限度——施行于广州，工人队伍就必须立刻增加十二倍。六百位传教士才能满足这个配额——这为每位传教士分派的羊群，比基督教国家中一位牧师所牧养的羊群大二十多倍，无论是按立的牧师、医生、平信徒，还是未婚的女传教士，都在其中。

华南广袤的疆土，为真理的大军呈现一片美好的征服之地，不仅因万民云集，也因这国家的天然资源。矿产丰富，而土地却因迷信的重重封印而贫瘠，其天然宝库紧闭。煤、铁、铜、铅和许多其他矿藏，大量蕴藏于群山与平原盆地之中，但迷信禁止触碰，恐怕触怒龙与众灵之怒，招致大灾祸临到这地。基督教带着能力而来，要打破魔法之力与邪恶影响的信念给百姓施的咒语，为他们开启自己土地的宝藏——

其中蕴藏着使他们国家富强、外在昌盛的资源；我们盼望，那些从宗教之手领受这些恩赐的人，会乐意把它们大量奉献于主的圣工——奉献于伴随耶稣的宗教而来的各样慈善事业；愿全地，连同其人民与物产，都作为蒙悦纳的祭物献给主。

我们正站在大事件的前夜。秦国之地将被剧烈震动。政治危机正在逼近，可能以现今异族王朝的倾覆和纯粹的华人家族登上宝座告终。排外的日子永不能再回来，尽管许多人渴望如此；无论发生什么，其可能的结果是国家更进一步敞开。已做的预备工作将证明有无可估量的益处，使教会得以进入昌盛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装备整齐，去做摆在面前的工作。广州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尚在襁褓之中。过去的果效，无论是所用的工人数还是所施的影响，都不过是将要成就之事的保证。全地如此广泛敞开，不只是为显明其广阔与容量，而是要我们进去得地为业。主的使者已走遍几乎每一角落，带回报告说：现今就可以得着。借着增加本土与外来的工人，系统地划分区域，五年之内全地可轻易走遍，福音传到每一个城镇村庄。道路已开，交通工具完

全足以胜任；所缺的，只是前去的人。在五年之内，把福音带给这些散居城镇村庄的三千万人——这是何等的工作！教会拥有如此的财富、如此众多可以轻易前去的人，岂可轻看这样的机会?

[^1]: 丕思业牧师（Rev. C. F. Preston）。

第二十六章　向内地推进



图二十三 海南岛地图

迄今所做的工作，除客家（Hakka）地区的德国差会（German Missions）外，大体限于广州。城市本身及其稠密

的近郊，一望即是可及而广大的工场，足以吸尽一切入内者的精力与时间；但内地诸域恒在心上，不断努力深入。许多地点呈现特别的开口，传教士的希望与精力转向其中几处，作为未来运作的有希望的中心。

在省之北，卫理公会（Wesleyans）已在重要府城韶关（Shiu-kwan）站稳脚跟，该城是六大县的政治中心，六县皆可自由进入。那里开端良好，数年内必结丰硕善果。韶关不仅是广东大片地区的中心，更有江河与陆路驿道直通邻省江西（Kiang-si）与湖南（Hunan）。湖南人竭力抵制传教士从北面立足，因此从南面进入更显重要。溯长而秀的山口而上，江流穿行，急滩相连，过乐昌（Lok-cheung），便至坪石（Ping-shek）——湖南南境第一军台——由此可进入广大稠密之区。在乐昌城早立一前哨，可有效接触往来经商的湖南人（Hunanese）。

连州城在省之极西北角，是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选定设立传教士驻扎站点之处。它居平原之中，四周自然风光绝美。由北江支流可达，支流蜿蜒一百二十里，

穿十处绝秀峡谷，群山绵延，景色万变；自城中四望，高山耸立。三条小溪汇成连州河，每条溪谷都有稠密村庄，可达数十万人。百姓温良驯顺，对传教士极为友善。礼拜堂、学校、诊所已顺利开办多时。除其直辖之区外，连州距一条大河的源头仅一日半路程，该河流入湖南腹地，可从容进入那长期闭关自守的帝国一隅。连州边境湖南人的态度，令人有望在他们中间早开永久之工。连州以南，广袤山区有大批土著部落，至今不服华人管辖。他们来集市以山货易百物，但向他们传真道之事尚未着手。他们历史习俗饶有趣味，是连州未来工作中的动人一景——一新种族将归基督化育之下。

转向西南，稠密的香山区——大三角洲之南部——与其西紧邻的广阔新会区，呈现无数百姓，而所做甚少。数百万人在不大的半径内，完全可及，亟需明确而充足的安排以接触他们。

更西是高州（Ko-chow）城，六县之府城，被山脉隔于省之中部之外。这广阔一区尚未沾传教之泽，自有水系，多大镇，人口蕃庶，以高州为中心易达，是工作的良机。它全

然荒芜，除一两次匆匆过境，所做全无。其大川入海，盐、鱼、油、皮、药贸易兴旺，至今只靠帆船，尚无轮船进入。其民纯为广东人，方言略异，据闻性情和善。被天然屏障隔于省之他部之外，亟需特别关注，是教会可喜的工场。

极南是海南（Hainan）岛，与东京湾（the gulf of Tonquin）相望。此大岛是广东省最大的府之一，传福音之工至今几乎全然荒废。其孤悬隔绝了与大陆的频繁往来，方言差异使广州或香港来的传教士无能为力。十二年前，此岛对外界全然是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它以海盗与亡命之徒巢穴闻名，不鼓励探查。当时正议开条约口岸通商，几位中国海关（Chinese Customs）与英国领事馆（English Consular service）人士乘炮艇环岛一周，沿岸登陆，略作内陆短游。但观察有限，不足为内陆广大未知之区民情民风提供可靠信息。直到三年前，外壳才真正打破，内地敞开。首先是卡尔·C·杰里米亚森先生（Mr. Carl C. Jeremiassen）——丹麦人，前大清海关（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职员——献身为海南人做独立传教工作。除其他准备外，他曾在广州随嘉约翰医生（Dr. Kerr）研习医术外科，如今单枪匹马在岛

上做高尚之工。两年前我访海南，与杰里米亚森先生遍游全岛。在岛内地四十五日，往来于华人与土著之间，我可凭亲见亲历言其民风与工作之门；我可断言：全岛——海岸、内地、山岭、平原——全然向基督教工作敞开。三年前我们对民情一无所知；如今内地大部与沿海一带，如近广州熟游之区一样为人熟知；更重要的是，我们受欢迎已有把握。十年传教工作，遍及广东省大部，我从未见如这些百姓般的文雅、友善与真诚好客。

该岛约当西西里（Sicily）两倍大，最长直径一方向一百五十里，反方向一百里。北半部为广阔平原与和缓丘陵，东覆椰林；中南部多山，峰峦高出海面四千至七千英尺。农业佳，尤富矿产，金、铜、磁铁矿蕴藏丰富。气候虽热带，然较更南诸国不酷，常有海风调剂。总体宜人，尤以十月至四月为然。海口（Hoi-how）港的外侨一向健康。

人口由华人与土著黎族（Les）组成。华人约一百万，土著数不详；唯一可定的是人数众多。

华人是数百年前殖民者的后裔，性情安静淳朴，易于接近，似对基督教无强烈偏见。黎族是岛上原住民的后裔，中国人两千年前初至时他们已在；虽被逐出沿海沃野，面对华人侵夺，始终保持独立。分十五至二十部落，各有独立酋长，似同一种族。我们是首批深入内地村庄、住其家中的白人；尽管传闻相反，我们所见无不和善好客，乐于我们前往。他们的服饰习俗与华人大异；其语言历史尚待研究，其在人类诸种族中的应有位置尚待确定。他们全然没有华人迷信中那些最阻基督教的障碍，如国教、祖先崇拜、佛教等。他们居岛中南部山间，虽具野蛮人常态，体格性情皆是优秀种族。数重要村庄来请开办学校。

海南话（Hainanese）通行全岛大部，我们在黎区所见男子多半亦通晓，故一语可兼华人与土著。海南形势多方面类似台湾（Formosa）；只是黎族似比台湾野蛮人更易接近、更易感动；台湾基督教工作的奇妙成功，可为海南之预言。天意开了此岛之门，使我们得窥其中心，并示我们一民——实为两民——欣然接受福音，以其隔绝与欣然之心，有特别

强的求助权利。杰里米亚森先生独守此饶有趣味的工场，连一土著助手都没有。他应接不暇。来信云:

> "我手头工作堆积如山。自晨九时至天黑看病人，每日不得不打发许多人空手而归。近两周每日处方逾百，间行多台手术。候药时正是向百姓说话的良机，却无人可说。开工前我常举行简短的讲道祈祷会。"

他独自站在那里，重任压肩，心切把福音带给内地土著。他与广州差会（the Mission in Canton）有关联，向我们求援。占据这最有希望的工场，正是我们在广州扩展工作的正路；依我之见，华南（South China）无一处如这海南岛在近期应许如此丰硕的果实。

向西绵延的是大省广西，"广阔之西"（"the Broad West"），尚无永久或系统的工场。占据此省对其数百万人至关重要，也是打开更远云南，"多云之南"（"Cloudy South"）的预备步骤。近二十年前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在梧州城设一讲道所，但在"神仙"火药骚动（"gods and genii" powder excitement）时被逐。两年前重开该站，又第二次被

迫撤退。此城在边境之内数里，是入境口岸，全省最有影响之地。作为基地，它临大江，近省会桂林来流之汇合处，形势甚佳。长老会差会在上游数日路程的桂平（Kwei-ping）城略有立足，富尔顿（Fulton）与怀特（White）二位先生已着手在彼建立中心。住居问题一决，此省呈现最可喜的工场。水道纵横，百姓易达；在把喜讯带给从未听闻福音之名的数百万人的激励下，可成大工。

目前全省全然荒芜。除几次布道旅行与售出数万册书籍外，百姓仍未接触。其广阔水道，两岸城市镇集林立，每日数千人聚集，呈现无尽劳作之场。此省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向以最仇视基督徒——不仅基督徒，凡外国人皆仇视——闻名。四面接触，其民似同此一心，对外国政府或外国宗教的使者喊打喊杀。其仇视乃排外而非单排基督教：一英国人在华军中居高位，在彼羁留数周，受其待遇可证。种种酷刑的威胁恣意而发，虽着官服亦受公然侮辱。但其今之态度，不足以阻挠坚忍的传教士；经验表明他可纵贯全省，无特别阻挠公开宣道与散发印刷圣道，除杂沓华人集会常有的无礼外。此省当前之工，似是传教士彻底考察全境，向百姓

口传福音。彻底做成，永久之工的路便开了。可在江上消磨数月，开拓新疆土，每日数新镇纳入基督教影响之下。入广西最便之道在广州一侧，西江以其宽深之流贯穿全省，把粮食、桂皮、草席的丰富货物运往广州市场。

出广西境，便至云南省。中国最辽阔的省份之一，远离一切便利中心；如何抵达并将其丰富的矿藏纳入商路，曾引多次探险，丧失宝贵生命，乃至酿成战争。法国在东京（Tonquin）冲突的大问题，是开红河（Red River）为通往云南东南部商路。加尼尔（Garnier）等人溯柬埔寨（Cambodia）之河的探险，目的亦同。由缅甸经八莫（Bhamo）入其西境之道，望为彼方向的便利出口；而北面则以无限艰难由扬子江（Yang-tsz River）接近。科尔昆与瓦哈布二位先生的探险——后者殒命——旨在开一条自广州，经云南南部与老挝（Laos）之地，至毛淡棉（Maulmein）的商路。构想宏伟，实践证明大体可行，有望成为最可行的路线，将那广袤疆土的开发纳入英国之手。商业在从广州一侧探索云南上远先于基督教，但今路已开，此侧比他侧更易进入。因此更呼吁华南传教事业扩大，包括这"多云之南"的广

大区域。地广人稀，多处为山地部落，多土著，居民不如两广（the two Kwongs）大域之易接近；但其愚昧荒芜之状与可达之途，是为之努力的有力论据。

最后再看这工场，多么广大的部分仍未占据！广州城整条街道的百姓，与深山远村一样不知真道。数千村庄从未有传教士或本土传道人到访。数百稠密中心，每逢集日数千人聚集，从未见基督使者的面。另有数百城镇，传教士只到过一两次；而数百万人随处可见，对基督一无所知。这些百姓并非闭塞难达；基督的使者可达每一人。政府无禁令，种姓无藩篱，地方无限制，不阻传道人接近。他们未闻的简单原因是无人前往。除非援军来到，多年之后这数百万人才能对基督教大真理有最肤浅的认识。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听一次便一知半解的过眼之信，而是真理的反复呈现。对从未听闻者，一次短谈断不能使之明智地接受，最多只能引起兴趣，引之研究。这就需要屡访一地，追踪印象，自然限制了一人努力的范围。传教士的行程，要有效，不应是匆匆横贯大地，——虽然太常有此观——以到访城镇村庄之数记为征服

之数。这种肤浅之工不结永久之果。同一地点须屡访，同一信息须屡讲，蒙昧之心方见其义。

哦，若能把这些百姓的境况真实生动地呈现！他们并非焦急等待福音、一听便欣然接受。等待是等待，却不知等什么；有渴望，却在盲昧中不知我们所传的耶稣是唯一能满足他们的。他们冷漠，或执守旧信；挤满寺庙，或拜路边神龛，日复一日，心无高于朽坏之物的念想，对身后无确定的幸福之望。但他们可及，信息可达每一人的路是开的。

只要真理可达，他们的境况并非全然无望；只要路开、使者就绪，他们可得救。何等责任落在教会身上！知识的钥匙托付于她，永恒智慧的圣言委于她照管，仍有这么多人不知生命之道！她能无惧责备地交管家之账吗？

此呼召摆在每一献身基督之工的青年面前。本土利益的牵挂重，本土教会的呼声急，但来自异教之地数百万全然无知者的呼声，高过这些。对比此地忠心牧者的一生与十字架传教士的一生：前者直接影响至多数百人，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向同一批人讲解圣道，为主做高尚之工；但在广州等

地，传教士影响数千人，心从未被触动、从未被真理软化欢愉者，他可把自己印在他们身上。换一角度看：此地哪位牧者多年劳苦后，能断言他所做之工——无论多重要——若无他便无人做？他所填之位若无他便无同样能干者填？但传教士所做的，是他不去便永无人做的；凡来者皆得此确据：他们所做的，是不做便永远未做之事，直接增添有效事奉的总和。

已得之果，满是鼓励，当献最深感恩，却少有可供教会自夸之地：十五座小教堂，对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一百所学校，多为初级，对三千万人口中的儿童少年；九十七个支站，散于三大省的广袤疆土；七千基督徒，散于亿万人口。感谢神已成就之工；但哦，与未做相比何其少！这些基督徒不过是黑暗未触之巨块周围一圈窄窄的亮金；这些学校教堂不过是黑色无知与黑暗迷信大海中的几点星火。进步之象多而可喜，更大胜利之兆最显著；但黑暗、无知、残酷仍令人惊骇。福音已证明能给数千人带来喜乐与盼望；岂不能给那数百万人带来同样祝福？愿回答见于加增的奉献、生命的奉献、儿女的甘心奉献，使这大事实确立：基督的子民不

以他的福音为耻，信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仅基督教之地的万民，也包括中国的亿兆。

术 语 表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全书专名术语总表

共 699 条（按英文原名字母排序）

英文原名	中文译名	类别	备注
"A Systematic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孔子教义纲要》	其他	花之安著，原为德文
"Across Chryse"	《穿越金乡》	其他	Colquhon与Wahab西江之旅的游记题名
"All Souls"	众灵节	其他	即盂兰盆节/中元节；亡者之节

"Ascending the Heights"	登高	其他	九月初九习俗
"Bible History"	《圣经史》	其他	五卷本宗教课本
"Bible Lessons in Matthew and Mark"	《马太马可圣经课》	其他	白话译本
"Book of Odes"	《诗经》	其他	《孝经》所引
"bright" / "dark" graves	明墓/暗墓	其他	术语；广州墓制，明墓自上开挖，暗墓自侧面开洞
"Burning of Clothes"	烧衣节	其他	盂兰盆节俗称；焚化纸衣祭亡灵
"buttons"	顶戴	其他	清代官帽上的顶珠，品级之标

			志；张天师模仿朝廷赐予
"Canon of Filial Piety"	《孝经》	其他	儒家典籍，孝道权威指南
"Canon of Truth (or Reason) and Virtue"	《道德经》	书名	即"真理（或理性）与德行之经"；道教最高典籍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其他	裨治文创办的刊物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Compared"	《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	其他	
"City of Rams"	羊城	其他	广州别称，源于建城传说
"devil grannies"	鬼婆子	其他	

			买卖女孩、养大做下流营生的中介妇人
"Discourses on Mark"	《马可福音讲义》	其他	神学课程课本；与第十一章译文一致
"Discourses on the Gospel of Mark"	《马可福音讲义》	其他	花之安著，五卷
"Double Gate"	双门	地名	第20章；礼拜堂附近地名
"Dragon and Tiger Elixir"	龙虎丹	其他	张道陵在鹤鸣山所炼之丹
"dragon pulse"	龙脉	其他	风水术语
"Dragon-boat Festival"	龙舟节	其他	即端午节

"earth pavilions"	土亭	其他	术语；暂厝棺木多年不葬之所
"Feast of the Winter Solstice"	冬至节	其他	有"中国圣诞节"之称
"Festival of the Tombs"	扫墓节	其他	即清明节
"Flowery Pagoda"	花塔	地名	建筑；即广州六榕寺花塔，被时人视为"全城之冠"
"foot-protecting sand"	护足砂	其他	风水术语；穴下之砂层，有则主后人贵
"goddess of mercy"	观音	其他	神祇；佛教之观世音
"gods and genii" powder affair	"神仙粉"事件	其他	1870年骚乱的起因

"gods and genii" powder excitement	"神仙"火药骚动	其他	梧州排外事件
"Golden Immortals"	金仙	其他	道教仙品，玉皇上帝曾列此位
"golden lilies"	金莲	其他	缠足的雅称
"Good Words to Exhort the Age"	《劝世良言》	其他	梁发的小册子
"grave-house"	墓屋	其他	术语；砖砌墓室，棺置当中，四周可容人行走
"Great Lady Tsao"	班昭	人名	汉代女学者，著《女诫》，曾为皇后之师
	仁义大街	地名	博济医院所在街道

"Great Street of Benevolence and Rectitude"			
"Great-eyes," "Smooth-head," "Goat's-beard"	"大眼睛"、"光脑袋"、"山羊胡子"	其他	百姓给宣教士起的绰号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	《三国演义》	书名	历史演义小说，详叙关公事迹
"Hold the Fort"	《坚守阵地》	其他	福音诗歌，译名待考
"Holy Duke"	圣公	其他	孔子封号，作者英译
"Hundred Surnames"	《百家姓》	其他	男塾第二本课本
"Joss-pidgin men"		其他	

	"拜神的洋泾浜人"		第22章；洋泾浜英语中对传教士的称呼
"king-producing vapors"	王气	其他	风水术语；谓某山蕴藏可出帝王之气，作者斥为杜撰
"Ladies' Day"	妇女节	其他	正月初二
"Life of Christ"	《基督生平》	其他	锡乐巴著
"ling-yen"	灵验	其他	原文误作"letigy"，系"ling-yen"之OCR误植
"longevity boards"	寿板	其他	"棺材"的委婉语

"Mandarin barges"	官船	其他	河头船的别称，中国官员常用
"Millenary Classic"	《千字文》	其他	一千字、字字形义不同；相传六世纪中叶奉敕一夜写成
"Moon-feast"	中秋节	其他	月圆之夜的节日
"Most Holy Ancient Teacher"	至圣先师	其他	孔子封号，作者英译
"nine savage tribes"	九蛮	其他	岭南古称
"Peep of Day"	《天亮》	其他	白话译本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历程》	其他	白话译本
"Pleiades"	昴宿		七夕节别名之一

		其他	
"Preachers of Jesus"	"讲耶稣的人"	其他	百姓对宣教士的称呼
"prince of the powers of the air"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其他	术语；《以弗所书》2:2典故
"pure and undefiled religion"	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其他	第22章；引自《雅各书》1:27（和合本译法）
"rear barrier" / "back rest"	后障/靠背	其他	风水术语；吉穴后之高峰
"Revive us Again"	《复兴我》	其他	福音诗歌
"Rock of Our Salvation"	《我们救恩的磐石》	其他	普鲁默博士著

"rock-covered" graves	石覆墓	其他	术语；于顽石之下自侧面开洞营墓，水不能侵
"Romish Cathedral"	罗马天主教堂	地名	建筑；当指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时人以其双塔附会"老羊生新角"之讖
"Sacred Commands"	《圣谕十六条》	其他	康熙帝颁布的十六条训谕，每条七字
"Sau-shan-ki"	《搜神记》	书名	即"Records of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Gods"（考证诸神之记载）
"Seven Sisters"	七姐妹	其他	七夕节别名之一

"Shan-sin" / "gods and genii" powder	神仙粉	其他	骚动时传说为基督徒配制散发、投入井泉的毒粉
"Skilful Sister"	巧姐	其他	七夕节别名之一
"slipper-boat"	拖鞋船	其他	马浪船的别称
"squatters"	棚民	其他	客家人的别称
"Sword of the Spirit"	圣灵的宝剑	其他	术语；《以弗所书》6:17典故
"the attendants"	侍从	其他	风水术语；穴左右之岩脊
"the Broad East"	广袤的东方	其他	广东旧译，指广东；序言中对Kwong-Tung的字面解释

"the Broad West"	广袤的西方	其他	广西旧译，指广西
"The Church of Jesus"	耶稣教	机构名	第22章；当时新教徒的通称
"The Church of the Heavenly Lord"	天主教	机构名	第22章；天主教徒因用"天主（Tien-chu）"称上帝而得名
"the Cloudy South"	云之南	其他	云南旧译，指云南；第25章作者自注
"the contest for the first degree"	秀才考试	其他	在府城举行，考生按县录取
"The History of the Loh-fow Mountains"	《罗浮山志》	书名	十二卷的鸿篇巨制，奇闻宝库

"the Jesus man"	"耶稣的人"	其他	村民对曾老爹（Father Tsun）的称呼
"The Lonely Isle"	孤独之岛	其他	伶仃岛别称
"The Middle Kingdom"	《中国总论》	其他	卫三畏的巨著
"The Mind of Mencius"	《孟子心法》	其他	花之安著，原为德文
"The Philosophy of Micius and Licius"	《墨子与列子哲学》	其他	花之安著，原为德文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国演义》	其他	通俗历史小说，布道员引用
"the sect of the Heavenly Lord"	天主教派	其他	

			第22章；早年百姓对耶稣跟随者的误称
"the Society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	拜上帝会	其他	太平军自称
"Three Pure Ones"	三清	其他	即"三位清净者"，道教庙宇最显赫之位
"Three Rulers"	三官	其他	天官、地官、水官；与第5/26章之Sam Kwan译名一致
"Tiger Gate"	虎门	其他	虎门（Fu-mun）之意译别称
"triennial examination for	乡试	其他	举人考试，三年一度，在省城举行；每届一万二

the second degree"			千多名秀才应试，约取中一百名
"Trimetrical Classic"	《三字经》	其他	中国男塾首读课本
"Welcoming the Spring"	迎春	其他	新年后的仪式
"Western Paradise"	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	术语；佛教净土
"wisdom of the serpent"	蛇的灵巧	其他	圣经用语；原文"若我们略有蛇的灵巧"
"writings of the three Emperors"	三皇文	其他	即三皇之书；平行传说"鲍靓嵩山石室得三皇文"
A TAOIST PRIEST.	道士像	其他	原书插图图说；见图二

A-fat	阿发	人名	第21章；广东人，在大溪地岛作基督徒工作
A-Hung	阿红	人名	被逼缠足的妇女
A-Keet	阿吉	人名	日校驼背女孩，后归主
A.B.	文学士	其他	美国大学文学士学位
A.M.	文学硕士	其他	乡试（举人考试）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文学硕士学位
Abbé Huc	阿伯郝	人名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游记作者，书中引其求医趣闻

Abraham	亚伯拉罕	人名	圣经人物
Agatha	亚加大	人名	第22章；与上两条并列的早期著名皈依者，身份未确，不敢臆定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	其他	原文警示须把青年从无神论与不可知论的不信中拯救出来
Ah-Hok	阿鹤	人名	第21章；福州基督徒，为基督教书院捐一万四千元
Ah-Koh	阿哥	其他	粤语，对兄长的称呼
Ah-Pak	阿伯	其他	粤语，父之弟的称呼

Ah-Shuk	阿叔	其他	粤语，父之兄的称呼
Altar of Heaven	天坛	地名	北京祭天之坛
America	美洲	地名	
American Baptists	美国浸信会	机构名	
American Board	美国公理会差会	机构名	
American college	美国大学	机构名	书院课程水准参照：忠实完成学业者足以获得其文学士学位

American Presbyterian	美国长老会	机构名	在广州开展妇女事工
Amitahva-Buddha	阿弥陀佛	人名	西方极乐世界之佛
Amoy	厦门	地名	第21章
Angell	安格尔	人名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为新教徒争取到豁免拜偶像摊派的谕令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人	其他	指英裔
Anson D. F. Randolph and Company	安森·D. F. 伦道夫公司	机构名	纽约出版商，1885年出版本书
arhans	阿罗汉		佛教圣者

		其他	
Assyria	亚述	地名	古代帝国
Atsit	阿雪	人名	柳坡站查经妇女
Au / Ch'an / Ue / Kung	区、陈、余、孔	人名	传教士的中文教师兼文字助手之姓氏
Au-Fung-chi	区凤墀	人名	布道员，精于解经，协助翻译工作
Australia	澳洲	地名	
Babylon	巴比伦	地名	古代帝国
bak-wa	白话		"明白话"之意

		其他	
Baptist	浸信会	机构名	
Baptist Mission	浸信会差会	机构名	
Baptist Missions	浸信会差会	机构名	在广州开展妇女事工
Bartimaeus	巴底买	人名	圣经人物，喻蒙恩得救者
Basel Mission	巴色会	机构名	巴塞尔传道会；最早深入内地
Batavia	巴达维亚		华侨差会所在地

		地名	
Benares	贝拿勒斯	地名	佛陀出生地，今瓦拉纳西
Berlin Mission	柏林传道会	机构名	与德国路德会相关
Berlin Society	柏林会	机构名	在香港办孤儿院的差会
Bhamo	八莫	地名	缅甸城镇
Bible-woman	圣经妇女	其他	第21章；女性圣经工作者
Bible-women	查经妇女	其他	协助传教士女士的本土妇女
Birmingham	伯明翰		

		地名	英国城市，"中国的伯明翰"为比喻
Boarding-School	寄宿学校	其他	指教会寄宿学校
boat-people	蜑民	其他	水上居民
Bonze	和尚	其他	旧时对佛教僧人的称呼
Borneo	婆罗洲	地名	今加里曼丹岛
Boston	波士顿	地名	引言落款地
Brahmanism	婆罗门教	其他	
Bridgeman	裨治文	人名	美国传教士（Elijah Coleman

			Bridgman），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传教会者之一
Bridgeman and Culbertson Version	裨治文—郭实腊译本	其他	即委办译本，当时半数在华教会使用
Broad East	粤东	地名	原文"(Canton and Kwong-Si)"，此处指广东
Broad West	粤西	地名	原文"(Canton and Kwong-Si)"，此处指广西
Buddha	佛	其他	三宝之一
Burmah	缅甸	地名	原文拼作Burmah

Cabul	喀布尔	地名	原文拼写
Calcutta	加尔各答	地名	与广州同纬度的印度城市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地名	华侨返乡娶妻之来源地
Calvin	加尔文	人名	
Cambodia	柬埔寨	地名	
Camoens	贾梅士	人名	澳门著名石洞即以其命名
Candida	徐甘第大（甘第大）	人名	第22章；徐光启孙女，圣名甘第大，以仁慈善功闻名
Canton	广州		

		地名	
Carl C. Jeremiassen	卡尔·C·杰里米亚森	人名	丹麦传教士
Cashmere	克什米尔	地名	
Celestial Empire	天朝	其他	第22章；对中国的称呼
Ceylon	锡兰	地名	
Ch'a-Uen River	茶园河	地名	
Ch'an-Mung-nam	陈梦南	人名	已故布道员，饱学之士，著述流传
Ch'an-tsun	陈村		

		地名	
Chang-tsz	庄子	人名	道教最有力的倡导者，今日受尊崇之隆甚至超过创始人
Cheung-Sin	张仙	人名	原文称"医神"照译；经核实为送子张仙，宋眉山人张远霄，持弓射天狗
Cheung-tien-sz	张天师	人名	道教现任掌教，居江西龙虎山，出自张道陵一脉
Cheung-to-ling	张道陵	人名	汉代道士，张天师世家之祖
Chi-Kwok	持国天王	人名	四大天王之一，"护国者"

Chii-fu-tsz	朱夫子	人名	粤语拼音；即十二世纪理学家朱熹，孔子著作注疏者
Chik-hom	赤坎	地名	开平大镇
Chinese Customs	中国海关	机构名	
Chinese Missionary Society	华人传道会	机构名	第21章；广州教会所设华人传道会
Chiu-Tak-chiu	赵德昭	人名	瘫痪老人
Chow dynasty	周朝	其他	老莱子所处朝代
Chow period	周朝		

		其他	六个思想扩展时代之第一，中国的黄金时代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会	其他	
Christian Union	基督徒联合会	机构名	广州众教会的联合组织
Chuk-Liu	竹寮	地名	从化谷地长老会站点
Chun-tsiu	春秋	其他	五经之一，唯一可确定孔子亲著
Chung-tu	中都	地名	孔子任邑宰之地
Chung-yung	中庸	其他	四书之一，"中庸之道"

神学课程科目

Church Government and Discipline	《教会治理与纪律》	其他	
Church History	《教会史》	其他	神学课程科目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 / Church Mission	英国圣公会差会	机构名	后文简称"圣公会差会"
City Temple	城隍庙	机构名	广州城隍庙；外国人称"Temple of Horrors"（恐怖之庙）
Cochin China	交趾支那	地名	法属交趾支那（南圻）
Colledge	郭雷枢	人名	美国传教士医生（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838年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传教会者之一
colporteur	售书员	其他	巡回售书的布道员
colporteurs	卖书人	其他	巡回卖书散书者
Colquhon	科尔昆	人名	疑为Colquhoun（曾著《"Across Chryse"》游记）
commissioner Lin	林则徐	人名	钦差大臣林则徐；鸦片战争期间（1841年之战）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compradore	买办		

		其他	华人总管，欧美商人的居间人
Confession of Faith	《信仰告白》	其他	长老会神学课程课本
Confucianism	儒家	其他	儒家学说；原文讨论其智力生命与未来
Confucianists	儒家	其他	儒者
Confucius	孔子	人名	
Congregationalist	公理宗	机构名	
corban	各耳板	其他	术语；《马可福音》7:11"供

			献"之意，作者借喻祭祖耗财
Corea	朝鲜	地名	原文拼写
Darwin	达尔文	人名	第22章
Demarara	德梅拉拉	地名	第20章；南美殖民地，华人移民地
Dharma	法	其他	三宝之一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	《粤语词典》	其他	湛约翰编
district magistrate	知县	其他	
	双门楼		

Double Gate tower		地名	广州礼拜堂附近地名
Dr. Ball	波乃耶	人名	早期在广州找到住所的宣教士
Dr. Bridgeman	裨治文	人名	第一位抵达广州的美国宣教士
Dr. Draper	德雷珀博士	人名	原文引其论亚洲衰老民族智力状况之语
Dr. Graves	纪好弼	人名	美南浸信会宣教士
Dr. Hobson	合信	人名	医生，著有十八部医学著作
Dr. Hopper	哈巴安德	人名	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在华工作四十年
Dr. Kerr	嘉约翰		广州传教医生

		人名	
Dr. Legge	理雅各	人名	伦敦会宣教士，孔子经典的伟大翻译家
Dr. Parker	伯驾	人名	1834年来广州，开创医疗宣教
Dr. Plumer	普鲁默博士	人名	《我们救恩的磐石》作者
Dr. S. R. Brown	布朗	人名	马礼逊教育会负责人
Dr. S. Wells Williams	卫三畏	人名	学者、词典编纂家、外交家，《中国总论》作者
Dr. So-to-meng	苏道明	人名	

			嘉约翰培养的本土外科助手，白内障手术名家
Duke Ting	鲁定公	人名	任命孔子为中都邑宰的鲁国国君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机构名	马礼逊曾任其译员
East River	东江	地名	
East-Indian Archipelago	东印度群岛	地名	
Easter	复活节	其他	
edition of the Classics	《中国经典》	其他	理雅各十卷本
Edward Gibbon			

	爱德华·吉本	人名	英国历史学家，著《罗马帝国衰亡史》
Emperor Leang	楚襄王	人名	仙女拜访故事中的皇帝
Emperor Tao-Kwong	道光皇帝	人名	颁布上谕准许天主教信徒信仰自由
English Consular service	英国领事馆	机构名	
English Presbyterians	英格兰长老会	机构名	
English Wesleyan	英国卫理公会	机构名	即卫斯理宗差会
Episcopal			

	圣公会	机构名	
Ernst Faber	花之安	人名	德国传教士、汉学家
Ernst Johann Eitel	欧德理	人名	德国传教士、汉学家
Europe	欧洲	地名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证据》	其他	神学课程科目
Fa district	花县	地名	县名，洪秀全家乡
Fa-hien	法显	人名	东晋佛教旅行家
fan-kwei	番鬼	其他	"洋鬼子"之意

Far East	远东	地名	
Fat-Shan	佛山	地名	
Father Tsun	曾老爹	人名	广州附近某村未受洗的老信徒，被村民称为"耶稣的人"
Feast of Lanterns	元宵灯节	其他	
Female Semi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长老会女子书院	机构名	即1872年那夏理创办的真光书院（True Light Seminary）
Five Classics	五经	书名	乡试第二场考题所出
	华林寺		广州名刹

Flowery Forest Monastery		地名	
Foochow	福州	地名	教英语书院所在地之一
fook	福（fook）	其他	蝠 fook 与"福"同音，故为吉兆
Fook-poh	伏波将军	人名	汉初翻越五岭、平定南方的名将；原文作"early Hans"（西汉），未强指定为路博德
foreign office	总理衙门	其他	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Formosa	台湾	地名	旧称

Four Books	四书	书名	乡试第一场考题所出
France	法国	地名	原文"与法国之战"即1884—1885年中法战争
French	法国/法国人	其他	第22章
French Cathedral	法国大教堂	地名	第22章；指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1863年奠基，1888年落成，时"奠基二十余年行将落成"与之吻合）
Fu-mun	虎门	地名	别称"Tiger Gate"，即虎门之意
Fulton	富尔顿		传教士

		人名	
fung	风	其他	风水术语；据风水说为从地中冒出的寒气（原文OCR作"fungy"）
Fung-Kiu	冯娇	人名	年轻读经员，本土传道人之妻
Fung-shui / fung-shui	风水	其他	术语；"风""水"之说，即卜地之术
Fung-Yun-San	冯云山	人名	洪秀全最早的朋友之一
Galatians	加拉太书	其他	新约圣经书卷
Garnier	加尼尔	人名	法国探险家

German Mission	德国差会	机构名	泛指在粤德国差会（巴色会、柏林差会、莱茵传道会）
German Missions	德国差会	机构名	在客家地区
Golden Rule	金科玉律	其他	子贡问答引出的否定形式恕道
Gospel	福音	其他	
Grand Lama	大喇嘛	人名	达赖喇嘛
Greece	希腊	地名	古代城邦/帝国
Greek fire	希腊火	其他	烟火种类

Green Dragon / White Tiger	青龙/白虎	其他	风水术语；左青龙、右白虎，左山宜高于右山
H'lassa	拉萨	地名	原文拼写
Hades	阴间	其他	术语；亡灵拘禁之所
Hainan	海南	地名	岛名
Hainanese	海南话	其他	方言
Hakka	客家	其他	
Han dynasty	汉朝	其他	朝代
Han period	汉朝	其他	

			六个思想扩展时代之第二，公元一世纪
Han-Ming-ti	汉明帝	人名	东汉皇帝刘庄
Han-Wu-ti	汉武帝	人名	原文OCR作"Han-VVu-ti"，系"Han-Wu-ti"之误
Hanlin College	翰林院	机构名	清代最高学术机构
Hap-Noi	哈内	地名	意为"口内"（"inside the Pass"）
Happy Valley	跑马地	地名	香港墓园
Heung-Shan			

	香山	地名	县名，今中山
hien	hien（存疑）	其他	薄壳双壳贝名；疑为"蚬"，与"聪慧"一词同音
Hindoo	印度	其他	旧称
Ho-Kwei-tak	何贵德	人名	年轻布道员，教会学校出身
Ho-ming-shan	鹤鸣山	地名	张道陵炼龙虎丹之处；英译别称"the mountain where the crane calls"（鹤鸣之山）
Ho-t'au	河头	地名	船产地，"河头船"原名来自制造此船的地区

Hobson（Dr. Hobson）	合信	人名	英国传教士医生（Benjamin Hobson），伦敦会医院主持者
Hoi-how	海口	地名	海南港口
Hoi-ping	开平	地名	县名
Hok-Shan	鹤山	地名	县名
Holy Mother	圣母	人名	第22章；指圣母玛利亚，观音像被"改名"为圣母
Honam Joss House	河南庙	地名	海幢寺俗称
Hong	康	人名	第20章；古增镇基督徒

Hong-Kong	香港	地名	
Hong-Kung	康公	人名	南海县民间神祇；经核实为粤语区所奉"康公"（粤语音近 hong-gung），鸭群踏灭追兵足迹、不食鸭肉之传说母题与顺德均安康公传说吻合
Hoppo	粤海关监督	其他	清代广州海关监督
Huen-tsang	玄奘	人名	唐代佛教旅行家
Hunan	湖南	地名	省名

Hunanese	湖南人	其他	
Hung-Jin	洪仁玕	人名	洪秀全最早的朋友之一，或为洪仁玕
Hung-Sau-tsiin	洪秀全	人名	太平军领袖
hung-shau	空手	其他	原文OCR作"htmg-shau"；与"凶手"同音故口语避用
Hung-Shing	洪圣	人名	南海大神，原为广州本地人，后得朝廷敕封祭祀
IDOLS IN TAOIST TEMPLE.	道观中的神像	其他	原书插图图说；见图三

Im-lo-wong	阎罗王	人名	地狱之王
Imperial Dictionary	《康熙字典》	其他	二百一十四部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大清海关	机构名	
Independent	独立派	机构名	教会体制之一
Ip-kan-ning	叶锦宁	人名	家中举行聚会者
James Legge	理雅各	人名	英国汉学家
James McCosh	詹姆斯·麦考什	人名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868–1888）；中文译

			名见中文维基百科
Japan	日本	地名	
Jesuits	耶稣会士	机构名	天主教修会，利玛窦所属
John Wilson and Son	约翰·威尔逊父子公司	机构名	剑桥印制商，音译暂定
John Wilson and Son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约翰·威尔逊父子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	机构名	本书印制商
Jonah	约拿	人名	圣经人物
Joseph Cook			

	约瑟夫·库克	人名	美国公理会牧师、演说家，本书引言作者
Joseph Edkins	艾约瑟	人名	英国传教士、汉学家
Kam-fa	金花娘娘	人名	妇女儿童的守护神
Kam-Shan	金山	地名	广州以西十五里石岛上的山名
kang	枷	其他	宽大木颈枷，示众之刑具
Kang-hi	康熙	人名	《康熙字典》所指皇帝
kat shau	吉手	其他	"吉祥之手"；苦力吆喝用语
Kau-Kong	九江	地名	原文拼作Kau-Kong，与第一章

			Kow-Kong（九江）为同一地名，丝绸区商贸中心
Kerr（Dr. Kerr）	嘉约翰	人名	美国传教士医生（John Glasgow Kerr），主持博济医院三十年
Ki-Ying	耆英	人名	钦差大臣
Kiang-si	江西	地名	省名，原文拼写
Kiang-Si	江西省	地名	张天师所居龙虎山所在地
Kiun-tsz	君子	其他	儒家"完人"理想，即"绅士学者"
Ko-chow			

	高州	地名	六县之府城
Ko-Ming	高明	地名	原文OCR作"Kó-Ming"，系"Ko-Ming"之误
Kom-chuk	甘竹	地名	疑为顺德甘竹
Kong-Mun	江门	地名	
Koon-yam	观音	其他	第20、22章；观音像
Koon-Yam-chook	观音粥	其他	第20章；"观音竹"谐音文字游戏，基督徒毁观音像后煮粥戏称
Kot-hung	葛洪	人名	

			在罗浮山得道成仙，其名备载道教群书
Kotzebue	科策布	人名	第22章；德国/俄国航海家奥托·冯·科策布，曾著文批评传教士
Kow-Kong	九江	地名	佛山丝绸重镇
Ku-ló	库朗	地名	原文如此，疑为Ku-lang之OCR误植，以香茶闻名
Ku-tseng	古增	地名	第20章
Kuh-yuen	屈原	人名	龙舟节纪念的政治家
Kun-Yam			

	观音	人名	赐子观音、慈悲者；与第5/26章之Kwan-yin为同一神祇不同拼写，译名一致
Kung-hi	恭喜	其他	拜年贺词
Kung-Kih	孔伋	人名	孔子之孙，《中庸》作者
kung-tak	功德	其他	术语；粤语拼音，意为"积功德"的法事
kut	橘（kut）	其他	小柑橘；与"吉"同音
Kwai River	桂江	地名	亦称"Cassia River"
Kwai-Chow（省）	贵州		

		地名	省名；注意与顺德桂洲镇Kwai-Chow区分
Kwai-Chow（镇）	桂洲	地名	顺德市镇；注意与贵州省Kwai-Chow区分
Kwai-lam	桂林	地名	广西省会
Kwan-Kung	关公	人名	武神，三国时期人物；与第5/26章之Kwan-ti（关帝）为同一神祇在不同章节的不同拼写，本章据原文拼写译作关公
Kwan-Loy	关来	人名	

			广州第二教会本土牧师，曾赴加州淘金
Kwan-ti	关帝	人名	道教神祇
Kwan-yin	观音	人名	慈悲女神
Kwei-ping	桂平	地名	广西城市
Kwok-puk	郭璞	人名	粤语拼音；三世纪学者，被奉为风水早期倡导者之一，曾游广州
Kwong-Chow	广州府	地名	府名
Kwong-Muk	广目天王	人名	四大天王之一，"大眼者"

Kwong-Si / Kwang-Si	广西	地名	省名；原文两种拼写
Kwong-Tung	广东	地名	省名
Lai	赖	人名	姓氏
Lak-low	勒流	地名	顺德丝绸重镇
Lam-Iu-shi	林耀氏	人名	第20章；农妇
Laos	老挝	地名	
Laos kingdom	老挝王国	地名	原文作"Laos kingdom"
Lau-chow	柳州	地名	以棺材板闻名

Lau-Hing	刘兴	人名	第20章；大有能力的传道人
Lau-Wy-chiu	刘维周	人名	布道员，擅长抨击流行迷信
Laughing Buddha	笑佛	其他	即弥勒佛
Lazarus	拉撒路	人名	圣经人物，喻蒙恩得救者
Le-Ki	礼记	其他	五经之一，"礼仪之书"
lee	鲤（lee）	其他	鲤鱼；与"利"同音
Lee-Hap	李合	人名	恶名昭著者
Lee-Keng-oo	李敬武	人名	新会基督徒

Lee-yen	李燕	人名	从加利福尼亚归来的基督徒
Les	黎族	其他	海南土著民族
Leung-A-fah	梁发	人名	马礼逊按立的第一位中国布道家
Leung-Yem	梁炎	人名	从洛杉矶归来的基督徒
Li-Ying-Wong-Chau	李英旺洲	人名	著名叛首，祖坟被官府掘毁以破风水，身份难考
licentiates	准牧师	其他	长老会术语；经区会考试承认为可讲道者
Licius	列子	人名	花之安论著所论哲学家
Lien-Chow	连州		城市名

		地名	
Lien-Chow River	连州河	地名	北江支流
Light of Asia	亚洲之光	其他	对佛陀的称呼
Lintin	伶仃岛	地名	别称"The Lonely Isle"（孤独之岛）
Liu-Kiu	廖九	人名	第20章；长老兼售书员
Liu-po	刘浦	地名	原文OCR作"Liu-pŏ"，设有布道站之地
Liu-pŏ	廖步	地名	原文OCR作"Liu-pŏ"；人口稠密农业区中心的教会

Liu-pǒ	柳坡	地名	差会站点，阿雪工作地
Lo-fu	卢富	人名	第20章；浸信会差会基督徒，卖身为苦力赴德梅拉拉传教
Lo-kwan	老君	人名	道教创始人老君（太上老君），张道陵传说中之神人
Lo-Kwan	卢关	人名	第21章；赤坎教会会友，月领五元捐五分之一
Lo-Look	卢陆	人名	第20章；瘸腿医生
Lo-pan	鲁班	人名	木匠守护神

Lo-tsz	老子	人名	道教创始人，与孔子同时代
Lock-tuck	乐德	人名	孤儿名，意为"以德为乐"
Loh-fow mountains	罗浮山	地名	
Loh-fow Mountains	罗浮山	地名	道教堡垒；最高处海拔三千五百英尺，在广州以东约七十英里
loh-han	罗汉	其他	阿罗汉的中文简称
Lok-cheung	乐昌	地名	粤北城镇
London Mission	伦敦传道会	机构名	

London Mission Hospital	伦敦会医院	机构名	后并入博济医院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The London Mission	伦敦会	机构名	原文两种称呼
Los Angeles	洛杉矶	地名	Mo-Hing（莫兴）、Leung-Yem（梁炎）归来地
Lot	罗得	人名	圣经人物
Low-Chow	柳州	地名	
Lu	鲁国	地名	诸侯国名，孔子本国

Lui-kung	雷公	人名	形象为生有双翼利爪，手持锤与鼓以发雷霆；别称"thunder-god"（雷神）
Luk-tso	六祖	人名	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南华寺供奉其肉身
Lun-yu	论语	其他	四书之一，"孔子语录"
lung	龙	其他	风水术语；义为高起、高踞，指高地、山
Lung-fu Mountain	龙虎山	地名	张天师居处；英译别称"'Dragon and Tiger' Mountains"（龙虎之山）

Lung-Kong	龙江	地名	丝绸重镇
Lung-Mun	龙门	地名	
Lung-Shan	龙山	地名	丝绸重镇
Lung-wong	龙王	人名	道教神祇
Lutheran Church of Germany	德国路德会	机构名	
M. de Lagrene	拉格内	人名	法国公使
M. S. Culbertson	郭实腊	人名	裨治文的同事，合译圣经
ma-lang	马浪	其他	广州快船，别称"拖鞋船"

Macao	澳门	地名	
Mahometanism	伊斯兰教	其他	原文旧称
Mak-Shui	麦水	人名	布道员，中国式演说家
Malacca	马六甲	地名	华侨差会所在地
Man-pat	文笔	其他	术语；锁水口小塔，因形如文人之笔得名，内供文昌
mandarin / Court dialect	官话	其他	
Martyred Sisters of Mercy	殉道仁慈修女	人名	1870年天津教案中遇难的修女，

			原文拼作"Tien-tsin"
Matteo Ricci	利玛窦	人名	第22章；1582年抵达广州
Matteo-Ricci	利玛窦	人名	耶稣会士；在华主张调和祭祖礼仪派的领袖；首次出现已注英文
Maulmein	毛淡棉	地名	缅甸城市
May-Yan	美妍	人名	孤儿名，意为"美丽的恩典"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中国医药传教会	机构名	伯驾创办，设医院
medical missions	医疗传教	机构名	学生普通知识根基太差是医学训

			练效率不高的障碍
Mei-ling Ridge	梅岭	地名	
Mencius	孟子	人名	四书之末为其著作
Messrs. Milner & Bull	米尔纳和布尔商行	机构名	接待马礼逊的美国商行
Methodist	卫理宗	机构名	
Mi-loi-fat	弥勒佛	人名	未来佛
Micius	墨子	人名	花之安论著所论哲学家
Middle Kingdom	中国		

		地名	原文"Middle Kingdom"指中国
Ming dynasty	明朝	其他	朝代；原文作"公元1368—1628"，照原文译出
Miss Dr. Niles	倪医生	人名	女医生，主持医院妇女部
Miss H. Noyes	那夏理	人名	美北长老会女传教士，1872年创办真光书院（长老会女子书院）
mission-schools	教会学校	机构名	应保持现状、专心以中文为媒介教学，不宜引入英语
Mo-Hing	莫兴	人名	从洛杉矶归来的传道人

Mong-fu-kong	望埠岗	地名	一年新增会友最多的站点
Mongolia	蒙古	地名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	马礼逊教育会	机构名	
Mr. Faber	花之安	人名	莱茵差会宣教士，汉学家
Mr. Kong	江先生	人名	第22章；粤语"Kong"对译汉字未确，暂作"江"；被派往广西打开缺口的天主教徒
Mr. Krolzyck	公孙惠	人名	莱茵差会宣教士，旅行家、新工场开拓者

Mr. Piercy	俾士	人名	英国卫理公会宣教士，广州卫理公会创办人
Mr. Roberts	罗孝全	人名	美国浸信会宣教士，洪秀全曾向其申请受洗
Mr. Wong	黄老先生	人名	偏远地区九十岁的老信徒；粤语Wong常作黄
Mrs. Henry	亨利夫人	人名	作者夫人，创办广州小孤儿院者
Mrs. Lee-Sam	李三太太	人名	查经妇女，才具出众
Mrs. Ng-shuk-un	伍淑恩	人名	真光书院总教习，本校毕业生
Mrs. Sun-look	孙禄	人名	

			真光书院预备部教师，长老遗孀，教会女执事
Mui-ling pass	梅关	地名	原文OCR作"Mui-Hng"；南北孔道
Nam-hoi	南海	地名	县名，康公故里
Nam-hung	南雄	地名	粤北边境；梅关山脚
nam-mo-o-ni-to-fut	南无阿弥陀佛	其他	粤语念佛名号
Nam-ning	南宁	地名	广西南部重镇
Nam-wa-tsz	南华寺	地名	韶关附近名刹，供奉六祖肉身
Nanking	南京		

		地名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	其他	神学课程科目
Nepaul	尼泊尔	地名	原文拼写
Nestorian	景教	其他	聂斯托利派
New Jerusalem	新耶路撒冷	地名	《圣经》中的天城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地名	与广州气候比较的美国城市
New York	纽约	地名	
Ng-Chow	梧州	地名	广西首府（当时）
Ng-Mang	吴猛		

		人名	晋朝人，二十四孝人物之一（恣蚊饱血）
Ng-Oon	吴安	人名	城中旗人
Ngai-Mun	崖门	地名	宋末帝溺亡处
ngoi-foh	外科	其他	中医"外治"之粤语音译
Nii-kai	《女诫》	其他	班昭所著，古今第一部女子教育专著
Nirvana	涅槃	其他	
noi-fok	内科	其他	中医"内治"之粤语音译
North River	北江		

		地名	
Ocean Banner Monastery	海幢寺	地名	广州名刹
Oi-Keet	爱洁	人名	孤儿名，意为"慈爱的纯洁"；小名阿爱
Oi-Yuk-t'ong	爱育堂	机构名	广州商绅所办慈善机构，与博济医院相抗衡
Om-tsin	暗箭	其他	风水术语；邪气之别名（"secret arrow"），窄巷直冲屋门即犯此
Pak-shik / Pe-se	百色	地名	又作Pe-se
Pak-tsuk-Shan	百足山		

		地名	别称"Centipede Hill"（蜈蚣岭）
Pali	巴利语	其他	
Parker（Dr. Parker）	伯驾	人名	美国传教士医生（Peter Parker），博济医院首任医生
Parsees	帕西人	其他	医院捐助人之一
Paul	保罗	人名	使徒
Payson	佩森	人名	美国公理会牧师，名言"需要我的人，就是我要的人"被引
Pe-sung Mountain	嵩山		

		地名	查无确指，音译暂定
Pearl River	珠江	地名	
Peking	北京	地名	天坛所在地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同文馆	机构名	即京师同文馆及其分馆
Penang	槟榔屿	地名	华侨差会所在地
Philippi	腓立比	地名	马其顿古城
pidgin-English	洋泾浜英语	其他	第22章
Ping-shek	坪石	地名	湖南南境第一军台

Plato	柏拉图	人名	古希腊哲学家，孟子同时代人
Pok-lo	博罗	地名	东江沿岸城市，中国第一位新教殉道者殉道地
Pok-loh district	博罗县	地名	伦敦传道会六个站点
Pok-tsai-ye-kook	博济医局	机构名	即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原文粤语音译
Polynesian	波利尼西亚	其他	波利尼西亚种族
Precious Hall of Great Heroes	大雄宝殿	地名	海幢寺大殿
Prefect	知府	其他	

			官职；城隍庙由知府租给公司经营
Presbyterian	长老会	机构名	
Presbyterian Church	美国长老会	机构名	后文简称"长老会"
Presbyterian Mission	长老会差会	机构名	
Presbytery of Canton	广州长老会	机构名	发出反缠足牧函
Prince Tsu	楚王	人名	汉明帝之弟刘英
Princeton			

	普林斯顿	地名	新泽西州城市，普林斯顿大学所在地
Protestant Missions	新教差会	其他	
pui-skii	背书	其他	音译；即"backing the books"，背对先生背诵课文
Pun-ti	本地人	其他	意为"natives of the soil"（土著）；纯正广东人
Red River	红河	地名	
Rev. B. C. Henry (Benjamin Couch Henry)	香便文	人名	本书著者，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广州传教十

			年；中文名"香便文"见粤语圣经翻译史料
Rev. C. F. Preston	丕思業	人名	美国长老会宣教士，粤语讲员
Rev. C. F. Preston (Charles F. Preston)	丕思业	人名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粤语圣经翻译先驱，中文名见粤语圣经翻译史料；1877年卒；第25章脚注所指在"双门"礼拜堂讲道者
Rev. S. Whitehead	怀特海	人名	英国卫理公会宣教士，演说家
Rev. T. G. Selby	锡乐巴	人名	英国卫理公会宣教士，开拓者，著《基督生平》

Rhenish Mission	莱茵传道会	机构名	
River of Heaven	天河	地名	即银河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	人名	来华第一位新教宣教士，伦敦会
Roman Catholic Missions	罗马天主教差会	机构名	第22章；第二十二章标题用语
Romans	《罗马书》	其他	新约圣经书卷
Rome	罗马	地名	古代帝国
Romish Church	罗马教会	机构名	即天主教会，原文旧称

Romish Church / Church of Rome	罗马教会	机构名	第22章；原文"Romish"略带贬义，译作"罗马教会"
S. Wells Williams	卫三畏	人名	美国汉学家，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地名	加州城市，关来求学地
Sai-lo	细佬	其他	粤语，对幼者的称呼；原文OCR作"Sai-16"
Sai-tsiu Hills	西樵山	地名	
salt commissioner	盐运使	其他	

Sam Kwan	三官	人名	道教三官大帝
Sam-Shui	三水	地名	即"Three Waters"，三江交汇处
San-hing	新兴	地名	县名，溺婴之风盛行之地
San-ning	新宁	地名	县名，今台山
San-ui	新会	地名	县名
Sandwich Islands	三明治群岛	地名	今夏威夷群岛
Sanscrit	梵语	其他	
Senga	僧	其他	即僧伽（Sangha）

Shak-ya-Muni-Gautama Buddha	释迦牟尼·乔达摩佛	人名	佛教创始人
Shan	神	其他	泛指"众神"的通称，亦有"灵"之意
Shan-Kam	绅衿	其他	粤语"绅衿"之音译；指绅士阶层
Shan-tung	山东	地名	省名，孔子出生地
Shang-ti	上帝	其他	"在上之主宰"，经典中指真神
Shanghai	上海	地名	
Shat-hi	煞气	其他	风水术语；致命邪气
Shek-hung	石亨		

		地名	浸信会差会村中教会所在地
Shek-lung	石龙	地名	
Sheung-ti	上帝	其他	宣教士在当地对神的称呼；南华寺告示亦用此名
Shi-King	诗经	其他	五经之一，"诗歌之书"
Shing-yen	圣人	其他	《中庸》抬升孔子至此尊位
Shiu-Chow	韶州府	地名	府名
Shiu-Hing	肇庆府	地名	府名
Shiu-kwan	韶关	地名	粤北府城

Shorter Catechism	《小要理问答》	其他	长老会神学课程课本
Shu-King	书经	其他	五经之一，"文书之书"
shui	水	其他	风水术语；指低地
Shun-tak	顺德	地名	县名
Siam	暹罗	地名	今泰国
Siamese kingfisher	暹罗翠鸟	其他	其羽毛用于点翠羽饰
Sicily	西西里	地名	
Silas	西拉	人名	保罗同工

Simon	西门	人名	圣经人物，喻蒙恩得救者
Sin-yan	神仙	其他	低于神祇、福乐超乎尘世想象的仙人品级；原文亦作"genii"
Singapore	新加坡	地名	华侨差会所在地
Siu-lam	小榄	地名	
Siu-Shek-lin	萧石麟	人名	基督徒营造商
six dynasties	六朝	其他	六个思想扩展时代之第三，自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
So-liu-kun	酥醪观		

		机构名	罗浮山北麓道观，建筑宏伟；经网络核实为罗浮山现存道观，葛洪所建北庵前身，粤语音（sou-lou-gun）与原文拼写吻合
Sodom	所多玛	地名	圣经地名
Son of David	大卫之子	其他	指基督
Soo-chow	苏州	地名	出第八章俗语"生在苏州、住在广州、死在柳州"
South China	华南	地名	

South Sea Islands	南太平洋群岛	地名	第22章；达尔文引文中的太平洋岛屿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南浸信会差会	机构名	后文简称"浸信会差会"
sshat-ni	"杀你"	其他	第20章；粤语"杀你"音译，仇敌向基督徒耳边发的嘶嘶声
St. Joseph	圣若瑟	人名	第22章；天主教圣人译名
Stephen	司提反	人名	圣经人物，殉道者
student preachers	见习传道人	其他	卫理公会差会培训制度中的学员
Su-tung-po	苏东坡		

		人名	北宋诗人政治家苏轼
Sung dynasty	宋朝	其他	
Sung philosophers	宋代理学家	其他	六个思想扩展时代之第五，公元960—1126年
Swatow	汕头	地名	
Swatow Missions	汕头差会	机构名	上述两差会旗下汕头布道团
Sz-sz-yii-i	时时如意	其他	贺词，"愿万事如您所愿"
Sz-Ui River	斯威河	地名	
Sz-Ui（镇）	四会		

		地名	内地分院所在地之一；与第一章 Sz-Ui River（斯威河）不同
T'ien-chu	天主	其他	"天上之主"，天主教徒采用的译名
Ta-hioh	大学	其他	四书之一
ta-tsiu	打醮	其他	十月祭祀火神的灯会
Tahiti	大溪地	地名	第21章
Tai-Leung	大良	地名	顺德县首府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起义	其他	

Tai-ping-Kwok	太平天国	其他	"Great Peace Kingdom"之意
Tai-pings	太平军	其他	
Tai-shan	泰山	地名	中国名山之一，其正气被祈以禳邪
Tai-shan-shik-korn-tong	泰山石敢当	其他	术语；意为"泰山敢挡"，刻于小柱上以禳邪
Tak-wan	德万	人名	金山古寺开山祖师
Tang dynasty	唐朝	其他	六个思想扩展时代之第四，公元618—905年，诗歌与优美文学的时代

Tao	道	其他	即"Reason"（理性）或"Truth"（真理）之意；曾被用来翻译新约圣经中的"道"（Logos）
Taoist priest	道士	其他	
Tartars	鞑靼人	其他	指当时驻防广州城的满洲八旗官兵，独居满城
Teh	德	其他	即"Virtue"（德行）；原文OCR误作"7>//"，据上下文校正
Temple of Agriculture	先农坛	地名	广州迎春仪式举行处

Temple of Longevity	长寿寺	地名	广州寺院
Temple of the Five Genii	五仙观	地名	广州；内有禁钟楼
Temple of the Five Hundred Gods	五百罗汉堂	地名	华林寺别称
Teng-oo	丁乌	地名	原文作"Teng-00"，疑为鼎湖山之音转
terra incognita	未知之地	其他	拉丁语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圣公会差会	机构名	

四书五经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其他	
THE GODDESS OF MERCY	观音	其他	第22章；原书插图图说
The Great Place Gate	太平门	其他	原书插图图说；见图一
the great Tai-ping chief	太平军首领	其他	指洪秀全；其家乡在花县
the gulf of Tonquin	东京湾	地名	今北部湾
the land of Sinim	秦国	其他	《以赛亚书》49:12"秦国"，传统上指中国；中文和合本译作"秦国"
the Lees	李家	人名	龙江当地首屈一指的家族

the Mission in Canton	广州差会	机构名	泛指
the province of Canton	广东省	地名	旧时以省会广州代指广东
the Ridge	岭南	地名	指南岭以南地区
the two Kwongs	两广	地名	广东、广西合称
Thibet	西藏	地名	原文拼写
Three Precious Ones	三宝	其他	佛、法、僧
Tien-chu	天主	其他	第22章；天主教徒对"上帝"的称呼
Tien-how	天后		

		人名	天上帝后，水手与航海者的女神
Tien-tsin	天津	地名	原文拼作"Tien-tsin"；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地
Tien-tsz	天子	其他	皇帝称号，"上天之子"
To-Man	多闻天王	人名	四大天王之一，"多闻者"
To-ti	土地（公）	人名	土地公婆，全国最常见的崇拜对象
Tonquin	东京	地名	越南北部旧称
Tsai A-ko	蔡阿高	人名	中国第一位新教基督徒
Tsang-Cheung	增长天王		

		人名	四大天王之一，"威光增长者"
Tsang-Shing	增城	地名	县名
Tsang-Shing River	增城河	地名	
Tsin dynasty	晋朝	其他	吴猛所处朝代
Tsing-yün	清远	地名	原文OCR作"Tsing-iin"；北江沿岸浸信会差会重要站点
Tso	左丘明	人名	为《春秋》作传，充实其纲要
Tsoi-Shan	财神	人名	店铺最受欢迎之神；原文称"Plutus"（希

			腊神话中的财富之神）
Tsoy-Shang	再生	人名	孤儿名，意为"起死回生"
Tsung-fa	从化	地名	县名
Tsz-tung	紫洞	地名	船产地，"紫洞船"因最初建造之地得名
Tsze-Kung	子贡	人名	孔子弟子，问"一言终身行之"者
Tung-Kun	东莞	地名	县名
Tung-ting Lake	洞庭湖	地名	屈原投江处
Two Kwongs	两广	地名	两广总督辖区，即广东、广西

Uen-Nga-kok	阮亚角	人名	石龙布道员，二十三岁青年
Ui-lung	会龙	其他	术语；意为"群龙会聚"，常见于村庄门楼题字
United Presbyterian	联合长老会	机构名	后退出广州工场
United States	美国	地名	
Viceroy	总督	其他	
W. Milne	米怜	人名	马礼逊的同事
Wa-kwong	华光大帝	人名	道教神祇
Wahab	瓦哈布		

		人名	与Colquhon同行勘测西江者
Wan	温	人名	姓氏（粤语Wan）
Wei-Chow	惠州府	地名	府名
Wei-toh	韦陀	人名	佛教护法神
Wesley	卫斯理	人名	
Wesleyan church	卫理公会	机构名	Siu-Shek-lin（萧石麟）所属教会
Wesleyan Mission	卫理公会差会	机构名	采用"见习传道人"培训制度

Wesleyan Society of England	英国卫斯理公会	机构名	后文简称"卫斯理公会"
Wesleyans	卫理公会	机构名	
West River	西江	地名	
Whampoa	黄埔	地名	
White	怀特	人名	传教士
White Cloud Hills	白云山	地名	第22章；广州城东名山
White Horse	白马寺	地名	中国第一座佛寺；原文作"the

			office of the White Horse"
Wo-Sheung	和尚	其他	僧人的粤语称呼
Wong Shing	黄胜	人名	中国基督徒，曾助理雅各译经，后为香港报人
Wong-Fook	黄福	人名	理发匠
Wong-lien	黄连	地名	
Yam-a-Lin	任亚连	人名	第20章
Yama	阎魔	人名	地狱之主
Yan-che ch'oh sing pun sin	人之初，性本善	其他	《三字经》首句粤语罗马字；原

			文OCR作"Yan-che ch'ohy siitg pun skin"
Yan-ping	恩平	地名	县名
Yang-tsz River	扬子江	地名	长江下游旧称
Yeung-Kong	阳江	地名	县名
Yih-King	易经	其他	五经之一，"变易之书"
Yik-king	《易经》	其他	典籍；风水家上溯其说之源
Ying-tak	英德	地名	县城；卫斯理公会站点之一
Yu-Kiao	儒教	其他	儒家名称，常误译为"学者之教"

Yu-lan-Ui	盂兰会	其他	施食亡灵的法会
Yuk-nii	玉女	人名	"Yuk-nii"，英译别称"the Gemmy Maiden"（美玉般的少女）
Yuk-ti	玉帝	人名	道教玉皇大帝
Yuk-wong-Sheung-tai	玉皇上帝	人名	道教神系最受欢迎之神；原文称"the Chinese Jupiter"（中国的朱庇特）
Yun-ha-teen	云汉田	地名	广州以北十里的村庄
Yung-ki	容奇	地名	

Yunnan	云南	地名	省名
Zech. iv. 7	撒迦利亚书4:7	其他	经文；上梁祝词注脚所引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Speer Library
1 1012 00040 1846